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

鄭伯奇編選

v.5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452 C528 v.5
Chao, Chia-pi
Chung-kuo hsin wen hsüeh ta hsi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五集

PL
2452
C528
v.5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LIBRARY
FEB - 6 1976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小說三集

鄭伯奇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五，六，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八，三十初版
一九三五，九，十日再版
一九三六，五，二日三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導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No. 385

普及版每本大洋一元

目　次

導　言……………………………………………………一——二八
郭沫若
牧羊哀話…………………………………………………………一
函谷關……………………………………………………………一一
Lobenicht 的塔…………………………………………………一八
岐路………………………………………………………………二八
郁達夫
沈淪………………………………………………………………三九
采石磯……………………………………………………………七二
蔦蘿行……………………………………………………………八九
春風沈醉的晚上…………………………………………………一〇三
過去………………………………………………………………一一六
張資平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一三一

木馬……一四七
梅嶺之春……一六一
小兄妹……一七九
約伯之淚……二〇〇
成仿吾
一個流浪人的青年……二二四
灰色的鳥……二三〇
陶晶孫
木犀……二三九
音樂會小曲……二四九
何畏
黃昏……二六三
方光燾
瘧疾……二七六
曼藍之死……二八四
滕固
壁畫……二九〇
二八之間……三〇三

張定璜
路上……三一三
周全平
呆子和俊傑……三二一
煩惱的網……三二八
倪貽德
花影……三三五
零落……三四九
洪爲法
父子……三七四
嚴良才
最後的安慰……三八三
葉靈鳳
女媧氏之遺孽……三九〇
白 采
被擯棄者……四一三
王以仁
流浪……四二三

樓建南
愛蘭……四三五
曹石淸
蘭順之死……四五一
鄭伯奇
最初之課……四六二
忙人……四七一

導言

導言

鄭伯奇

一

美國心理學家史丹萊・霍爾（Stanley Hall）提倡發生心理（Genetic Psychology）的學說。他以爲人類的進化，是將以前已經通過了的進化過程反覆一番而後前進的。文明人的兒童反覆着野蠻人的過程，人類的胎兒又反覆着動物的過程。這不過是一種臆說，而在教育思想上曾經發生過相當的影響。

若把這個臆說大膽地應用在文化史上面，我們也可以說，人類文化的進步，是將以前已經通過了的進化過程反覆一番而後前進的。在文化落後的國家或民族，這種現象更爲顯著。十九世紀後半紀勃興的國家和民族，如日本，如德意志，如愛爾蘭，不是都把英法各先進國所通過了的過程很迅速地反覆過一遍嗎？

這當然只能作爲現象的說明，因爲霍爾氏的學說本是爲說明現象而成立的。在這現象背後，我們不能忘記了社會演進的必然性。

如今，讓我將這學說試應用在文學史的上面罷。

文學不過是文化的一部門。因爲它是生活和思想底交錯的具象表現，它的進展也就容易看出反覆的形跡來。近代資本主義文化成立以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等，文學史上的幾個巨大潮流，在不同的國度裏，用不同的姿態發生出來。文化落後的國家或民族，它的文學雖在一個新的潮流之中產生，而先進國所通

過了的文學進化過程，它還要反覆一遍，雖然這反覆的行進是很快的。

日本的已故作家坪內逍遙曾經慨歎過，日本沒有像英法德各國那樣強盛的浪漫主義的文學運動。因爲日本新文學的興起是在明治三十年代，那時西歐各國已經進展到自然主義的全盛時代了。但據近來的研究，日本也有過強烈的浪漫文學運動，不過時期非常短促罷了。日本文學的進化過程也免不了將西歐各國已通過的陳蹟，作一番匆促的反覆。

中國新文學的產生比日本相差還將近半個世紀。新青年才開始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在西歐是象徵主義已經到了末期，即在日本，自然主義早已失了威權。而新青年諸君子所提倡的，和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文學，英國的湖畔詩人所抱的思想並沒有大的差異：我們歡迎賽先生和德先生，我們要用自己講的話來寫自己的文學。

但進化過程中的反覆是很快的。而這快速的度率和落後的程度可說是反比例的。越是落後的國度，這種進化中的反覆來得越快。在日本，浪漫派的健將會一變而成爲自然主義的開山祖師，像島崎藤村，像田山花袋，像德田秋聲都是有這樣經歷的人物。在中國，這反覆是更快了。由新青年的白話文學運動到五卅事件，約略不過十年光景，在這短短的十年中，中國的新文學曾經過怎樣的飛躍，這是留心文學動向的人誰都曉得的。

現在，回顧這短短十年間，中國文學的進展，我們可以看出西歐二百年中的歷史在這裏很快地反覆了一番。這不是說中國的新文學已經成長到和西歐各國同一的水準。落後的國家雖然急起直追也斷不能一躍而躋於先進之列。尤其是文學藝術方面，精神遺產的微薄常常使後進國暴露出牠的弱點。我們只想指出這短短十年中間，西歐兩世紀所經過了的文學上的種種動向，都在中國很匆促地而又很雜亂地出現過來。

假使把這短短的十年分成兩期再下觀察的時候，這雜亂的經過也許可以理出一點眉目來罷。茅盾說：

「現在我們回顧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這五年的期間，（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總算覺得那時的創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發表的機關也寥寥可數。然而

再看看那時期的後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從民國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到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這觀察大致是準確的。前半期創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間中國的新文學還在啓蒙運動時期。「不多」的幾個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啓蒙運動者的態度。當然，「後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國的文學活動」是在這裏胚胎着。後來的許多作者已經在那裏練習身手，許多文學團體已經在暗中準備隊列。

由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這後半的五年，情形的確「大不同了」。不僅是「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到來」，而且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百多年來在西歐活動過了的文學傾向也紛至沓來地流入到中國。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這五年間在中國文學史上露過一下面目。

從來一般人認爲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兩種最大的傾向是「人生派」和「藝術派」，這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常識。但若加以更細的分析，所謂「人生派」實接近帝俄時代的寫實派，而所謂「藝術派」實包含着浪漫主義以至表現派未來派的各種傾向。這種傾向的混合並不是同時湊成的，這裏自然有個先來後到，但這些傾向有個共同的地方所以能夠雜居，確是不容否認的事。在這些傾向中比較長遠而最有勢力的當然是浪漫主義了。

在五四運動以後，浪漫主義的風潮的確有點風靡全國青年的形勢。「狂風暴雨」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常習的口號。當時簇生的文學團體多少都帶有這種傾向。其中，這傾向發揮得最強烈的，要算創造社了。

二

中國新文學團體中，組織較廣，歷史較久，影響最大而對立也最強烈的，要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

文學研究會的性質，據茅盾說：「這個團體自始卽不曾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不曾有過。牠不像外國

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牠實在正像牠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茅盾先生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的一個，會章具在，這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文學研究會，誠如茅盾先生所說，「決不是『包辦』或『壟斷』文壇，像當時有些人所想像」，然而久而久之，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漸漸固定了，變成了一個同人團體，那却是不容否認的。

創造社成立之初，也有過同樣的表示。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的編輯餘談裏面說：

「自創造第一期出版後，有多少朋友寫信來要求加入，問及入社的程序等等；我們能得多少朋友為我們表同情，這是我們所由衷感悅的了。

但是我們這個小社，並沒有固定的組織，我們沒有章程，沒有機關，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我們是由幾個朋友隨意合攏來的。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着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朋友們！你們如是贊同我們這種活動，那就請來，請來同我們手兒攜着手兒走罷！我們也不要什麼介紹，也不經什麼評議，朋友們的優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飛空過時空之限的黃金翅兒，你們飛來，飛來同我們一塊兒翱翔罷！」

接着，成仿吾在同刊第一卷第三期的編輯餘談上也說：

「關於我們這個小社，沫若在第二期中，已經說得很明顯。我們是沒有何等制限的。朋友們！請說：這是我們大家的公有。」

但，話雖是這樣說，創造社實際上是一種同人團體，創造季刊以下各種刊物，實在是同人雜誌。這差不多已經成了定說了。

那麼，創造社是怎樣成立的？我們且看創造社方面的文獻。

成仿吾先生在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說：

「沫若與我，想約幾個同志來出一種文藝上的東西，已經是三四年以前的事。那時候胡適之才着手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研究會這團體還沒有出世。」

這裏只不過簡單地提了一句。在創造十年中，郭沫若有更詳細的敍述。

首先，他寫一九一八年夏天，在日本福岡的海岸上碰見了張資平。他們是高等學校預科的同學，因爲高等學校不同（資平是五高，沫若是六高），却有三年不見面了。沫若已經進了大學，資平因罷課歸國失敗，剛剛由國內囘來。話題容易接觸到國內的情形。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時代，他們自然又多談到國內的文化界。他們感覺到國內沒有純文學的刊物，於是郭沫若說：

『「其實我早就在這樣想，我們找幾個人來出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採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話。……

張資平却擔心沒有人：

「出文學雜誌很好，但你那裏去找同人呢？」

「據我所曉得的我們預科同班的有一位郁達夫……」

「哦，不錯，不錯，老郁是會做詩的，聽說他常常做舊詩到神州日報上去發表；聽說他也在做小說呢。」

「對的，我想他是可以來一個。我還曉得一位我們在岡山（註：卽六高）同過學的成仿吾，他去年進了東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囘了國，他也是很有文學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來一個。你可還認得些什麼文學上的朋友嗎？

然而資平却舉不出來，沫若又問：

「在大高同學（原註：指日本的帝國大學及高等學校之出身者而言）的系統以外怕還有些人材罷？」

「有或許有，但我們可不知道。」

數來數去可以作爲文學上的同人的還是只有四個人，便是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個人，同人誌雜也是可出的。我們每個人從每月的官費裏面抽出四五塊錢來，不是便可以做印費嗎？」

資平很贊成這個辦法，他約定就以我這兒爲中心，待學校開課了以後，訪確了仿吾和達夫的消息再策進止。』

這可說是創造社的受胎期。不久，成仿吾由國內到福岡去，和郭沫若同住了一時，創造社的進行上却發生了一段頓挫。郭沫若說：

「和仿吾同居在一處，我把月前和資平二人的擬議不消說是向他提說過，他也很讚成，但他覺得是人手不夠。據他的意見，東京的留學生能把中文寫通順的都沒有好幾個人，更說不上甚麼文學。他主張慢慢地蒐集同志，不必着急。」

同人雜誌的提議就這樣一時擱淺，但最初發起的幾個同人却個別的活動起來了。郭沫若在時事新報的學燈上發表詩作，張資平在學藝上發表小說，郁達夫也向上海各報上投稿，只有成仿吾默默地寫了些詩和小說給同人傳觀而已。

因爲學燈編者宗白華的介紹，郭沫若田漢兩人成了朋友。他們三個人的交游，後來留下了一部三葉集作爲紀念。而且郭田兩人的接近，爲後來組織同人雜誌也添了一個推進的因子。

在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郭沫若寄給田漢的信上，有這麼一段話：

「成仿吾君你近來會過沒有？他去年有信來，說有幾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要約你和我加入。他曾經和你商榷過莫有？（中略）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間

擬往京都——我昨天寫到此處便住了筆，今天往校內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來！我纔知道他已經和你商量過來。其後的進行怎麼樣了？

我等你來信，再商量以後的辦法。」

其實，這封信，沫若寫得很客氣。他說，「要約你和我」，實際上，他是「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的第一個發起人。大概那時候東京方面的朋友更加熱心一點，因爲仿吾「和達夫同在東大，張資平那時候也在東大的地質科。沫若說的「能夠信任的幾位朋友：便是指他們。」「那個『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的計畫，便是博多灣上的舊議的復活了。「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據沫若說，「便是說的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徐祖正諸人。」

東京方面想出純粹文藝雜誌的計畫到底怎樣了呢？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上說：

「據仿吾先後寫來的信，說他們在東京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兩三次會，第二次壽昌出了席，討論的結果是壽昌自行担任在國內找出版處，並要邀約些國內的朋友來參加。第三次開會時壽昌沒有出席，出版處的消息也沒有下文。」

事實的眞相後來明白了。據左舜生說：

「壽昌在二月間有信來，託我在找出版處，我也奔走了幾家，中華書局不肯印，亞東不肯印；大約商務也怕是不肯印的。」（郭沫若著・創造十年）

壽昌和舜生同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所以託他代找出版處。但既無人肯印，同人雜誌也只好無期延期了。

一九二一年四月，沫若仿吾同回到上海，和泰東書局打了許多周轉之後，才決定出一本純文藝的雜誌。仿吾回湖南去了。沫若再轉到日本去報告同人。先到京都會見了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到東京，會見了郁達夫，田漢，都沒有確切的結果。臨走的前一天，他又去見達夫，才得到具體的決定。據沫若說：

「這一次才會見好些朋友。會見了資平和何畏，是別的東大同學們在學校裏把他們找了來的。無心之間也會見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時候，已到了東京，那時好像是和達夫同住一個館子裏。就在那天的下午，在達夫的房間裏聚談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贊成用「創造」的名目，暫出季刊，將來能力充足時再用別的形式，出版的時期愈早愈好，創刊號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準備起來。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時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記得了。」（同上）

暑假中，郭沫若，鄭伯奇，郁達夫先後回到上海，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沈淪編為創造社叢書，由泰東出版。郭沫若譯了少年維特的煩惱，鄭伯奇譯了魯森堡之一夜，也編入創造叢書。但雜誌還沒有弄好。郭沫若回日本去後，雜誌編輯歸郁達夫擔任。本來報上登出豫告，宣稱創造季刊於一九二二年元旦出版，因為稿子沒有湊齊，直遲到那年五月一日才出了版。

雖然經了許多波折，創造才這樣正式在社會上露面了。

三

創造社的傾向，從來是被看做和文學研究會所代表的人生派相對立的藝術派。這樣的分別是含混的，因為人生派和藝術派這兩個名稱的含義就不很明確。若說創造社是藝術至上主義者的一羣那更顯得是不對。固然郁達夫在他的文藝私見中曾有過「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這樣的語句。郭沫若成仿吾諸人也常用「藝術之神」這樣的字眼，其實這不過是平常的說話，並不足以決定他們是自稱天才，或者自詡為「藝術之神」的寵兒。真正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是忘却了一切時代的社會的關心而籠居在「象牙之塔」裏面，從事藝術生活的人們。創造社的作家，誰都沒有這樣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郁達夫的小說，成仿吾的批評，以及其他諸人的作品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熱烈的關心。所謂「象牙之塔」一點沒有給他們準備着。他們

依然是在社會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時代兒」。

他們被認爲藝術派，大概由於他們對於寫作態度主張得嚴格了一點。尤其是，成仿吾在新文學的使命裏面有如下的一段，十分有被誤解的可能：

「我今要進而一說文學本身的使命了。

不論什麼東西，除了對於外界的使命之外，總有一種使命對於自己。

文學也是這樣，而且有不少的人把這種對於自己的使命特別看得要緊。所謂藝術的藝術派便是這般。他們以爲文學自有他內在的意義，不能長把他打在功利主義的算盤裏，他的對象不論是美的追求或者極端的享樂，我們專誠去追從他，總不是叫我們後悔無益之事。……

藝術派的主張不必皆對，然而至少總有一部分的眞理。不是對於藝術有興趣的人，決不能理解爲什麼一個畫家肯在酷熱嚴寒裏工作，爲什麼一個詩人肯廢寢忘餐去冥想。我們對於藝術派不能理解，也許與一般對於藝術沒有興趣的人不能理解藝術家同是一轍。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下略）

這好像是傾向於藝術至上主義的表示，其實，不過是不滿於「粗製濫造」而發出的一種高調。他們排斥模仿，鄙視不努力，要求對於藝術的嚴肅態度，不料旁人却給他們戴上「藝術派」的帽子了。

最近這幾年來，五四時代的文學曾經有過一番新的估價。文學研究會被認爲寫實主義的一派，創造社是被認爲有浪漫主義的傾向。

這也不過是個大概的區分。文學研究會裏面，也有帶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家；創造社的同人中也有不少的人發表有寫實傾向的作品。但若就集團的主要傾向來說，這樣的區別還相當正確。

茅盾說：

「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曾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牠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裏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茅盾並下了一個解釋，他說：

「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這裏，「反映社會的現象」當然要求着客觀的態度和比較寫實的手法；「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自然崇尚理智的活動。這在先進國的寫實主義作家是這樣，文學研究會的作家當然也希望這樣。

創造社也自稱「沒有劃一的主義」，並且說：「我們是由幾個朋友隨意合攏來的。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但是接着就表明：「我們所同的，只是本着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這，「內心的要求」一語，固然不必強作穿鑿的解釋；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忽視。這淡淡的一句話中，多少透露了這一羣作家對於創作的態度。

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卷首，郭沫若的創造者一詩中有這樣的詩句：

「吹，吹，秋風！
揮，揮，我的筆鋒！
我知道神會到了，

我要努力創造！」

在末尾，他又高唱道：

「我要高讚這最初的嬰兒，

我要高讚這開闢鴻荒的大我。」

創造週報第一號卷首，郭沫若的詩創造工程之第七日上，也有這樣的詩句：

「上帝，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

我們是要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

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

便從你貪懶好閒的第七天上做起。」

這裏，神會，大我，自我，都和內心的要求相同，是充滿了浪漫諦克的氣氛的。

在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序引中，郭沫若曾說：

「我在此書中，所有共鳴的種種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

第二，便是他的汎神思想；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

這些都正是歌德所以成爲羅曼諦克的地方，而對於這種思想的共鳴，恰可以證明他也是個羅曼諦克。

歌德而外，海涅，拜崙，雪萊，基慈，恢鐵曼，許果，斯賓挪莎，太戈兒，尼采，柏格遜，這些浪漫派的

詩人和主觀的哲學家也是他們所最崇拜的。其次，因爲各人的偏向，有人喜歡淮爾特，也有人喜歡羅曼羅蘭。這雖似乎偏向到兩個極端，然而，在尊重主觀，否定現實上，却有一脈相通之點。象徵派，表現派，未來派，也都經創造社的同人介紹過。這些流派，實在和浪漫主義在思想上，是有血緣的關係。

創造社的作家傾向到浪漫主義和這一系統的思想並不是沒有原故的。第一，他們都是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中國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較淸楚；他們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對於現社會發生厭倦憎惡。而國內國外所加給他們的重重壓迫只堅強了他們反抗的心情。第二，因爲他們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祖國便常生起一種懷鄉病；而回國以後的種種失望，更使他們感到空虛。未回國以前，他們是悲哀懷念；旣回國以後，他們又變成悲憤激越；便是這個道理。第三，因爲他們在外國住得長久，當時外國流行的思想自然會影響到他們。哲學上，理知主義的破產；文學上，自然主義的失敗，這也使他們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去。

然而，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作家的個人環境；這不能造成一個文學運動的影響。創造社幾個作家能造成當時那麼廣大的影響，當然還有牠的社會的原因。

五四運動是中國的知識階級對於近代文明發生了自覺的一種運動。這後面有歐戰期間發芽開花的中國產業社會作背景。但是，中國的產業敵不住歐戰以後重行進攻的列強的資本。所以，五四運動勢不能不變成一幕悲劇。當時所標榜的種種改革社會的綱領到處都是碰壁。青年的智識分子不出於絕望逃避，便得反抗鬥爭。這兩種傾向都是啓蒙文學者所沒有預想到的。創造社幾個作家的作品和行動正適合這些青年的要求。創造社所以能夠獲得多數的擁護者也是這個原故。

中國的啟蒙文學運動以後，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和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的對立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現象。同時，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始終接近着俄國的人生派而沒有發展到自然主義；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從開

始就接觸到「世紀末」的種種流派。這當然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制限。若就現象來講，這可以證明越是落後國家，反覆作用越是急促而複雜的。霍爾的發生學說，在中國的新文學的發達史上，也可以應用了。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該加以注意：創造社的傾向雖然包含了世紀末的種種流派的夾雜物，但，牠的浪漫主義始終富於反抗的精神和破壞的情緒。用新式的術語，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牠以後的發展在牠的發端就豫約了的。

四

創造社初期的主要傾向雖說是浪漫主義，因為各個作家的階層，環境，體格，性質等種種的不相同，各人便有了各個人獨自的色彩。只就最初四個代表作家來看，各個的特色便很清楚。郭沫若受德國浪漫派的影響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萊，惔鐵曼，太戈兒的影響；而新羅曼派和表現派更助長了他的這種傾向。郁達夫給人的印象是「頹廢派」，其實不過是浪漫主義塗上了「世紀末」的色彩罷了。他仍然有一顆強烈的羅曼諦克的心，他在重壓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成仿吾雖也同受了德國浪漫派的影響，可是，在理論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張；在作品行動，他又感受着象徵派，新羅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氣，他主張剛健的文學，而他却寫出了一些幽婉的詩。在這幾個人中，張資平最富於寫實主義的傾向，在他的初期作品還帶着人道主義的色彩。

這部選集只限於創造社作家的小說——並且是短篇小說；在這裏，我也只能講些關於小說這一方面的話。以下，我要做更具體的說明。

郭沫若是以詩人著稱的，但他寫小說也很早。在創造社成立以前，他已經在學燈上發表過鼠灾，在新中國上發表過牧羊哀話。以後他還發表了十多篇短篇和一部中篇。他的小說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寄托古人或異域

的事情來發抒自己的情感的，可稱寄托小說；一類是自己身邊的隨筆式的小說，就是身邊小說。在後一類中也有用第三人稱而比較客觀化的，像落葉，萬引，葉羅提之墓等，但依然是抒情的色彩很濃厚。這兩類比較下來，寄托小說是更成功的，這裏選了三篇：牧羊哀話，函谷關，和 Löbenicht 的塔。塔和函谷關，作者也認爲滿意；牧羊哀話是他試作期的作品，他會感到意外罷。他自己曾經這樣說過：

「概念的描寫，科白式的對話，隨處皆是；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見沫若小說戲曲集）

但是，如今，隔了十七八年了，編者却將牠選入，這也有原故：第一，自然是因爲「其中的情趣尙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第二，因爲這是作者最初發表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發展的足踪。身邊小說和他的詩很相近，主觀的燃燒強烈地吸引讀者。這裏只選了岐路來代表。其實，粗豪奔放要推湖心亭，恢奇詭異要推喀爾美蘿姑娘；因爲篇幅關係，未能收入，是編者覺得遺憾的。

郁達夫的出世作是沈淪，因此他便被人送上了「頹廢派」的稱號。其實，沈淪，銀灰色之死，南遷三篇只是特別環境中的一個青年的生活紀錄。可是，從茫茫夜以後，他意識地寫了一些變態性生活的短篇。到了北京，他便開始寫狹邪小說了。這些小說的主人公大概是作者自己。他亦裸裸地將自己暴露出來，有時還要加上一點「僞惡者」的面目。他的大胆的描寫，在當時作者中，是一個驚異。他也寫了幾篇寄托小說：像釆石磯是很成功的一篇。富於社會問題的短篇，他也寫過，可是作者依然是其中的主要人物，而且，寫作態度也是很主觀的，非常富於傷感的情調。這裏，沈淪，蔦蘿行，代表他描寫個人生活的作品；春風沈醉的晚上代表他的社會性的小說；釆石磯代表他的寄托小說的傾向；過去是他的狹邪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他早年技巧成熟的作品。

張資平的作風，和沫若達夫迥不相同。他們兩人都偏於主觀，資平的寫作態度是相當客觀的。因此便有人稱他是寫實主義的作家。不錯，他常常是寫實的，但他所「寫」的「實」只是表面的現象，不會接觸事實的核

心。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曾記述着和他在福岡初次會面時的一段逸話：

「進了他的住房，六鋪的草席上連矮桌也沒有，只是有一條籐手篋，在手篋旁邊散着幾册書本。我順手拿了一册來看時，是當時以淫書馳名的，留東外史。

『你怎麽在看這樣的書呢？』

『怎麽，不好嗎？我覺得他那寫實手腕很不壞啦。』」

這句話就限定了他的藝術觀；至少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寫實的傾向是很早的。後來又有一段談話可作證明。郭沫若說：

「『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我一面走着，一面這樣說，『只是在教我們觀察外界的自然；我只想由我們的內部發生些甚麽出來，創作些甚麽出來。』

『要創作，不也還是先要觀察嗎？』

資平這樣地回答了我，我當時覺得他似乎沒有懂得我的話，但到現在想來，這兩句話正是兩人當時的態度不同的地方。資平是傾向自然主義的，所以他說要創作先要觀察，我是傾向浪漫主義的，所以要全憑直覺來自己創作。」

資平所說的「觀察」，爲一個文學家誠然必要。但文學家所要表現的人生社會，不比自然科學，光憑觀察是不能夠理解的。這一點似乎他當時還沒有覺得罷。

後來，進了郭沫若的寓所，沫若把他的夫人介紹了，他才知道沫若是娶日本女子的，他回頭用中國話對沫若說：

「你把材料提供給我罷，老郭，我好寫一部留東外史的續篇。」

留東外史的續篇當然沒有寫，但資平初期的作品大部是寫當時留東學生的生活的。學藝上發表的他最初的

小說約但河之水，創造上發表的一班冗員的生活，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孤軍上所發表的銀躑躅等，都是這樣性質的作品。我取了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作爲這時期的代表。回國以後，他最先找到職業，但因爲他的負擔太重，也不免對生活發生咀咒。他的一聯的身邊小說，便是這時期寫出的。我們看見主人公爲着家庭拖累，受了不少的氣，發了不少的牢騷。這裏，他雖然也還用客觀的手法去寫，可是主觀的情感不時爆發。後來，他竟有時藉題謾駡了。一個寫實作家而有時免不了這樣的態度，這證明了僅憑觀察是抓不住現實的。描寫兩性間的糾葛是他最擅長的地方。在初期，他描寫兩性關係的小說，還提供一些社會問題。或者寫義理和性愛的衝突，或者寫因社會地位而引起的戀愛悲劇。梅嶺之春是這種傾向中最好的作品。可是，性生活的觀察漸漸引他入了歧路。他寫了不少的戀愛游戲的小說，他也發表了不少的變態性慾的作品。最深刻最悲慘的，我覺得是約伯之淚了。用悱惻的情調寫兒童的生活，也是他的長處，只可惜這樣的作品並不多。小兄妹雖是一篇身邊小說，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這樣的一面：這裏又選了木馬一篇，代表他初期的人道主義的傾向。

資平和達夫的小說都很多，沫若雖不專寫小說，可是爲數也不少，並且他們都已出了全集，我在這裏只能選入最有特色的幾篇。

成仿吾是以批評著名的。他的小說只有四篇。深林的月夜是新浪漫派的小說。其餘三篇都可算是身邊小說灰色的鳥是客觀化了的作品，牧夫在收場加上了一個尾巴，流浪人的新年是隨筆式的小說。這裏選錄了流浪人的新年和灰色的鳥兩篇。

五

陶晶孫，何畏，方光燾，張定璜這四人都是最初參加的同人。滕固和創造社發生關係比較在後，可是在季刊第三期上已經有他的小說了。他們當時都在日本留學，陶，何，張三人的參加是因同學關係，方，滕兩君大

約是田漢的介紹。

陶晶孫在日本住得最長久。小學校就是在日本讀的。他用日本文寫作恐怕比用中國文字還要方便些。他的第一部創作木犀，就是用日文寫的。當時，留日學生中，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學，組織一個同人雜誌，名叫「格林」(Green)，木犀便在那上面發表。郭沫若覺得寫得很好，才翻譯過來，登在創造季刊。在創造社初期幾個同人中，他的藝術才能最豐，而這才能又是多方面的。他能寫作，他又通音樂；他對於美術有理解，他又能自己設計建築；他是學醫的，他又能觀測天文。回國以後，他參加過戲劇運動，無論編劇，導演，照明，效果，他都可以幹得；而他又是最初倡導木人戲的一個。他是這樣多才多能的人，可惜他留下的成績並不多。創造社的初期，他正在大學讀書；後期的活動，他曾經參加，可是不久他又回到醫學的研究室去了。他的創作，大約都收在音樂會小曲的一部小說集裏面。在文學的理論，他並沒有主張什麼主義；但就他的作風看來，當然屬於浪漫派。不過，他沒有沫若仿吾那樣的熱情，也沒有達夫那樣的憂鬱。在初期，他有點藝術至上的傾向。他保持着超然自得的態度。生活的苦悶，至少，在他的學生時代是不會有的。所以，他的初期的創作找不出個人的呻吟和對於社會的反抗。他自小離開了中國，他的言語表現頗富於異國的風趣。他的作品，因此頗帶上了一種特獨的香氣。這裏選了木犀和音樂會小曲兩篇。

何畏，在同人中，也是很奇特的一個。沒有出國以前，還是個小孩子，他曾在印刷所作過工。他在日本也住得很久。進了大學以後，他研究美學那樣似乎很玄妙而實際乾燥無味的學科。結果他不能滿足，又轉到社會學。社會學的各派學說，他都孜孜地鑽研過一遍。和陶晶孫相反，他是喜歡理論的。在創造週報上，他曾發表過幾篇論文。他的論文與其說是推論的，毋甯說是近乎獨斷。文章也很奇特，常多警語。他寫的小說不多。這篇黃昏是他早年的作品，可是已經可以看出他對於社會問題的關心。

同樣，在作品中顯示着對於社會的關心的是方光燾。他的作品不多，大約他好研究學問，早把創作生活犧

性了。可是，只就創造季刊和週報上所發表的幾個短篇，已經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相當寫實的人道主義的作家。我在這裏選錄了瘧疾和曼藍之死兩篇。前者是寫無知的貧苦人家的婦女在瘧疾的暴威之下的掙扎，而喚起讀者同感的是女主人公的母性愛。後者是寫一隻小貓的偶然的橫死引起了鍾愛牠的幾個小孩的悲哀。作者的虔誠的態度，樸實的作風，能在這些平凡的事實中喚起讀者深刻的共鳴。

滕固也有比較寫實的作風，他的題材却只限於自己周圍的知識階級。因爲取材的切近，他的作品使人感到相當圓熟。人物的性格，事件的推移都很眞實似的。可是主觀的燃燒微嫌不夠，因而缺乏迫力。壁畫寫一個美術學生單戀的失敗。主人公的孤僻的性格描寫相當成功，最後的自殺近於有意佈置。在二人之間裏面，作者想表示一種人生觀，多少類乎不抵抗的哲學：弱者的勝利，強者的敗北，在故事的結尾明白指出；可是在中國的社會，這未免太得理想。不過強者受了弱者的同情反而疑心暗鬼，益發故形孤僻，這段心理描寫是成功的。

張定璜的路上是値得珍視的作品。這只是短短的一篇身邊小說，也是他在創造上發表的唯一的創作。在創造社的同人中，張定璜和徐祖正兩人，當時是專攻文學的。徐祖正潛心創作，在創造上發表了許多詩；後來寫蘭生弟日記的時候，已經和創造社隔離了。張定璜志願批評，在機關雜誌上却發表了這篇小說。只這短短的五千字的一篇中，作者簡潔素朴的筆致顯示出他在這方面也是擅長的。

這裏可以附帶提及的是鄭伯奇。他雖然在創造社成立之初就是參加的一個，可是他始終自認是一個 amateur，從來沒有爲同人團體盡過力。對於文學，對於文學家，對於文學家的生活，他都抱着疑懼，更談不到潛心寫作了。同人給他的鼓勵督促，都不能使他奮起。他却關心在一些不可捉摸的幻象。現在留下的幾篇不成東西的短文章，都是在同人面前感覺到不能規避的義務，汗流浹背，勉強寫下來的。創造季刊第一期發刊的時候，郭沫若郁達夫先後擔任編輯，慘淡經營的苦狀，他在旁親眼看到，感到義不容辭，他才用東山的筆名，寫了一個短篇最初之課。他要用筆名，十足地表示他當時對於文學的冷淡。後來，他又一次回到上海，看見郭沫若成

仿吾諸人爲創造週報勞碌，他又感到義不容辭，寫了幾篇論文和忙人一個短篇。在前期創造社的五年間，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這一點。因此被他拉攏到創造社的人都要罵他沒出息，不重要了。這些閒話當然是更不重要的事。可是，如今囘想起來，他雖極力要避開文學，却始終在文學的周圍兜圈子。就以從前寫的東西來看，最初之課多少有反帝的意義，忙人不失爲諷刺的作品。以後他意識到要從事文學，寫出來的東西依然不脫這兩種傾向。因一并收在這部選集裏，來紀念既往的足跡。

六

創造社成立之初，不過十來個同人，其中最活躍的只有四個。雖然創造季刊出版，也有人注意，但影響畢竟還不很大。郁達夫的夕陽樓日記惹下了禍，郭沫若成仿吾迫得出來應戰；這一場筆墨官司引起了許多人的注目，而同時創造社幾個活動的同人也因此成了一部份人的標的。從此以後，筆墨官司打得更多了。他們有時，也由防禦轉成攻擊，幾次惡戰的結果，使多少的青年團聚在他們的周圍。本來，創造社的幾個發起人都是留日學生，他們的活動不免有點「移民文學」的彩色；及至，國內發生了影響，多數青年參加了以後，創造社的基礎也就更加穩固了。

季刊時代，後來已經有了幾篇外來的投稿，但因刊行的不活潑，不能吸收多數的新的同人。後來，創造週報發刊了，接連着又出了創造日，創造社的活動頓形活躍起來，參加的人也就加多了。在那些刊物上，常常發現新的名字。在週報的一年的囘顧裏面，成仿吾曾說「有將近三十位朋友一心一德，原是愉快不過的」，這數目大致不會錯的。在這「將近三十位朋友」的中間，也有寫詩的，也有寫批評的，也有寫雜文的，也有幾位小說寫得不壞。成仿吾在一年的囘顧裏面說：

「他們之中，我們尤其感激倪貽德，周全平，淦女士和敬隱漁四位。這四位好朋友的作品雖然還不能

就使我們滿足，然而他們是以一日千里之勢在向完善之域猛進，他們成就一定不小。」這是他在民國十三年國恥紀念日寫的。在半年以前，他在創造日的終刊感言上，曾經這樣說過：

「關於我們所選登的幾篇小說，我也可以保證牠們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幾個作者之中，尤以周全平與倪貽德二君爲最有望。二君是這半年以來最傑出的新進作家；我們便只介紹了這兩位無名的新進作家，也可以說沒有空費了這一百天的努力。」

大約，在創造日的時候，周全平和倪貽德首先被發見了。到了週報後期（自創造日停刊以後至週報終刊爲止）淦女士和敬隱漁兩位最爲活躍。此外，嚴良才，白采，洪爲法也都發表過小說。我想在這裏一併談談。

周全平和倪貽德差不多同時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作品。好像當時有人說周全平的作風近乎張資平，倪貽德有點像郁達夫。這大約是指周全平的手法比較寫實，而倪貽德的作品富於感傷情調。然而這不過他們初期的作品的一種傾向罷了。後來，周全平埋頭於事務，倪貽德專心於美術；給我們留下的只是他們初期的作品。現在我們也只能就這些留下的作品來作評價。

周全平的小說相當寫實，並且還帶着點人道主義的色彩，他又寫過幾篇關於小孩子的作品，這些都和張資平有點接近，但他畢竟年青，他的主觀的情緒常常妨害他的客觀的寫實；他又常常受他的幾個先進作家的影響，弄得他的作風不甚統一。像林中，像愛與血的交流都是在當時的浪漫的傾向之下產生的；但如呆子和俊傑和落霞，他却很想保持寫實的態度。假使能把這兩個傾向統一了，也許可以生出更好的力量，可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煩惱的網，就思想講，雖無什麼特點，可是寫作品的態度很安詳，不失爲一篇好的童話。

和周全平比較下來，倪貽德的作風相當是一貫的。他始終保持着他的感傷情調。他也帶着欷歔敍述自己的身世，有時還帶點低調的憤慨。在這裏我選進了他的花影，零落。玄武湖之秋是他的出頭的作品，因篇幅關係只得删去。花影是寫兩小無猜時代的戀愛，充滿着囘憶的悲調。零落寫一個舊家的沒落，在傷感的情調中還運

用着寫實的筆致。

嚴良才的作品也富於傷感，可是他的筆致比較質樸一點。他的小說並不多，取材的範圍也不廣，他寫了他的周圍的人們的悲哀和一些無告的人們的苦痛。在浪漫主義高潮的時代，他的作品不會引人注目。他本還有發展的可能，可是以後他便不大寫作了。週報上所發表的最後的安慰，可以代表他的作風。

白采在創造週報上只發表過三篇小說，可是他有他的特色。他精於心理描寫，更好描寫變態心理，而性的變態心理，他更大胆地做深刻的描寫。他的主人都是變態的人物：不是偏執狂，就是被虐狂。病狂者不僅是他的一個短篇的題目，簡直可作他的一切人物的總稱。被擯棄者是一篇失戀的故事，主人公的病態的心理描寫，在當時已算夠深刻的了。

一樣是歡喜寫性的變態心理，葉靈鳳便和白采大不相同。白采所刻畫的是主人公的性格，那種變態性格的描寫是有迫人的力量；葉靈鳳所注意的是故事的經過，那些特殊事實的敍述頗有誘惑的效果。所以白采的作品比靈鳳的深刻，而靈鳳的小說比白采來得有趣。女禍氏之遺孽是寫一個既婚的中年婦人對於青年男子的愛慾生活。他把婦人誘惑男子的步驟和周圍對於他們的側目都一步一步地精細地描寫出來。這和白采的微青相比，就可以看出兩人創作態度不同。靈鳳寫小說是在洪水發刊以後，這女禍氏之遺孽更後，大約是在幻洲上發表的。

王以仁和創造社的關係，我不大知道，他的遺著(大約可以稱爲遺著吧)孤雁又編在文學研究會叢書之內；但他的思想，他的作風頗和創造社同人相近。在孤雁的代序上，他自己曾明白地表示過：

「你說我的小說很受達夫的影響；這不但你是這般說，我的一切朋友都這般說，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帶有達夫的彩色的；而且我在流浪那篇小說裏面，寫到在旅館中經過困難的情形，竟然毫不留神的寫了一段和達夫的還鄉記中相同的事情。」

他又說：

「彷彿是達夫說過的，——我又提達夫來了，這是我的嗜痂之病呢。——孤單的淒淸就是藝術的酵素；仿吾說，藝術是因爲反抗這種孤單的淒淸而生出來的。我覺得他們的話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的供狀）

只就這兩段話，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傾向，他的作風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將他選入這部集子內面。

他的小說集孤雁，包含着六個短篇，完全是書翰體，都是寫給徑三（不知是不是蔣徑三先生）的信。據他自己說：

「我的幾篇不成材的小說便是我們幻想被現實打碎以後飛下來的水點。（中略）孤雁的事實，你猜說是我自己的事迹，我就承認是我自己的事迹吧。在前年暑假出來的時候，我實在是窮得這般利害的。落魄的事實卻不是我自己的事迹了。不過寫落魄的時候，我的心的確是非常的難受的。（中略）流浪和還鄉是幻想着失業以後在外面飄泊着的情形；沈緬是幻想着囘家以後在家中沉溺於酒精和賭博的墮落生活；結末的一篇殂落便是寫到臨死的情形了！在這六篇作品之中，我自己以爲是有一貫的線索可尋的。KP君，假如我的命運到了最惡劣的地步，我的幻想的結局，怕就是我眞正的結局了！」（同上）

「眞正的結局」究竟怎樣，可憐竟沒人知道：不幸的作者以後就失踪了！

這六篇作品之中，流浪和還鄉兩篇最深刻而又有眞實之感，還鄉的心理描寫尤見成功。我選取了流浪，因爲這可以代表他的整個傾向。

父子是洪爲法在創造社時代所發表的惟一的小說，後來收在他的小說集獸鵜裏面。初發表的題目是他們是父子，登在洪水週年紀念增刊上；大約收入集子的時候，改成了現在的題目，我便沿用了。他自己說：「自己想想，也眞可笑，在這小說集中的幾個主人公，實在無一不是獸鵜，不過獸的方面各有不同而已。」他的這篇父子也就寫的這樣可憐的人物。

樓建南的愛蘭，曹石淸的蘭順之死，都是在洪水上發表的。洪水已經不是一個純粹文藝的刊物了，但時常也發表些詩和小說。這兩篇小說都是寫不幸的女兒的不幸的一生。前者的女主人公愛蘭是一個年青女僕，受了少主人的誘惑而失身，遂至被逐，墮胎，以至於死。這有點像托爾斯泰的復活的前半，頗有點羅曼斯的風味。作者的才筆在這裏已經露了鋒芒。後者的女主人公蘭順是「飽嘗了一遍小媳婦以至賣淫婦等慘無人道的痛苦」（鑑泉君語，見洪水）的一個不幸的女子。這裏沒有羅曼斯，只有赤裸裸的悲慘的現實。作者曹石淸，似乎再沒有發表過第二部作品；但他的素朴遒勁的寫實手法使讀者得到深刻的感動。

此外，還有在創造週報上發表過作品的淦女士和敬隱漁兩位。關於敬隱漁，成仿吾曾說過：「敬隱漁君，一向沒有時間，不曾創作小說，這回因週報就要停辦，盡數日之力寫了兩篇。」他寫小說很遲，後來的作品都收在文學研究會叢書內的他的小說集瑪麗裏面，所以茅盾將他的作品選入小說一集去了。淦女士也以同樣理由，由魯迅選入小說二集。這裏用不着重複，只交代一句就夠了。

七

以上所舉的，並不是創造社的全部。創造社同人還有其他方面的成就。像郭沫若，王獨淸，穆木天，馮乃超的詩；田漢，郭沫若，李初梨的戲劇；成仿吾，郭沫若的評論，郁達夫，郭沫若的散文，在第一個十年中，也都値得提及的。但，這當然不在本書範圍以內。本來一個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文學團體，小說也許不是他們的所長。試拿郭沫若的詩，成仿吾的批評和他們自己的小說相比，當然他們的特長是不在後一方面。就以郁達夫而論，他的散文，抒情的直截眞摯，有時還要突過他的小說。他們既然尊重主觀，主張自我表現，自然不能冷靜地觀察事實，描寫客觀現象了。

可是到了洪水發刊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社會的動盪使作者不得不放弃一己的主觀。郭沫若在他的創作

集塔的前面，寫着這麼幾句話：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

啊，青春喲！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喲！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挽留你了。

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

這段文章是一九二五年二月間寫的。大約是他「到宜興去」調查戰蹟，深深和慘酷的現實接觸以後而下了决心。當時「中國的大勢」，誠如他所說，「竟生出了一日千里的劇變。」這影響到下一代的青年更要利害。當時在洪水所刊載的，不僅是論說雜文都迫切地接觸到現實。就是小說，也是社會性的成分；漸漸加多，並且在故事的裏面，隱隱地提示出一些問題。曹石清的蘭順之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爲着種種原因，洪水以後各刊物的作品，這裏所選的特少。不過下面的四篇，雖以篇幅關係删去，我覺得有補說一番的必要。

何道生的學徒，顧仁鑄的足跡，在題材方面是値得注意的。創造社的作者取材於身邊的居多，比較客觀一點的也只描寫知識階級的生活。這兩篇却不同。學徒，如題名所示，是寫學徒生活的。福壽，一個沒有父親的窮苦人家的孩子，到一家帽子店去做學徒，受不了師父師母的虐待，藉個機會逃走了。作者用了一半篇幅，寫他在逃走的途中所遇的事情；這段很成功，而然學徒生活和所受的虐待，反而比較是概括的描寫。大約因爲一個少年單身冒險的故事富於浪漫情趣吧。這篇是在創造日上發表的。足跡發表在洪水上，是寫一個錢莊的小夥計因爲生活困難而竊取公款的故事。大年夜的前一天，均齡，這可憐的主人公，受着母親和妻子的責備，債權者的辱罵，無論怎麼也不能渡過年關；經了內心的苦鬥，那天夜裏，他偷了一筆款子，不料由於雪中的足跡，

他的竊案終被發覺。作者在前段着重在描寫環境，後段用力刻畫他內心的矛盾，而收場處因足跡而發覺的一節，還有點偵探小說的趣味。

汪寶瑄的秋雁，和窈窈的慈愛毀滅後雖都是抒情的隨筆式的小說，却正可以代表當時青年的兩種趨向。一種消極的趨向可以在秋雁中看出。抱玄生來是富於感情的青年，爲反對舊式婚姻，脫出家庭；可是在情場失意後，他又感覺到家庭的可戀了。作者使他的妹妹這樣喚醒他：

「『不能因天性的愛把自己的幸福完全犧牲，也不願爲了自己的幸福拋弄了天性的愛。』哥哥，記着記着，牢牢地記着啊！

哥哥，歸來呵！歸來呵，哥哥！」

主人公是否歸去，雖不曉得，但至少他已經走到囘歸線上了。慈愛毀滅後是正反對的作品。因爲思想的衝突和時代的不同，主人公是揮着淚和他的父親一代苦鬥的。這篇恰如牠的副題所示，是一個從事社會改造運動的青年的零碎日記，但這零碎日記眞可說是血和淚的記錄。這裏有一羣熱心青年的行動，有兄弟姊妹聯合着向家庭的作戰，有父母的悲歎，有夾在母與子間的妻子的苦衷，有頑舊勢力的冷酷的壓迫和嘲笑。而篇中處處描寫父子兩代彼此暗中想相互諒解而終於不肯妥協，尤使人感動。中間弟兄們瞞着家庭偷囘故鄉去散發傳單囘來的一段，把當時青年的浪漫情趣寫得淋漓盡致：

『今天足足栗六了二十四點鐘。因欲趁船至硤趕特快車，天未曉就起身。外出走過三棧鄰近的保寧寺（這是他們反對的目標，編者註。）時，忽想入內盜取供在寺裏的元始菩薩的首級。進去後見了菩薩的凶相，不敢接近，祇取了佛台上一顆包好的寶印。此印帶至船中後，打開一看，裏面是隻木匣。我商量好一個處置的辦法。建弟立刻題了首詩道：

中秋前一夜，　月落五更時。

行到保寧寺，　神前取印歸。
欲問阿堵何所用，　他時留蓄賊人頭。

下面建弟還題着兩句，敍出他的名字。他把這詩抄在一張紙上，裝在木匣內，仍用紅布包好。舟至硤石上岸後，復用報紙將印包好，上面寫着寄給劣紳的姓名，旁邊還註着「中秋禮物」四字。所以此印就在峽由航寄回。

午後抵北站，卽換車至江灣。報告了我們這次回去的經過；但沒有道出那件新奇的浪漫故事。今夜是中秋良辰，我們合着江灣的同志，舉行月下旅行。我們晚餐後，相偕趁車至礮台灣；沿岸緩步東行。淸風，明月，浪鼙岸聲，月映水光，說不盡自然的美妙；並且我們有歌，有酒，有談，有笑，更覺興高彩烈。「盜印寄印」的故事就在我們喝着酒時由我指手劃脚地講出。這次我們一直走到寶山才返。在待車時，我走至近站的木橋上，獨坐着。前面江水默然伴着孤懸在太空的明月，幾處伏着幽緩的蟲聲。在這寂寞的氛圍裏我不禁百感交集，流了幾滴淚。」

這一段文字把當時靑年的反抗的活動的多感的羅曼諦克的氣質完全描畫出來了。

八

最後，關於編選的體制和範圍，講幾句話。

本書只選「第一個十年」中，創造社同人的小說，就創造社來講，是初期同人的小說，所以，後期創造社的作品，這裏不能選入；小說以外的作品，也不能選入。

編選時注意作者的特色和發展的徑路；所以，許多多產的作家，這裏只選取了幾篇足以代表他們的傾向的作品和最初的作品。他們的傑作不能全部網羅，這要請原作者並讀者鑒諒。

創造社同人，除機關雜誌外，在外邊的雜誌（如學藝，孤軍，民鐸，少年中國，東方雜誌等）或報紙副刊（如時事新報的學燈，北京晨報的副刊等）上，也發表過不少作品。本書所選入的，大都取自同人雜誌；有時也由單行本補充。副刊和外邊的雜誌沒有去搜尋，但，主要的作品，自信是沒有遺漏的。

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最初是創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季刊的二卷一期之後，爲季刊發刊的週年紀念，出了創造週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又在週報出版了十期之後，發刊了創造日（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果是創造日先停刊，季刊也只出到二卷二期，最後，週報在滿一年的時候也停頓了。在一年多以後，洪水才出現。第一年的洪水半月刊（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周全平，洪爲法，葉靈鳳幾個人主編，是文藝和政治的混合刊物。在這中間，創造社出版部成立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創造月刊才又以純文藝刊物的面目登場。但這時候新文學運動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開始了。本書所選的範圍以洪水第一週年爲止。月刊以後的作品便沒有選入。

小說三集

牧羊哀話

郭沫若

一

金剛山萬二千峯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見。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林，只這村之近旁，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迷離。那東南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峯的溪流，暮暮朝朝，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南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他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了。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尚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語。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尊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天晴落雨，從早起來，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峯外，這偌大個金剛，快要幾幾乎被我踏遍了。毗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峯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呈來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畫畫；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

二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殼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凄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底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郞，郞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徹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郞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郞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潸潸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脚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郞，徐徐而進。女郞頭上頂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牠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牠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也從前山拖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脚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瞑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了半規明鏡。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閔家佩蕙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她無限的心事。她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曾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該盤根究底，這樣的苦了她。我正屏息懸心，揣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殷懃，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她又纔往下說道：

——佩蘘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大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請朝廷除倭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過世。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蘘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咽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蘘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蘘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倒眞正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氏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巾幗。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白，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

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這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蘘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回寺。子爵以爲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蘘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英兒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歲，佩蘘小姐也長到了十五歲上了。子爵常說，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也被一朵鵠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敢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她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安慰她，但連半句也尋不出。我只得起去倒了杯茶來請她呷。她接在手中呷了幾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她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鮮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存着我們古代的遺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爲是已經開了封，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後，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蕙妹——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

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倒不如早死爲快。

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蕙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后，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急切勿誤！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陽心正驕。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洒山丘。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一一看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爲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纔踉踉蹌蹌跑了囘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打開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后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桌上有一封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個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荑小姐的房裏。小姐坐在我的旁邊，已哭得兩眼通紅。我纔傷心痛哭起來。我待要起身，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癱了的一般，再也不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心，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

不多一刻，子爵夫婦走進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殮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會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荑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書，我不曾火化得，顛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我只望你早早

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女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

子爵說猶未了，佩蘐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五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往下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纔也漫漫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為僧。倒虧得佩蘐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蘐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年之內，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牠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六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圍果有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蘐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

坟臺全景，突然變成一座舞蹈場！場之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的兇漢，向着我的腦殼，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

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燈亮已息了，只可恨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媽而去。似這樣斷腸地方，傷心國士，誰還有鐵石心腸，再能彀多住片時半刻呢？

這篇小說是民國七年二三月間做的在那年的「新中國」雜誌第七期上發表過。概念的描寫，科白式的對話，隨處皆是；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所幸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我把字句標點的錯落處加了一番改正之外，全盤面目一律仍舊，把她收在這裏——怪可憐的女孩兒喲，你久淪落風塵了。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誌此

函谷關

郭沫若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鰲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口。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匹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口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有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子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樣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的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哦，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繚着的光景。

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顎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顴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嘍，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曾沾脣，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簡翻來在讀。

——啊，我眞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曾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殼，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

這一列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湛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蠹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蠹噬罄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為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下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刼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砂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砂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決絕底走到了砂漠的地方。砂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朦瞽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她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僞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砂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砂漠和實際的砂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眞是一個矯僞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為我這矯僞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為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僞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砂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僞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渴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眞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眞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

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的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喲！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眞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去！我只好朝坟墓裏去！啊，我眞荒唐，我眞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喲，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囘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眞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爲跑到砂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爲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眞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砂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潰泉一樣潰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的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潰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噯，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記念呢。

（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蚊麈，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起來，我便急忙回頭，儘儘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眞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在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曾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哼！哼！虛僞！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買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人』老聃喲！你把你那僞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哼！

啍！…………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創造週刊第十五號所載。

Löbenicht 的塔

郭沫若

一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扇

玻窗，玻片已經汚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蹣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爲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爲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講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Philosophische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迫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爲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東向，窗下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北面一個木櫥，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康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瘟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淸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爲有傷衞生，就如像他大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眞可惡，擋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噯，我們又要搬家了！朗培走下樓來在橱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樣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聞不出甚麼烟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喲！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了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眞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耍罷？

——說耍！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爲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Kante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淸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chsen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

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容易替你斫掉呢？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l）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倒懸。他絕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

——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一看罷，或者有希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樹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精，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烟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煙草和淡茶的效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福魯特爾（Voltaire）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敍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敍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噯，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述，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了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涯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七

女僕和鄰家主婦的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麽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慇懃？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紅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曾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却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他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的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

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爲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Rāutenburg)的凱惹林克伯爵(Kaizerlingk)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迦羅林阿瑪麗(Kar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畫過肖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吞堡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諾剎羅合姑娘(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Cosohlechtsist)，雅可布夫人(Jacobin)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 simpatin)

康德這樣尊崇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鋒是很犀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很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遇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經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部『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der Kochkunst)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曾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躕，在他還在躊躕將來的家計時，他的對象已經爲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年以前，他還沒有遷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學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時也不曾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朶薔薇花！這朶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頭了。

八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眞好！鄰家的主人眞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眞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康達爾家裏住着的時候；那雄雞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的罷？啊，鄰家的主人眞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顚砍了！

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後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南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流來，他不禁禁了一下。

——啊，Löbenicht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öbenicht 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öbenicht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麽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撤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决了。

Löbenicht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

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入天的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攏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暢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nicht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着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ing an sich（本體）覿面了的一樣。

——啊，Löbenicht 的塔！

撤去了內外藩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溢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沫若小說戲曲集所載。

歧路

郭沫若

一個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上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贔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鬢，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堊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爲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

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抛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爲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發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諉說沒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紅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苗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什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瘧疾用金鷄納霜，醫白喉症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弈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鯽如蟻的一些吮癰舐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搾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搾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甯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盤千盤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裹纏……這就是做醫生們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到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囘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囘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决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决計在今天一路囘去。

爲買船票及摒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　。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那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囘日本去多揀些金蚌殼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 。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賣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囘去。我應該送他們囘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躭擱幾天囘來，來囘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囘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囘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斡。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舶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艫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夫外還不見乘客的蹤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釘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囘囘去不要顧惜炭費，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囘囘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煑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　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三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Zigoma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帶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曾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擺，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贅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

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喲，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 Ava Maria！永遠的女性喲！……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冲冲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va Maria, Ava Maria……永遠的女性！……Beatrice……『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喲！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愧慚！眞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担。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衞的微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

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現在，他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眞愧死！我眞愧死！我還無廉無恥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呢？醜喲！醜喲！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喲！…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敍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爲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拏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n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想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眞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

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眞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往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擺嗎？他一想到這兒，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兒囘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弱薄的小人！……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你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囘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羼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曾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囘，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 他又驀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著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甦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跌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躱？』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喲，爲甚只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淸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凄切的孤單，他的眼淚如像噴泉一樣忍勒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眞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

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們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Sentimental了！太 Sentimental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的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浦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纔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娘姨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開，空洞的樓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噤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處靜立着了。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張靠書檯的籐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把本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他兒子們看殘了的幾頁兒童畫報，又拿出了一個兩脚都沒有的洋囝。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囝和畫報來收藏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醮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境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敍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擊着右鬢，側着頭瞑想了一會，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曾睡覺的腦精，爲種種傍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

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鄰舍人的脚步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麽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腦精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椗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殼，失了巢的瓦雀，Beatrice，棉布衣裳，潔光，潔光，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

——創造週報第四十一號所載。

沈淪

郁達夫

一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Wordsworth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

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可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 "On Nature")沙羅的『逍遙遊』(Thoreau's "Excursion")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去讀另外的

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是什麼？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囘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乏味麼？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哼的喀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囘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閙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tustra,把Zaratustra 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u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

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鎚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心的話，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紅起臉來，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講他。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為他是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課之後，他挾了書包，回到他的旅館裏來，有三個日本學生係同他同路的。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所以他一見了這兩

個女子，呼吸就緊縮起來。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

『你們上那兒去？』

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囘答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囘旅館裏來。進了他自家的房，把書包用力的向蓆上一丟，他就在蓆上躺下了。他的胸前還在那裏亂跳，用了一隻手枕着頭，一隻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罵的說：

『你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後悔？

『既要後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

"Oh, coward, coward!"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女學生的眼波來了。

那兩雙活潑潑的眼睛！

那兩雙眼睛裏，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然而再仔細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來說：

『呆人呆人！她們雖有意思，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們所送的秋波，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唉！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則他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說到這裏，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他是傷心到極點了。這一天晚上，他記的日記

說：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裏來！

『到日本來倒也罷了，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豈不在那裏享榮華安樂麼？這五六年的歲月，教我怎麼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積了十數年的學識，我回國去，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鬧的留學生更強麼？

『人生百歲，年少的時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度過去，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歲！

『死灰的二十一歲！

『我眞還不如變了鑛物質的好，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眞心眞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爲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

『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三

他的故鄉，是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市，去杭州水程不過八九十里。這一條江水，發源安徽，貫流全浙，江形曲折，風景常新，唐朝有一個詩人贊這條江水說『一川如畫』。他十四歲的時候，請了一位先生寫了這四個字，貼在他的書齋裏，因為他的書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雖則這書齋結構不大，然而風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也還抵得過滕王高閣。在這小小的書齋裏過了十幾個春秋，他纔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來留學。

他三歲的時候就喪了父親，那時候他家裏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長兄在日本W大學卒了業，同到北京，考了一個進士，分發在法部當差，不上兩年，武昌的革命起來了。那時候他已在縣立小學堂卒了業，正在那裏換來換去的換中學堂。他家裏的人都怪他無恆性，說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講來，他以為他一個人同別的學生不同，不能按步就班的同他們同在一處求學的。所以他進了K府中學之後，不上半年又忽然轉到H府中學來：在H府中學住了三個月，革命就起來了。H府中學停學之後，他依舊只能囘到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來。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進了大學的預科。這大學是在杭州城外，本來是美國長老會捐錢創辦的，所以學校裏浸潤了一種專制的弊風，學生的自由，幾乎被縮服得同針眼兒一般的小。禮拜三的晚上有什麼祈禱會，禮拜日非但不准出去遊玩，並且在家裏看別的書也不准的，除了唱讚美詩祈禱之外，只許看新舊的約書。每天早晨從九點鐘到九點二十分，定要去做禮拜，不去做禮拜，就要扣分數記過。他雖然非常愛那學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裏，總有些反抗的意思，因為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對那些迷信的管束，怎麼也不甘心服從。住不上半年，那大學裏的廚子，托了校長的勢，竟打起學生來。學生中間有幾個不服的，便去告訴校長，校長反說學生不是。他看看這些情形，實在是太無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復囘家，到那小小的書

齋裏去。那時候已經是六月初了。

在家裏住了三個多月，秋風吹到富春江上，兩岸的綠樹，就快凋落的時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時候石牌樓的W中學正在那裏招插班生，他進去見了校長M氏，把他的經歷說給了M氏夫妻聽，M氏就許他插入最高的班裏去。這W中學原來也是一個教會學校，校長M氏，也是一個糊塗的美國宣教師，他看看這學校的內容倒比H大學不如了。與一位很卑鄙的教務長——原來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學的卒業生——鬧了一場，第二天的春天，他就出來了。出了W中學，他看看杭州的學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

正是這個時候，他的長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來他的長兄為人正直得很，在部裏辦事，鐵面無私，并且比一般部內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學識，所以部內上下，都忌憚他：有一天某次長的私人，來問他要一個位置，他執意不肯，因此次長就同他鬧起意見來，過了幾天他就辭了部裏的職，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時候正在紹興軍隊裏作軍官，這一位二兄軍人習氣頗深，揮金如土，專喜結交俠少。他們弟兄三人，到這時候都不能如意之所為，所以那一小市鎮裏的閑人都說他們的風水破了。

他囘家之後，便鎮日鎮夜的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他父祖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作了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日記上面，一天一天的記起詩來。有時候他也用了華麗的文章做起小說來，小說裏就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多情的勇士，把他鄰近的一家寡婦的兩個女兒，當作了貴族的苗裔，把他故鄉的風物，全編作了田園的清景；有興的時候，他還把他自家的小說，用單純的外國文翻譯起來；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憂鬱病的根苗，大約也就在這時候培養成功的。

在家裏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長兄的來信說，

『院內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務之意，予已許院長以東行，大約此事不日可見命令。渡日之先，擬返

里小住。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偕伊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心中日日盼他長兄南來，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纔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長兄長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o 倘未醒悟，糢糢糊糊的過了半載，他就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正是他十九歲的秋天。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囘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兒就囘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學生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塡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他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

豫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學校去。

四

他的二十歲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個人從東京的中央車站乘了夜行車到N市去。

那一天大約剛是舊歷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灑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樣子。他一個人靠着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闇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自家來。

『你也沒有情人留在東京，你也沒有弟兄知己住在東京，你的眼淚究竟是爲誰洒的呀！或者是對於你過去的生活的傷感，或者是對你二年間的生活的餘情，然而你平時不是說不愛東京的麼？

『唉，一年人住豈無情。

『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胡思亂想的尋思了一會，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陸去的清教徒的身上去。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離開他故鄉海岸的時候，大約也是悲壯淋漓，同我一樣的。』

火車過了橫濱，他的感情方纔漸漸兒的平靜起來。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張明信片出來，墊在海涅（Heine的）詩集上，用鉛筆寫了一首詩寄他東京的朋友。

蛾媚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亂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後夜蘆根秋水長，憑君南浦覓雙魚。

在朦朧的電燈光裏，靜悄悄的坐了一會，他又把海涅的詩集翻開來看了。

"L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l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en!"

Heine's Harzreise.

『浮薄的塵寰，無情的男女，
　你看那隱隱的青山，我欲乘風飛去，
　且住且住，
　我將從那絕頂的高峯，笑看你終歸何處。』

單調的輪聲，一聲聲連連續續的飛到他的耳膜上來，不上三十分鐘他竟被這催眠的車輪聲引誘到夢幻的仙境裏去了。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空漸漸兒的明亮起來。在車窗裏向外一望，他只見一綫青天還被夜色包住在那裏。探頭出去一看，一層薄霧，籠罩着一幅天然的畫圖，他心裏想了一想：

『原來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氣，我的福分眞可算不薄了。』

過了一個鐘頭，火車就到了N市的停車場。

下了火車，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日本學生；他看看那學生的制帽上也有兩條白線，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他走上前去，對那學生脫了一脫帽，問他說：

『第X高等學校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學生回答說：

『我們一路去罷。』

他就跟了那學生跑出火車站來，在火車站的前頭，乘了電車。

時光還早得很，N市的店家都還未曾起來。他同那日本學生坐了電車，經過了幾條冷清的街巷，就在鶴舞公園前面下了車。他問那日本學生說：

『學校還遠得很麼？』

『還有二里多路。』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兩三條烟囪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的青煙，同爐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到學校近邊的一家旅館去一問，他一禮拜前頭寄出的幾件行李，早已經到在那裏。原來那一家人家是住過中國留學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館裏住下了之後，他覺得前途好像有許多歡樂在那裏等他的樣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到了東京之後，在人山人海的中間，他雖然時常覺得孤獨，然而東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時的習慣尙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N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並無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前後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幷且因爲學校還沒有開課，別的學生還沒有到來，這一間寬曠的旅館裏，只住了他一個客人。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沈沈的黑影，幷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裏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天花板裏，又有許多虫鼠，息栗索落的在那裏爭食。窗外有幾株梧桐，微風動葉，咄咄的響得不已，因爲他住在二層樓上，所以梧桐的葉戰聲，近在他的耳邊。他覺得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對於都市的懷鄉病（Nostalgia）從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學校開了課，他朋友也漸漸兒的多起來。感受性非常強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叢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變成了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一刻也離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學校是在N市外，剛纔說過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四邊的地平線，界限廣大的很。那時候日本的

工業還沒有十分發達，人口也還沒有增加得同目下一樣，所以他的學校的近邊，還多是叢林空地，小阜低崗。除了幾家與學生做買賣的文房具店及菜館之外，附近並沒有居民。荒野的人間，祇有幾家為學生設的旅館，同曉天的星影似的，散綴在麥田瓜地中的中央。晚飯畢後，披了黑呢的縵斗（斗篷），拿了愛讀的書，在遲遲不落的夕照中間，散步逍遙，是非常快樂的。他的田園趣味，大約也是在這Idyllic Wanderings的中間養成的。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樣。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年多了。

熏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傍麥田裏的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裏犯的罪惡，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淨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痺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婦人的形體，在他的腦裏，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鬬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俘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兩次之後，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裏去翻出醫書來看，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Gogol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郭歌里，心裏就寬了一寬，因為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的胸裏，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裏。

因爲他是非常愛潔淨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爲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雞子的時候，他總覺得慚愧得很，因爲這都是他的犯罪的證據。

他覺得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記憶力也一天一天的減退了。他又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思，見了婦人女子的時候，他覺得更加難受。學校的教科書，他漸漸的嫌惡起來，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和中國那幾本有名的誨淫小說，他念了又念，幾乎記熟了。

有時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詩來，他自家便喜歡得非常，以爲他的腦力還沒有破壞。那時候他每對着自家起誓說：

『我的腦力還可以使得，還能做得出這樣的詩，我以後決不再犯罪了。過去的事實是沒法，我以後總不再犯罪了。若從此自新，我的腦力，還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緊迫的時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禮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時候，他索性盡意的貪起歡來。他的心裏想，自下禮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總不犯罪了。有時候正合到禮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頭洗澡去，以爲這就是改過自新的記號，然而過幾天他又不得不吃雞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責心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閑，『他的憂鬱症也從此厲害起來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一二個月，他的學校裏就放了暑假，暑假的兩個月內，他受的苦悶，更甚於平時；到了學校開課的時候，他的兩頰的顴骨更高起來，他的青灰色的眼窩更大起來，他的一雙靈活的瞳人，變了同死魚眼睛一樣了。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他的旅館傍邊的稻田，都帶起黃金色來。朝夕的涼風，同

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裏去，大約秋冬的佳日，來也不遠了。

一禮拜前的有一天午後，他拿了一本Wordsworth的詩集，在田塍路上逍遙漫步了半天。從那一天以後，他的循環性的憂鬱症，尙未離他的身過。前幾天在路上遇着的那兩個女學生，常在他的腦裏，不使他安靜，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還是一個人要紅起臉來。

他近來無論上什麽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裏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爲去尋訪了囘來，他心裏反覺得空虛。因爲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麽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囘來的，然而到了那裏，談了幾句之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和朋友講得投機，他就任了一時的熱意，把他的內外的生活都對朋友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裏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厲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嗣後雖在路上，或在學校裏遇見的時候，他同那幾個中國同學，也不點頭招呼。中國留學生開會的時候，他當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幾個同胞，竟宛然成了兩家仇敵。

他的中國同學的裏邊，也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因爲他自家的結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惡，所以他專喜講人家的醜事，以掩己之不善，說他是神經病，也是這一位同學說的。

他交遊離絕之後，孤冷得幾乎到將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館裏，還有一個主人的女兒，可以牽引他的心，否則他眞只能自殺了。他旅館的主人的女兒，今年正是十七歲，長方的臉兒，眼睛大得很，笑起來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靨，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因爲她自家覺得她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平時常在那裏弄笑。

他心裏雖然非常愛她，然而她送飯來或來替他舖被的時候，他總裝出一種兀不可犯的樣子來。他心裏雖想對她講幾句話，然而一見了她，他總不能開口。她進他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氣不出的地步。他在她的面前實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來她進他的房裏來的時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旅館裏的學生，都上N市去行樂去了。他因爲經濟困難，所以吃了晚飯，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囘，就囘到旅舍裏來枯坐。

囘家來坐了一會，他覺得那空曠的二層樓上，只有他一個人在家。靜悄悄的坐了半晌，坐得不耐煩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門口經過，因爲主人和他女兒的房，就在大門的邊上。他記得剛纔進來的時候，主人和他的女兒正在那裏吃飯。他一想到經過她面前的時候的苦楚，就把跑出外面去的心思丟了。

拿出了一本G. Gissing的小說來讀了三四頁之後，靜寂的空氣裏，忽然傳了幾聲撥撥的潑水聲音過來。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聽，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面色也漲紅了。遲疑了一會，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拖鞋也不拖，幽脚幽手的走下扶梯去。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他儘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偸看。原來他旅館裏的浴室，就在便所的間壁，從便所的玻璃窗看去，浴室裏的動靜了了可看。他起初以爲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那一雙雪樣的乳峯！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曲線！

呼氣也不呼，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痙攣來了。愈看愈顫得厲害，他那發顫的前額部竟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被蒸氣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發了嬌聲問說：

『是誰呀？……』

他一聲也不響，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兩步的跑上樓上去了。

他跑到了房裏，面上同火燒的一樣，口也乾渴了。一邊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邊就把他的被窩拿出來睡了。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便立起了兩耳，聽起樓下的動靜來。他聽聽潑水的聲音也息了，浴室的門開了之後，他聽見她的脚步聲好像是走上樓來的樣子。用被包着了頭，他心裏的耳朵明明告訴他說：

『她已經立在門外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樣子。心裏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歡得非常。然而若有人問他，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承認說，這時候他是喜歡的。

他屛住了氣息，尖着了兩耳聽了一會，覺得門外並無動靜，又故意咯嗽了一聲，門外亦無聲響。他正在那裏疑惑的時候，忽聽見她的聲音，在樓下同她的父親在那裏說話。他手裏揑了一把冷汗，拚命想聽出她的話來，然而無論如何總聽不清楚。停了一會，她的父親高聲笑了起來，他把被蒙頭的一罩，咬緊了牙齒說：

『她告訴了他了！她告訴了他了！』

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曾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時候，他就驚心吊膽的走下樓來。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兒還沒有起來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個旅館，跑到外面來。

官道上的沙塵，染了朝露，還未曾乾着。太陽已經起來了。他不問皂白，便一直的往東走去。遠遠有一個農夫，拖了一車野菜慢慢的走來。那農夫同他擦過的時候，忽然對他說：

『你早啊！』

他倒驚了一跳，那清瘦的臉上，又起了一層紅潮，胸前又亂跳起來，他心裏想：

『難道這農夫也知道了麼？』

無頭無腦的跑了好久，他回轉頭來看看他的學校，已經遠得很了，舉頭看看，太陽也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銀餅大的表，也不在身邊。從太陽的角度看起來，大約已經是九點鐘前後的樣子。他雖然覺得飢餓得很，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再回到那旅館裏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兒相見。想去買些零食充一充饑，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裏祇剩了一角二分錢在那裏。他到一家鄉下的雜貨店內，儘那一角二分錢，買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尋一處無人看見的地方去吃。走到了一處兩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朝南的一望，只見與他的去路橫交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那一條路是向南的斜低下去的，兩面更有高壁在那裏：他知道這路是從一條小山中開闢出來的。他剛纔走來的那條大道，便是這山的嶺脊，十字路當作了中心，與嶺脊上的那條大道相交的橫路，是兩邊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遲疑了一會，他就取了那一條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盡了兩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內。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劃在碧空的心裏，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A神宮了。』

他走盡了兩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見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着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他離開了正路，走上幾步，到那女牆的門前，順手的向門一推，那兩扇柴門竟自開了。他就隨隨便便的踏了進去。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旁，有許多老蒼的梅樹種在那裏，他知道這就是梅林了。順了那一條曲徑，往北的從斜面上走到山頂的時候，一片同圖畫似的平地，展開在他的眼前。這園自從山腳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岸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中間，便是他剛走過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臨着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平屋造在那裏。因爲這幾間屋，門窗都閉在那裏，他所以知道這定是

爲梅花開日，賣酒食用的。樓屋的前面，有一塊草地，草地中間，有幾方白石，圍成了一個花園，園子裏，臥着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盡頭，山頂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塊石碑立在那裏，係記這梅林的歷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後，就把買來的零食拿出來吃了。

吃了之後，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四面並無人聲，遠遠的樹枝上，時有一聲兩聲的鳥鳴聲飛來。他仰起頭來看看澄清的碧落，同那皎潔的日輪，覺得四面的樹枝房屋，小草飛禽，都一樣的在和平的太陽光裏，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記憶，正同遠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又來叉去的曲徑很多。他站起來走來走去的走了一會，方曉得斜面上梅樹的中間，更有一間平屋造在那裏。從這一間房屋往東的走去幾步，有眼古井，埋在松葉堆中。他搖搖井上的唧筒看，呷呷的響了幾聲，却抽不起水來。他心裏想：

『這園大約祇有梅花開的時候，開放一下，平時總沒有人住的。』

想到這裏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既然空在這裏，我何妨去問園主人去借住借住。』想定了注意，他就跑下山來，打算去尋園主人去。他將走到門口的時候，却好遇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農夫走進園來。他對那農夫道歉之後，就問他說：

『這園是誰的，你可知道？』

『這園是我經管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住在路的那面。』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那農民指着通路西邊的一間小屋給他看。他向西一看，果然在西邊的高壁盡頭的地方。有一間小屋在那裏。他點了點頭，又問說：

『你可以把園內的那間樓屋租給我住住麼？』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個人麼？』

『我只一個人。』

『那你可不必搬來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你們學校裏的學生，已經有幾次搬來過了，大約都因爲冷靜不過，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別人不同，你但能租給我，我是不怕冷靜的。』

『這樣那裏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麼時候搬來？』

『就是今天午後罷。』

『可以的，可以的。』

『請你就替我掃一掃乾淨，免得搬來之後着忙。』

『可以可以。再會！』

『再會！』

六

搬進了山上梅園之後，他的憂鬱症 Hypochondria 又變起形狀來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長兄，爲了一些兒細事，竟生起齟齬來。他發了一封長長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長兄絕了交。

那一封信發出之後，他呆呆的在樓前草地上想了許多時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

其實這一次的決裂，是發始於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於他姓之相爭，自此之後，他恨他的長兄竟同蛇蝎一樣。他被他人欺侮的時候，每把他長兄拿出來作比：

『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呢！』

他每達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必盡把他長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細細囘想出來。把各種過去的事蹟，列舉出來之後，就把他長兄判決是一個惡人，他自家是一個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處列舉出來，把他所受的苦處，誇大的細數起來。他證明得自家一個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時候，他的眼淚就同瀑布似的流下來。他在那裏哭的時候，空中好像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在對他說：

『啊呀，哭的是你麼？那眞是冤屈了你了。像你這樣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樣的虐待，這可眞是冤屈了你了。罷了罷了，這也是天命，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

他心裏一聽到這一種聲音，就舒暢起來。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裏。

他因爲想復他長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學的醫科丟棄了，改入文科裏去。他的意思，以爲醫科是他長兄要他改的，仍舊改囘文科，就是對他長兄宣戰的一種明示。并且他由醫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學校須遲卒業一年。他心裏想，遲卒業一年，就是早死一歲，你若因此遲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對你長兄含一種敵意。因爲他恐怕一二年之後，他們兄弟兩人的感情，仍舊要和好起來；所以這一次的轉科，便是幫他永久敵視他長兄的一個手段。

氣候漸漸兒的寒冷起來，他搬上山來之後，已經有一個月了。幾日來天氣陰鬱，灰色的層雲，天天掛在空中。寒冷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梅林的樹葉，每息索息索的飛掉下來。

初搬來的時候，他賣了些舊書，買了許多炊飯的器具，自家燒了一個月飯，因爲天冷了，他也懶得燒了。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給了山脚下的園丁家包辦，所以他近來祇同退院的閑僧一樣，除了怨人罵己之外，更

沒有別的事情了。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爲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都回復了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外，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Millet)的田園淸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赦饒了！赦饒了！你們世人得罪於我的地方，我都饒赦了你們罷，來，你們來。都來同我講和罷！』

手裏拿着了那一本詩集，眼裏浮着了兩泓淸淚，正對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裏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忽聽見他的近邊，有兩人在那裏低聲的說：

『今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哩！』

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

『我是非常想來的，但是恐怕……』

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之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覺得自家的血液循環都停止了。原來他的身邊有一叢長大的葦草生在那裏，他立在葦草的右面，那一男女，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着葦草，有人站在那裏。那男人又說：

『你心好好，請你今晚上來罷，我們倒如今還沒在被窩裏睡過覺。』

『……』

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灼灼的好像在那裏吮吸的樣子。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樣。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

『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麼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

他心裏雖然如此的在那裏痛罵自己，然而他那一雙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語也不願意遺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裏聽着。

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

解衣帶的聲音。

男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

舌尖吮吸的聲音。

女人半輕半重，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你快……快〇〇罷。……別……別……別被人……被人看見了。』

他的面色，一霎時的變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紅了起來。他的上顎骨同下顎骨呷呷的發起顫來。

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開去，但是他的兩隻脚，總不聽他的話。他苦悶了一場，聽聽兩人出去了之後，就同落水的貓狗一樣，囘到樓上房裏去，拿出被窩來睡了。

七

他飯也不吃，一直在被窩裏睡到午後四點鐘的時候纔起來。那時候夕陽洒滿了遠近。平原的彼岸的樹林裏，有一帶蒼煙，悠悠揚揚的籠罩在那裏。他踉踉蹌蹌的走下了山，上了那一條自北趨南的大道，穿過了那

平原，無頭無緒的儘是向南的走去。走盡了平原，他已經到了神宮前的電車停留處了。那時候却好從南面有一乘電車到來，他不知不覺就跳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乘電車，也不知道這電車是往什麼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鐘，電車停了，運車的教他換車，他就換了一乘車。走了二三十分鐘，電車又停了，他聽見說是終點了，他就走了下來。他的面前就是築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橫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在那裏微笑。超海而南有一髮青山，隱隱的浮在透明的空氣裏。西邊是一脈長堤，直馳到海灣的心裏去。堤外有一處燈臺，同巨人似的，立在那裏。幾艘空船和幾隻舢板，輕輕的在繫着的地方浮蕩。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許多浮標，飽受了斜陽，紅紅的浮在那裏。遠處風來，帶着幾句單調的話聲，既聽不清楚是什麼話，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在岸邊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忽聽見那一邊傳過了一陣擊磬的聲來。他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爲喚渡船而發的。他立了一會，看有一隻小火輪從對岸過來了。跟着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工人，他也進了那隻小火輪去坐下了。

渡到東岸之後，上前走了幾步，他看見靠岸有一家大莊子在那裏。大門開得很大，庭內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愛。他不問是非，就踱了進去。走不上幾步，他忽聽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嬌聲叫他說：

『請進來呀！』

他不覺驚了一下，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賣酒食的人家，但是我聽見說，這樣的地方，總有妓女在那裏的。』

一想到這裏，他的精神就抖擻起來，好像是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他的面色立時變了。要想進去又不能進去，要想出來又不得出來，可憐他那同兔兒似的小膽，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個大大的難境裏去了。

『進來吓！請進來吓！』

裏面又嬌滴滴的叫了起來，帶着笑聲。

『可惡東西，你們竟敢欺我膽小麼！』

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咬緊了牙齒，把脚在地上輕輕的蹬了一蹬，他就揑了兩個拳頭，向前進去，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但是他那青一陣紅一陣的面色，和他的面上的微微兒在那裏震動的筋肉，總隱藏不過。他走到那幾個侍女的面前的時候，幾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來了。

『請上來！』

『請上來！』

他硬了頭皮，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侍女走上樓去，那時候他的精神已經有些鎮靜下來了。走了幾步，經過一條暗暗的夾道的時候，一陣惱人的花粉香氣，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種肉的香味，和頭髮上的香油氣息合作了一處，哼的撲上他的鼻孔來。他立刻覺得頭暈起來，眼睛裏看見了幾顆火星，向後邊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見他的前面黑闇闇的中間，有一長圓形的女人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裏問他說：

『你！你還是上靠海的地方去呢？還是怎樣？』

他覺得女人口裏吐出來的氣息，也熱和和的哼上他的面來。他不知不覺把這氣息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他這行爲的時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紅了起來。他不得已只能含含糊糊的答應她說：

『上靠海的房間裏去。』

進了一間靠海的小房間，那侍女便問他要什麼菜。他就囘答說：

『隨便拿幾樣來罷。』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後，他就站起來推開了紙窗，從外邊放了一陣空氣進來。因爲房裏的空氣，沈濁得很，他剛纔在夾道中聞過的那一陣女人的香味，還剩在那裏，他實在是被這一陣氣味壓迫不過了。

一灣大海，靜靜的浮在他的面前。外邊好像是起了微風的樣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陽光的返照，同金魚的魚鱗似的，在那裏微動。他立在窗前看了一會，低聲的吟了一句詩出來：

『夕陽紅上海邊樓。』

他向西的一望，見太陽離西南的地平線祇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會，他的心想怎麼也離不開剛纔的那個侍女。她的口裏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上的那一種香味，怎麼也不容他的心思也想別的東西。他纔知道他想吟詩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體的心是眞的了。

停了一會，那侍女把酒菜搬了進來，跪坐在他的面前，親親熱熱的替他上酒。他心裏想仔仔細細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麼也不敢平視她一眼，他的舌根怎麼也不能搖動一搖動。他不過同啞子一樣，偸看看她那擱在膝上一雙纖嫩的白手，同衣縫裏露出來的一條粉紅的圍裙角。

原來日本的婦人都不穿褲子，身上貼肉祇圍着一條短短的圍裙。外邊就是一件長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沒有鈕扣，腰裏祇縛着一條一尺多寬的帶子，後面結着一個方結。她們走路的時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開來，所以紅色的圍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偸看。這是日本女子特別的美處；他在路上遇見女子的時候，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他切齒的痛罵自己，畜生！狗賊！卑怯的人！也便是這個時候。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愈想同她說話，但愈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

『你府上是什麼地方？』

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他吶吶的總說不出清晰的回話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臺上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猪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侍女看他發顫發得厲害，就想讓他一個人在裏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鎮安鎮，所以對他說：

『酒就快沒有了，我再去拿一瓶來罷？』

停了一會他聽得那侍女的脚步聲又走上樓來。他以爲她是上他這裏來的，所以就把衣服整了一整。姿勢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騙了。她原來是領了兩三個另外的客人，上間壁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的。那兩三個客人都在那裏對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嬌滴滴的說：

『別胡鬧了，間壁還有客人在那裏。』

他聽了就立刻發起怒來。他心裏罵他們說：

『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麼？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世間那裏有眞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你竟敢把我丢了麼？罷了罷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罷。』

他馬上就想跑回去發憤用功。但是他的心裏，却很羨慕那間壁的幾個俗物。他的心裏，還有一處地方在那裏盼望那個侍女再回到他這裏來。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乾了幾杯酒，覺得身上熱起來。打開了窗門，他看太陽就快要下山去了。又連飲了幾杯，他覺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朧起來。西面堤外的燈臺的黑影，長大了許多。一層茫茫的薄霧，把海天融混作了一處。在這一層渾沌不明的薄紗影裏，西方的將落不落的太陽，好像在那裏惜別的樣子。他看了一會，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熱的雙頰，便自言自語的說：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進來了。見他紅了臉，立在窗口在那裏癡笑，便問他說：

『窗開了這樣大，你不冷的麼？』

『不冷不冷，這樣好的落照，誰捨得不看呢？』

『你眞是一個詩人呀！酒拿來了。』

『詩人！我本來是一個詩人。你去把紙筆拿了來，我馬上寫首詩給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後，他自家覺得奇怪起來。他心裏想：

『我怎麼會變了這樣大膽的？』

痛飲了幾杯新拿來的熱酒，他更覺得快活起來，又禁不得呵呵笑了一陣。他聽見間壁房間裏的那幾個俗物，高聲的唱起日本歌來，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說：

『醉拍闌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殘，劇憐鸚鵡中州骨，未拜長沙太傅官，一飯千金圖報易，幾人五噫出關難，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爲神州淚暗彈。』

高聲的唸了幾遍，他就在蓆上醉倒了。

八

一醉醒來，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條紅綢的被裏，被上有一種奇怪的香氣。這一間房間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間房間了。房中掛着一張十燭光的電燈，枕頭邊上擺着了一壺茶，兩隻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後，就踉踉蹌蹌的走到房外去。他開了門，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過來了。她問他說：

『你！你醒了麼？』

他點了一點頭，笑微微的回答說：

『醒了。便所是在什麼地方的？』

『我領你去罷。』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過日間的那條夾道的時候，電燈點得明亮得很。遠近有許多歌唱的聲音，三弦的聲音，大笑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白天的情節，他都想出來了。一想到酒醉之後，他對那侍女說的那些話的時候，他覺得面上又發起燒來。

從廁所回到房裏之後，他問那侍女說：

『這被是你的麼？』

侍女笑着說：

『是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八點四五十分的樣子。』

『你去開了賬來罷！』

『是。』

他付清了賬，又拿了一張紙幣給那侍女，他的手不覺微顫起來。那侍女說：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漲紅了，袋裏摸來摸去，祇有一張紙幣了，他就拿了出來給她說：

『你別嫌少了，請你收了罷。』

他的手震動得更加厲害，他的話聲也顫動起來了。那侍女對他看了一眼，就低聲的說：

『謝謝！』

他直的跑下了樓，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歷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青的圓形蓋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囘，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開閉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的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唉，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排擠我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了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囘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又瘦又長的影子，就覺得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

該累你也瘦弱到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牠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有一顆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曾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吓，我如今再也不能見你的面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儘在那裏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采石磯

郁達夫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嘻笑嘻笑，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

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笥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爲事務煩忙的緣故， 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 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沉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淸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論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沉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爲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爲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沒竟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嘍嘍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氿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醒，啼鵑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涴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烏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祗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珊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尙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鵾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巵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慢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尙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痙，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竪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

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街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篋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稚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僞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汚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

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淸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公，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又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烟，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塡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

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爲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爲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爲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麽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噢，李太白的墳麽？就在青山的半脚。』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脚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担，鬥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脚，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在和他們鬥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

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草，他的模糊的眼淚，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却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

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刼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即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眞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即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麽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麽？』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汚呀！』

『是怎麽一回事？』

『昨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麽？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眞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

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你我的話，就冷笑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眞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幷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幷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眞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淸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囘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囘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于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爲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偸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眞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

從睡夢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眞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囘去了，我要囘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

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成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坏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眞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眞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鳶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眞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筠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川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筠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筠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笥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笥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糢糢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坏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不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所載。

蔦蘿行

郁達夫

同居的人全出外去後的這沉寂的午後的空氣中獨坐着的我，表面上雖則同春天的海面似的平靜，然而我胸中的寂寥，我腦裏的愁思，什麼人能夠推想得出來？現在是三點三十分了。外面的馬路上大約有和暖的陽光夾着了春風，在那裏助長青年男女的遊春的興致。但我這房裏的透明的空氣，何以會這樣的沉重呢？龍華附近的桃林草地上，大約有許多穿着時式花樣的輕綢繡緞的戀愛者在那裏對着蒼空發愉樂的清歌，但我的這玻璃窗透過來的半角青天，何以總帶着一副嘲弄我的形容呢？啊啊，在這樣薄寒輕暖的時候，當這樣有作有為的年紀，我的生命力，我的活動力，何以會同冰雪下的草芽一樣，一些兒也生長不出來？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女人！我終覺得對你不起！

計算起來你的列車大約已經好過松江驛了，但你一個人抱了小孩在車窗裏呆看陌上行人的景狀，我好像在你旁邊看守着的樣子。可憐你一個弱女子，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門，你此刻呆坐在車裏，大約在那裏回憶我們兩人同居時候，我虐待你的一件件的事實了！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愛的女人，你不要在車中滴下眼淚來，我平時雖則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憐你的，却在痛愛你的，不過我在社會上受來的種種苦楚，壓迫，侮辱，若不向你發洩，教我更向誰去發洩呢！，啊啊，我的最愛的女人，你若知道我這一層隱衷，你就該饒許我了。

唉，今天是舊曆的二月二十一日，今天正是清明節呀！大約各處的男女都出到郊外去踏青的，你在車窗裏

見了火車路線兩旁郊野裏在那裏遊行的夫婦，你能不怨我的麼？你怨我也罷了，你倘能恨我怨我，怨得我望我速死，那就好了。但是辦不到的，怎麼也辦不到的，你一邊怨我，一邊又必在原諒我的，啊啊，我一想到你這一種優美的靈心，教我如何能忍得過去呢！

細數從前，我同你結婚之後，共享的安樂日子，能有幾日？我十七歲去國之後，一直的在無情的異國蟄住了八年。這八年中間就是暑假寒假也不囘國來的原因，你知道麼？我八年間不囘國來的事實，就是我對舊式的，父母主張的婚約的反抗呀！這原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親。但我在這八年之中，不該默默的無所表示的。

後來看到了我們鄉間的風習的牢不可破，離婚的事情的萬不可能，又因你家父母的日日的催促，我的母親的含淚的規勸，大前年的夏天，我纔勉強應承了與你結婚。但當時我提出的種種苛刻的條件，想起來我在此刻還覺得心痛。我們也沒有結婚的種種儀式，也沒有證婚的媒人，也沒有請親朋來喝酒，也沒有點一對蠟燭，放幾聲花砲。你在將夜的時候，坐了一乘小轎從去城六十里的你的家鄉到了縣城裏的我的家裏，我的母親陪你吃了一碗晚飯，你就一個人摸上樓上我的房裏去睡了。那時候聽說你正患瘧疾，我到夜半拿了一枝蠟燭上床來睡的時候，只見你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單衫，在暗黑中朝裏床睡在那裏。你聽見了我上床來的聲音，却朝轉來默默的對我看了一眼。啊！那時候的你的憔悴的形容，你的水汪汪的兩眼，神經常在那裏顫動的你的小小的嘴唇，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的。我現在想起來還要灑眼淚哩！

在窮鄉僻壤生長的你，自幼也不曾進過學校，也不曾呼吸過通都大邑的空氣，提了一雙纖細纏小了的足，抱了一箱家塾裏唸過的列女傳，女四書等舊籍，到了我的家裏。既不知女人的嬌媚是如何裝作，又不知時樣的

衣裳是如何剪裁，你只奉了柔順兩字，作了你的行動的規範。

結婚之後，因爲城中天氣暑熱的緣故，你就同我同上你家去住了幾天，總算過了幾天安樂的日子；但無端又遇了你姪兒的暴行，淘了許多說不出來的閑氣，灑了許多拭不乾淨的眼淚，我與你在你姪兒鬧事的第二天就匆匆的囘到了城裏的家中。過了兩三天我又害起病來，你也瘧疾復發了。我就決定挨着病離開了那空氣沈濁的故鄉。將行的前夜，你也不說什麼，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我從朋友家裏喝醉了酒囘來，睡在床上，只見你呆呆的坐在灰黃的燈下。可憐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將要上船的時候止，終沒有橫到我床邊上來睡一忽兒，也沒有講一句話，第二天天剛亮的時候，母親就來催我起身，說輪船已到鹿山脚下了。

從此一別，又同你遠隔了兩年。你常常寫信來說家裏的老祖母在那裏想念我，暑假寒假若有空閑，叫我囘家來探望探望祖母母親，但我因爲異鄉的花草，和年輕的朋友挽留我的緣故，終究沒有囘來。

唉唉！那兩年中間的我的生活！紅燈綠酒的沈湎，荒妄的邪遊，不義的淫樂。在中宵酒醒的時候，在秋風涼冷的月下，我也曾想念及你，我也曾痛哭過幾次。但靈魂喪失了的那一羣嫵媚的遊女，和她們的嬌豔動人的佯啼假笑，終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

前年秋天我雖囘國了一次，但因爲朋友邀我上A地去了，我又沒有囘到故鄉來看你。在A地住了三個月，囘到上海來過了舊曆的除夕，我又囘東京去了。直到了去年的暑假前，我提出了卒業論文，將我的放浪生活作了箇結束，方纔拖了許多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破書籍囘到中國來。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計問題就逼緊到我的眼前來，縛在我周圍的運命的鐵鎖圈，就一天一天的緊緊起來了。

留學的時候，多謝我們孱弱無能的政府，和沒有進步的同胞，像我這樣的一個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也考得了一個官費生的資格。雖則每月所得不能敷用，是租了屋沒有食，買了食沒有衣的狀態，但究竟每月還有幾十塊錢的出息，調度得也能勉強免於死亡。幷且又可進了病院向家裏勒索幾個醫藥費，拿了書店的發票向哥哥乞取幾塊買書錢。所以在繁華的新興國的首都裏，我却過了幾年放縱的生活。如今一定的年限已經到了，學校裏因為要收受後進的學生，再也不能容我在那綠樹陰森的圖書館裏，作白晝的癡夢了。幷且我們國家的金庫，也受了幾個磁石心腸的將軍和大官的吮吸，把供養我們一班不會作亂的割勢者的能力傷失了。所以我在去年的六月就失了我的維持生命的根據，那時候我的每月的進款已經沒有了。以年紀講起來，像我這樣二十六七的青年，正好到社會去奮鬪。況且又在外國國立大學裏卒業了的我，誰更有這樣厚的面皮，再去向家中年老的母親，或狷潔自愛的哥哥，乞求養生的資料。我去年暑假裏一到上海流寓了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來的原因，你知道了麼？我現在索性對你明講了罷，一則雖因為一天一天的捱過了幾天，把回家的旅費用完了，其他我更有這一段不能回家的苦衷在的呀，你可能了解？

啊啊，去年六月在燈火繁華的上海市外，在車馬喧嚷的黃浦江邊，我一邊唸着Housoman 的 A Shropshire Lad 裏的

Come you home a hero
  Or come not home at all,
The lads you leave will mind you
  Till Ludlow tower shall fall,

幾句清詩，一邊呆呆的看着江中黝黑混濁的流水，曾經發了幾多的嘆聲，滴了幾多的眼淚。你若知道我那時候的絕望的情懷，我想你去年的那幾封微有怨意的信也不至於發給我了。——啊，我想起了，你是不懂英文

的，這幾句詩我順便替你譯出罷。

「汝當衣錦歸，
否則永莫回，
令汝別後之兒童
望到爾德羅塔毀。」

平常責任心很重，并且在不必要的地方，反而非常隱忍持重的我，當留學的時候，也不曾著過一書，立過一說。天性膽怯，從小就害着自卑狂的我，在新聞雜誌或稠人廣衆之中，從不敢自家吹一點小小的氣燄。不在圖書館內，便在咖啡店裏山水懷中過活的我，當那些現代的青年當作科場看的羣衆運動起來的時候，絕不曾去慷慨悲歌的演說一次，出點無意義的風頭。賦性愚魯，不善交遊，不善鑽營的我，平心講起來，在生活競爭劇烈，到處有陷阱設伏的現在的中國社會裏，當然是沒有生存的資格的。去年六月間，尋了幾處職業失敗之後，我心裏想我自家若想逃出這惡濁的空氣，想解決這生計困難的問題，最好唯有一死。但我若要自殺，我必須先弄幾個錢來，痛飲飽吃一場，大醉之後，用了我的無用的武器，至少也要擊殺一二個世間的人類——若他是比我富裕的時候，我就算替社會除了一個惡。若他是和我一樣或比我更苦的時候，我就算解決了他的困難，救了他的靈魂——然後從容就死。我因爲有這一種想頭，所以去年夏天在睡不着的晚上，拖了沈重的脚，上黃浦江邊去了幾次，仍復沒有自殺。到了現在我可以老實的對你說了，我在那時候，我並不曾想到我死後的你將如何的生活過去。我的八十五歲的祖母，和六十來歲的母親，在我死後又當如何的種種問題，當然更不在我的腦裏了。你讀到這裏，或者要罵我沒有責任心，丟下了你，自家一個去走乾淨的路。但我想這責任不應該推給我負的，第一我們的國家社會，不能用我去作他們的工，使我有了氣力不能賣錢來養活我自家和你，所以現代的社會，就應該負這責任。卽使退一步講，第二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獨立營生，便是你父母的壞處，所以

你的父母也應該負這責任。第三我的母親戚族，知道我沒有養活你的能力，要苦苦的勸我結婚，他們也應該負這責任。這不過是現在我寫到這裏想出來的話，當時原是沒有想到的。

上海的T書局和我有些關係，是你所知道的。你今天午後不是從這T書局編輯所出發的麼？去年六月經理的T君看我可憐不過，却爲我關說了幾處，但那幾處不是說我沒有聲望，就嫌我脾氣太大，不善趨奉他們的旨意，不願意用我。我當初把我身邊的衣服金銀器具一件一件的典當之後，在烈日蒸照，灰土很多的上海市街中，整日的空跑了半個多月；幾個有職業的先輩，和在東京曾經受過我的照拂的朋友的地方，我都去訪問了。他們有的時候，也約我上菜館去吃一次飯；有的時候，知道我的意思便也陪我作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且爲我籌了許多沒有實效的計劃。我於這樣的晚上，不是往黃浦江邊去徘徊，便是一個人跑上法國公園的草地上去呆坐。在那時候，我一個人看看天上悠久的星河，聽聽遠遠從那公園的舞蹈室裏飛過來的舞蹈曲的琴音，老有放聲痛哭的時候，幸虧在黃昏的時候，公園的四周沒有人來往，所以我得盡情的哭泣，有時候哭得疲了，我也會在那公園的草地上露宿過的。

陽歷六月十八的晚上——是我忘不了的一晚——T君拿了一封A地的朋友寄來的信到我住的地方來。平常只有我去找他，沒有他來找我的T君，一進我的門，我就知道一定有什麼機會了。他在我用的一張破棹子前坐下之後，果然把信裏的事情對我講了。他說：

『A地仍復想請你去教書，你願不願意去？』

教書是有識無產階級的最苦的職業，你和我已經住過半年，我的如何不願意教書，教書的如何苦法，想是你所知道的，我在此處不必說了。況且A地的這學校裏又有許多黑闇的地方，有幾個想做校長的野心家，又是忌刻心很重的，像這樣的地方的教席，我也不得不承認下去的當時的苦況，大約是你所意想不到的，因爲我那

時候同在倫敦的屋頂下挨餓的 Chatterton 一樣，一邊雖在那裏吃苦，一邊我寫回來的家信上還寫得娓娓有致，說什麼地方也在請我，什麼地方也在聘我哩！

啊啊！同是血肉造成的我，我原是有虛榮心，有自尊心的呀！請你不要罵我作墦間乞食的齊人吧！唉，時運不齊，你就是罵我，我也甘心受罵的。

我們結婚後，你給我的一個鑽石戒指，我在東京的時候，替你押賣了，這是你當時已經知道的。我當T君將A地某校的聘書交給我的時候，身邊值錢的衣服器具已經典當盡了。在東京學校的圖書館裏，我記得讀過一個德國薄命詩人 Grabbe 的傳記。一病如洗的他想上京去求職業去，同我一樣貧窮的他的老母將一副祖傳的銀的食器交給了他，作他的求職的資斧。他到了孤冷的首都裏，今日吃一個銀匙，明日吃一把銀刀，不上幾日，就把他那副祖傳的食器喫完了。我記得 Heine 還嘲笑過他的。去年六月的我的窮狀，可是比 Grabbe 更甚了，最後的一點值錢的物事，就是我在東京買來，預備送你的一箇天賞堂製的銀的裝照相的架子，我在窮急的時候，早曾打算把牠去換幾個錢用，但一次一次的難關都被我打破，我決心把這一點微物，總要安安全全的送到你的手裏；殊不知到了最後，我接到了A地某校的聘書之後，仍不得不把牠去押在當舖裏，換成了幾個旅費，走回家來探望年老的祖母母親，探望怯弱可憐同綿羊一樣的你。

去年六月，我於一天晴朗的午後，從杭州坐了小汽船，在風景如畫的錢塘江中跑回家來。過了靈橋里山等綠樹連天的山峽，將近故鄉縣城的時候，我心裏同時感着了一種可喜可怕的感覺。立在船舷上，呆呆的凝望着春江第一樓前後的山景，我口裏雖在微吟『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二句唐詩，我的心裏却在這樣的默禱：

……天帝有靈，當使埠頭一個我的認識的人也不在！要不使他們知道纔好，要不使他們知道我今天淪落了回來纔好……

船一靠岸，我左右手裏提了兩隻皮篋，在晴日的底下從亂雜的人叢中伏倒了頭，同逃也似的走回家來。我一進門看見母親還在偏間的膳室裏喝酒。我想張起喉音來親親熱熱的叫一聲母親的，但一見了親人，我就把回國以來受的社會的侮辱想了出來，所以我的咽喉便梗梗住了，我只能把兩隻皮篋向凳上一拋，馬上就匆匆的跑上樓上你的房裏來，好把我的沒有丈夫氣，到了傷心的時候就要流淚的壞習慣藏藏躱躱，誰知一進你的房，你却流了一臉的汗和眼淚，坐在床前暗泣。我動也不動的呆看了一忽，方提起了乾燥的喉音　幽幽的問你爲什麼要哭。你聽了我這句問話反哭得更加厲害，暗泣中間却帶起幾聲壓不下去的嗚咽聲來了。我又問你究竟爲什麼，你只是搖頭不說。本來是傷心的我，又被你這樣的引誘了一番，我就不得不抱了你的頭同你對哭起來。喝不上一碗熱茶的工夫，樓下的母親就大罵着說：

『………什麼的公主娘娘，我說着這幾句話，就要上樓去擺架子。………輪船埠頭誰對你這小畜生講了，在上海逛了一個多月，走將家來。一聲也不叫，狠命的把皮篋在我面前一丟………這算是什麼行爲！………你便是封了王回來，也沒有這樣的行爲的呀！………兩夫妻暗地裏通通信，商量商量，………你們好來謀殺我的………』

我聽見了母親的罵聲，。反而止住不哭了。聽到『封了王回來』的這一句話，我覺得全身的血流都倒注上來。在炎熱的那盛暑的時候，我却同在寒冬的夜半似的手脚都發起抖來。啊啊，那時候若沒有你把我止住，我怕已經冒了大不孝的罪名，要永久的和我那年老的母親訣別了。若那時候我和我母親吵鬧一場，那今年的祖母的死，我也是送不着的，我爲了這事，也不得不重重的感謝你的呀。

那一天我的忽而從上海的回來，原是你也不知道，母親也不知道的。後來母親的氣平了下去，你我的悲感

也過去了的時候，我纔知道我沒有到家之先，母親因為我久住上海不回家來的原因，在那裏發脾氣罵你。啊啊，你為了我的緣故，害罵害說的事情大約總也不止這一次了。也難怪你當我告訴你說我將於幾日內動身到A地去的時候，哀哀的哭得不住的。你那柔順的性質，是你一生吃苦的根源。同我的對於社會的虐待，絲毫沒有反抗能力的性質，卻是一樣。啊啊！反抗反抗，我對於社會何嘗不曉得反抗，你對於加到你身上來的虐待他何嘗不曉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教我們從何處反抗起呢？

到了痛定之後，我看看你的形容，比前年患虐疾的時候更消瘦了。到了晚上，我捏到你的下腿，竟沒有那一段肥突的腳肚，從腳後跟起，到腳彎膝止，完全是一條直線。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白天我對你說我要上A地方的時候你就流眼淚的原因了。

我已經決定帶你同往A地，將催A地的學校裏速匯二百元旅費來的快信寄出之後，你我還不敢將這計劃告訴母親，怕母親不贊成我們。到了旅費匯到的那天晚上，你還是疑惑不決的說：

『萬一外邊去不能支持，仍要回家來的時候，如何是好呢！』

可憐你那被威權壓服了的神經。竟好像是希臘的巫女，能預知今天的劫運似的。唉，我早知道有今天的一段悲劇，我當時就不該帶你出來了。

我去年暑假鬱鬱的在家裏和你住了幾天，竟不料就會種下一個煩惱的種子的。等我們同到了A地，將房屋什器安頓好的時候，你的身體已經不是平常的身體了。吃幾口飯，就要嘔吐。每天只是懶懶的在床上躺着。頭一個月我因為不知底細，曾經罵過你幾次，到了三四個月上，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重起來，我的神經受了種種激刺，也一天一天的粗暴起來了。

第一因爲學校裏的課程乾燥無味，我天天去上課就同上刑具被拷問一樣，胸中只感着一種壓迫。

第二因爲我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舊作的文字，淘了許多無聊的閑氣。更有些忌刻我的惡劣分子，就想以此來作我的葬歌，紛紛的攻擊我起來。

第三我平時原是揮霍慣了的，一想到辭了教授的職後，就又不得不同六月間一樣，嘗那失業的苦味。況且現在又有了家室，又有了未來的兒女，萬一再同那時候一樣的失起業來，豈不要比曩時更苦。

我前面也已經提起過了；在社會上雖是一個懦弱的受難者的我，在家庭內却是一個兇惡的暴君。在社會上受的虐待，欺淩，侮辱，我都要一一囘家來向你發洩的。可憐你自從去年十月以來，竟變了一隻無罪的羔羊，日日在那裏替社會贖罪，作了供我這無能的暴君的犧牲。我在外面受了氣囘來，不是說你做的菜不好吃，就罵你是害我吃苦的原因。我一想到了將來失業的時候的苦况，神經激動起來的時候每罵着說：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頭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爲什麼人在這裏作牛馬的呀。要只有我一個人，我何處不可去，我何苦要在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裏坐食的你這行屍，你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生存在這世上的呀？……』

你被我罵不過，就暗哭起來。我罵你一場之後，把胸中的悲憤發洩完了，大抵總立時痛責我自家，上前來愛撫你一番，幷且每用了柔和的聲氣，細細的把我的發氣的原因——社會對我的虐待——講給你聽。你聽了反替我抱着不平，每又哀哀的爲我痛哭，到後來，終究到了兩人相持對泣而後已。像這樣的情景，起初不過間幾日一次的，到後來將放年假的時候，變了一日一次或一日數次了。

唉唉，這悲劇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爲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决，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

在這樣的憂患中間，我與你的悲哀的繼承者，竟生了下來，沒有足月的這小生命，看來也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你看他哭時的額上的一條青筋，不是神經質的證據麼？饑餓的時候，我餵乳若遲一點，他老要哭個不止，像這樣的性格，便是將來吃苦的基礎。唉唉，我既生到了世上，受這樣的社會的煎熬，正在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的時候，又何苦多此一舉，生這一塊肉在人世呢？啊啊！矛盾，慚愧，我是解說不了的了。以後若有人動問，就請你答覆罷！

悲劇的收場，是在一個月的前頭。那時候你的神經已經昏亂了，大約已記不清楚，但我却牢牢記着的。那天晚上，正下弦的月亮剛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

我自從辭去了教授職後，託哥哥在某銀行裏謀了一個位置。但不幸時候，事運不巧，偏偏某銀行爲了政治上的問題，開不出來。我閑居A地，日日在家中喝酒，喝醉之後，便聲聲的罵你與剛生的那小孩，說你與小孩是我的脚鐐，我大約要爲你們的綠故沈水而死的。我硬要你們囘故鄉去，你們却是不肯。那一晚我罵了一陣，已經是朦朧的想睡了。在半醒半睡中間，我從帳子裏看出來，好像見你在與小孩講話。

『……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寶睡了罷……不要討爸爸的厭……不要討……娘去之後……要……要……乖些……』

講了一陣，我好像看見你坐在洋燈影裏揩眼淚，這是你的常態，我看得不耐煩了，所以就翻了一轉身，面朝着了裏床，我在背後覺你在燈下哭了一忽，又站起來把我的帳子掀開了對我看了一囘。我那時候只覺得好睡，所以沒有同你講話。以後我就睡着了。

我們街前的車夫，在我們門外亂打的時候，我纔從被裏跳了起來。我跌來碰去的走出門來的時候，已經是

昏亂得不堪了。我只見你的披散的頭髮，結成了一塊，圍在你的項上。正是下弦的月亮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黃灰色的月光射在你的面上，你那本來是灰白的面色，反射出了一道冷光，你的眼睛好好的閉在那裏，嘴唇還在微微的動着，你的濕透了的棉襖上，因爲有幾個扛你囘來的車夫的黑影投射着，所以是一塊黑一塊青的。我把洋燈在地上一放，就抱着了你叫了幾聲，你的眼睛開了一開，馬上就閉上了，眼角上湧了兩條眼淚出來。啊啊，我知道你那時候心裏並不怨我的，我知道你並不怨我的，我看了你的眼淚，就能辨出你的心事來，但是我那能不哭，我那能不哭呢！我還怕什麼？我還要維持什麼體面？我就當了衆人的面前哭出來了。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你搬進了房。你床上睡着的小孩，聽見了嘈雜的人聲，也放大了喉嚨啼泣起來。大約是小孩的哭聲傳到了你的耳膜上了。你纔張開眼來，含了許多眼淚對我看了一眼。我一邊替你換濕衣裳，一邊教你安睡，不要去管那小孩。却好間壁雇在那裏的乳母，也聽見了這雜噪聲起了床，跑了過來，我知道你眷念小孩，所以就教乳母替我把小孩抱了過去。奶媽抱了小孩走過床上你的身邊的時候，你又對她看了一眼。同時我却聽見長江裏的輪船放了一聲開船的汽笛聲。

在病院裏看護你的十五天工夫，是我的心地最純潔的日子。利己心很重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樣純潔的愛情過。可憐你身體熱到四十一度的時候，還要忽而從睡夢中坐起來問我：

『「龍兒」怎麼樣了？』

『你要上銀行去了麼？』

我從A地動身的時候，本來打算同你同囘家去住的，像這樣的社會上，諒來總也沒有我的位置了。卽使尋着了職業，像我這樣愚笨的人，也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家裏，雖則不是豪富，然而也可算得中產，養養你，養

養我，養養我們的龍兒的幾顆米是有的。你今年二十七，我今年二十八了。卽使你我各有五十歲好活，以後還有幾年？我也不想富貴功名了。若爲一點毫無價値的浮名，幾個不義的金錢，要把良心拿出來去換，要犧牲了他人作我的踏脚板，那也何苦哩。這本來是我從A地同你和龍兒動身時候的決心。不是動身的前幾晚，我同你拿出了許多建築的圖案來看了麼？我們兩人不是把我們囘家之後，預備到北城近郊的地裏，由我們自家的手去造的小茅屋的樣子畫得好好的麼？我們將走的前幾天不是到A地的可記念的地方，與你我有關的地方都去逛了麼？我在長江輪船上的時候，這決心還是堅固得很的。

我這決心的動搖，在我到上海的第二天。那天白天我同你照了照相，吃了午膳，不是去訪問了一位初從日本囘來的朋友麼？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他，他也不說可，不說否，但只指着他的幾位小孩說：

『你看看我看，我是怎麼也不願意逃避的。我的繫累，豈不是比你更多麼？』

啊啊！好勝的心思，比人一倍強盛的我，到了這兵殘垓下的時候，同落水鷄似的逃囘鄉里去——這一齣失意的還鄉記，就是比我更怯弱的青年，也不願意上台去演的呀！我囘來之後，晚上一晚不曾睡着。你知道我胸中的愁鬱，所以只是默默的不響，因爲在這時候，你若說一句話，總難免不被我痛駡。這是我的老脾氣，雖從你進病院之後直到那天還沒有發過，但你那事件發生以前却是常發的。

像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三天。到了昨天晚上，你大約是看得我難受了，所以當我兀兀的坐在床上的時候，你就對我說：

『你不要急得這樣，你就一個人住在上海罷。你但須送我上火車，我與龍兒是可以囘去的，你可以不必同我們去。我想明天馬上就搭午後的車囘浙江去。』

本來今天晚上還有一處請我們夫婦吃飯的地方，但你因爲怕我昨晚答應你將你和小孩先送囘家的事情要變卦，所以你今天就急急的要走。我一邊只覺得對你不起，一邊心裏不知怎麼的又在恨你。所以我當你在那裏檢

東西的時候，眼睛裏已含着兩泓清淚，只是默默的講不出話來。直到送你上車之後，在車座裏坐了一忽，等車快開了，我纔講了一句：

『今天天氣倒還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把頭朝向了那面的車窗，好像在那裏探看天氣的樣子，許久不回過頭來。唉唉，你那時若把你那水汪汪的眼睛朝我看一看，我也許會同你馬上就痛哭起來的，也許仍復把你留在上海，不使你一個人回去的。也許我就硬的陪你回浙江去的，至少我也許要陪你到杭州。但你終不回轉頭來，我也不再說第二句話，就站起來走下車了。我在月台上立了一忽，故意不對你的玻璃窗看。等車開的時候，我趕上了幾步，却對你看了一眼，我見你的眼下左頰上有一條痕跡在那裏發光。我眼見得車去遠了，月臺上的人都跑了出去，我一個人落得最後，慢慢的走出車站來。我不曉得是什麽原因，心裏只覺得是以後不能與你再見的樣子，我心酸極了。啊啊！我這不祥之語，是多講的。我在外邊只希望你和龍兒的身體壯健，你和母親的感情融洽。我是無論如何，不至投水自沈的，請你安心。你到家之後千萬要寫信來給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麽決心也不能下，我是在這裏等你的信的。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清明節午後

——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所載。

春風沈醉的晚上

郁達夫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街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工女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縐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烟，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晤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為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

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然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爲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塡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爲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爲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曾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淸新一點下來，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

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爲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爲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舖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汚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

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爲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個樣子，以爲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烟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烟。我眞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囘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囘之後，她每天囘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烟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囘來也一路哭了

囘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隘狹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羣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涘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囘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囘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囘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囘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囘來之後，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囘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鄰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囘來的時候，有幾

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眞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滙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爲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上天並沒有太陽，幷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

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閘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閘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猪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夠（狗）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脚，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閘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却在打算：

『橫豎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鷄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

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痙。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爲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爲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爲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

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爲我的行爲眞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爲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煙，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爲怨恨N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兩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爲你的行爲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

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囘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舖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眞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所載。

過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嗳嗳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頽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

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棚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爲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淸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嗅！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眞奇怪！這眞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眞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麽，我眞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眞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眞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幷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

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互相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並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

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脚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脚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揑了她的脚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脚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脚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脚，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脚一樣。我也曾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

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眞不眞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悶鬱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兒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

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淸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濛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

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脚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重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頭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絨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爲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

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眞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眞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呼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不囘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囘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眞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囘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沉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

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眞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會為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眞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嗅，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嗅，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嗅，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樣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他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創造月刊第六期所載。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張資平

一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瀲瀲灩灩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搥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孩兒揉着眼睛，嬾嬾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她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麽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螢。』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賣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潮浪打着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s are 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二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祗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麽?仔細爺囘來要搥你!你今晚上囘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麽?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豆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麽?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你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不那應當掙的寃枉錢!我掙了囘來,還要虐待我。你也沒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 聲音早咽住了, 說不下去, 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麽?眞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囘來麽?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

物呢！你還不明白麼？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縐紋底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秋兒是最小的一個。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消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頽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爹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綱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負擔太重，因爲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

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

以她常對她的親近，說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囘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須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剖，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囘內地去。林媽深知道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木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囘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的墳墓，其次還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眞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初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

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尙的禮節應對，她自信她天生麗質，决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起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務，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縫起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她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激，她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元。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尙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眞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元白洋便可賣掉的。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Violin），監督夫人底鋼絲琴（Piano）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倶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他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倶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倶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旁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me! Come!……“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的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喫茶點的時候，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册『婦女世界』雜誌。

七

監督很愛她，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去。月色很亮，要不着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籐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纔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科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鬍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繞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靠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纔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來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睬他，也不和他說話。

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天響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溪旁邊，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喫完飯，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從她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低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妬她的，也有輕笑她

的，但她對身外底褒獎，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橋探問了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也懶探望她了。

八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

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於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的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頭。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誚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

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笑顏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她幾十塊錢，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兒回到S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的繼父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的私蓄漸減，老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月，不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發育，她流產了。她經了這樣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罰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郞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S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賦有點『從一而終』的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郞底汚辱，不但不圖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樣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賣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H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爲這位中國留學生拋棄了鄙視中國人主義，——因爲她當中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她亡父底祖國！

照國籍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媽媽來這雪深二三尺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H。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囘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過答覆。他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囘中國去？我眞歡喜不盡！』

十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忙把面H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端進來底膳具，忙跑過去替他把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囘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前面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

『秋姊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看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姊兒……』

『不快點兒喫麼？姊兒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喫啲！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喫飯呢！』秋兒囘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嗔，他倒笑了，

『秋姊兒！你眞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姊兒不……』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過的男子，要算H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歡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H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盖上支着。兩個人都沉默了一刻。H囘過臉來，微微的歎了

口氣，秋兒的心給H這一歎羈絆着，對H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寄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人了。秋姊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囘東京去！』

『今晚上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晚上，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十一

秋兒在S海岸，接到H由距S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H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眞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活，我不相

信你眞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本人間多輕賤之。）

H身上，給由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H呆鳥一樣的望着她，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的沉默。

『從今晚起，你眞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眞能夠不問我過去底罪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祕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眞心的愛我麼？我不是在作夢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什麼要緊？我巴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H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卽消滅了。H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II. Summuel）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十二

秋兒和H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唇底接吻，豐腴溫柔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

十度底温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H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拋物線低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H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加了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熱烈起來。但H不能再在温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囘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飽哭一番，他偏偏在停車場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笛，無緣無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到什麼時候！』

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H。

『囘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H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囘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H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H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裏面有一張用很淡的墨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你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祇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寧可把我殺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愛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

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接吻至唇破都不情願放手底H郎！這是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

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H發笑，其次叫H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恐怖！

十二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H平安到東京的一封信——寫了許多甜蜜蜜的話安慰她，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H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覆。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來，封面貼有一張條子寫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個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喫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喫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訥利 Emmanuel』的，紅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拜堂聽衆多捐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她。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H說她底亡父底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看見過，連夢中也不曾

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H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她的故鄉！

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幷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和她一樣的不能復恢中國底國籍！她想到這裏，她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貧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底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日本淺間火山旅麓次。

——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所載。

木馬

張資平

一

C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考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 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帳，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貪，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傷患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嗜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捋，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探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

飯，我便跑到食堂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大檯上面正中放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髒得敵不住的時候，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一千立方生的密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脚，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C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爲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女兒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C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麼請先生進來看房子嗎？裏面髒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C在他家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孩兒過來閒談，C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歲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像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C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鋪蓆的房子，安置一架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鋪蓆的房子是一間六鋪蓆的，她們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鋪半的房子，和廚房相聯，是林翁的

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鋪的，在後面靠着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淸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來，所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珊枝。珊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響時，就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Tada-ima是日本人出外回來對在家人的一種禮詞。）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妹和姪女兒先吃了，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珊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人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才聽見瑞枝說珊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有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動止嫻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到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個人主持，她的父親，她的妹妹的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着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因爲沒有衣裳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獃。美蘭是個白晳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他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淸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說本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淸白的音調，唱『美麗花，沙庫拉！………』（日語「櫻」之發音爲

「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嚌——。』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嚌——』是她要大小便時候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嚌——』，她的母親怕她的大小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了。她用『嚌——』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唏——』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叫過幾次不見她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嚌——』了。『嚌——』仍不能夠威嚇她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唏——』叫得她母親發笑。

C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眞爛熳，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C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的了。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脚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拚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沒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着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雙肩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囘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督布！美兒要那喳喳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喳喳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喳喳，C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頑。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喳喳』在草場上蹣蹣跚跚的亂跑。這是C最初的一次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堂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菓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去把涎水抉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餤。晚間C由學校囘來了，美蘭牽着C的衣角呼爺爸，要C帶她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叔父喲！不是你的爸爸喲！』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C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偸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

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囘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鬭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餅菓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他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囘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覔。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他媽媽的話說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喲拿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囘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響的是他佩的劍。巡查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囘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怎麼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便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祗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日期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C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脚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姊妹住的六鋪蓆的房子中間，C佔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珊枝旁邊，各人吃的飯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擺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鷄蛋，半節日本式的火燻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腐湯。美蘭像不常遇着這樣的盛餐，看見炒鷄蛋吵一回，指着火燻魚又嚷一會。

珊枝恭恭敬敬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嘻，喺喺！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那

對老眼不管悲喜憂樂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C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

『去年美蘭的生日，美蘭要爸爸買匹鯛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珊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氣的說出來了。C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瞅了珊枝一眼。

『是喲！最多僞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蓋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C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珊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鬧洞房麼？喺喺，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爲美蘭沒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C房裏來，交給C笑着說，

『C督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像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歲，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獰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了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

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翁說——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時常看見瑞枝指着像片教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喲！美兒的爸爸早死了喲！』

C和珊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日間不回來吃飯。瑞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又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叫肚子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菓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 。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看看她母親的臉，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兒的口打幾個呵欠。

美蘭近來常偸出去，跑進隣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C也曾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狗，一匹馬，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沒有能力買給她。美蘭祇小指頭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爲她知道C不是她的媽媽，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說『馬兒！馬兒！美蘭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

C或她的媽媽帶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喲！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求C帶她去看了，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和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向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五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C買了一頂絨帽送給她做紀念。C聽見珊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美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面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 。她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有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三匹鯛魚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首略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門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

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爲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二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有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了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個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C想到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C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心痛得很，他總以爲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鋪蓆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C在她們房門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下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股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珊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爲鬧熱，今晚上卻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T署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家人去認是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T署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意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她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晚上愛兒睡在自己懷裏，今晚上祇一個人！瑞枝看見美蘭站在她枕畔對她說，

『媽媽！你為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為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為什麼罵我？為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睛在尋覓媽媽麼？你在哭着呼「噂——」和「咘——」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一個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掙

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蘭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搔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遍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囘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抱囘來！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早破碎了，C聽見瑞枝哭美蘭時，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個大木馬買給美蘭！

一九二二，五，十五，於東京巢鴨。

——創造季刊第二期載。

梅嶺之春

張資平

一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鎌，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鄉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

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喲！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喲！』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麽？』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有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爲『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悵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眞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麽？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來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麽。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麽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

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悀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悀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麽？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麽？』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辣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烟，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悀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妹，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拋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要把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囘

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耍。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囘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囘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囘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校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囘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囘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人幫手。』

褲脚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囘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囘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什麼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教爲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囘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大洋喲！他在H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僞善者。其實那一個眞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囘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眞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年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囘堺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隨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眞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冲積地，至今日變爲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琇，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去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玩的。』

『啊啦！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眞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有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眞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嗎，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才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個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的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籐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站着兩個玻璃書橱。木牆的門和書橱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濶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瑛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橱。書橱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喜歡。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桌和矮籐椅，籐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眞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

覺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眞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琇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母親也囘去歇息了。祗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囘婆家去。保瑛最討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爲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了過來。

辮髮微微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㾀，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癡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

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喲。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眞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發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眞可惡喲！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謔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

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為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琇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踯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琇。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圃中踯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圃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喲！』她再翻轉頭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激。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採採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採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的。我承認他是有意的。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瞳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個簡短的語句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婚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烟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

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麽？』保瑛在側耳細聽。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阿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H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爲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爲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卽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瑛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K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眞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眞可怕喲！』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謔笑，害得我眞難爲情。眞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比酸的東西好吃的。』

『眞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眞了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眞不眞！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眞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囘去，快囘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囘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囘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

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來想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貞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Eter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琇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和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恕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一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汚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牠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琇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琇自母死後每晚上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琇弟！那裏每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睡兒了。』

叔父聽見保琇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家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琇，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

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眞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蜜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歎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眞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爲你變化爲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祕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我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產難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

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喲！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有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眞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眞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會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她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酸，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於蕉嶺山中。

——載貧平小說集，現代版。

小兄妹

張資平

一

寂寞的寒夜，J一個人低着頭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的走。路上不見一個人，祇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牆面打盹，聽見他的足音忙睜開眼睛來。他一面走一面聽見那位巡警在他後面打呵欠。

銅圓局的汽笛在暗空裏悲鳴，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點鐘了。J想在這樣深夜的時分還冒着寒風在街路上跑，禁不住發生一種悲感。他並不是因爲到十二點鐘還不得歇息而生悲感的，他的悲感之發生還有別種的原因。過了十二點鐘還不得睡，在他本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

他每晚上把第二天的功課準備好了後不響十二點鐘也快要響十二點鐘的了。他準備好功課後定要打開抽屜來望望裏面的時錶——玻璃罩給小孩子打破了還沒有餘錢修整的錶，所以沒有帶在身上。他看了錶後不久就要聽見銅圓局的汽笛的悲鳴——引起他無窮的哀愁的悲鳴。

有時候功課容易些，他的準備時間也短些，這時候他癡坐在書案前可以聽得見過江小汽輪的汽笛和叫賣燒餅油條的哀音，此外聽得見的是在抽屜裏的嗒的嗒的時錶的音響了。

墨水瓶打開着，原稿紙也在他面前擺好了，祇有那枝鋼筆終是懶懶地倒在書案上不情願起來。

照例至遲十二點鐘他是要就寢的，因爲他近來每一提起筆來就感覺得頭腦是異常的疲勞，他曾跑過江去問

他的友人——一個醫生——有什麼方法能夠醫治他的頭腦。若頭腦壞了，他一家四五口就怕沒有飯吃的了。他的友人勸他要早睡早起牀，最好十二點鐘以前能夠就寢。所以他近幾個星期勉力守着他的友人的忠告，過了十點鐘，不管想睡，他要就寢的。但今晚上又不能照他友人的忠告履行了。不單今晚上，近來好幾晚都過十二點鐘纔睡。

因爲生活問題，每晚上準備了功課後，他總想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中國政府辦的學校當教員是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薪額上說來很好聽，二百元三百元；但每月所能領的祇有十分之一二。他既不能决絕地辭職，所以每天對功課不能不稍事敷衍。他最以爲痛苦的也是這種敷衍。他早就想辭職，但再想一回，辭了職後半年半月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的，所以也就忍氣吞聲的受學生們的揶揄，决意再挨半年苦。

他每晚總想寫點兒東西，但什麼也寫不出來。他近來很抱悲觀，他覺得他的頭腦一天壞一天了。看了一兩頁書，寫了三五百字，他就覺得頭痛了。

他的腦病的重大原因是沒有充分的睡眠時間。教員生活是要早起牀的，每天七點鐘以前就要起來。他的妻身體太弱了，並且不久就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大的兒子又還沒有滿兩歲，時時刻刻還要人看護，加以廚房的瑣務，所以她勉強支持兩天，到第三天就要倒下去的。妻的神經和她的身體同樣的衰弱，常通宵不睡，早晨四五點鐘聽見窗外街路上的車聲就醒了起來。妻起來了不久，小孩子也哭着要起來，他到這時候就睡也不能再睡了，祇好陪他們起來看小孩子讓她到廚房裏去。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冷，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這是她病前的預兆——纔把碗筷收拾起就往牀上倒下去了。她雖然倒下去了，但還忍着痛苦抱着小孩子要哄他睡，她是怕小孩子妨害了他的功課——編講義或寫點東西——想把小孩子快點哄睡了後讓他舒暢地做點文章。可是小孩子像故意和她爲難般的，拚命向他媽媽抵抗，不肯睡，要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子看見母親睡下去了不和他頑，他帶哭音的要他父親抱他到書案上玩去。

『乖乖，睡罷！明天起來爸爸再抱你。』妻哄着小孩子，說了後又連連歎氣。小孩子不懂事，看見母親禁止着他起來，爸爸又不過來抱他，便拚命的掙扎，狂哭起來了。

『我敵不住了，你可以過來抱下他麼？』妻再嘆了口氣哀懇他。明天有兩點鐘的課，結晶學一點鐘，結晶光學一點鐘，都是很要花時間準備的。他打開抽屜來看看，快要響九點鐘了，他有點不願意再爲小孩子損蝕他的貴重的兩三個時間，因爲他不單要準備明天兩點鐘功課，他還想創作幾頁原稿。

『眞的就病到這個樣子了麼？不能坐起來抱S兒了麼？』他是個病的利己主義者，他懷疑妻是裝病不願起來抱小孩子。他想妻的身體或者有點不舒服，但他不信她就不能坐起來抱小孩子了。

『我可以坐起來，還來哀求你！』妻像怨恨他對她全沒有諒解，也沒有同情，起了一種反抗心。

『這樣的不中用，又跟了我來幹什麼？』

『誰跟你來的?!你不帶我們母子來這裏，誰願意到這個人地生疏的地方來？』

他語塞了。他是沒有家的，他的家庭就這個樣子，三個人四條生命！在他的原鄉實無家可以安頓妻子的，他就做乞丐，做流氓，也要帶着妻子跑來跑去的。

『在鄉下你有一畝田一間房安置我們的麼？誰情願跟了你出來受苦！你怕我們累了你，就不該娶了我過來！』妻的歇斯的里症發作了，在嗚咽着哭起來了。小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也狂哭起來。

『……』

妻愈哭愈傷心，哭音也愈高了。他怕妻的哭音給外面來往的人聽見，尤其是怕學校的學生聽見，忙變了口調。

『算了，算了！給外面的人聽見了纔好看啊！』他想再罵或再和她爭論決不是適當的方法了。但他又不能

馬上變過臉孔來向妻說好話，他說了後，心裏也感着一種慚愧，因爲他既怕外面的行人聽見他和妻的口角傷了他的無意義的虛榮心，又不能低聲下氣的向妻謝過以保持他做丈夫的不值半個銅子的威嚴。

妻的哭聲越發高了。他急得沒有法子。

『還哭麽？眞不知一點羞恥？』

『我知道羞恥，今晚上還向你哭！』妻愈哭愈傷心。『你就送我回去罷！就送我回嶺南去罷！你送我回母家去，決不再累你，決不再要你一文錢！送我們回去後，我們母子有飯吃沒有飯吃你莫管！送我們回去後，看我要累你一分一釐的就不是個人！』

『你這個女人完全不講道理的！完全是一個……』他想說她『完全是個潑婦』，但終不忍說出口。他自己心裏也覺得對妻的態度前後太矛盾了。初結婚時，她祇十八歲，完全是個小女孩兒，她這種態度並不算是初演，他會戲呼她做 Child wife，每看見她哭着發脾氣時，便摟着她勸慰她莫哭。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小孩子生下來後，對妻的態度會變成這個樣子。

二

他的妻雖不算是個美人，但初結婚時在他的眼睛裏是很嬌小可愛的，自生小孩子後，她的美漸次消失了，他對她的愛也無可諱言的一天一天薄減了。

她近這半個月來稍爲勞働些到晚上就說周身酸痛，所有骨節都像碎解了般的。大概她快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

『除上課外，你不要跑遠了，怕胎動起來時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找你，萬一……』他的妻眼眶裏滿裝着清淚沒有說下去。過了一會，她轉了一轉話頭，『S兒到那時候誰看他呢！』她的淸淚終於掉下來了。

『我不走遠就是了。』他也覺得妻實在可憐。『後面的單眼婆婆和她的孫女兒，你和她們說好了沒有？』

『我把了一吊錢給她們了。她的外孫女兒答應每早晨來，晚間回去，在這裏代我們看廚房的事。要洗的東西都交給她。不過她們要求的工錢太貴了些。』

『……』他祇在籌思要如何籌借五六十元纔得把這難關度過去。頂要緊的就是教會辦的慈善病院的接生費，要二十塊大洋。他想無論如何窮，這種支出省不掉的。

『幸得臨時僱她們，祇一個月！過了一個月我的身體恢復了原狀，可以不用她們了。』她說了後又歎口氣。

他因爲生活困難，家裏沒有僱用老媽子，家事一切都由他的妻和他一個表弟T打理。他的表弟T今年纔滿十五歲，在他家裏完全是個廚司了。

妻因爲快要臨月了，關於廚房的事，看S兒的事和洗衣裳的事預先的憂慮了不少。他家裏雖然窮，但還有人比他更窮的。他住的房子後面兩列木造的矮房子是個貧民窟——其實他住的房子也和貧民窟的房子差不多。不過稍爲乾淨一點。單眼婆婆就住在這貧民窟裏。

今晚上吃了晚飯他到學校裏去出席教授會，開完了會回到家時快要響十點鐘了。妻和S兒都睡熟了，他想趁這個好機會做點工夫。他從書堆裏取了一冊 Maurice Baring 的 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來讀。剛剛把書翻開就聽見他的妻在帳裏面呻吟。

『你的身體怎麼樣？』他頂怕的就是妻要在夜間臨盆，他最以爲辛苦的就是夜間要他到醫院去叫產婆。

『沒有什麼。』妻呻吟了一會不再呻吟了。

『胎動了麼？』

『微微地有點腹痛。不是胎動吧。』

他稍爲安心了些，再繼續翻他的書。他纔念得三五行，妻又在呻吟了。

『今晚上的腹痛雖然不很痛，但囘數來得密些。』

『怕是間歇痛罷。』他忙打開抽屜來看時錶，九點五十一分。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是九點五十九分。他知道間歇痛的時距是八分間。

『照前例看來——S兒出生時——當在天亮時候，到天亮去叫產婆不遲吧。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借債！快借債去！明天嬰兒產下來時沒有錢如何得了呢！』他想了一會，知道借債這件事無論如何躊躇都是挨不掉的。

『去吧。快去！他們睡了時就不妙了。要借債還是快點去，』他站了起來，把纔脫下了的外衣重新加上。

『向人借錢——開口向人要錢是何等難堪的事！向人借錢——向人說好話借錢比挨嘴巴還要痛苦！』他走出來在寒風裏一面走一面想。街道上有好幾家店門早關上了。還有幾家沒有關店門的是小飲食店和青菓店。攔面的寒風一陣陣地吹捲了不少的塵沙到他的口鼻裏來。街路上沒有幾個行人了。他在途中遇見了幾個雙頰給風吹紅腫了的童子緊張着支氣管發出一種凄音在叫賣他們的油餅和油條。

『快點走！要找四個同鄉去！快點走！時間不早了。零星借款，一個人向他借十塊八塊，那就夠妻這次的用費了。』他一面想一面急急的走。

他前幾天也曾伸出掌來向他的幾個同事的朋友們告貸。這幾個好朋友都向着他的掌心打了一掌，祇是一笑，一個錢也不借給他。及今想起來他的雙頰還在發熱，像纔給朋友們辣辣地打了幾個嘴巴。

他覺得智識愈高的人的良心愈麻木，所以他決意向幾個做生意的同鄉告貸了。

由十點鐘起奔走了兩個鐘頭，拜訪了幾家商店，零零星星共借到了二十八塊錢。他雖然窮，但他的同鄉們還相信他，相信他是個讀書人，相信他是個爛大學的窮教授。他想到他自身的價值祇能向他們借二十八塊錢，他心裏覺得異常的悲哀，幾乎掉下淚來。

『不必再作無聊的悲感了！借得二十八元到手還算你的幸運呢！快點走！跑回去吧！妻在蜷臥着悲鳴呢！』

他趕回家來時，抽屜裏的沒有玻璃罩的時錶告訴他已經是一點二十分了。

他跑到妻的牀前報告他今晚上的成績——零星借款共借得二十八塊錢——叫她不要爲接生費躭心。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妻又呻吟着呼痛了。呻吟期間繼續了兩分鐘。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他檢視時錶知道間歇期由八分間減至五分間了。

『媽媽！奶！媽媽媽媽！』S兒給母親的吟呻驚醒來了。他還沒有斷奶，每晚上醒來要找母親的奶吃，含着母親的乳纔再睡下去。他每次醒來摸不着母親時是要痛哭的。他驚醒來了，看見母親背着他睡着他哭起來。他從被窩裏鑽出來，按着母親的肩膀想站起來。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纔站起來又跌坐下去，最後他狂哭起來了。

『S兒乖乖！爸爸抱！抱！來！爸爸抱！』

『不爸爸抱！』S兒愈哭得厲害了。

鬧了半點多鐘，S兒知道絕望了——知道母親再沒有把奶給他吃了。或者是他哭倦了。最後看見父親手裏拿着一顆柑子，便呼着要爸爸抱了。

『爸爸！爸爸！抱抱！』

S兒在父親懷裏雖然止了哭，但還抽咽得厲害。他抱着S兒搖拍了半點多鐘再睡下去了。他把S兒放進被窩裏去，替他蓋上了被。小孩像哭累了，呼呼的睡下去了。他忙跑到後面開了廚房的後門，去敲蔡家的後門，把那個單眼婆婆叫了起來，叫她過來替他生火燒開水。

『老爺，我的孫女兒要五吊錢！這個月要五吊錢！她明天不再到炭店裏揑炭團了，一早她就來替你抱少爺。……』那單眼婆婆遲遲的不肯到他廚房裏來，在要挾他，提出比日本的二十一條項還要苛酷的條件。他

知道那個單眼婆有意乘人之危，要求過分的工價，恨得想一脚踢下去。但聽見妻在房裏很痛苦的呻吟着，祇好忍下去了。

『好的，好的！你快過來替我燒開水。我即刻要到醫院請醫生去。』

『……』那老媽子一手扶着滿塗了黑油垢的門閂，一手提着一個小洋燈盞，睜着她的獨一無二的眼睛——含蓄着一種慾望的眼睛——望他。

『你快點過來吧！』他心裏恨極了。今天下午妻才和她新訂了約，這一個月給她六吊錢，給她的孫女兒三吊錢。怎麼又變卦了呢？

『今天我和你家太太說過了，我要雙工。』單眼婆婆說了後，她臉上現出一種卑鄙的獰笑。

『雙工？』

『是的，十二吊！』

『可以可以！』

『先把一二吊錢給他們買米好不好？』

他聽見她這種要求眞恨極了，很想把她謝絕。但他一轉想，這個單眼婆婆也很可憐。她曾把她的身世告訴過他的妻。她二十多歲就因爲一個兒子守寡。現在這個兒子也四十多歲了，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兒子。她的兒子從來就在銅圓局裏做工，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中了煤毒和銅毒罷，前年冬由銅圓局趕了出來。他患了一種風癱病，雙脚不會走動，雙手也抬不起來。每個月包伙食費的工資共八吊錢終害他成了個廢人了，他還想把這殘疾醫好再進銅圓局去站在爐門首上煤炭，他把祖先遺給他的木造的房子裏的前頭兩間賣給了一個做青菜生意的人。他得了這兩間房子的代價二百吊錢，進了教會辦的慈善病院。他住在每天向病人苛抽三吊錢的慈善病院裏滿兩個月了，兩間木造房子的代價也用完了，但他的病還是和沒有進病院前一樣，雙足不會踏地，雙手抬

不起來。他自得了殘病之後，不單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就連他的一口也要他的母親做來給他吃了。他的母親，他的妻和大女兒每天到炭店裏去揑炭團，辛辛苦苦的支持了半年，他的妻再挨不得苦，終逃走了。愛兒子的還是母親，這兩年來兒子和孫兒的一天兩頓稀飯還是這個六十多歲的單眼婆婆做來給他們吃的。

『她的乖僻的性質，她的不道德的不正當的嗜利慾，大概是受了社會的虐待的結果。你自己還不是因為生活困難，天天在嫉妬富豪，在痛罵剷地皮的官僚和軍人麼？在這個單眼婆婆的眼中你是個她所嫉妬的富豪。十二吊錢！答應她罷，十二吊錢！』他因為想利用這個單眼婆婆了，便想出了這種淺薄無聊的人道主義來欺騙他自己的良心。他心裏何常情願出這十二吊錢。但他不能不對單眼婆婆為城下之盟。妻在呻吟着陣痛更密了些。他忙跑進去拿了兩吊錢出來交給那個單眼婆婆。

三

三點種又過五分了。下弦月還高高的吊在銅圓局的烟筒上。天色很清朗的，祇有幾片像薄紗般的浮雲點綴着。拂面的晨風，異常冰冷的，但他像沒有感覺，急急地跑向D醫院來。

行過了C學校的門首，斜進了一條狹小的街路。出了這條狹小的街路是高等檢察廳和高等審判廳前頭的大街道了。過了這條大街道就是D醫院。

D醫院門首的街道上還不見有一個行人。門首的鐵欄上面吊着一個白磁罩電燈，電火異常幽暗。他跑近前去，一手抓着鐵欄，一手伸進鐵欄裏去拚命搥裏面的鑲着鐵皮的門板搥了一會，手也搥痛了，還不見裏面有人答應。他住了手，把拳縮回來。他左手揉摸着右拳，一面仰起頭來望望天空。黑藍色的天空漸漸轉成灰白色了，天像快要亮了，他心裏愈急，忙着再攀抓着鐵欄，開始第二次的敲門。又敲了五六分鐘，右拳痛極了，他忙向地面檢了一塊磚片拚命的敲了幾下，才聽見裏面號房裏打呵欠的聲音。

門開了，鐵欄裏面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隻手在揉眼睛，隻手在結他的扣鈕。

『是那一個？有甚事？』

『來叫產婆的！』

『住什麼地方？』

『N街第七號！』

『你在這裏等一忽。』那位號房並不把鐵欄打開放他進去，祇揉着眼睛向裏面去了。

約摸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剛才那個號房才跑出來把鐵欄打開。後面跟着來的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壯漢。

『你從那裏來的？』那個猙獰的壯漢也揉着眼睛問他。

『你沒有報告醫生去麼？』他看見這個獰惡的壯漢的態度討厭極了，祇翻過來問那個號房。

『我告訴他了。由他進去報告給女醫生的。我們不能進去。』號房指着那個惡漢介紹給他。

『就請你快點進去報告醫生！』他祇得又翻過來向那惡漢說好話。

『忙什麼！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他不是告訴了你麼？』他指着站在傍邊的號房答應那個惡漢。

『我知道了！N街，是不是？你要知道，要我們這邊的醫生到外邊去接生，要收二十元的接生費的。車費在外！車費你要多把些喲！』那個惡漢睜圓一雙兇眼，咬着下唇說。這種獰惡的表象，完全是對他提出一種要挾，像在說，『你若不答應我的要求，我便遲些進去報告。』

他到了此刻才知道那個惡漢是D醫院專僱用的車夫。他答應了給一吊錢的車費後，那車夫才慢慢的進去了。

像這樣一個獰惡的車夫竟有特權在女醫生們的睡房裏自由行動，他禁不住思及楊太眞愛安祿山的故事來

了。

他在D醫院的庭園裏守候了一會，才見那獰惡的車夫出來。

『她們快起來了，請你略等一刻。』

『已經等了好幾刻了！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有什麼法子！她們姑娘小姐們起來了後，要抹臉，要漱口，要搽粉……沒有那末快的！』那車夫一面說一面把雙掌向他的黑灰色的雙頰上摩擦，裝女人搽脂粉的樣子，說了後一個人在傻笑。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才見一個頭戴白巾，身穿素服的看護婦跑了出來。

『醫生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胎動的？痛的回數密不密？』

『昨晚上九點多鐘就說腹痛，我來的時候間歇期祇有三分間！此刻怕要產下來了，望你們快點去！』

『是初胎還是第二胎？』

『是第二胎。』

那看護婦像飛鳥般的再跑進去了。再過了十分多鐘走出來的一個是全身穿白的高瘦的女人，大概是產婆了；一個是穿淺藍色的——D醫院的隨習看護婦的制服的胖矮的姑娘，大概是助手了。後頭還跟了兩個看護婦各抬着一個大洋鐵箱子出來。

D醫院祇有一架包車。他又忙跑到街口叫了兩把車了，因爲助手要坐一把，自己也要坐一把，在前頭走。車夫把他拖至街口時，天已亮了，幾個賣小菜的鄉人挑着菜籃在他面前走過去。他望見菜籃裏的豆芽白菜和小紅蘿蔔，他連想到這次的借款除了接生費二十元外剩下來的八塊大洋的用途來了。坐在車上在幾分鐘間，他起了腹稿，作了不少的預算案出來。

照原鄉的習慣，產婦在產後一個月間要吃一二十匹鷄的。S兒出生時他還在礦山裏做工，故鄉的生活程度

也比這W市低些，所以那時候產婦產後的滋養料的供給算沒有缺乏，現在呢？怕無能力了。

自己是不消說得，娠姙中的妻和還沒滿兩週年的S兒近三四個月來不知肉味了——大概是陰曆新年買過了兩斤牛肉兩斤猪肉和一尾魚之後，他們便不肉食了。他祇對人說天氣漸漸熱起來了。吃肉是很不衛生的，最好是吃豆腐和菜蔬。他在吃飯時遇見有友人來便這樣的向他們辯解。他過後也覺得這種自欺欺人的辯解無聊。但他還像鄉間的土老紳士一樣，抱着一種擺空架的虛榮心。

他又追想到虐打還沒有滿二週年的兒子的事實來了。三月間的一天——星期日——吃了早飯，他打算抱S兒到屋外的湖堤一路去走走，藉吸新鮮空氣。他抱着S兒才跑出門就碰見一個挑着魚籃的老人。那老人發出一種悲澀之音叫賣到他的門前來了。

『爸！大鯽鯽！……』S兒指着魚籃裏的魚在歡呼，他欣羨極了，口裏還流了好些涎沫出來。

『那魚太小了，不要牠！下午爸爸上街去買大的把你。』J抱着S兒要向前走。但S兒執意不肯，挺着胸把身體扭翻向魚籃邊去。

『阿爸！琢子(角子！)』S兒圓睜着他的美麗的眼睛看他的父親，在熱望着他的父親買一尾魚給他。

『媽媽！媽媽！鯽鯽！琢子！』S兒知道父親沒有意思買魚給他了，他轉求母親去。

媽媽果然給他叫出來了。

『買幾斤魚嗎，太太？』賣魚的老人看見J的夫人出來時，便慫恿她買。

『多少錢一斤？』她說了後微笑着望他，想徵求他的同意。到後來她看見她的丈夫一言不發的臉色像霜般的白，她忙斂了笑容低下頭去，不敢再說話了。

『三百二十錢一斤。』賣魚的說。

『媽媽！阿媽……』S兒向他的媽媽哀懇着說。

『你還多少呢？』賣魚的當J的夫人嫌價錢太貴了。

『大鯽鯽！媽！孩子！』S兒終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掌來。

他不見得窮至買三兩斤魚的錢都沒有，但他想學校的薪水拿不到手時，他的財源就算竭了，買魚一斤的錢若拿來買豆腐和小菜儘夠一天的用費。妻子都在想魚吃，但他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這種浪費的。

『快挑去走，快挑去走！我們不要魚。』他揮着手叫那賣魚的快點走開。

賣魚的老人老有經驗了，他碰見這種吝嗇的老爺們不少了，知道和這位老爺的交易再做不成功。他挑起魚籃叫了兩聲『賣魚！賣魚！』慢慢的走了。

『啊！大鯽鯽！大鯽鯽！爸爸！大鯽鯽！』S兒伸出兩手來要跟那賣魚的去。賣魚的走遠了，S兒哭了，把他的小身體亂扭，拚命向他的父親抵抗不願回家裏來。

『不哭！不哭！明天買』母親也含着清淚伸手過來接抱S兒。其實快要臨月的J夫人是不便抱小孩子的了。S兒不要他的母親抱，他怕母親抱他回房裏去。他隻手按在父親的肩，隻手伸向賣魚的走的方向，彎着腰表示要追那賣魚的回來，不住的狂哭。

J看見歇斯的利的妻在垂淚，兒子在狂哭，門首來往的行人走過時都要望望他們。他又氣又急，恨極了伸出掌向S兒的白嫩的頰上打了一個嘴巴。

『快進去！站着幹什麼？』

四

S兒的左頰有點紅腫，倒臥在母親的巨腹上嗚嗚咽咽的啜泣，一對小雙肩抽縮得厲害。到後來像哭倦了就在母親的懷裏睡下去了。

『這樣小的孩子敵得住你打嘴巴麼？看你以後要如何的磨滅他。你已這樣的討厭我們就早點送我們回去罷，省得在這裏惹你的討厭，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母子不是，我母子累了你，對不起你了！』妻說了也哭出聲來了。S兒還沒睡熟，聽見母親的哭音再醒轉過來陪着母親哭。

殘忍的J也有受妻兒的眼淚的感化的一天，到此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兩行清淚禁不住撲撲簌簌的掉下來。

J到這時候纔發見自己是個殘忍無良心的人。他曾聽過一個友人說，無論物質生活如何的不滿，妻總是情願跟着丈夫吃苦的。若在長期間內不得和丈夫同棲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制命傷，所以妻除非敵不住丈夫的虐待，決不願意和丈夫離開的。當J聽見友人說時，覺得自己的妻也有此種弱點。以後便利用妻的這個弱點，每次和妻爭論時便說要送她們母子回鄉下去去威嚇她。

她終敵不住J的虐待和威嚇了，她自動的提出和丈夫離開的話來了。形式上雖說是要求帶兒子回鄉下去，實質上就是妻向他宣告離婚了。不過中國的女人——不，祇J夫人——沒有充分的膽識和勇氣用『離婚』的名詞罷了。

S兒在母親懷中睡了半點多鐘，醒過來時，父親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再哭着找他的父親，他像忘記了半點鐘前的一切，他並不因此記恨讎視他的父親。傍晚時分J纔回來，S兒望見他的父親忙伸出兩隻小手來歡呼，要J抱他，J也忙跑前去，但J夫人還是一聲不響的。

『啊！爸爸！爸爸！爸爸，抱！』

J不忙抱他的兒子，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包來。S兒看見紙包又歡呼起來。J夫人望着J打開那個紙包來，裏面有三個熟鹽蛋。這是J特別買來給S兒送稀飯的，向S兒賠罪的一種禮物！

妻太可憐了！妻太可憐了！你看她近來多瘦弱，雙頰上完全沒有肉了。臉色也異常蒼白！產後無論如何

窮，都得買二三匹雞給她吃！不買點滋養料給她吃，她的身體怕支持不住了，產後要看顧兩個小孩子了！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J坐在車上無意中念出這兩句詩來了。

——萬一妻因產難而死了，又怎樣了呢？他愈想心裏愈覺得難過。

——棺木——埋葬費——乳母——這些事件像串珠般的一顆顆湧上他的腦裏來。

但他同時又起了一種殘酷的思想。若有錢買棺木，有殯斂費，有埋葬費，有錢僱乳母來看護小孩兒；那末妻就死了也不要緊——像冰冷的石像般的，對自己完全沒有愛了的妻就死了也不要緊。死了後再娶一個，學校裏花般的女學生多着呢，再做一篇 romance 罷。

妻眞的完全對自己無愛了麼？他又發生了一個疑問。不，妻是把性命託給自己了的，她在熱烈的愛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感不着妻的愛，完全是自己把妻的愛拒絕了。

J追憶及和妻訂婚約的那一晚——妻對他說的話來了。

J三年前纔從法國得了博士回來，就做了故鄉教會辦的中學校的教席。這時候妻也在教會的女中學畢了業。由宣教師夫人的介紹J纔認識她。不消說宣教師夫人是希望他和她成婚約的。

秋的一晚上，J和他的妻（還沒有訂婚）浴着月色同由宣教師的洋房裏走出來。一個要回學校去，一個要回女子寄宿舍去。行到要分手的地點——一叢綠竹之下，兩個都停了足，覺得就這個樣子分手是很可惜的。J無意中握着她的手了。

『聽說這學期聘來的幾個教員都是學問很好的，你都認識麼？』

『都是一路回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學問。祇在外國住三五年，外國的語言文字都還沒有學懂，有什麼學問。都和我差不多吧。』

『但是都在大學畢了業的吧。』

『大抵都說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的……』

『那就很好了。你看內地的大學生畢了業什麼也不懂，又驕傲得很。』

『外國畢業回來的也很多壞的。』

『他們都結了婚吧！你們該娶外面的有學識的女子。像我們鄉下的女學生說是念過書，其實什麼也不懂。』

——不錯，妻那時候說的話並不錯。妻說的學識是指女人的活潑的社交的才力。妻祇能做賢妻良母，不能做活潑的善於交際的主婦。這就是我近來拒絕妻的愛的唯一的理由。——他一天一天的覺得妻太凡庸了。他眞的有點後悔不該早和妻結婚不該和妻生小孩兒了。尤其是花般的女學生坐在他面前時，他更後悔太早和妻結婚了。

相來想去，J坐在車上最後還是想到今後八塊錢的用途來了。無論如何妻產後吃的雞非買二三匹不可，大概要兩塊錢罷。再買三塊錢的米，一塊錢的炭。還剩下兩元作每日的菜錢和雜費。挨過一二星期去後，學校總怕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薪水發下來救濟一班教授的生命吧。

J又回憶到兩年前在礦山裏的生活來了。他在礦山裏兩年間也賺了一兩千塊錢。但朋友，親戚，族人都當他是個富翁，逼着他要和他共產，所以他在礦山裏苦工了兩年祇把一妻一子和自己的生命養活了以外，一個銅錢的積蓄也沒有。

他也曾編了一部教科書，想藉那部書的稿費補助他的生活費。出版後半年，書店寄來的版稅結單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打擊，因為他知道他的教科書是陷於『拙著萬年一版的運命了。』

他還在大學預科的時代，有一個心理學教授Y著了一部『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心理學教員每遇學生問他介紹參考書時，他定在黑板上寫十個大字『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Y教授雖說是專門心理學，但

對物理學和生理學的智識一點都沒有，學生也就爲此一點很懷疑他，因爲心理學要參考物理學和生理學的地方很多。Y教授的心理學既不高明，所以『晚近心理學之進步』也很不容易銷售。但他的講義多出自這部書裏，所以學生不能不各買一册，過了學年考試就把書賣到舊書店裏去。第二年的新生又從舊書店買回來，念完了後同樣的賣給舊書店或新進的同學。因有這種情形，Y先生的『拙著晚近心理學之進步』十餘年間還沒有第二版出來。有一次Y教授向新進學生提起粉條在黑板上纔寫了『拙著……』兩個字，就有一個學生站了起來，

『先生那部大著翻版幾次了？』

『嘻，嘻，嘻，還是一版！』Y先生翻着一對白眼望了望那個學生後紅着臉笑了。他們的一問一答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拙著萬年一版』是這末一個典故。

J每晚上癡坐在書檯前總想寫點什麼東西。但J夫人卻要他抱小孩子。

『你做的文章都是「拙著萬年一版」的，莫白費了精神！做什麼書？』

J坐在車上想完了一件，第二件又湧上腦裏來。想來想去都是這些無聊的事。車早在自己家門前停住了。纔跑進大門就聽見妻在裏面很悲慘的哭着呼痛。

五

妻做了兩個小靈魂的母親，J也做了兩個小靈魂的父親了。妻還勉強把爲人母的責任敷衍過去了，祗有他做一個小靈魂的父親的責任還沒有盡，又做了第二個小靈魂的父親了。

產後的J夫人臉色像枯葉般的閉着雙眸昏沉沉的睡着。不單再無能力看顧S兒，就連新生下來的小女兒她也無力看顧了。每天成了一種習慣，要母親抱着纔睡下去的S兒，到了午後的一點鐘該是他午睡的時刻了，他

哭着找他的母親。

『S兒要睡了吧！』J夫人聽見S兒的哭聲，微睁開她的眼睛歎了一口氣。

『T！你抱他到外邊頑去，睡着了就抱囘來。』J叫他的表弟T把S兒抱出去。

『不！不出去！啊！媽！媽媽！』S兒在T的抱中拚命的掙扎。

『抱他到這兒來吧！叫他睡在我傍邊吧！』J夫人再歎了一口氣。『一邊一個了！』她再望着她的丈夫慘笑。

『使不得，使不得！醫生說，你這兩三天內身體振動不得，也不可過多思慮。S兒睡在你身邊時，你就要翻這邊，轉那邊。萬一在產褥中發生了什麼毛病怎麼好呢！現在已經不得了了！莫說別的，你病了後醫藥費就不容易籌！你再病不得的了！由他哭去，聽S兒哭去吧。』J雖然這樣的安慰他的夫人，但聽見S兒的哭聲心裏也很難過，覺得S兒怪可憐的。

結局S兒還是睡在J夫人的身邊了。她雖然閉着眼睛但分娩後的二十四時間內完全沒有一睡。

最初哭的是小哥哥，媽媽忙翻轉身來摟着他，引他睡。小哥哥纔睡下去，小妹妹又哭起來了，媽媽又忙翻轉身去看小妹妹，喂奶給她吃。小妹妹吃奶吃睡了後，小哥哥醒來摸不着母親的胸懷又哭起來。哥哥的哭聲把妹妹驚醒了，於是兄妹一同哭起來。在產褥中的母親到這時候眞是左右做人難了。

最可憐的就是S兒的斷奶沒有斷成功。在姙娠期內沒有奶的時候，他每晚上也要含着母親的乳纔睡下去。現在有小妹妹了，母親有了點奶了，他便和妹妹爭着吃。平時就營養不足，並且在產後很衰弱的J夫人的身體終敵不過他們小兄妹的剝削了。

因爲妻的分娩J向學校請了一星期的假。在這一星期中日間看護S兒由他完全負責。一星期的假期滿了，要到學校上課去了。他上課去後，小兄妹兩個的看顧責任完全要由J夫人一手兼理了。J夫人也知道這星期非

起來勞働不可，所以兩三天前她就離開了產褥。

星期二的下午四點多鐘，J由學校囘來。還沒有進門就聽見裏面小兄妹一同在合唱般的痛哭着。平日他囘來一定看見T抱出S來迎他的，今天也不見了T的影子。他纔踏進門，小脚的單眼婆婆抱着S兒慢慢的迎出來。S兒在她腕中拚命的掙扎，哭着呼媽媽。

『T呢？』

『老爺沒碰着他麼？太太有點不好，他到學校叫老爺去了。』

『太太怎麼樣？』J不等單眼婆婆的囘答，忙跑向裏面的房裏去。S兒看見父親不理他更狂哭起來。

小妹妹倒在母親的身傍不住的哀啼。J夫人閉着眼，張開口，呼吸很急般的，她像很躭心睡在身邊哭着的小女兒，但無餘力去看她了。

『你怎麼樣？身子不好麼？』

『頭痛，發熱！』J夫人歎了口氣，『眼睛也睜不開！』

J把掌心按在妻的額上就像按在盛着熱湯的碗背上一樣。

——這還了得！產褥期內的體温高到這個樣子是很危險的！這非快些請醫生來診不可！但是醫藥費呢？

——J站在牀前癡想了一會。這種危險的病狀告訴妻不得，沒有醫藥費的苦衷也告訴妻不得。他聽着他們小兄妹的哭聲和妻的病狀，雙行清淚不斷的滚下來。幸得J夫人閉着眼睛沒有看見。

營養分缺少，睡眠不足，產後的思慮和勞働過度的J夫人終惹起產褥炎這種危險的病症來了。

J跑到書案前把書堆裏的『家庭醫學常識』那部書抽了出來，翻開婦人產科那篇看來。默念了兩三囘覺得妻的病狀有些像點產褥炎，有點不像產褥炎。他愈查看醫書愈不得要領。他祇注意到這一段『……若體温過高，爲預防腦膜炎及心臟痲痺起見須置冰囊於病者之額部及胸部……』

——莫說我們家裏沒有這種時髦的東西，作算有時，在這地方這時候也買不出冰來。——J想了一會拿了兩方手帕浸濕了冷水，把一方貼在妻的額上，一方貼在妻的胸口。冷濕的手巾貼上胸口時，妻的呼吸更急激了些。

他在瞬間決意請醫生去了——不能再吝惜那五塊錢的診察費了。他忍着眼淚打開衣箱，他檢了幾件見得人的衣裳——妻的唯一的藍湖縐棉衣（她的嫁妝）和文華縐裙，S兒的一件銀灰色湖縐小棉袍和自己的一件舊皮襖，用一個大黑包袱把這幾件衣裳包好了就急急的出去。

他本想把妻手指上的定婚戒指取下來，但又怕她傷心，所以終沒有取，把這幾件衣裳來替代了。幸得妻和S兒是很少外出的，她自知命鄙，很自重的不到外面去，也沒有人來看她；所以她這件比較好一點的衣裳也祇鎖在箱裏沒有穿的機會。

J出去的時候，小妹妹像哭倦了，睡下去了。祇有小哥哥還抱在單眼婆婆的腕中，看見父親不理他就出去了，又悲哭着追了出來。

醫生來了，診察的結果，說是急性肺炎——產後睡眠不足，受了寒氣生出來的毛病——不進病院是很危險的。

『進院要多少使費，先生？』

『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三等病室恐怕住不得，因爲病人是產後的人，要看護週全些，不能進一等病室也要進二等病室。』

『小孩兒怎麼樣？跟母親進院麼？』

『僱個奶媽吧！』

『……』

單眼婆婆到這時候竟流出眼淚來了。

J送妻進了院後，買了一罐『鷹牌的煉乳』和一個喂牛奶的玻璃瓶子回來。小妹妹像餓得厲害了，不再專揀母親的奶了。他抱着小妹妹喂牛乳給她吃時，小哥哥在傍邊也哭着說要吃。J忍着眼淚把小妹妹交給T抱着，他隻手抱着S兒坐在他膝上隻手拿着玻璃瓶喂奶給小妹妹吃。

冒失的單眼婆婆重重地把房門推開，跑了進來，轟的一聲把小妹妹嚇哭了。

『什麼事？』

『老爺，房主人說，這個月的期限又過了四五天了，至少前個月的租錢要清算給他。』

J低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妻進院的錢還不知向什麼地方籌措呢。

小妹妹還在不住的悲啼，大概她找不着她的媽媽哭的吧。爸爸和哥哥的眼淚都給她引誘出來了。

一九二五，五，二九夜十二時脫稿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載資平小說集，現代版。

約伯之淚

張資平

Coix Lacryma-jobi

自聽見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約以來，直至寫這封信的前一瞬間，我沒有一天——不，沒有一時一刻不恨你，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有時呪咀你的名，有時喊着你的名流淚。及今想來——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祇能說是我的靈魂還在依戀着你，因為我並不覺得對你還有這樣深刻之戀！

現在，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雖然一樣的呼喊你的名字，但呼喊時的感情完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我的態度是很泰然的了。

T君今早來病院看我。他說你和高先生將於下月中旬舉行婚禮。璉珊，讓我替你們倆獻幾句祝詞吧！但我想，我向你們頌幾句不切實際的祝詞時；你定會懷疑，說我是因嫉妬而寫的惡意的譏刺吧。所以我把這幾行虛飾的文句塗抹掉了，諒你能體察我，不會怪我全無友情吧。

璉珊好友——這個稱呼，諒你總可以答應我對你呼喊吧——我不能不感謝你，因為你替我裝飾了我的青春期之歷史的前幾頁，我的青春期不至於完全無意義的度過去，可以說是出你之賜！我的青春期結束得這樣快，不至流於凡俗，也可以說是出你之賜；這是仍當感謝你的。不過我不再致謝詞了。我若再致謝詞，你又定會懷疑我的謝詞是惡意的譏刺吧。

璉珊好友，我們都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對人類的本能是有相當的了解的。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後的訣別的人，對過去的青春常懷眷戀，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想你定會笑我不善解脫，尚迷戀着我們的過去。但，璉珊，你要知道，我的心是和我的身軀一樣，不喜歡外飾的，這是我對你的不偽的自白，我對我所懷戀的青春不能無淚的匆匆別去！

我的青春之歷史已經念到最後的幾頁來了。

愛我的，憐我的朋友們都說，我的病突然的增劇，完全是璉珊害的。換句話說，縮短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璉珊！但我不敢怨璉珊，也無勇氣再怨璉珊了。我從前曾向你頌我的讚詞——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太陽！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光！你是操我的生死權的天帝！你是我的生命之神！我的近狀完全是神對我的一種刑罰，又何敢怨！

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滅了，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謝璉珊——我的上帝！自認識璉珊以後的數年間可以說是在我一生涯中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每想及璉珊，禁不住要肉躍血湧！每想及璉珊，暗夜亦覺光明；糞土亦呈薰香！近日的病中生活雖然苦楚，但我並不覺得生涯悲哀而寂寞！我得認識璉珊，我可以說不虛此生了！因認識璉珊，我纔有過去的燦爛美麗的青春，因認識璉珊，我的心上纔印有永生不滅的可懷戀的追憶！我的生涯中有這一段的精華，我是滿足了的，死無怨言的了！我的病院中生活，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痛苦，何等悲哀，何等孤寂的喲！但我——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過來的我，覺得這些微微的痛苦，悲哀，孤寂，實算不得什麼；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了。

不能得你的永久之愛，不能長跪在你的裙下的我，聽見你和高教授的婚約成立了以來，數個月間對你不能無怨。但現在我對你祇有感謝而無怨了。璉珊，望你了解我，了解我這封信之來，第一是表示我對你的謝忱，第二是報告你，我的生涯因璉珊而增加不少的光輝和色彩，我的生涯因璉珊而變為極有意義的了！

我這個有意義的燦爛的青春歷史，不忍聽其自然湮沒。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不忍聽其湮沒吧！璉珊，望你再忍耐些，我們再把過去的我們的歷史翻過來從頭再背念一回吧！

二

我初次認識你並不是在進校以後。我們的初次認識是在入學試驗之前。我還記得，你也怕記得吧，我們初次認識是天氣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年前的立秋日晚上。

那年的暑假期內，你我都由鄉間出來投考W大學。你是A縣女子師範第一名的畢業生。我是B縣中學第一名的畢業生。都是代表母校的 Champion。這個共通點或許是聯結我們的感情的一個因子。

立秋日距考試期還差三天，我還有×年前的日記可以查考。考期迫近目前了，一千多的投考生都流着臭汗在旅舍裏埋首書中做溫習的工夫，祇有你我很脫落——或者很多和我們一樣脫落的投考生，不過我們不認識吧——還跑到公園裏去乘涼。我們同由公園出來同搭電車時，約有九點多鐘了。這時候電車裏沒有幾個搭客，空席很多。你恰坐在我的對面。我那晚上在朋友家裏喝了點酒，還不很清醒，坐在電車裏祇閉着眼睛打盹。引你注視我的就是我這樣的醜態——頭腦跟着電車一起一伏的搖動，滿臉通紅的在瞌睡的醜態。你終笑出聲來了。我聽見你的笑聲，忙睜着醉眼來向周圍張望。我這種茫然不得要領的態度更引你笑個不住。到後來我纔發見笑我的就是你，坐在我的對席的你的笑聲是為我而發的。你看我注視你，你忙側過臉去，用手巾掩着嘴，還在忍笑。

『你這個女子眞失禮！有什好笑！』我當時這樣的想着望了你一眼。祇一望，我的微憤登時消失，我的靈魂登時給你的有 Charm 的圓黑的瞳子攝取去了。

『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美人！初次看見的天仙！』我當起了這樣的感想。你的斷了髮的姿態更覺動人。

發見了你這個美人坐在我對面時，我的酒意也清醒了！

電車過了幾個小停留所，停止了後再行駛，停止了後再行駛，在這個短期間內，我不能不時時偷看你。但我看你時，你也在看我，我倆的視線有幾次碰着了。你的無邪的笑顏終再演給我看了。你對我笑了後，我也笑了。我們這次的相視一笑完全是放電時的兩極的火花！最初一二次的望你，還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經這次的相視而笑之後，我的膽大起來了，我再不客氣了，不轉瞬的癡望着你繼續了十分鐘以上。你看見我這樣的癡望你，你纔紅着臉低下頭去。

電車到了P門內，你站了起來。我知道你要下車了。P門離我住的旅舍還差三四個小停留站，我決意步行回去，跟你下了車。

你向大街左手的橫街進去。近十點多鐘了，街上很少行人。我也跟着你進了那條橫街。你幾次翻過頭來看我，看了我後就急急的跑。你後來不是說，怕我是個不良少年，對你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所以急急的逃避。在一個小胡同口，我追及你了，我用我的肩頭向你的肩膀擦過去。你忙翻過來怒視我——電柱上的電燈照着你的怒容給我看，——你終向我發言了。

『跟我來做末事？』你的 coquettish 的聲音在暗空中振動。你說了後，急急的走進那條單口小胡同裏去了。我望着你的俏影在胡同裏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後，纔步行回自己的旅舍來。

三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了，W大學校庭裏擁擠着千多的投考生，他們都不情願悶坐在黑暗而狹小的休憩室裏面。我——恐怕不止我一個人，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樣吧——走過女生休憩室前，發見你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椅子上，手裏拿一本書，大概在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吧。我望見你時，初覺得不好意思，繼又感着一種驚

喜。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我倆間像連絡着有無線電波，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門首望你的是我，你也翻過臉兒來。當我們倆的四條視線碰着時，我知道你心裏也感着一種意外的驚異。

事有湊巧，我們的坐席不單編在同一個試場裏，並且座席還相毗聯着。你還記得吧，試場裏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八人麼？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號，你的坐位是第五行的八十八號。若不是那幾個監考員——面貌像閻羅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監考員在高聲的警戒着我們，我定偷看你的試卷的內容了。但有一次我比你先繳卷，你的字寫得異常的娟秀，我已知道了。

我們正式的初次交談在什麼時候你還記得麼？考數學那一天，你比我先繳卷。你站起來收拾鋼筆和墨水瓶時，我正在計算最後一題三角題。我看見你先站了起來，心裏煩亂起來，想跟你出去，把最後的一題犧牲了。揭曉時，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這個緣故。我跟着你把試卷送到繳卷處了，你翻轉頭來望着我一笑。我當時想，我這回考不入選也算了，我的勞苦已經得了高價的報酬了。這個高價的報酬就是你那天交卷時的對我一笑！

『今天的數學試題太難了！』我捉着了機會向你說了這一句。你竟賞了我個臉子。

『今天的題不算頂難，就是第四的幾何題有點難。其餘的幾題都算普通，適合我們的程度。』

『是的，不比N大學故意唱高調，專出艱深的問題難為我們中學生。』

你再不說什麼了，祇點了點頭就向外面去了。及今想來，我太膽怯了，我當時該跟着你出去。我想我跟了你去，你總不至於拒絕我不伴我同走一程吧。但當時的我——在無邪的時代，也是在性的煩惱的時代的我——總覺跟着你去是一種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為，終把這樣好的機會失掉了。

我那晚上回到寓裏來祇幻想着你的俏影，教科書雖然打開着擺在我的面前，但何嘗寓目——祇顧着幻想你，那裏有心思溫習！

幸得沒有下第。若下了第時，我定怨你，說是你害了我的。

第三天的考試科目爲地理博物。有一個監考員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年紀也還輕，大約不過三十多歲吧。他常跑到你的座席去看你的答案。以你的美貌，引起了一班監考員的騷動，本不算什麼奇事。全場約有十多個監考員，沒有一個不在你座席傍邊多走幾回罷。但那位穿西裝的監考員到你座席邊來的回數特別的多。璉珊，我爲你所受的損失不少了；因爲監考員多在我們座席的附近徘徊，我的思索力因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了。不然我的入學試驗的成績不會這樣壞吧——不會由榜末數上去的第十名那樣壞吧。

不用我說了，我們進了學後纔知道那個穿漂亮的西裝的監考員就是高教授！當你把博物的試題答完了後，站了起來收拾你的筆墨，高教授忙跑過來，要你手中的博物卷子看，你不是微笑着說。

『我都要繳卷了，還看末事？』

啊，你的 coquettish 的聲音又波動進我的耳朵裏來了，我的博物的答案再寫不下去了。博物是我頂得意的學科，但都失敗了！

我們進了校後，以你爲中心不絕地圍集了許多年輕的男性。第一是高教授——生理學兼解剖實習的教授。跟在高教授後面的有音樂教師C，本系的你的同鄉H，工科大學生M，醫科大學生F，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七個人算是包圍你的第一圈——最內圈的人物。以外的人都曉得對你絕望了，漸次的紛散了，祇剩下我七個做你的盲目的捕虜！不得志的同學們就替我們造了一個名句——七星伴月。

四

在W大學校的你的確做了青年男性的禮讚的對象。

你沒有住校，你做了個走讀生，每天由你的伯父家裏來學校上課。七個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機會

最多，因爲我和你同系兼同級，高教授每天教我們的功課。按理我對你比高教授有優先權，對你表示愛的機會也比高教授多。我的失敗的原因，說出來或許你不願意聽下去，因爲我沒有高教授那樣的學問，沒有高教授那樣的美貌，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錢，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膽量進行戀愛！論我的學問，祇會念高教授的講義；論我的資格，不過是個大學預科生；論錢財，家裏並沒有充分的求學費寄來；並且我是個瘦弱身軀的所有者，沒有能得女性愛顧的風采；我也是個一和女性接近就會臉紅紅的怯懦者！

我還算是個在戀愛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裝飾的人。C音樂教師因爲你去了職。你的同鄉H君因爲你發狂了。工科學生M因爲你犯了神經衰弱症，自殺了。醫科學生F因爲你連年留了級，退了學。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同病，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學回家去。終至……啊！不說吧，說出來何等的傷心呢！

璉珊！我寫到這裏，不住地咳嗽，終咯了幾口血！看護婦進來看見我的病狀，禁止我執筆！當看護婦禁止我寫字時，我便聯想起The Lady with the Camelias來了。我和她像同運命，所差異的我是男性，她是女性吧了！

但我的有意義的青春歷史何能讓牠湮沒呢！前半部是歡愛的歷史，後半部是慘傷的歷史，我都不能讓牠湮沒！看護婦去後，我還是繼續寫下去。

以你爲中心，包圍着你的幾個男性，或因爲你受了制命傷，或因爲你成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你聽見我這樣的說，你定會疑我把他們所蒙受的禍害的責任都移到你頭上去。你如果這樣想，那你就誤解我了。他們之爲社會上的落伍者，他們之受制命傷；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當然無要你負責的理由。因爲我深知你初在學的一二年中還沒有對異性發生戀愛的意識。勉強的說，要你負點責任的就是你那對深黑的瞳子，有曲線美的紅唇太把青年男性熱煽動起來了。我們的學校寄宿舍生活像在沙漠上一樣的枯燥，你的曲線美的紅唇能潤濕我們的枯燥的生活。我們在性的煩悶期內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樣的幽暗，你的深黑的瞳子是一對明燈，照耀着我們。我

們像夜間的飛蛾，都向着由你的瞳子發出來的火燄撲來，或被燒死，或受灼傷。但是火燄自身並不任咎，也沒有罪！那對明燈並不知道牠們的火燄下橫陳着幾個飛蛾的死屍，仍然繼續着放射牠們的美麗的光線。

我們稱你爲 Innocent Queen！你眞是個無邪的處女！你眞是個不知罪惡爲何物的處女！

璉珊，當時在你周圍的這幾個男性，互相排擠，互相傾陷，互相呪咀，互相憎惡，爭先恐後地撲進由你的那對瞳子所發出來的火燄中去，或受重傷，或殺其身。但你還是無感覺地仍然保持着你的無邪的處女之尊嚴，你那對深黑的瞳子仍然放射出純潔的光輝。

淘汰的結果，到後來祇剩我和高教授沒有隕命也沒有負傷。我知道我們站在最後的一幕的前面來了——我和高教授互處於相尅，不能並立的位置來了。

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個紳士。我尊敬高教授是一個勤勉的科學研究家。他不單精通專門的生物學，在他的專門學問外對文藝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其他的教授在圍坐着空談，圍坐着喝酒，耗費有用的時光。但高教授卻籠在實驗室裏翻參考書，看顯微鏡；的確是個有數的勤勉的科學家。

但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赤裸裸的話，我因爲你，我從那時候起——入學試驗那時候起，我對高教授就沒有好感，對高教授事事都抱曲解。我當他的篤學的態度是種誇衒。我當他的沉着的性格是僞善者的慣用手段。我一面讚許高教授的美點，一面別有一個『我』戴着強度的色眼鏡觀察他。我那時候眞夢想不到高教授是將來支配你一生的運命的人！因爲我深信你是個女神，是個最高尚的處女！我想不單高教授，在這世界上沒有能夠自由轉移你的處女性的男性存在吧！誰知道我的想像完全錯了！

五

恐怕是我過於怯懦了吧，或過於追尋浪漫的夢了吧。我到此刻還不能由那空想的幻夢解脫出來呢！璉珊，

你那裏知道我寫這句時是何等的傷心喲！

璉珊！我所描想的你的尊嚴而高尚的幻影就這樣輕易的給高教授一手破壞了。我的腦祇印着一個名叫璉珊的大理石的塑像，我不敢褻瀆你，不敢說是個屬一個男性的所有物；我祇當你是永久的給歡悅與青春的人們的至上的藝術！

璉珊，你還記得吧。我第二年的暑假不是到K山去採高山植物，寄了許多標本給你麼？我一面採草花，一面在胸裏描想你的深黑的瞳子和有曲線美的紅唇。囘到家裏來我沒有半點生趣，幸得利用寄標本給你的口實，每天寫封短簡或明片寄給你以慰我的寂寞的情懷。我幾次想在信末加批一句，『我在這信箋上接了無數的吻寄給你』，但我終沒有這樣的勇氣。璉珊，你要可憐我是個怯懦者喲！

我在暑假期中沒有一刻不在胸裏描想你的俏影的。在霪雨迷濛的K山上採植物時思念你，冒着朝露在草原上摘野花時也思念你。戴着草笠坐在烈日之下時思念你，側臥在牀上望窗外的明月時也思念你！誰知你就在這暑期內和高教授攜手並肩在耽享你們倆的戀愛之夢呢！

二個月的假期快滿了，我忙趕囘學校來。我囘到學校來時距開課時期還差兩星期。我上午到校，下午就到你的住家去訪你。我在途中，胸裏起了一種熱烈的鼓動。但我走到你的書房門首時，我的熱烈的鼓動就完全冷息了。映在我的網膜上的景象是——

開着南窗，學校裏的擴大率最高的顯微鏡搬在你的書案上來了。你和高教授頭接頭的輪着檢看顯微鏡下的標本。

你聽見我的足音，先翻轉頭來招呼我。隨後高教授也翻轉頭來，我不能不向我的最敬而又最恨的先生鞠躬了！在這瞬間，我自己能夠感得着我的臉色變成蒼白。我的沒有血色的上下唇不住地在顫動了。

我這時候的心和身給從沒有經驗的強烈的嫉妬和醜劣的猜疑激烈地燃燒着了。我呆呆地站在你的書房門首

好一會，不知道進來好呢，還是回去好呢。

『我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幾天內就會回來了。料不到你到得這樣快。進來坐嗎！』

璉珊，當你看見我時，不是說了這一句麼？你的話裏面的『我們』二字引起了我不少的反感。

『進來談談嗎。』高教授也臉紅紅的微笑着看我。我知道他很不好意的了。『你寄來的高山植物標本很多有價值的。』他再敷衍了一句。

我到了這時候，只得進來了，坐在你的書房的一隅。

『J君，你前學期試驗的成績很好！』高教授像不好意思到極點了，祇把這些話來敷衍。

『我想你早就該回來的。我真的天天都在望你喲！你看你的臉曬成這個樣子，像個Negro了喲！』你不是這樣的笑我麼？你真是個 Innocent Queen，你說笑的態度無論誰面前都是很自然的。我看見了你的自然的態度，又覺得自己太卑劣了，剛纔竟對你懷了一種醜惡的猜疑。

我很感激你，也起了不少的快感，因為你竟過來把我手中的草帽和夏布長褂子接過去掛在衣架上，並對我表示一種親切的微笑。你這時候的態度真的叫我感動，因為你的態度完全是做姊姊的對她的弟弟的態度。我不敢仰視你了。我同時又感着心裏對你起了一種醜惡之念，很可恥！

我當時想，你以姊姊的態度對我，我是很歡迎的。不過我想到，萬一要我叫高教授做姊夫時，那我就不情願了。

高教授像不好意思，過了一刻他就告辭回去了。

高教授去了後，你把我寄給你的花草標本再拿出來給我看。經你的整理後，你一一夾在一册大書裏面。你從書裏取出來托在掌上交給我。你的掌背的溫暖柔滑的感觸引起了我不少的興奮和快感。我倆的手觸着時，我看見你紅着臉，斜睇着我一笑。

六

璉珊，我戀你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煩惱也愈陷愈深無從解脫了。你那時候思念我的程度如何雖不可知，而我則常常爲你流淚。我自囘校後，沒有從前那樣勤勉地清理我的校課了。我祇喜歡耽讀各種文藝書籍，也時時學寫些『臨風洒淚，對月長吁』的一類文字。最奇怪的就是我常常無緣無故的悲楚起來，忍不住要流淚。每遇這樣精神奮激的時候，我便一個人跑到操場裏去，在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洒一番悲淚。自我的精神變態後，看見你活活潑潑地和高教授談笑，我更感着一種無名的嫉妬，也對你懷恨起來了。璉珊，我會對你懷恨不是件奇事麼？

璉珊，我的確戀愛着你，十二分的戀愛着你，但對你，我可以發誓說，我不敢望你爲我的所有，因爲我的確是自慚形穢！戀愛着你而不敢希望你爲我之所有；是何等的一種矛盾喲！璉珊，我告訴你，我不敢希望你之爲我所有，是因爲我自知我抱有不治的遺傳病！告訴你，則你定急急的遠避我，不告訴你，自問良心上過不去！第二的原因就是我爲一個家無擔石的人。作算你對我的病深抱同情，願和我同甘苦，但我無足安置你的家，你跟着我同棲幾年後，難保你不後悔吧。

最痛心的就是我沒有一次對你表示過我的戀愛。及今想來，你定會笑我愚笨吧。這半是因爲我是個怯懦者，半是因爲我有不願在你面前吐弱音的自負心。我怕我把戀愛向你表示了後，不得你的容納時，是何等的殺風景喲。

我告訴你一件事。因爲這件事，我知對你的希望什九絕望了。秋深的一天，我和T君到杏花天酒樓去吃酒。我聽見隔壁大廳裏有高教授的聲音。T君從木柵縫隙偷望隔壁廳裏的來客，原來四個人都是我們學校裏的教授。一個是植物學教授章先生，一個是國文教授俞先生，一個是歷史教授謝先生，還有一個是高教授。

我聽見俞教授和謝教授同聲的說，

『老高，老高！你的豔福眞不淺！你居然獨占花魁了！我們都賀你一盅。』

『不錯，該賀的！我也賀一盅。今天要罰他做個東道纔對。』老教授章先生也發他的風流的論調。神經過敏的我馬上直覺着他們所說的花魁是你了。你想想，我當時聽見，如何的難過喲。

『學生間年輕的美少年不少呀，怎麼沒有一個和她生戀愛的？』謝教授在提出他的懷疑質問他們。

『她說，親口對我說，學生裏面沒有一個有出息的人。她說，同學中沒有可佩服的人，祇有可憐憫的人。』

『啊！恭賀！恭賀！啊！吃酒！吃酒！我們預先替高教授和×女士舉個祝盃？』滑稽的俞教授在狂笑着催他喝酒。

璉珊，大概我也在你的計算中的沒出息的一人了？我本不望你的佩服，祇望能得你的憐憫。我能得你的憐憫，我死都情願了。

高教授祇笑着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但他口調是很得意的，馬上聽得出來。他當他們幾個教授前默認你是屬他的所有了。

從杏花天酒樓回來後的我，化身爲兩個『我』了。我决意不再思念你了，但另一個『我』祇管在催促我莫離開你。我本想請假，或竟退學回鄉下去養病，但另一個『我』又在逼着我要受學期試驗。

T君是我的摯友，他知道我的一切祕密，他知道我癡戀着你，他知道我因爲你咯血。他常流着淚勸慰我，勸我早回鄉下去調養。因爲有你在前，摯友的忠告勸慰終不生効力了。我太對不起我的摯友了。我當日若聽T君的忠告，我今日的病勢不會這樣沉重吧。

但是要死的還聽他死的好。失了你的我早無生存的價值了；就死了又何足惜？

七

璉珊，就今日的我的情形——失戀和疾病的情形而論，我後悔和你認識了。我若不認識你，我不會有今日的痛苦罷。璉珊，我近來的苦狀，恐怕不是你所能夢想得到的。

冬期的學期試驗完了後，我不是到你家裏去看你麼？一鈎新月掛在西天角上，氣温雖然很低，但沒有風，我沒有帶圍巾，也不覺得如何的寒冷。

我到你家裏時，你纔吃過晚飯。你還在廳前抹臉，看見我很親熱的過來和我握手，

『請進房裏坐。我一刻就來。請到我書房裏坐。』

你這幾句話在我的冷息了的心房裏生了點温氣。你房裏的暖爐裏生了火，裏面的温度和外面的相差得很遠。我坐在你的房裏身心都温暖了。

今晚上是我對你最後的訪問。

我祇坐一刻，就向你辭別，告訴你我明天就動身回家去。我來的時候，心裏準備着很多話要向你說，但坐在你面前，又說不出想說的百分之一來。

難得你竟踏着月色送我一程。

『高教授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但我總不很喜歡他，因爲他的性質差不多和女性一樣。』你忽然對我說了這句話。神經過敏的我祇當你因和高教授親近而自慚，故隨便說這幾句無聊的話來安慰我。但我聽見了後，也不便加什麽批評。

『做了人對各方面總不免有點牽扯不自由。我們能夠到不受任何種感情的支配的地方去就好了。』你說了後，又歎了口氣。

『是的，我總想我們能夠到沒有人類的地方去？』我在這瞬間又覺得他們說的話都是謠言，不是眞的了。高教授雖然愛你，你不見得定屬意他吧。但我翻顧着天仙一樣的你，同時思念到蒼黑瘦弱的我，又自慚形穢。我覺和你並着肩走，不褻瀆了你麼？

新月早在水平線下隱了形，祇我兩個人全浴在幽寞寒冷的闇空中。我們默默的在街道上行了一會，都像耽溺在一種空想裏面。

——就這個樣子告永訣麼？這是如何難堪的事！——我終流下淚來了。在這闇空中，大概你沒有看見吧。走到大街口來了，你停着足向我說『再會』。我愈覺得悲楚，不知不覺的握了你的雙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雙手。

『你的手多美麗！』

你伸着雙掌給我，任我摩摸了一會。你像在說，『我們的會面祇有今晚了，這一點點的親愛還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麼？』

我的神經過敏，事事都對你抱曲解。

我在這瞬間，心臟起了一種高激的鼓動。這種鼓動在生理上引起了一種難堪的痛苦。我很想乘勢擁抱着你接吻，但一念及我的可咀咒的疾病，忙放了你的手。

第二天我動身向故鄉出發，三天之後我回到家裏來了。我在途中祇後悔前幾晚上不該輕輕的放過了你。我祇望年假快點過去，早點來學校會你。

我回到家裏後一星期，接到T君寄來一封信，他告訴我你已經知道我的病了。他又告訴我，你託他向我致意，並望我調攝身體。我讀了T君這封信，我的身體像掉在絕望的深淵裏去了。我想你必因我的病而厭棄我，連絲毫的餘情都不再給我了吧。我自己對我的痼疾尚且萬分厭棄，何況他人呢。

我在家中住了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間咯了四次血。我的病又像加重了些，遠因是學期考試時，用功過度了，近因是這兩三星期間天氣太冷，我傷了寒，體溫高至四十度。繼續着靜臥了十多天纔平復下去。我想我不久就要和N君同運命了吧。

八

舊歷十二月的中旬了。村裏的人們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迎他們的新歲。他們一年間的勞苦已告終了，各人都元氣旺盛的繼續着向他的生活的道程前進。我對他們懷着一種嫉妬。覺得他們都是在嘲笑自己的病弱。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那天的天氣和暖，可愛的太陽整天的照在我們頂上。我吃過午飯，精神稍覺舒暢，決意到野外去轉一轉，呼吸新淸空氣，因爲我不出戶外，快要滿一個月了。

提着一根手杖，雙足運着病軀走到屋後的一條溪水附近來了。溪的兩岸叢生着雜草，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到了後來我發見了一種植物——祇聽過先生的講義，沒有看見過實物的屬禾本科的串珠草，牠的學名是Coix Lacrymajobi就是我們從前戲譯牠做『約伯之淚』的。你大概還記得吧，章教授祇會暗記牠的學名，至約伯出自何書，他並不知道。同級的專做績分奴隸的蠢蟲們當然更不知道。知道約伯的典的祇有我和你兩個人。我們望見章教授在黑板上寫出這個學名來時，我們不是相望而笑麼？下課後，你還告訴我約伯那篇的文章很好，勸我買一部聖經來讀。我本來不喜歡聖經的，但因爲是你的命令，我終買了一本裝訂很精美的新舊約合本，遵着你的命令一篇一篇的念。

我發見了『約伯之淚』和遇着你一樣的歡喜，因爲牠的確是聯結我們間感情的紀念物！我採了幾枝回來，打算寄二三枝給你。這種植物並沒有什麼美觀，但我一念及牠的名，心裏就受着一種感動。採了『約伯之淚』後，身心都感着一種疲勞，我再無力遠行，祇得咳嗽着緩步回來。

那晚上，我禁不住翻開那篇書來看。我無意中翻到第六章第八節以下的一段了。

......Oh that I might have my request; and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the thing that I long for!

Even that it would please God to destroy me; that he would let loose his hand, and cut me off!

Then should I yet have comfort; yea, I would harden myself in sorrow: let him not spare; for I have not concealed the words of the Holy One.

What is my strength, that I should hope? and what is mine end, that I should prolong my life?

Is my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stones? or is my flesh of brass?

Is not my help in me? and is wisdom driven quite from me?

我不是把這幾節抄下來，不再寫信的，和『約伯之淚』一同寄給你了麼？

我住在家裏，憐憫我的人祇有我的老母和鄰家的少女了。鄰家的女兒祇十三歲，她知道我的病，但她並不恐怕，時常跟着我來在田野間散步。大概她是沒有關於這種傳染病的智識吧，但我祇當她是因愛我而不畏避我的病。按理，我自己應當遠離一般健康的人。但我對畏避我的病的人總是抱反感，對不畏避我的病的人便生無窮的感激！在這世界中祇有她——鄰家的少女可以算是我的知己吧！

我自己知道我的病無恢復的希望了，我自暴自棄的想早點結束自己的一身。但同時希望着能有一個人和我一同死。能得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和我一同死時，我可以說是不虛生了，但我的目標不在你的身上就移到鄰家的少女身上了。對你，我可以說是全無希望的了。但乘她的無智，強要鄰家少女為我犧牲她的如旭日之初昇，有無窮的希望之身，在我的良心上是不忍做的事。

但是另一個『我』常在催促我早點覓個機會向鄰家的少女要求接吻，把病毒傳染給她，她大概不會拒絕我吧。

我聯想至假定向你要求接吻時的你的態度了。你不知道我有病毒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吧。但現在你已知道我的病了；對你早絕望了。

九

鄰家的少女在我眼中算是頂美麗的女性了。我的變態心理幾次逼着我想去要求她的生命爲我的犧牲。一種慾逼着我想去和她接吻。

我隨後聯想到對她的犧牲我應當提出的代價。但我是個前途黑暗的人，能提出什麼代價呢？盡我的物質的所有，不過三五畝田，一頭牛，幾頭豚吧了。但這些都是我的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遺給我的和母親終年勞苦不息的產物！

『母親！你祇有一個兒子，但快要死了的！我死了後，你也快會死罷！沒有我，你那裏還有勇氣生存！所以我叫你不要再辛辛苦苦的耕作和飼養這牛豚了。都送給鄰家吧！因爲我們死了後，鄰家的少女也會跟着我們來，我們也不至於寂寞。』我幾次想這樣的對我的老母說。

『×兒，你的精神今天好了些麼？沒有血了吧！』母親說了後蹙着雙眉，歎了口氣。她的多縐紋的焦黃色的雙頰不住在微振。說了後又跟跟蹌蹌的跑向柴房裏去了。我看見老母的衰老的樣子和聽見她的悲歎，剛纔想說的話終不敢說出口來了。

我此刻領略到老母的傷心了——看望獨生的兒子患不治之病，每天祇她一個人在煩憂和勞苦中的傷心，我此刻纔領略到了。

『母親，母親，你看見你的兒子患這樣的病，你的腦中就不斷地描想着父親咯血而死的情狀吧。』

璉珊，你聽見我去年冬在家度這樣的慘傷的生活時，你總不至於全無感動吧。

璉珊，我眞是個可憐人，在這荒涼的山村中祇一個能和我暢談衷曲的鄰家的少女也離開我了。離開了她的我眞的是個孤獨者了！雖有老母，但我不情願和她多說話，也不忍和她多作傷心之談。因我一啓口再說不出樂觀的話來了。

快要過新年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依着手杖站在屋後溪水上面的石橋上俯瞰着流水。我看了一會擡起頭來，望見鄰家的少女急喘着跑向石橋邊來。

『×哥！』她祇叫了我一聲，紅着臉不說下去了。

『什麼事？你這樣的急喘着跑了來。』

『對不住了，我問你，你是不是患肺癆病？』她說了後睜着她的無邪的眼睛仰視着我。

我聽見她的這一問像聽見霹靂般的，一時不會回答她，祇覺胸的內部緊痛着，忙用左手按着胸口。

過了好一會，

『誰對你說的？』我意氣銷沉的反問她。我想在這茫茫的世界中，我祇有這個小朋友，無邪的女性的友人也快要給這種可咀呪的病奪了去了。我想到這點，我心裏感着一種哀傷！我不該不早告訴她我是個患肺病的人，我太自私自利了。我太無道德了，璉珊，我並沒有——也不情願把咯血的事告訴你，但終給你知道了。我又還想瞞這個天眞爛漫的少女，但也終給她曉得了。

『家裏的母親說，你天天吐血，像嘔酒般的吐血！』

『還說了些什麼話？』

『母親叫不要再和你親近。叫我不要跟着你走路。』

『你母親說的話是眞的。你以後不要跟了我來，不要和我說話吧。』我說了後黃豆粒般大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在石橋上面了。

我在石橋上凝站了一會，覺得雙腿有點酸軟，忙蹲下來。鄰家的少女看見我蹲下來了，她也蹲下來。

『×哥，我不和你說話，你就這樣的傷心麼？那麼我不給我的母親知道，還是和你一路頑吧。』少女忙湊近前來安慰我。璉珊，在這瞬間自暴自棄的思想險些叫我向她犯罪了。我的唇待翻過來向她的嘴邊送時，她忙站了起來。

『臭！×哥，你呼出的氣息很臭！』她用她的小袖掩着她的鼻，蹙着眉凝望我。

璉珊，你可以想像得出來，當時的我如何的難過喲！不單難過，她竟向我宣佈了我的死刑！

十

璉珊，我的老母看見我的病勢沉重，把她飼養了一年多的肥豚賣給肉店裏，向縣城德國教會辦的醫院請了一個西醫來看我。

醫生診察了後像知道我的病身是再無希望了，但他不便說出來。他衹給了我兩瓶藥水，一瓶是飯前喝的，一瓶是飯後喝的。他聽我每天還在喝酒，便要我戒酒。

醫生來一回，老母便花錢不少。三元的轎費，五元的診察費，兩元多的藥費和款待他們的酒菜等要十二三塊錢。隔一天還要僱一個人到縣城去檢藥並報告病狀，但取回來的還是一瓶黃藥水和一瓶黑藥水。我常看見母親一個人在廚房裏流淚。我看見了後忙輕輕地退回自己房裏來。老母的傷心當然是爲賣肥豚的錢快要用完而我的病狀卻沒有變化。

我不聽醫生的忠告，每天還要喝酒，老母哭着哀求我，要我暫時停盃。我沒有法子，不敢在家裏喝酒了，我衹一個人跑到村街裏的一家小酒店裏去祕密的痛飲。村裏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的，衹瞞我的老母一個人了。

璉珊，我一個人覺得一停酒盃，心裏就萬分難過。一思念及你已屬他人的所有了，我就心房快要碎裂般的

難過。我不能不喝酒！要喝酒把這樣的痛苦的歲月昏昏沉沉的度過去。

酒店的後面是幾家用木柵圍築起來的民房，可以說是個貧民窟。有織襪的，有剪頭髮的，有做木匠的，有拉車的。聽說那個剪髮匠一天的收入不滿五百錢，不夠他一個人的伙食費。但他有妻，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妻現在又做了第二個女兒的母親了。

酒店裏的人說，一天兩頓稀飯，他的妻若不預先留兩碗藏起，讓剪髮匠一個人吃時是沒有餘剩的。因為他的胃袋像橡膠製的不論飯量多少都裝得進去。他不管妻和女兒有得吃沒有得吃，他一個人吃飽了就跑出去了。他的妻女看見他走了後纔把留下來的稀飯拿出來吃。有時候聽見他的足音，他的妻女又忙把纔吃了幾口的稀飯再藏在橱裏去。他的女兒常跑出酒店門口向街路的兩端張望。

『你的爸早跑了，安心吃飯去吧！』酒店中人笑着和她說了後，她就忙跑回家裏去報告她的母親可以把稀飯端出來吃了。

單靠剪髮匠的收入，不夠他們一家的生活費；剪髮匠的妻替人家的小孩子們做小鞋子，把所得的湊起來纔把一家三口的生活維持過去。自他的妻生了第二個女兒後，不單產褥期內的一切用費無從出，連做小鞋子的一部分收入也沒有了。我每到酒店喝酒，就聽見嬰兒的啼音和產婦的哭聲。酒店中人說，沒有錢請接生婦，連臍帶都是產婦自己斷的。剪髮的躲了兩三天不回來，產婦和他的大女兒餓了三天了，幸得鄰近的人分給了點稀飯和米湯，纔把她們的生命維持起來。

璉珊，我是個神經衰弱的人，聽見她們母女的哭聲，我的眼淚早準備着流了。聽見了這些哀話後，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在那時候，說不盡心裏的苦悶，喝了幾盅悶酒後，不給他們知道，走到酒店後的剪髮匠家門首來。我在門首叫了一會，十二三歲的女兒走出來，我忙把衣袋中剩下來的七八個小銀角子交給她。

『你去告訴你的母親，拿去買米吃吧！』我說了後急急的離開那貧民窟。那小女兒接了銀角子後祇睜着驚異之眼不轉睛的望着我。

璉珊，後來我纔曉得我的老母那天給我的銀角子是把我們家裏的米賣了兩斗的代價。我們母子已經是很可憐的人了，誰知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我循例到那酒店來時，店中人說剪髮匠在做小棺了——借他的做木匠的鄰人的鋸斧做小棺了。好奇心引我到店後去看那剪髮匠做棺木。並不算什麼棺木，是個長方形的木箱子罷了。剪髮匠一面鉋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一面也居然流着眼淚了。

酒店裏人說，那個產婦睡了三天就起了牀，她敵不住饑餓，託人找了一個人家當奶媽去。過了十天她就把自己的嬰兒交給大的女兒抱，自己就出門當奶媽去了。每吃過晚飯就囘來看一次，給點奶給自己的嬰兒吃。祇有半點多鐘的工夫又要急急地跑囘僱主的公館裏去。每晚上睡醒來摸不着母親的嬰兒的痛哭眞的叫聽見的人敵不住，個個都爲那個小生命流淚。

嬰兒今天早上死了。她的父親沒有錢買小棺木給她，只得自己做，把廚房的門和兩扇屏做材料。母親還在喂奶給別人的兒子吃，不知道自己的嬰兒因爲沒有奶吃死了呢！璉珊，你想這是如何的殘酷的社會，又如何的矛盾的人生喲！

有生以來，像我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都是這一種哀慘的，令人寡歡的事實。這個世界完全是個無情的世界！

十一

我囘到酒店裏來，感着一種悲哀，坐在酒堂的一隅沉默的喝酒。我想欲去掉這種悲哀唯有痛飲！我的母親若看見我的痛飲的狀態不知如何的傷心呢！

——啊！母親呀！母親！我的不孝之罪，眞萬死莫贖了！但我並不是立意要做個不孝的兒子。我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間成爲不孝的人了！母親！我知道你沒有一點野心。你並不希望我做大政治家，也不希望我做大富豪，你更不希望我做大學者，也不希望我做在現代有最高的權威的軍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早日痊可，祇希望我的身體早日恢復健康！但是，母親，你那裏知道我是個廢人了，是個前途絕望了的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能夠早日痊愈，你就做你的兒子的牛馬亦所不辭！但是做兒子的再不忍看着母親做兒子的奴隸牛馬而永得相當的報酬！我再不忍母親爲我受苦了！我今決意了！母親，你遲早都有傷心痛哭的一天。經一次的傷心痛哭之後，你得早日由痛苦解脫出來。母親，我不願再看你每天爲我的病受罪了！——

我一邊喝酒，一邊起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璉珊，我思念到我的慘痛的運命，不能不歸怨於你了。

我喝了幾盅熱酒後，望見外面的天色忽然陰暗起來。像快要下雪的樣子，空氣非常的寒冷。但我的體溫徒增起來，皮膚的寒感更覺銳敏。我不住地在打寒抖。我待要站起來準備回去，但鮮血已經湧至我的喉頭來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的老母親坐在我的枕畔垂淚。

『媽！什麼時候了？』我氣息微弱的問她。

『快要天亮了罷。你此刻怎麼樣？精神好了些麼？』

我祇點了點頭。母親說，我今天咯血過多了。醫生來說，體溫能夠低下，就不會有意外的危險。但我的雙頰還異常的灼熱，四肢的溫度比較平時也高得多。

到了第二天，我望見書案上有幾封信，我要母親拿過來給我看。母親說，醫生吩咐過，體溫未低下以前不許讀書和有刺激性的信件，母親苦求我等病好了些後再看。但我執意不肯。母親看見我要坐起來時，只得把那幾封信給我。我在這幾封信裏面發見了T君由學校寄來的一封信，我忙先拆開來讀。我讀了這封信後，苦鬱了半天，到了早晨八點多鐘，纔靜息了的鮮血再由肺部湧上來。

璉珊，我不知恨你好呢還是恨T君好。T君這封信是報告你和高教授的婚約已經成立了。璉珊，這本來是我意料中的事，T君這封信不過在我的舊傷口下再刺一針罷了。

我的青春的歷史快讀到最後的一頁了。

璉珊，我對你們的婚約並不懷嫉妬，我祇恨你。知道你眼中的我和高教授的比較，我也自知對高教授無懷嫉妬的資格。但精神上殺了我的還是璉珊！

我終出縣城進了病院了。循環在我腦中的是酒，血痰，肺結核，女性，學校，退學，約伯之淚，璉珊，高教授這些東西！

T君突然的到病院裏來看我，把你和高教授的婚期告知我了。我對你再無戀也無恨了！這是我最後不能不告訴你的。

我祇覺得我的周圍完全黑暗！

看護婦每天替我在我的被褥上洒兩次香水。但她每次還是用她的袖口掩着鼻孔進來。T君進來時，也同樣的用手巾掩着鼻孔。進來後又連吐了幾口口沫。

『臭？』我不得不伸手向病床邊的小檯上的香水取過來交給T君。

『她說，她想來看你的病呢。』這恐怕是T君說謊來安慰我的吧。

『她還來我這裏？我也不希罕她的來訪了。』我祇能苦笑着向T君。

璉珊，你就眞的想來，我也不許你進我這房裏來。除了我的老母外，在這世界中再沒有人願意進我這房裏來的了。

璉珊，我最後抄『約伯』第十七章裏面的幾句在下面寄給你吧。

……My breath is corrupt, my days are extinct, the graves are ready for me.

……Are there not mockers with me? and doth not mine eye continue in their provocation?

……Lay down now, put me in a surety with thee; who is he that will strike hands with me?……

一九二五，八，二六夜脫稿於武昌。

——載資平小說集，現代版。

一個浪流人的新年

成仿吾

一

基督聖誕節也過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那麼，這繁華的都市，在沒入於一個夢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夢境的氛氳，一天濃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糢糢糊糊的建築。霧一般的青煙，和着濛濛的水蒸氣，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把她輕輕的遮住了；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受着舞後的餘波，還在顫動不已。那些市街，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

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一切的東西，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他們一個一個的，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在這慈母的諧音中，小兒在貪他的酣夢。

松樹和幾種常青樹以外，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間或有兩三片枯葉，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他——一個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嘍嚧嘍嚧的枯葉，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又嘍嚧嘍嚧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也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因爲他過的是那麼樣單調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裏，也好像

不過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過年這事情，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得幾天，有時候這幾天年假，反使他無聊得不堪。他隨便到那裏，都只一個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他想：我想他們的事，就有什麽好處？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麽東西壓住，開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並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麽似的。

二

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內行去，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他走馬觀燈的一般，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閉着眼睛，讓電車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個地方，跳下車來，望着人道裏面一擠，夢一般的，任他的兩隻脚拉着他跑。

市內的空氣，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裝飾，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對他好像沒有什麽引力的一般。這不是因爲他的感受力不靈敏。他覺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沒有幾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麽原故。所以這些裝飾，都好像前幾天見過的東西：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沒有什麽奇怪。

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光着兩隻小眼，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無數的汽車，野獸一般的，狂號怒吼，跑去跑來，光景驚心得很。電車的聲響，管理汽車的怪聲，脚踏車的鈴子，和人的呼號，喧擾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倒像聾子一般；好像這些聲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殺，他反聽不見什麽聲音。

他想過年這個事情，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但是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圓，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或竟還差幾十天，也誰知道？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還可以革新，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恰足增他們的疲倦，因為連這手段，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

三

銀白色的雪花，紛紛飛落，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有這麼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為了光明流去，
啊，Open Secret 喲！』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的增高起來。那天已經是三十一號，街上的人更多，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像花樣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

那晚他坐着電車囘家裏去，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見無數的電燈，好像一羣一羣的小星，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幅射線，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好像可以指點得出。

他同住的幾個朋友，——都與他大同小異的——約他那晚大家守歲。他們豫備了幾瓶酒，幾碟菜，圍着幾個小火盆，一面閒談，一面嗑酒。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情的，但他們談話的中心，總離不了過年的事。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但是他們這些話，又每不期然而然的，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過了年後，一直

到元宵，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以及種種瑣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們說了又說的事，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他們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勸人喝酒的人，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這些手段用得太勉強的時候，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與因爲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

他們幾隻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他們話也不說了。他們都眼光光的注視那個長針，看他一步步的移。聽他一聲聲的響，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兩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鐘，鐵塔鐵塔的，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在那裏響，那屋子裏的空氣緊湯到十二分了。誰也不敢作一聲。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他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把耳朵豎起，把頭偏向那一邊，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

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他仍依他的老調子，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們的眼睛，有的好像在說：「去了！去了！」有的好像在說：「來了！來了！」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氣。他侵早起來，吃了照例的早飯後，獨自一個人，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的平原行去。他前囘過年也是那麼樣的，因爲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囘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七八個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 跟着那抬靈柩的跑，聲息都無，那邊的小孩們却在高呼狂笑。他看見幾個小孩兒，又在那裏放風箏。他們在雪裏

面亂跑。閑着手的，有的在丟雪球兒玩，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這些小藝術家在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沒有幾個人行走。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他看見了一行行的街樹，空着在那裏站班。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對着他來的電車，遠遠的早就聽見。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去得遠了，還能聽見牠們在那裏狂哮，那街上是這般沉靜。

前幾天那麼忙碌，這一天那麼清閑，他眞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許多的商店，早把牠們的舖門關起來了。間或吃醉了的人，東倒西歪的，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他想：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那麼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間，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遠遠的看去，只見一路上的街燈，在閃着他們微衰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清的裝飾。幾個走路的人，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裏走，有時浴着燈光，有時沒在樹陰裏。

五

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在街上行禮的人，差不多也沒有了。只是那些裝飾，飽受着冬天的冷風，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素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那些樹都是空着枝，在那靑色的濕的空氣中，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好像是在說：陽春還沒有歸來。一池

黃綠色的水，在吹起他的漣漪。幾個金魚，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

× × × × ×

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這天已經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他仍和從前一個樣，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晚上又從那電車的終點，一步一步的走囘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晚上又跑囘來。一天去了，兩天去了，一個月去了，兩個月去了，這樣的生活還要過幾多時，那只有上帝知道。

一九二一，四，二十一日改作

——載創造季刊。

灰色的鳥

成仿吾

一

我與可愛的顏碧湘女士將要結婚了，可是我的老朋友丁伯蘭却還是很孤獨地，很淒涼地，在扯那無情的日曆的一頁頁。

他和我自從中學三年級同學以來，一直同到了大學畢業。他在我許多同學之中，是最富有特性的一個，也是我最親密的一個。自從相識以來，他給了我多少知識上與精神上的援助；從他的人格，他給了我多大的力量！可是除我之外，他也沒有別的親信的朋友，只有我最詳細地知道他的家世，他的性情，他的思想，他的一切。記得有一回他偶因家事請假到漢口去了的時候，他給了我一封很熱忱的信，內裏有一段這般說：

「……我今天在街上，看見兩個很活潑的青年，手牽手，笑談着從我的身傍過去了。我暫時凝望着他們，不能離去。呵佩韓，他們是何等的快活！世間的事情，真教我煩厭極了！我怎麼要來這可厭的地方，偏不能也同你暢遊，沒入於自然的懷裏，忘懷世間一切的苦痛，當這等和悅的風光，這般明朗的月夜？……」

記得他和我初來同學的時候（已經是八九年前的事了，呵，時間是這般跑得快的！）那時候他雖然初從偏僻的地方出來，初離他的父母兄弟，他是很快活的一個學生。讀書之外，他最喜歡同我和幾個朋友踢踢高球，他并且頂熱心公益。後來他每從家裏到學校來，便至少也有一兩個禮拜不快活，從進了大學的那一年，他便每

每對着我，說他心裏很寂寞。

我們一個人生在世界上，清夜裏把自己由外務「絕緣」，歸到眞的自我的時候，誰又能不感覺一種驚心的忍不住的寂寞呢！我們總要互相安慰，互相援助纔好。然而我是素來要丁君的援助的，我應當如何纔可以援助他呢？有時我勸他看小說，或邀他去遊公園，他只用一種很悽愴的笑臉對我說：「謝謝你，有你這般親切的朋友，我心裏好過得許多了。」

他的家庭逼着要他訂婚，他的父母問他要孫子抱；這種功利的機械的要求，赤裸裸地把舊式的家庭洗剝了在他的前面，傷了他的主我的理想，使他切實感覺了人生之無意義——這確是丁君的悲哀之起原，可是決不能說是近年以來使丁君深感寂寞的病菌。這是我所能斷言的，可是這病菌是什麼？在什麼地方？却是到了最近我纔知道的。

約莫兩年之間，他每每竟是坐臥不安似的；有時候他忽問我：「如何纔好？」及我問他爲的什麼事情，他已經伏在棹上哭他的去了。有一回他忽對我說：「我要改了。我這種癲狂似的行爲，是不道德的。」可是不到幾分鐘，他又很悲酸地對我說：「但是道德是什麼呢？宗教是什麼呢？藝術是什麼呢？呵，都不過是美觀的虛僞能！」

夢一般的，我們畢業以來，又是一年多了！他總是這般被一種濃厚的沉哀圍繞着。可是他對於朋友是很熱誠的，他愛他們，願他們都好，對於碧湘與我，尤其是這樣。

初夏的一天，我同碧湘順便到他住的地方，想看看他。并且替他們介紹。他等碧湘說過幾句客氣話之後，很誠懇地對我們倆說：「你們很好，我願你們很好，我願你們長是這般好！」我們辭他出來的時候，他又含着微笑，把這幾句話重說了一回，可是他的臉色與聲音，總不免是很凄涼的。

二

碧湘是一個很美的女孩兒（我這樣稱她，因爲她是那般天眞爛漫的！）可是她的美不是那一見便能使人驚倒的種類，不是那見了便要求我們驚嘆的種類，也不是那太陽一般，使我們不能正視的種類。她的生理的發達是很調和的，很合音節的；她的美不在這一部分，那一部分的特別發達，就在她全身的曲面與色彩的合奏，她臉上那豐滿的肉與勻潤的微紅，時常帶着肥美的微笑在反映着她內心的純美，不寬不厚的腰圍很圓滿的小腿與那多一分過長，少一分過短的天足，看了使我時常覺得一種動力的快感，痙攣一般地在我身中飛躍。她的行動是很活潑的，她的聲音是很音樂的，她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平和的，所以我從她那澄碧的眼睛，可以看出一個更美的宇宙，更深的存在——她的美是這般的。她與我所學的東西雖然不同，可是她不僅對於我的專門科學有十分的理解，她還對於兒童的教育，頗有獨到的地方。我們的人生觀更是很相近的；我於未訂婚約之先，曾要求她不可逼我去爭名利，因爲人生一切的不幸，都是爲的這兩匹劣馬，而多少不幸的事情，是因爲一種蒙着面的黑暗的勢力，把這兩匹頑惡的劣馬解放了纔發生的！可是碧湘很快活地對我說：「我們要什麼名呢？要什麼利呢？我們率性往鄉裏耕田去罷！你在田裏耕田：我在旁邊種菜，你講一個故事，我唱一個歌兒，好不好？」近來我們每回會着，所談的無非將來的計畫，碧湘有極大的想像力，與極敏的理解力，可是絕沒有自誇的態度。

「丁先生怎的總是這等傷心呢？這盛裝的地球不是很可觀麼？這飛鳴的黃鳥不是很快活麼？」清朗的五月的一天當我與碧湘在破壞了一半的長沙城上遊玩，她忽然很同情地這般問我。一路行來。我只顧貪看波濤一般的岳麓，與一帶縈迴的湘江；只顧貪聽碧湘很饒風味的談笑與很有次序的論理，把可憐的我的老友，完全丟在腦後了，她這一問，陡把可憐的伯蘭，又提到了我的心上。

「佩幃！他那本詩集裏面的一首叫做杜鵑的詩，你還記得麼？」

「我不大記得了。」

「那麼我念給你聽罷：

『夜深了，

你怎麼只是悲啼，

教我好不難過？

我也想哭幾聲，

——不知爲什麼——

只是我不知應該對着那一個。

我倒羨你，

你在「深夜」的胸上伏着；

她肯聽你，

她會懂得你。』」

「丁先生是多麼悲哀喲！怎的這麼大的一個世界，會沒有一個知心的痛他的人兒呢？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孤單單地，獨自抱着冷清清的心兒，沒有一個人容他分說，永教他抱着一塊笨重的石頭一天天望着萬丈的深淵沉下，這是何等悲慘的事啊！佩幃我們應當救濟他纔好呢！」

「我們自然是要幫他，不過我眞不知道應當從什麼地方下手纔是。你說密司劉對於伯蘭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

「是呀！我想對於丁先生那樣的悲觀的人，密司劉是絕好的一劑調和藥，我深信她有這種力量。」

「那麼，你信一個人的性情，是可以用代數的加法來加減的麼？」

碧湘這種單純幼稚的癡想，幾乎沒有使我把含在口中的煙卷噴出。我看他一路指手畫脚地說來，尤其是不禁要笑出來了。可是我由她那深思的眸子與悲楚的眉峯，知道她是很熱忱地在同我討論。

她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於我心裏。在在反映着密司劉的思想，言論與行動；因爲她們倆雖然都是很美，根本上很有許多不同之處，密司劉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強的女子，她的聰明，與碧湘不相上下，可是她的思想要精密些，不似碧湘那般的專任想像；所以我們若說碧湘的主義是理想主義，那麼密司劉可以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丁先生自從結識了密司劉以來，笑也居然能夠笑了，藝術也信起來了，近來連道德都很相信起來了呢。我信這是丁先生的一大轉機，所以我求過密司劉要她援助我們把他救出。」

「但你是相信密司劉有永遠救濟他的意思麼？」

「我相信可以有，爲什麼不可以有呢？」

「可是密司劉對於財政廳的胡惟白是怎樣的呢？」

「這胡先生不是結過了婚的麼？」碧湘很驚訝地問着我。

「癡孩子！你這種簡單的論理，終是要失敗的。這胡惟白也是和我同過學的，他的內底生活，雖然是腐敗不堪，可是帶了一付好看的小白臉；并且他的財產，他的勢力，不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誘惑麼？」

可愛的碧湘雖然對於我這種懸空的論理，似乎不大相信，但是他只露着一種表示不贊成的微笑，并不反對我的言語。她是這般可愛的。長沙的古城漸次拆毀了，多少曾遊的地方，早已莫由尋覓！她的明眸，也像在反映着追懷的流水。可是長沙的故城雖則亡了，愛與美與歡情，是永不能亡的！

三

晴快的六月的一天，我的小客房裏，有很風雅的談話進行着。

密司劉在翻閱碧湘的長沙風景畫，伯蘭在凝望着海青色的空裏，我最可愛的未婚妻，在替我跑來跑去地張羅一切，我在背着手踱來踱去的來往。

「人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傅立哀級數，大約是很複雜的罷。」突來的清風一般，伯蘭回過頭來，這般說了，很鮮明地顯出滴纔在他思潮中所吹起的漣漪。

「那麼，你也信了運命主義麼？」碧湘從那房門傍邊，很驚訝地回過臉來，望了伯蘭一眼，這般說着，却又轉望我與密司劉，似乎想徵求我們兩人的意見的樣子。

「我雖然不信什麼運命主義，但是人生的現象，多是盲目的，偶然的，却是實在的了。」

「可是同時又是很自由的，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地，在廣漠的生活的平原，把我們的運命開展着，創造着去。」密司劉說着，把幾束驚愕的光線之交點，用她右手的五指，帶往她的右邊畫一大弧，表示生活的平原之廣漠。說完了，却轉身望着我，似乎要求我的同意。然而我還沒有開口，伯蘭已經搶着說道：

「但是這種自由，是有限制的，是低度的，不是高度的。」

「可是我們只要利用這低度的自由，就可以開拓我們的運命。」密司劉很從容地答覆。

「把什麼做目標呢？」碧湘很熱心地插着說。

「把我們的生活向上喲！」

「可是我對於這種自由的範圍，覺得很可悲觀，對於這種自由的價值，也覺得很可懷疑呢。幷且生活的平原，依密司劉所說，雖然是廣漠的，但是我們眞能夠自由地往這平原裏把我們的運命開拓麼？」伯蘭這般說

着，把撐起來了的半身，又崩山似的倒向搖椅中去了。

「這種自由的範圍，我們不能不說是很小，可是他的價値是在於我們自己去創造的呢。人性中有一種對於環境極大的順應性，丁先生莫非把他看得太輕了罷。照丁先生那樣說，人生譬如是一條盲目的河流，我們是在這河流中浮游着。可是我們一方面順應着潮流，一方面仍能夠慢慢地取我們想取的方向，仍能夠慢慢地游到我們想往的地方，或竟爬上我們想達到的彼岸呢。這都是很自由的。並且我們的順應性，也決不是偶然的，我們各個人與環境的背上，都背着一部很厚的歷史在這裏呢。人生現象中，多少不幸事的起原，是因爲不去順應這盲目的，不可抗的河流纔發生的！所以若是想我們的生活向上發展，我們只要有堅強的意志，一方面順應着潮流，一方面仍向廣漠的，生活的平原裏，去開拓自己的運命，我想意志也是自由的呢。……」

密司劉的層出無窮的雄談，似乎還有滔滔不盡的形勢。我只瞠着目，豎着耳很驚喜地謹聽着，可是伯蘭與碧湘却似很不以爲然的樣子。可憐的伯蘭，已經漸次地復往悲鬱的深淵沉下去了。他眼前新得的微弱的光明，這時候又怵惚徐徐地消亡了，猶如那昏冥的薄暮。他的眼眶裏，好像泛着有一層火一般熱的紅液。他只垂着頭，再沒有勇氣來凝望那無邊的天際了——那依然是海青色的。

碧湘是很有藝術家的天才的。密司劉常說她是享樂主義者，本來她所取的是一種觀照的態度。所以她對於密司劉這種現世的，唯物的，功利的，盲目的性情與思想，是根本反對的。可是她雖然聽了很不滿足，却也不把來放在心裏；因爲我們不久就要結婚了，她心裏所懷着的希望與歡喜多着呢。

四

我與碧湘結婚幾天了。

我感謝我們比麻還亂的國家。我很感謝，因爲滔天的洪水之後，她還給我與碧湘，留有這等安閑的一塊樂

士。

我常常一個人心裏這般想，當我於工作的中途，暫任我的囘想振翼飛騰的時候：

——多少的人們，爲的想擴張自己一人的勢力，不惜把四萬萬的同胞全都屠殺了！

——多少的人們，爲的想謀自己一人的利益，不惜把國家的利權，同胞的命脈全都斷送了！

——多少的人們，爲的要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黃金與威力下匍匐了，不惜給他們爲走狗，爲賤妾！

——醜惡的人們喲！汚穢了的是你們的良心罷！

——我眞不能不感謝，不能不誠心誠意地感謝，感謝我的環境，感謝我可憐的，無告的同胞，關於我這卑微的，同時却很平和的生活。

——我是何等平和喲！我的良心是何等輕快喲！一切的誘惑望見了我的門牆，是要往後退却的。

——我是何等幸福喲！可愛的碧湘是這般美的！

一個人生在世間，假使忠心於自己的工作，能夠不爲無益的外物所誘，很卑微地，却很平和地，切實地生活着，本來還有什麼更可希望的事情呢？當我倦了歸來，碧湘撫琴低唱，用一種慰安的，爽人的淸音，把我疲倦了的神經，從新洗滌了的時候，我又何能不興起滿腔的感謝呢？

可是在我多少的歡情中，一天都忘懷不了的，是我可憐的老朋友。他是悲哀的冢子，愛的嫡嗣。愛是孤獨的，悲哀的。愛猶如黃昏時的鳴鳥，是要求一枝棲息的。可是他終竟不曾求得着，倒被悲哀迷住了。

可憐的是伯蘭。他的愛過於是偉大，他們不能了解。他們把更偉大的丟了不顧，甘心去偷做那乞丐的妓女的生活呢！

仲秋的一天下午，我從外面囘來的時候，碧湘很歡喜地迎着我，遞一封信給我說道：

「丁先生來了信呢。」

我聽說是伯蘭的來信，也很歡喜地接過來開了。那信上寫的是：

「別來又是幾星期，你們大約已經在創造新的苦痛了；因爲「生活」給我們的只是苦痛，新的生活便是新的苦痛呢！可是你們也不要爲我這幾句語言傷感，我願你們好好生活着去！

我現在歸復到故鄉來了，悲哀在我的身後推着，在我的胸上壓着。故鄉雖不是那般冰冷，但是他們在譏笑我，譏笑在「生活」在「愛」都戰敗囘來了的我呢！他們所讚美的，所要求的，是更多的金銀，更多的罪惡呢！可是我還是感謝我們的祖國與人類全部，因爲我已經尋着了現世的一個小小天國了。我最可愛的樓梯一般排着的姪兒們，小朋友們，在高揚着手歡迎我呢！他們雖然多少被惡濁的社會染壞了，然而他們仍是未來的光明，未來的珠玉。佩韓，還是那句很簡單的話有至深的哲理啊，就是「由教育到心的改造！」墮落了的現在的人們，把他們作爲不會生存的罷！我們祖國與全人類的眞的光明，還是要我們犧牲一切去創造。我雖然這般弱小，我願把我的全身心，往這方面做去，…………」

我看到了這地方，我心裏不知不覺地好像減輕了一個什麼。我暫時凝神禱告了。可是當我想再看下去的時候，碧湘又遞一封信給我很不高興地說道：

「密司劉說她已經與胡先生訂婚了，教我們歡喜呢。」

十一，十，四日。作於上海。

——載創造季刊。

木犀

陶晶孫

到底是鄉間，一座古廟雖然寬敞，但只呆呆地立着；廟前已通電車，過往的行人頗也不少。

鄉間也應有鄉間的風味，而此處又多少兼帶了些都會的要素，究竟鄉不鄉，市不市——鄉則大俗，市則冷落了。

素威，乃此地大學生中的一位青年，也夾雜在行人之中經過。不知是從何處飄來的一陣香潮，愈漸濃烈了起來，纔突然喚醒了他的意識：啊啊，木犀！

四望都是初秋的濃綠，幾株蒼蒼的古樹，在廟內日本式的庭園中繁茂着。

木犀的香潮——

這怕是甚麼人也聞到的了？

但是，各人總會有各人的感觸——

馬車馬的生活！——這是素威自道；他這個感嘆中，也有一種因緣在內。

他難忘的少年時代是在東京過活了的，他是無論如何想留在東京的了。即使不能的時候，也想往京都去，那兒是他所愛慕的一位先生的鄉梓。連這一層希望也沒有達到，凄凄涼涼地流到九州來，過着漫無目的的生活，這是何等悲慘的呢！

在下宿店中過難過的日子是最難熬煎的。雖然有願爲醫生的打算，然又嫌厭與病院的空氣相接觸。藉此便

入了校中的音樂會把幼時所學習得的比牙琴，一天到晚，籠在練習室中彈奏——雖是受着鄰室的助手們的厭嫌，迫害，他就這麼開始了他的「馬車馬的生活」。

除吃飯和就寢而外他沒有回去的時候，現刻他是要回下宿店去吃午飯的。偶然的這陣花香，把素威從無悲無喜的生活中解卸了下來。

就譬如那紐變黑了的紅條，那繫在那小得可憐的錶上的，不怕就在人面前害着羞不肯拿出來，但因爲是先生贈他的原故，他連那紅條也不想改換的一樣——

這陣木犀花的香潮——在此中有熱烈欲燃的歡愛存在——那是素威的幼時。

那是歡樂也還——只好說「還」——沒有失掉，還在希望與目的中輝發着的時候的往事。

校服的短褲換成了長褲，往學校去時，說是不好意思坐電車，把他母親苦了一陣，纔坐起人力車去的時候，終竟遲了刻。

點名的時候的體操先生——名叫「老虎」的那體操先生！因爲怕見他，便縮縮瑟瑟地，終久把脚移向了舊來走慣了的小學校門走去。

金輝燦爛的斜下的欄杆，階段下有棕櫚竹，那兒假如母親攜着我的手兒登上去的時候，會是怎樣地美好呢！無端地正在空想，突然——

『哦，素威！』

叫了一聲，從前面出來的纔是女先生 Toshiko，她是小學校裏的英文教習。

『啊，許久不見了呢，已經入了中學了，我每天都在想着素威君……

哦呀，在發號了已經上了課嗎？你學校裏是幾點鐘開課？』

『八點鐘，』勉勉強強地素威答應了一聲。

『那嗎，你是遲了刻了。中學校遲了刻，聽說是很麻煩的呢。——素威君，你來有甚麽事情？』

『先生，你看，今天的洋服做好了。』

『唉，——？』

『唉，長褲脚——眞不好意思呢。』

『哦，那嗎——』

『我便坐了人力車來，所以遲了刻。』

『因此你現刻去，是不好去的嗎？』

『沒有甚麽不好，只是呢，我怕那「老虎」，他要駡人呢。』

Toshiko 先生便笑了起來，不再說話，把右手放在素威的肩上，便走起來。走到了的是有白色的花邊窗帷，棹上有一瓶白菊花的房間——先生的居室。

『先生，但是我不去也不好。』

先生此時從腰帶中把小錶取出來看了一下。

『到開課還有五分鐘呢。到那時候我同你一路去罷。你就在我房間裏耍罷。』

——在椶發上坐是坐了，先生也高興地把手和衣袖放在素威的肩上，一同看了書橱，看了書架，看了畫額，看了聖母瑪利的像，但是素威心中總忘不了遲刻的事情。——

不一陣，先生便同素威兩人走到了中學部的——那「老虎」先生之前。

『先生，素威君是我把他留在我房間裏了，所以遲了刻。』

這麽說了的時候，老虎便恭敬地向 Toshiko 先生行了一舉手禮。

茫然無措地，素威立在老虎之前。

好像從頭部以下完全沒有血的一樣，實在是沒有血液了，在害怕得發抖。

『喔，開課了，到教室去！』

聽了這一句話，沒有血的素威，如像雲的一樣，漫無目的離開了那兒。

就在那天的晚上，素威靠在早晨登過的金色欄杆上，在思索着不知道怎樣的好。Toshiko 先生的房間是曉得了，先生也叫過他去耍，但是害羞得很，比今早晨的那件事情，短褲脚換成了長褲脚的還要害羞得不知道多少倍。

我要想鑽進壁頭裏面去了！發明這句話的人，怕也是遇着了這類害羞的事情。——金色的欄杆不倦地璀璨着。素威時而把嘴唇去親牠一下，時而又把面龐去挨牠一下。

『怎麼做呢？』他只是這麼想。——應該要去謝謝先生——但是這是怎麼害羞的一種道謝呢！但是就這麼囘去，也很寂寞。他在金色的欄杆上用手指畫寫着「Toshiko」「先生」等字。

最初先生到這學校裏來的時候。

『我是 Toshiko ——』

說了，隨後纔說出姓來，所以甚麼人都不叫她的姓的，細長而清爽，萬事精明的——此外沒有字來可以形容的美的 Toshiko 先生！

想了一陣，突然想到的是：雖是無聊，但是也要從遠處把先生的房間的內容望一下。——這麼一決心他便滑着欄杆從石階走下來。剛走到最後一段，上面有人叫他：

『素威！』

這正是先生的聲音。素威太吃驚了，發了一跳，竟至戰顫起來。

兩手被先生抱着，坐在房中的椸發上，還在發顫。

『我啊，我現刻又在管理寄宿舍的事情了，所以在校裏寄宿。素威呀，你囘去的時候，你時常到我這里來耍，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緊呢。』

素威已經歡喜得不可名狀了。——曉得是這樣的時候，我早跑來倒好了——

『先生，今朝你救了我，我以後不想那樣受先生的援助了。』

『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的素威被甚麼老虎呀獅子呀的人責譴呢，你不要介意呢，我們兩人一同做了不好的事來……但是呢；素威，我援助你的恐只有這一次，今後怕該你援助我了呢，總有那個時候，你不得不援助我的罷。』

說了之後，Toshiko 先生現出一種忽然沉思了一下的樣子——自從那天起；素威每天放學囘去的時候，定要到隣接的初等科的寄宿舍去了。

把胸中的激動制伏着在先生的房門前扣門的時候，那時候的快樂，在一生之中怕是空前絕後的了。

每日素威所做的事情，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了。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只把「Toshiko 先生」——這音樂的響亮的單語反復着，想今天見面時該說甚麼話。

有一天晚上，太遲了，怕先生一定等着在的，他這麼想着走去的時候，房門微微開着，先生靠在椅發上，穿着純白的寢衣。

先生默默地立起來，立地擁抱着素威。

『啊啊，我等了你好一陣了呀！』

把房門閉了的時候，素威感覺着一股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香氣。

『你曉得是甚麼香麼？木犀呢！』

幽幽地亮着的電燈，古風的桌子的脚，軟軟地陷在坐褥中的先生——就好像在那小孩子時所想像的夢裏的

王國中徬徨着的一樣。

美的那晚夕，素威是不能忘記的。

其後兩三日內，素威便移住在只有一徑相隔的中學的寄宿舍了。就此——過了許多美的晚夕。

赤磚砌成的堅固的校舍，校舍之後碧綠的美的小學寄宿舍——沿此寄宿舍之下，素威在草地與花壇之間行過時，先生每肯從上面俯瞰下來。

…………………………

素威與 Toshiko 先生的情誼，甚麼人都知道了。

有一天，素威走着平時常走的道路，遇着在小學校時，寄宿舍的寮母的 Tanisan。

『素威君，是往 Toshiko 先生那里去的嗎？——眞是熱心啦！——趕急得很？——是那嗎——哦，每天你們做些怎麼玩兒呢？——種種的談話？——像很有趣啦！——啊——哦，素威君，你和 Toshiko 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在談論呢。你還年輕，倒很泰然；但是先生和你不同呢，你曉得麼？她無晝無夜都在掛念着你，在你看來，怕只當是先生待得你好；但是在我們旁人看來，我們是很明白的呢。女人想的事情，我們女人立地是曉得的。唉，你同 Toshiko 先生年齡要差十歲。但是年齡爭差又有甚麼呢，戀愛到底還是戀愛。』

盡性地說了就走了。——也不恨那 Tanisan：她的面孔好像從古以來，不曾有過少女的美好的時代，美雖不美，但是素來是可信用的人。

但是聽她那麼說時——唉，那嗎先生是怎麼地比我更有意義的了。戀愛就戀愛——是那樣的時候，當然是更幸福的了——。

——因爲聽了 Tanisan 的一番話，他進了先生的房間，也不敢正面視她。像以前一樣把手伸過先生的肩頭去拿東西，或者坐在梭發上靠着她，更要求要接吻她的那種親密的態度，更是不敢了。

那天先生的態度也更加不同了。囘去的時候，先生的眼睛一面分外放出了種光輝，把雪一樣白的頸子伸過金色的欄杆上來望送着。

其後隔了幾天去訪問先生的時候，先生不在，因此失望。但是照房中的樣子看來，也不像是往遠處去了。

那是月夜。想在庭中散散步。走出中庭，木犀花，香得異常。

在草原中夜露凝積着的小徑上稍稍走了一下，走到平時栽有雨蘭的地點了。那兒有的是白漆的木櫈，假如不注意時，那上面的白衣人……那是一點也不錯，那正是 Toshiko 先生了。

『呀，素威！——我心裏眞快活。』

『先生，我在担心你呢。』

『對你不住。走到這樣地方來，你怕吃了一驚罷。啊，我們囘房間去罷。』

那麼說了。立起來的 Toshiko 先生，狂了的一樣把手搭在素威的肩上，在他頰上接連親吻了好幾下。

素威立着聽憑先生親他，他把手伸到先生胸裏時，窒了息的心臟的鼓動使他吃了一驚。

『唉，我只想永遠是個小孩子——』

『你也長大了呢。——長大起去，眞是討厭的呢。但是我們一同長大起去罷。』

『就長大了，我同先生也永遠是朋友罷。』

素威的處女般的害羞心，使他把心裏所想的事情戰顫着只吐出了這一點。

『唉，朋友？啊，朋友呢，我們不是師生。』

那晚上，兩人都默默地在月光之下，好像要凍結成一塊的一樣，縮小在那小的木櫈上。

『是運命呢，我們兩人。』

那是一天寒冷的晚上。素威走到先生那里去，Toshiko 先生倚着窗緣，低着頭在。

素威就像貓兒走路一樣，悄悄走進房去。——美麗的先生！天使一樣的先生！——我有這位先生，是怎樣幸福喲！——在這麼想着，同時，又好像起了一種害羞的心理：為甚麼想着這樣的事情！

但是先生那美的心中所燃着的是甚麼呢？——現在就使一切破滅，——就使地球立地融解，只要我們能住在這房裏的時候：……發着這些奇想走近先生身旁——先生纔在哭。——

但是先生立刻仰起來微笑，從淩着紅條的瓶中倒出有顏色的水來，在汽爐管上——房裏都漩着香潮——木犀的香潮。

『啊哈，那天晚上——那月下的晚上，你記得麼？』

『啊，快活得很了，那天夜晚！——』

『素威，你不要棄我？』

素威仰視先生——好像呈着淒涼的眼色——他不回答，只跳起抱着先生的頸項接吻。——同平時在家裏和母親的接吻——在素威心裏想來，覺得有些不同——自從那晚浴在月光之中，在戀愛（？）中劇烈地戰慄後以來。

『多謝你呢。』

素威額上，滴下了大珠銀滴，滴了好幾顆，好幾顆。

『我是太不好了，我，我總有一天會來償罪，等我那刻時候，等我到那刻時候。……』

以下的話，先生的眼淚把牠說了。

……………………………………

翌日的早晨素威處小使把先生的信送了來，說是回鄉去了，一直要住到聖誕節（Christmas）。

『先生嗎？』

『已經動了身了。詳細的事情，說是信裏寫得有。』簡單的先生的信中寫的是：——

『我因爲是柔弱，怎麼也不能向你明言。昨晚上多謝你了。我到聖誕節日再囘來，請到我房裏去等我。

木犀樹下的那一晚，請你不要忘記。到了家時立地便要寫信給你，請你等我。

我的抽屜裏面有兩樣東西是送你的，錶與像片。

請你相信運命呢！再見？』

素威好像狂了一樣了。

走到先生房裏去，在梭發中哭了。

跑到木犀樹下無意識地亂搖。

跑到寄宿舍去。把房中的什物踢得零亂。

上床去嚙着鐵柱，蜷着身子在渾身中亂搔亂扭。——如此繼續了兩三天。

等到聖誕節還有兩禮拜——

有一天素威歡喜地接到先生一封信：

『我病了喲。

到聖誕節那天，我能不能囘來，說不定。你將來到京都來的時候，請追念我罷？

我一生只有你一人是我眞正的朋友。

我想我會痊愈，我想我是能夠痊愈，因爲有你要留我在這世上，只有今天我把日記中輟了。在最後一行我寫了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又寫了一句。

Croire en destinée

素威，你一定是明白的呢，那相別的晚上的……

請了，素威！　　　　　　　　　Toshiko』

其後不久素威驚惶失措地接了一通電報——

先生沒有等到聖誕節——死了。

讀完電報之後，素威以為「解決」了。

那當然是一切的終結。

素威還是活着在——保持着先生的唯一的遺品，小錶，和怪美的時候的囘想，活在與自己太相懸隔的社會之中。

（附白）我們在日本由幾個朋友組織過一種小小的同人雜誌，名叫"Green"同人是郁達夫，何畏，徐祖正，劉愷元，晶孫和我。晶孫這篇小說，便是"Green"第二期中的作品：原名本叫"Croire en destinée"（相信運命）。原文本是日本文，我因為愛讀此篇，所以我慫恿他把牠譯成了中文，改題為『木犀』。一國的文字，有牠特別地美妙的地方，不能由第二國的文字表現得出的。此篇譯文比原文遜色多了，但他根本的美，幸還不大損失，請讀者細細玩味。

沫若

九月二十日福岡。

——載創造季刊。

音樂會小曲

陶晶孫

一 春

他寬敞地對比牙琴坐下，獨奏家坐在舞臺中央，會場的視線都集向獨奏家。

——伴奏暫在休止符裏，他放雙手在膝上，落視線在鍵盤上——這時候，臺下的會衆要映進他的眼睛裏。

'Cello的Cadenza好像小流瀑的搖飛——他的視界之中，比牙琴，獨奏家以外，還看得着注意凝息於音樂的人們。

忽然他的眼睛裏映着一個有記憶的像貌，他的心中動搖了：

『莫非要是她？』——

他跟在獨奏家後面走出舞臺之時還對她一瞥，不錯的，是她！不——不過也不應該是她的！

為Encore又上壇的時候，他又給對這位姑娘一瞥，——白毛的帽，大的春外套。

Encore完了，拍手響了。人們都立起來。

他忽忙地套他的大衣於夜服上，戴他的黑的舊帽，他從他的衣袋裏摸出了一張今天的音樂單，他寫上去：

『我是你曉得的人，此刻我看錯了當你為我以前的女朋友——你或者要是真的我的從前的女朋友——無論怎麼，你和我從前的朋友是很相似的這話，此刻對你沒應該有什麼關係，不過你和我的從前的女朋友相似的事

實倒也是眞的，所以我想要和你談一次話，我此刻把這話來作要和你談話的理由，是太失禮了。不過，今天你有好意來聽我們的音樂，也可以算你能夠和我談話一刻的理由。』

他腰了紙片，走出門口，走出門口的人們已經不能看破他是今天的伴奏家了。他走出場外，男女們三四成羣向街走，他速步走一段後，在薄暗之中，就覓着了她。

不過他不能走近她了，他心中感得有一種感觸，他總沒有把紙片給她的勇氣了。

所以他慢步跟在她的後面。牠是同一位年長姑娘同走的，她們倒是給了後面憂鬱的他許多活潑的笑聲。

她們走進 Café chat noire 了。他也跟進去。

這小都第一的咖啡店，倒有許多文士客，他本願要坐在她們的旁邊的，但卻坐在了一張不被她們發見的她們背面的桌子上。

他嚙着吸 Orange 水的細管，'cello 的旋律在耳鼓裏反響，美麗的 Cadenza 流過去，她的輪畫映在眼底，他的回想跳在心臟上。

× × × × ×

『你問我的女朋友麼？是的，她同你眞沒有一點不像之處。啊，那個黑子她也有的！已經三年沒有會她了。你問三年前麼？三年前是在東京，東京是我的新故鄉，我是在東京生長的，還是我在家鄉時候因爲我的家太大，母親的心太小了，所以不放我出過門檻。到了東京，又是街市太密，人家太小，所以沒有見過樹木原野，你曉得我初到的原野是那兒呢？她初同我去的是東京西郊的原野，有一天她在我家玩，她將要回去的時候，她對跟他的僕人說：『Kioya 你今天能夠同我們再去麼？』於是這女僕人就到我們兩方的家庭去辦好交涉，同我們到郊外，這時候我是十三歲。自來水路的土堤上生着蒲公英，蒼空上告天子在落下來，她的白襪的足伸在青草裏，她的手弄我的外衣角。

『你如能夠同我在一個學校，是更好的呢。』

『我是中學，你不要忘記。』

『唔！』

『那麼，你要到遠處去的？』

『現在那裏能夠說定。』

『你這話眞冷酷…』

我們講過這樣話。

你問以後的她麼？後來我們也搬家，她們也搬家，她進了女中學後，她失去她的父親，從此以後，她的性格也變爲極冷靜的人了。那時候我早晨總要多轉一段路，在路上碰到她在上學去，她同我在俄國公使館後門的寫字房前碰頭的時候，我們便照呼，講幾句話，以外也沒有什麼交際了。

有一天，她的明信片說：『明朝做我們的最後的會面，我要往別處去了，會面時請來。』

我總不能解她的『會面時請來』——翌朝我仍走到平常必經的路上，看見她來了，我纔了解她的話了。我跟她去，走到河岸電車的停車場，她買票子，是兩張，電車裏我同她一並排坐着，電車的動搖跳起 Cushion 時候，她問我：

『我問你 Baby 是叫什麼？』

『叫「小孩」。』

『唉，那麼「我的小孩」，我昨天請母親要許你常常可以到我家來玩，我們是幼稚園以來的老朋友。』

我看她的瞳孔裏映着我。

『不過，我的小孩，媽說不是有婚約的人不可以常常往來的…』

我說：

『我是支那人，你又是——』

『我也曉得，也有什麼妨礙，若是有礙，我們早已不能天天見面了。我們不妨就說有婚約了，去報告媽，好常常來往，不過，明天我們要搬到海岸去住，我倒要天天乘火車來往東京，那鎌倉海岸，夏天太雜沓了，春天的風光很多，我要請你每星期六到我們家裏來，等到星期日下午你可以囘去。』

我們什麼都不講了。「武藏野」的土堤上開着許多蒲公英，堤下自來水道水涓涓地流着。她的頭髮在耳朵旁邊拂動，紅色的帽子和紅褐色的春外套，窄小的脚上登着黑的皮鞋，她在看水，我坐在草裏接吻在她登着黑皮鞋的脚上，她那時侯的臉子，——就是和你沒有一些相差的。

啊，你問現在的她麼？是的，後來兩月後是暑假，她還在海岸，我却在日光。

東京有了大地震——那天，她是往東京去的，我卽刻也跑囘到東京，但是我終於不知道她的生死了。

× × × × ×

他在凝視着她，他在這樣獨語，他太被囘顧所苦了，他也曉得一個女朋友的死，總不過是一個運命之戲，雖然，雖然，——

他被憂鬱牽下去，眼前的她，過去的她都忘去了。

他不意之間立起來。他沿着市中的河谷傍高岸緩緩地走。

不能給她的紙片仍留在他的衣袋裏。

於是他的舊女朋友又囘到他的胸中了。

二 秋

他接到一封信。

『明天G氏的音樂會請你去，這裏封一張門票。你一定要問給你這票的人，這是認識你的人給你的，所以請勿見怪。』

他曉得今天音樂會是有個女學校的同學會叫白菊會的主催，他在這會裏沒有一個人認識。就算是這白菊會裏的人寄他，他們的目的在開會募捐，沒有送門票給他的道理，他又想到他的管弦樂的人們，他仍不能證明有人送票子給他的道理。

到了晚上，他就到音樂會去。

他苦心地找到「G 38」的坐席了，那時候因爲還是很早，場內還很空。他嵌帽子於席下。瘦軀上穿日本大衣的他坐下時候，柔軟的 Cushion 像被一位肥胖女士坐下一樣的彈動。

他舉首看舞臺上，中央是一座 Pleyel 的大比牙琴，左右兩盆棕櫚竹，薄暗的電燈。他全身覺到今天的電車的上上下下，和銀座咖啡店和街上來往時的疲勞一時襲來，他半醒半睡的坐着。

覺得有許多人們進來。

『啊啦！是H先生麼？』

是音樂家A女士。

『呀！久違了！喉病已經好了沒有？』

A女士作嬌態說：

『已經好了，謝謝！』

『今天是你一個人麼？』

『不，同我的姪女同來，但是她的席號不同。』……

她看他的門票。

『啊啦，我的坐席正是你的一並排。』

『啊，那麼，我可以同你的姪女士調的。』

『請不必！我半途要囘去的。』

兩人坐下而小聲談話：

『我馬上要來問你了，今天送門票給我的莫非是你？』

『不——不，我沒有。』

『是眞的麼；』

『沒有送，爲什麼呢？』

『啊，沒有什麼，昨天有人送今天的票子給我，大概他忘記了，沒有署名，………』

『呀，我看你女朋友太多了。』

『可是是男子的筆蹟。』

『不過，仍是不可放心的，啊啦，我太多說話了，我們是三年的久違了，又是不期而會的坐在一並排。』

『做了女士的芳隣是很光榮的，也是 Probability 的把戲罷了。』

『不過我同你朋友的事實是沒有變的。』

『三年間沒有通過信還是好朋友麼？』

『唉，你太嚴重了，我也是因爲喉病，你也不寫信給我呀！』

『寫信給 Lady ，不得囘信的時候，還要連寄信去，是有關我的體面的。』

『呀！你同三年前大大的變了，三年前是——』

遠處鈴響了，人們坐席位的聲音濃厚了起來。

『三年前呢？』

『海水浴時候，我向你撥水你還要害羞……』

兩人的話被拍手聲截斷。

G氏走上舞臺，彈着 Debussy。

許多洋琴曲彈出來了，他已經被A女士的香水的濃味興奮了起來。她的嘴靠近他的耳邊說：

『我平常總不能聽太多的曲子，今天我仍要照我的習慣，半途要囘去的。譬如管弦樂，我在後庭坐在草地上遠遠聽着的時候，要比在會堂裏聽得更有趣。』

G氏又彈起來了。

× × × × ×

在二層階上靠着池沼底欄干，有一個用手抱着池上 Muff 的婦人出神地望着階下。她的眼光正看得見他同A女士在談話的情形。

Muff 夫人的傍邊有她的丈夫坐着——送票給他的倒是這位 Muff 夫人。

Muff 夫人從上面看下面。

『那位女士是他的夫人麼？可是票是我寄給他的，他怎的這樣湊巧，會弄到那接連的號碼!?』

夫人注意着她傍邊的丈夫，所以倚頭在她丈夫的肩上，斜眼看着下面。

『我寄去的票子反弄到他們一同坐，眞可算倒了運了。我眞是——我要對A去說：「H是我從前的情人！」唉，這眞倒運！』

Muff 夫人強作鎮定狀。

『呀！』

她看見A女士把嘴放在H的耳邊時，不意之中發起聲音來了。

Muff 夫人的丈夫也向下面看了。

『是H，你看！』

Muff 夫人忽然現出極輝亮的嬌態對她的丈夫說。因爲她常常對她的讚美者——丈夫說H是熱心愛戀着她的。

所以丈夫也把勝利者似的眼眸再看向下面。

『他的隔壁是誰？像兩人的樣子很怪呢。』

Muff 夫人不出聲音。

拍手了，休憩了。

Muff 夫人在看下面立起來的兩人。

『我引他出來不是爲看他和A女士作什麼遊戲，是要看一看還做那種醉心於我的文章的他，而現在——

她被丈夫催着立起來了。

× × × × ×

美麗的A女士的姪女被介紹於H了。

送出A後，H同A姪女同飲着可可茶。兩個人並坐着聽音樂會的後半。

G氏一次也沒有奏 Encore，會就散了。

白菊會的小姐們立在門口，一面看着瀟洒的青年們，一面做着耳語。終於不能發見送票主人的H，現在要送這位少女到她的家中去了，發見她的汽車夫後，跟他走一段時，有從後面過來兩人，Muff 夫人右手抱着夫

君的手，左手輕輕碰着H的外套邊而過去了。

× × × × ×

『他又在送別個小姐了——但是我總沒法子從他那裏拿囘前年我給他的信。他做的事體都是不管自己的名譽不名譽，他是說不定會把我的信去登在什麼雜誌上的。呀！我現在已作安定的生活了，還要有如此不快的過去事——他這樣在日本人的乘汽車的階級間交際，他一定會玩弄日本女人而且是極時髦的。

市外電車裏的 Muff 夫人這樣想，在電車 Cushion 上搖動的她的眼前映着執電車皮條的夫君的粗短的頸部。

三　冬

『啊啦，先生！』

從後面叫的是女子的聲音。

此刻是音樂會散會時候，喚他的是從他學比牙琴的一位女學生。

『冷得很呢！』

『——————』

『你衣服不冷麼？』

『有些冷，不過我們在走路，可以自然發點熱。』

『今天先生的指揮格外的巧美。』

『甚麼音樂，我都忘去了！』

『呀，先生今天有些不平常呢。』

『我沒有什麼不平常。』

『啊，先生在發脾氣了，不是麼，先生發怒了？』

『——』

『今天先生能夠送我到家裏嗎？』

『非但送到家裏，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講。』

『喂！』

她的很濃的眉下的黑眼睛在向上看他——他們視線互相作一個親愛的招呼。

『啊，先生！先生此刻穿了禮服，比平常在家旁邊散步的時候，要美麗得多。』

『無論那個，粉飾了都會美麗的。』

『呀，現在是無論那位美麗的人，都要粉飾的時代了！』

『那麼，我的話太失禮了。』

『可是先生在家旁邊時候也很可愛的。』

『那是客氣話了。今天你爲什麼這樣起勁？』

『閑話別說了。先生說有許多話要說，是什麼呢？』

走到河上架着的一個板橋了，H伸出了手。

『啊啦，先生要對不起別的女士了。』

『沒有的事。要你跌到河裏，然後我纔下水撈你麼？』

『………』

兩人過了橋。

『我要問先生，先生結婚是幾時？』

『沒有那樣的事，我沒有同那一個約婚過。』

『不過無論那一個都曉得先生要同她結婚。』

『沒有那樣的事，昨天我寫給兩位小姐的信後，我是恐怕兩封信要被我封錯，所以再開起來檢查的。』

『——』

『一張是寫給假設的人的，但是沒有能夠寄她的。』

『先生要把那種信給別人，被寄着的人要受累。』

『後來我要把那封信給一個朋友，朋友的愛人倒是同我的假設人很像的，不過因爲我覺得極輕的嫉妬了，我便說你果如能夠同她結婚的時候，要等我恭敬地得接吻她手的光榮，不料他發怒而走去了，總之萬事都是假設，事體一到現實就不美好，所說我的女士，也是——』

『也是什麼？』

『你的作甚麼？——那麼我問你，此刻假使我拚命的愛你了，而你不能有好意於我，若果對你有這樣的人，你能夠稍給一點同情於他麼？』

『那是一個戀愛的苦惱——先生，你呢？』

『我呀？我總不能完全拒絕她，這種感情是男子的弱點。』

『那麼先生要和她結婚的。』

『不過我另外有假定的愛人。』

『先生是沒法子的先生了。』

『我要問了，你爲甚麼今天這樣起勁？』

『那是不能講的……』

『我們在橋上握了手，我們是格外親近了，你還要——』

『那麽我說，不過我是不能說定的，從前 Bazaar，我彈琴的時候，從二層階上有一朵花飛下來，他就是——』

『你眞算——你一面彈琴，一面還會看——』

『不要講笑話。是穿大學制服的，頭髮很長，我不知幾次想要問先生他是那位，卻總沒有機會——今天我帶來的薔薇花，因爲想或者他也可以來聽，借他不在坐席時候可以把牠放在他的帽子裏去。』

『快說！說你怎麽怎麽愛了他，怎麽怎麽去——』

『我快說了，說話有次序的，不料我吃了一驚，他是先生的一位——懂了麽？』

『不懂。』

『啊，我恨你了！是 'Cello』

『無論那個團體，彈 'Cello 的是會吊膀子的。』

『不不，他不會的。』

『是他麽？懂了。』

『先生，是他了。』

『那麽，你是拚命的愛他。』

『不過我在起心……』

『薔薇給他了沒有？』

『給了他的大外套了。』

『他記性太不好，他坐在咖啡店，醉了的時候，伸手摸煙，捉着了薔薇刺，他要說：——』

『唉，不過我是同從前他給我的薔薇一起放在他的外套裏的，又是今天他彈 'Cello 時候，我們的視線也招呼過的，所以該沒有那樣的事，不過我有些不能心安……』

『先給他信纔好。』

『哦——』

『明白了，他是住在寮裏的，所以你不能多給他信，況且你是小姐，更不可以多接男人的戀愛信——我要問你，你今天爲什麼不請他送你回家呢？』

『我要同先生講講，要請先生幫幫忙。』

『呀，你有這個目的！那麼我總會幫你忙，通信總是要緊的。』

『唉，先生，眞的麼？』

『哦——他必定也是戀戀於你的。』

『——』

『第一要通信，假如你們不便，我來做信差就好了，我要誠心幫你忙，我明早會同他講的。』

『先生，我心裏眞快活。』

『你不要抱着我的手脚……啊，你在哭麼？不對，前面就是家了。』

『只是先生要怎麼纔好……』

『不要說那些哀憐的話……』

『只是我不能心安。』

『說到那裏我也——我是走去走來到處都沒有家庭的放浪人，所以只會講架空的戀愛，——那是詩，是

詩，所以你也不必替我不心安。』

『只是先生說，先生要把架空的愛人的信交你的朋友，是那個朋友？』

『沒有那樣的事。——』

『我不相信。』

『——唔，那是——』

『我曉得了，我雖然還沒有相信過有人會至多也抱同情於我，然而你的架空信，——』

『沒，沒有那話。』

『先生的話也顫起來了…』

走到她的家門前了。

『好，到了，請你作幸福人的夢罷。』

她沉默着。

他脫他的帽子，恭敬地作騎士對淑女的古禮，接吻於她的手上，她從他的大衣套裏抽出他的Batoon。

『請你原諒我要愛他，Batoon 請你給我明天再會了。』

『是，今天我很感謝。』

忽然她抱着他的頭，把她的嘴接到他的吻上了。

他披上他的禮服的外套，退回原路。

一九二五，一二，六。

——載創造月刊一卷七期。

黃昏

何畏

太陽一年四季天天在小西門外一帶落山。不過因四時的變化或陰晴的分別，情調有些不同罷了。

一天正在涼秋九月的下旬，太陽還在這一帶沈沒。那堵城牆，在這一帶荒涼的地方，那樣高大，那樣雄厚，現在竟好像呆了一般，儘站着不動望着那四邊的天宇。城樓拔直了頭頸，像煞還想占有太陽一點光線，然而只見城樓頂上的一線殘暉漸漸微了，漸漸暗了，漸漸沒有了。暮靄從骯髒的城壕裏漸漸蒸起，從空中暗暗地壓下，從四周圍攏起來，把那西天一團炎炎的火光，漸漸團‥團‥團剩到一小團灰黃色的光朵！

這小西門外沿城壕一帶大路上狠是冷落，只有幾家草屋，就是日中也沒有什麼人馬往來，一到太陽落山，在這黃昏時分，這條大路——看他沿了城壕彎彎曲曲漸漸隱到灰暗的地平線裏去的樣子——竟好像一直要通到冥府裏去，在這條昏昏的大路上有三四個下鄉的鄉下人隱隱約約地在那兒搖擺。背後跟着一羣穿破衣的小孩子，同路上行人囉嘈。這羣小孩是這一帶沿路人家的子孫。因為他們家裏住在這偏僻的地方，所以非常喜歡有路人走過他們的家門口，可以暫時跟着他們同行，喊他們幾聲伯伯，聽他們講些什麼話，或問他們家在那兒，得以使他們小小的好奇心兒滿足。有些路人狠親熱，看見他們歡喜生人，就狠同情他們，倘手頭帶着吃食東西的時候，就給他們一些，讓他們去分吃，使他們可以快活。他們就歡天喜地，也不曉得道謝一聲，嘈嘈雜雜地立定了，就分起來，等到分好，想着恩人的時候，恩人已經去了好遠，大約聽不到他們的「伯伯明天來呀！」的喊聲了。

但是這些過路的人是常在這一帶經過的，這些小孩子已經把他們認熟了，所以一見面都要向他們要東西吃，弄得他們討厭起來，就在小孩子們的面前來示起威駭。一面小孩子們早已把他們的本領看破了，那裏會怕他們，就也向他們挑戰，跟在後面兩隔開二三丈遠，唯恐他們聽不見，拔直了喉嚨，隨各人的本領，高聲大罵起來。他們只做不理儘管望前走，於是小孩子們膽越大，愈迫愈近，到不過一丈遠的時候，他們裏頭有些回轉頭來，蹬了幾脚，想把他們嚇退幾丈，乘此可以遠却的樣子，孩子們以爲自己們的挑戰成了功，但一面也有些怕，使嘻嘻哈哈地逃回來幾丈遠，看見敵人反退了去，就更加胆大起來。重新追了上去。

這樣追來追去，追了幾回，孩子們覺得離了自己們的家已經遠了，漸漸到安全的範圍以外去了，身體已倦，肚子已飢，天也黑了下來，就放棄了這些敵人，嘻嘻哈哈地各誇自己的功績及戰略，並且說倘若他們明天再來的時候，應該怎樣報復他們等等，一路商量，一路望着幾家草屋的所在回來，各歸各的家裏去了。

這幾家人家——在這冷落的小西門外一帶，只有這五六家人家，住的都是江淮間人——從城牆上望下來，好像豕圈一個樣子，就站在平地上望過去，也不像有所謂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的住家，反像南洋一帶的野蠻人的部落。這部落給那高大的城牆擋住了，永世也看不到朝陽，所以燒早飯的炊烟永世都不會一致；但到現在落山時分家家都你呼我應地正在從牆隙門洞裏吐烟，烟中夾着薪火的紅焰。

富貴跟着哥哥福壽一進自己的家門洞就聞見一陣香，他更得覺餓了，就喊起來：

——媽媽肚子餓了……——他的喉嚨是沙的，並且帶着倦聲。

屋子裏暗而多煙。進門右手角裏稍有些亮光，一隻行竈正對着裏向吐火及烟，烟滿屋地膨脹，火光照在行竈面前坐着的婦人身上。婦人，看上去，是中年人，給火光照着的地方，顱上反射出焦紅的顏色，頰肉已經落了；眼眶凹了，眼珠射出炭火的星光；嘴朵起着；頭髮蓬蓬，好像半個月沒有梳了；一件藍布衫，給火光照着的地方，瞞不住許多破補。手裏捧了一把枝柴，看着火，聽見他們喊肚子餓，就回頭來向聲音的來處罵起來：

——小鬼！你們只曉得喫，喫飽了，只顧玩，玩餓了，又來叫老娘……等着，你們的那沒出息的老子還沒有回來哩！神經質的尖聲滿屋響了一陣。屋中肅靜。兄弟兩個不敢響了，只悄悄在黑暗裏你看我，我看你，又時時偸眼望母親的風勢——看見她的臉色給火光恍一恍或是兇險的眼睛給火光閃一閃，更或是嘴朵一朵，立刻回轉頭來向黑地裏躱避，心裏覺得那一雙兇兇的眼睛從背脊上一直刺到了心窩裏！

一忽兒富貴把危險忘了。他，在無聊之間，想着了他的新生出來的小弟弟，就輕輕挨過去，想到床面前去張他，忽被哥哥覺得，給他一把抓住，便沒得去，他更覺無聊起來了，他便一心望他爹爹即刻回來，好像他爹爹一回來，他就可以自由不少。——忽然在心裏看見他爹爹在暗地裏挑着擔子回來了！他立刻奔到門口去望外一張，驗他心裏所見的對不對——不對！只見城門口那一盞路燈已經昏昏的燃着，但在那昏昏的燈光下邊沒有一個人影子。他一覺得失望，又覺得奇怪。——爲什麼這樣晚？但他沒經驗能設想何以爹爹不得早回來的種種事情，他的經驗不過是他門口過路的客人之中有些肯給他吃食東西，有些不肯而已。他終信爹爹一定就回來，像他這樣的小孩子決不會絕望。

他現在更加緻細向暗陰裏望了一刻——見了他又驚又喜立刻回頭望裏頭喊起來：

——哥哥！哥哥！你來看，爹爹來了——爹爹回來了！吵喉嚨帶着驚喜的緊張，把門外門內的沉默突破，一直衝到對面黑陰裏的城脚上，森氣的回響在黃昏裏震了一陣，仍舊沉默了。

福壽一聽見爹爹回來了，就馬上奔出跟着富貴一直到路中間向北望，看着富貴的指頭所點的方向裏——不錯！一個黑影子漸漸過了城橋，到城壕這邊的將倒未倒的路的昏光裏來了！富貴看了就喊了一聲：

——爹爹你回來了？——喊罷也不顧城脚的回響怎樣，立刻向着黑影子奔了過去，福壽也跟着。

將近黑影子的時候富貴又喊起來：

——爹爹，我們等你好久了。——聲音低了些，然城脚也曉得不能禁止他的歡喜，所以就不響了。

黑影子挑了一付皮匠担，身幹中上，面形，因他已經背着那幹路燈，看不淸楚，臉色在黑陰裏更加黝黑，看見兩個兒子奔了過來，快活得狠，左手讓富貴攙了，右邊的衣角讓福壽攙了，走過來。富貴同哥哥都快快活活挨住了爹爹兩邊便問：

——爹爹今兒囘來得晚呀！

——嗯，爹爹今兒有了些事，不得快些囘來——他嘴裏雖這樣溫和地囘答，心裏頭忽因此又把廟前的情景想起來了。然他想到他弟兄兩個還不懂人事，還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處的時候，便特意把那情景丟開問他們道：

——好孩子，你們等着吾麽？……娃子呢？

——小弟弟睡在床裏一聲都不響——這聲音好像表明富貴的小小的幻想又飛到他的小弟弟的身上去了。

挑担的聽了，心裏也就安慰了，覺得那可恨的情景不翼而飛了。又連下去問：

——媽媽呢？

——媽媽叫我們等着爹爹一塊兒喫飯。——福壽一頭弄他的衣角答了，

挑擔的聽了就嘆了一口氣，便說：

——爭氣的孩子！明兒爹爹做得好賣買，一定買些肉來煮給你們喫——說到後來聲調漸漸沉了下去，好像給黃昏的沉默吞去了，富貴聽見爹爹明兒買肉來，就馬上想吃起來了，便問：

——爹爹爲什麽今兒不買些囘來呢？

挑担的聽了微笑了一下，笑聲在沉默的黃昏更覺得沉痛，說：

——今兒忘了，明兒……倘生意好一定買些囘來……——然而能在這句話裏領會失望的聲調的，只福壽一個人。福壽年紀已經八歲，粗知人事了，曉得今兒怎樣他爹爹會這樣不高興，聲調會這樣沉痛。他就對着他弟弟說：

——我不想喫肉！語氣帶着反對弟弟的要求的樣子。富貴也覺得了。就向哥哥爭道：

——唉，我要喫的！

——我不想喫！語氣硬了一些。富貴見哥哥這樣強硬，只得哀求他爹爹，

——爹爹我想喫的……

——好，好，明兒一定買回來，但你要好好兒聽爹爹媽媽的話纔行呢——

他自己明明知道明天斷不會湊巧攤得那小流氓可以向他要債，生意可不必說。但他又想富貴知道什麼。別人家的小孩子多少享福，喫魚喫肉，喫到不高興喫，自己的孩子就這樣受苦要喫都沒得喫。——壞事呢幹不來。幹了對不起祖宗。……別種行業呢——沒有脚路。所以只得望明天，也覺得明天可以攤得着那瘟鬼或做些好生意。——然而歸根結底終容易想到沒路的一方面去，乃嘆了一聲對着右手邊的兒子說：

——哀，阿福，你大了，不要學老子樣的行業：學了這沒出息的行業，眞會一世不出頭呢！四周的重重的沈默把他的悔恨的聲調吞沒了。

富貴看看已經到了自家門口，就抬起頭來望着父親說：

——爹爹，我先進去告訴媽媽聽……呀。一頭說奔進去了。

福壽聽了爹爹的話便問道：

——爹爹的行業不好麼——還有別的好行業麼？

——自然有……多得很……一頭說把肩上的担子擱了。福壽等了一忽想他說下去，但他死不說下去了。福壽只得也進去了。屋中墨黑。行竈肚裏火已經熄了，洋油火還沒有點。只聽得富貴在進門右手角裏哀願媽媽：

——媽媽，爹爹回來了……點火！拿飯出來喫！

但沒有回音。屋中寂然，只聽門洞口搬擔子的聲音獨自從門外移動到左手的門角裏而已。一齊都覺得屋中

空氣緊張了。卽富貴也嗅着了。兩個小的心裏早已預想到要有大聲音從站在門口黑頭裏的父親的嘴裏發出來：

——爲什麼不上火？然而父親的聲音狠溫和。福壽方纔放心，就在黑陰裏回答：

——我在找洋火。

忽然擦拉一聲，洋火發了光，福壽的臉立刻在檯子傍邊黑暗中出現了，他的眼睛給火光一揆夾了幾下。他急急把在他面前檯子上沒幕的洋油燈一點，亮光更加強了些，屋中的一切存在都在半明中各自擡起頭來了。富貴從這邊右門角裏望過去，只見父親的半姿，還站在那兒，在火光裏蕩漾。臉色狠和善，也就放了心，更推他媽媽的背說：

——媽媽站起來！拿飯出來喫呀！他看見媽媽不應，回頭對爹爹說：

——爹爹肚餓了沒？——他一聽爹爹說——嗎，餓了——立刻放了媽媽，奔到檯子傍邊，從長凭爬上檯子，把檯子傍邊壁上掛在那兒的飯籃除了下來。他的哥哥正在拿碗筋，看見他這樣冒險，就喊起來想止住他：

——我來，我來，那不牢的檯子經得你這樣爬麼？然而已經晚了，飯籃已經除下在檯上，人已經在地下催哥哥盛菜了。

一面父親無心的回了富貴一句話之後，方纔在檯子傍邊長凭上坐下，向着行竈這邊漫漫的問起來：

——什麼一回事……心裏不好過麼？——女的不答，男的也不再問：屋中寂然只聽得兩個小孩子大的搬碗小的弄筋聲……

他知道他一進門已經覺得黑暗的屋中空氣已經不對了，等到聽得阿貴哀願她的時候，曉得她今兒老脾氣又發作了。頓時心裏說不出底煩悶起來，只得望着裏頭左手角裏那張床，略微安慰自己一下，床是他們做夫妻的時候買的，一年四季站在西南角裏，到如今已經給烟氣騰到不成樣子底黑了。然而這床在他們兩個之間是一個唯一的紀念品，也是他們一家的勳功者。他的兩個大孩子都生在這床上，長在這床上。現在小娃娃也全靠他

保護可以安逸地睡着。他就想起小娃娃睡在那兒的樣子，心裏就看見小娃娃的微笑，閉着眼睛身體動也不動只像兩個山東包子的雙頰帶着笑靨在那兒微笑，仙童一樣，雙手，像小素包子一樣胖胖的小小的雙手，拱起按在腮下。……他就立刻想起那一筆債，廟前的情景又抬頭起來了，不覺憤憤，就想告訴她，然他沒有回轉頭來向着她之前，心裏已經覺着說不出底悶起來了。——她今天那能夠會聽吾的嘆苦，那能安慰吾！然而除了她也沒有第二人可以安慰他，——連她面前都告苦不成！他一想，不覺一鼓酸鬱之氣從小肚子裏一直衝到腦門裏來，他就覺得今天免不得落在兇暴的手裏，然而又立刻搖搖頭把這不祥之兆否定了。——前次打她到多少利害，不是咬住了牙齒，咬住了良心，眼看她流鼻紅麼！她有什麼了不得的壞處，不是自己的脾氣不好麼？她不過手裏沒有生活做，心裏就不高興罷了。想到這兒心裏少許平了，乃緩緩問她：

——究竟爲些什麼還沒有生活到手呢，什麼樣？

——虧你來問我！神經質的尖聲音滿屋響了一陣，屋中更加壁靜了。碗筯的聲音也沒有了。

她好久沒有生活到手了。本來她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名目的。不過幫人家洗補衣服而已，因她性質和氣，價錢還算便宜，頗得城裏幾家店官的信用，可以趁兩三千錢一個月來維持家用。就因爲春來生了一個娃子，一面要照顧娃。又想趁錢，弄得兩頭不着實，一天到晚不停，也不及人家的快，拿去的還要千謝萬謝也不能滿足他們實用上的要求。因此信用漸漸薄了，生活漸漸沒有了。自己也不願去哀求他們了。然而她的良心不依賴男子的獨立心，維持一家的責任心——遂懊惱起來。但又不能埋怨到乳兒身上去——他可憐，知道什麼？……可恨的就是那色鬼。她心裏恨到男子身上去了。她回想他們兩個做夫妻以來，一切生活都沒有十分相強制的地方：男的也沒有十分社會上的關係及勢力，自己也狠勤儉，也可以幫他一同維持家用，兩下總算和睦。但她的貞操——她的觀念以性慾的自主權爲貞操——無有一回不被男子強制地操縱。因此她深經驗了許多生活上的艱難，自阿貴出世後，她就決心不給男的任意操縱，所以這五年來總算可以過得過去。——然而那一回爲什麼又

糊亂應了他，爲什麼那時一點毅力都沒有可以挫止他？這個自從她懷胎以來常常提起的疑問，然至今都不曉得回答，只曉得自怨自，以爲自己沒有毅力，以爲自己的貞操給男的蹂躪了。——還不止，還要拖五六個月的重寸錘，要經過幾次臨產的陣痛，生了下來——好，生活都讓人家搶去了！她越想越懊惱，恨不得立刻自己死了好。——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得！心裏只憒憒不曉得恨那一個好，恨天好呢恨地好？還是恨她的男子好呢還是另外有什麼人可恨的——店管？……不，不……到底在她憤怒的眼睛裏只有一個接觸最密的自己的男子可以埋怨的；現在默默地踏到她的意識範圍裏面來了。這她已經覺得可恨，在她的心裏想駡人的衝動湧了幾湧，然而她自己也覺得不好，把這衝動制住了，因她一面想他講幾句好話來安慰她。然而她一聽他問的幾句是可問不可問的常套話。乃覺失望，雖已經可以預料再等一忽好話就會從他口裏出來，心裏總不以爲然，故意加些力量喊了一聲。但她自己也聽得自己的聲音滿屋地響，她就覺得過了分，暗暗地懊悔起來了。

兄弟兩個同爹爹一樣，呆了一刻，福壽乃輕輕地盛了四碗飯，把鍋子裏的菜盛在碗裏，排在桌上叫爹爹喫飯，不敢叫媽喫。男的一面坐正，一面囘頭向着女的說：

——吃飯罷！於是兄弟兩個也接連叫了幾聲。富貴聽見不答應，就跑了她身邊去推她。她動也不動只囘了一聲：

——不吃！尖利的決意的聲音把富貴嚇了一下，——不吃，就不吃，沒有法子。我餓了懶得同你爭的。阿貴來吃罷。——阿貴聽見喊，就爬上長凭上捧了碗吃起來了。福壽也跟着三個默不作一聲，只漫漫地——看各人的樣子都不能盡性吃。各人都有心思。福壽想先吃完了可以收拾東西 。富貴常常偸眼看爹爹。看爹爹吃一口，也急急吃兩口，看父親把筋停了，也停了筋望他什麼樣，看他慢慢地開起口來了乃乘機多吃幾口。

——眞不懂，究竟什麼心思呢？你既難過又何必一個人躱在角裏賭氣。你只知自己有氣就發脾氣。你不知道我在外邊受人家多少氣——他說了。口氣好像不是直接對她說，又好像責備她。——你有什麼氣？你有了氣

還了得。尖的反抗聲把屋中空氣又震動了。她本來開了第一聲口之後，總以為他還有話來安慰她的，但是現在除了一聲——吃飯能——之外不但沒有安慰的話，反責備她起來。……飯也不過叫了一聲，只管自己同孩子們吃起來，沒有把她排在眼睛裏的地方，使她大不以為然，故更加恨起來了。

——哼，你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天天在茶館裏喝迷魂湯！

——唉！就是這個地方苦呀，——他吃了幾口說了。他覺得這時候便是他告苦的機會了，就接下去：——你想茶館又不是天堂常常去幹什麼。不過我也想他們還我錢，所以常常同他們敷衍敷衍，免得他們直至錢都不還我。今兒在廟前碰到了阿霖，我一想今天他總可以還吾的錢，所以千請萬請想請他到茶館去探探口氣，你曉得他什麼說？眞氣人呢，他說：——我現在不是同你這樣的人了，你想氣不氣，欠了人家的錢，還要講身分高下！我只得說：——請你看舊交情面上去一下。他硬不肯，只說：——有什麼話快說，何必一定要到茶館裏去。你想他那付樣子好像我欠了他的錢不能還，還有向他借的樣子。我心裏覺得氣，只做客氣些說：——月底沒有幾天就到了請你想個法子。你想這個小流氓怎樣講？他說：——你為什麼不早些對我說？你想欠了人家的錢，自己不預備還人家，等到人家問他的時候，竟敢說：——為什麼不早些對我說！我氣極了恨不得一拳把那付殺人樣的兇眼睛打到滾出來收場，忽然一想自己的兒子已經大的大了小的還在吃奶，你一個那能照顧得下去。這樣一想心裏雖氣不過，面子上只得裝一個哀求的樣子說：——那麼請你給我一個日子讓我可以到府上去領。你想他怎樣說：——他說你不必到我那兒去，去也不中用的，你聽，要死不要死？我就問他：——那麼到那兒去領呢？我忍氣吞聲地這樣一說，他倒發起脾氣來了；罵道：——衆生！觸籠總幾個銅鈿，哭出烏拉作什——我阿是欠你銅鈿的人？勿要看差人！袋裏有的時候摠着了總會還你的……十頭八塊錢哭出烏拉作什？……下回摠着了倘袋裏有的話還你好了！你聽！我眞想把他的腦袋一拳打破了收場……但又一想：把這種小流氓

打死有什麼好處，自己一家反要受多少累——只好看自己的孩子們面上讓他些，說些好話，臨分散的時候可以說得說盡了幾千聲對不起同拜託，還不能平他的氣！……

他略停了一刻，好像心裏的憤激頓時疲倦了的樣子，飯也不吃，只拿菜碗來喝了些湯，重新說下去：

——總算我眼睛瞎了，有錢不會自己用，去借給小流氓，他的老子總算投了革命黨發了財，可以安逸過日子的人，兒子還是這樣欠了人家的錢不還……

他說到這兒心裏覺得要說的已經說完，現在專等女的怎樣說。女的隨便聽了他一番話，不免起了許多對外的敵愾心，然而一想到他硬拿她做親當時的銀器去當的情節，忽又痛恨起來。

——誰聽你的話？你當初騙得我好：——同他們結了交，兒子們身上稍許可以出些頭——那曉得你拿了我的錢到外邊去同流氓做朋友！……你以爲借了錢給他們，他們就肯同你做朋友——哼，看他們對待你的樣子，誰當你做朋友看待？你這種人那兒配得上他們！……好，現在連結交在他們身上的當頭的利錢都沒有着落——你明天去找着他一定向他要還！倘明天不拿回來不同你休！你倒好，在外面上了當，回家來只嘆嘆苦就想算數了麼？

——那麼你教我什麼樣？——男的狠狠起來了。

——要回錢來就算歇。——女的聲音略帶冷刻。

——要不回錢來呢？——男的覺得無路可尋的樣子。

——倒虧你說的。要不回來，去投河死了，不要回來了好！

——就是死不得的苦呀：孩子們大的大了，小的還在吃奶，你又是一個女子。……

——總比你能幹些，你有什麼能幹，你只會同流氓做伴上他們的當，像你這種人不早些死幹麼？

——我死了，你們什麼樣？——男的稍許聲音大起來了。

——哼，不客氣，把身體賣了，也會養他們大！女的也反抗起來。

——什麼話！?他連筋檯子一摧，頓時站起來踢開了長凳，奔到女的傍邊——福壽，早已吃完，富貴，也放了碗筋，跟上來，夾在裏頭，口裏帶着叫哭聲，亂叫爹爹爹爹！他已經揪住，把她提起來，張開五指劈面打過去。只聽得女的喊了幾聲：——你打！你打！之後，便放聲大哭，夾着叫喊及死力抵抗的聲音……一面睡在牀上的小娃娃被摧檯子的聲音驚醒轉來，聽得帳外恐怖的仇恨的哭聲喊聲在那兒轟動，也驚哭起來了。四個的哭聲之中聽得男的兇兇的喊聲：

——去，去！我賣你花煙間裏去。揪住了她的頭髮從角裏頭把她拖出來拖到將近門洞口；一面女的死命的抵抗，一頭叫，喊道：——你還我首飾來，還我首飾來！及兄弟兩個各抱住了父親的一隻脚絕望的喊：——爹爹！爹爹！

悲慘，恐怖，仇恨，兇狠，絕望，驚惶，哀哭在暗怛的屋中交響！只見一個人影子急急地奔進來，也夾在這一堆裏，喝了幾聲，不曉得什麼意思，一忽兒夫婦遂解開了。男的還氣憤憤的回到檯子傍邊把剛纔踢倒了的長凳豎了起來，氣吼吼地坐了。女的知道隔壁余老老來了，乞憐之心頓起，掩了臉，仍舊回到老地方坐下來，放聲大哭，哭到余老老嘆氣道：

——好好一對夫妻為什麼要打架？你們兩下一同過活了有七八年了，還不知道大家的脾氣麼？大家總要各讓各一些——要看孩子們的臉上，何必這樣子呢！

——余伯伯讓她去賣……我不要她。男的還不肯休的樣子。

——笑話！虧你說這些話。老人笑得頗和氣，先使兩個小孩子安了心。富貴回到原處去吃飯，福壽去抱小娃娃起來了。

——余伯伯他冤誑我的，他沒有把我的話聽懂他就打我呀。女的哭哭啼啼像女兒告訴自己的老子一樣。

——我知道，我知道，我們這一帶都知道你的，你放心，有事在我身上。老人在男的傍邊坐下。一頭說一頭見福壽手裏抱着的小孩哭得可憐，就教阿福抱給他娘去，可以給他奶吃。

母親接着了娃子，袒開胸脯，把一隻溫柔帶淚的小臉軝在乳房邊的時候，已經覺得安慰了許多。娃子見乳房，收住了哭聲，只銜住了奶頭吸，也好像得着安慰了，母親覺得奶頭給乳兒一吸，好像所有一切胸中的懊悶都從奶頭流出去了。男的看見他們母子兩個的一副慈愛的圖畫，心裏也平了。

屋中頗安靜，但聽見壁角裏母子的哭餘銜起來的唏噓而已。老人看見風波的大勢已經平定了，就覺得久滯着反使他們難過，乃想回去，便四周一看，也覺得同往常一樣，就是檯子還有兩碗飯沒有吃完，便問男的：

——你還沒把飯喫完麼？吃罷！一點家常小事何必這樣認眞，像你這樣還可以過日子麼？還有一碗是誰的？阿福！娘還沒有喫麼？快等來吃罷！老人對着女的說完之後更說道：——我要回去了，你們兩個各把心事丟開些，好好一對夫妻鬧嘴幹什麼？他自言自語地站了起來，對着男的及角裏略鞠了一下說：——那麼明兒會罷！一切事丟開些呀！

老人的話本沒有什麼力量，但他來得正好，沒有他來，男的覺得也狠難收拾，因此就謝老人道：

——擾惱你老人家狠對你不起呀。——女的看老人要去，便抱住了小娃娃站起來一直送到門洞口，謝老人道：

——多虧你老人家走過來，不然這一家要不曉得變成什麼樣子……多謝你呢……走好呀！

——阿福娘不要走出來罷。快等吃了晚飯睡罷！——老人一走出門洞覺得爽快了不少，身上輕了不少，就抬起頭來一望，只見凝碧的深空中無限的星珠在那兒微笑，就回轉頭來喊進去：

——今晚星宿眞好，明兒天氣還是好的。……早睡罷，明兒可以早些起來。——只聽門裏婦人的聲音：

——多謝你老人家。好睡啊，明兒做個好賣買……

門外壁靜，巨大的城牆的黑影在暗空中站着儼然不動。老人站了不久，回到自己家裏去了。幾家草屋都寂靜，微漏火光在夜陰裏搖動。大地覺得更加遙遠了一些。地平線上深碧裏露出一帶透徹的乳色光，天河已經漸漸隱了。北斗在東北角上。……

——完

——載創造季刊。

瘧疾

方光燾

新秋的天氣，在白天裏，雖然是赤日當空不減夏天的炎熱；但一到晚上，那一陣陣的微風，迎面吹來，頓使溽暑全消，且引起一種新鮮清潔的快感。

陽歷八月中的一天晚上，在一間小小的臥室裏有一年約三十多歲的婦人，坐在牀緣。牀頭桌上放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牀上睡着一個纔過週歲的小孩，他閉着一雙小眼，臉上微露笑容，彷彿在他的香甜好夢中，聽了安琪兒說什麼新奇有趣的故事似的。房中空氣非常沉悶。那臨園的小窗也沒有開；想來是怕那晚風把這單薄的小孩和抱病的弱母吹壞的緣故，婦人的臉色，青，白得和菜葉一樣；眼球已深深凹進眶裏去了。無論是誰，若見了她這樣瘦損，這樣憔悴，不問也知道她是抱着病或是久病初愈的人。

她雙眼對着那掛在壁上的一幅陳古的五子奪魁圖，呆呆的尋思着；似乎有一樁可憂慮可恐怕的事情，不日就要發生，不得不想個對付方法的樣子。原來她染了瘧疾已有十幾天了。初起的時候不過頭痛，怕冷，發熱，倒也不十分在意；以為大約受了點外感，不久便可痊愈，後來那寒熱竟是間日一發，她才明白她得了寒熱病了。但是她家不信請醫服藥——不是不信，是從來沒有這些經驗的——可以治療疾病。即使有人對她家裏的人說，請醫服藥是可治病，恐怕也未必信以為眞。萬一就信了，恐怕他們也不肯拿出許多錢來，用在這麼一個無關緊要的婦人身上。她的寒熱病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拿生命來和病魔抵抗罷了！明日又是她的寒熱病發作日期；前幾次她還是毫不介意，但經過了四五次磨折，她漸漸覺悟生命是敵不過病魔的，便也漸漸的憂慮起來

了。她愈憂慮，愈覺恐怖，後來竟露出一種絕望的樣子。慘澹幽暗的燈光下，對着這含笑熟睡的小孩，她的眼淚——表示人類懦弱的東西——點點滴滴的流個不住，

「大嫂！阿六睡着了沒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媽說着，走進房來。

「睡熟了，廚房裏你已經收拾好了麼？你在這裏坐坐息息罷。」她坐在床沿上，回答她。

「你不去再吃點粥麼？我在這裏替阿六作伴罷！」

「不要吃了，口裏也沒有味道，正勉強的吃了幾口粥，阿六又哭起來了，現在我也不想吃。」

「我們女人眞不曉得前世造了什麼孽，養兒育女，連吃三餐飯都沒有閒工夫，唉！眞不曉得造了什麼孽？」老媽這樣說着，深深長嘆了一口氣。

「是呀！說起來，阿六倒也難怪他的。這幾天病得連乳都沒有了，眞也難怪他哭的。可恨閏兒福兒——大的已經有十歲了——還是一點事都不懂；我正在那裏大燒大熱，他們却正吵得高興，哭得熱鬧，有時竟哭到床前，你想惱人不惱人呀！」

「呀！眞的大嫂的病，可不是玩的呢！這寒熱病若是挨久了，恐怕要變成虛症的呢！」

她聽了老媽的話，愈加絕望了，她默默的也不回答；這時却忽然想起了出外做生意的丈夫來。她想若是他在家，總或者可以替她想法子；可是又遠在外省。怕現在連他的妻病着都還不知呢！她想到此間，她的眼淚又流下來了。

「大嫂嫂我想你明日還是回到舅舅家裏（指她母家）去避避罷！我的阿狗去年也是生了一個多月的寒熱病，後來我帶他逃到他姊丈家裏才躲脫了。」老媽放低了聲音，輕輕的向她說，怕被誰聽見似的。

「我也原想到哥哥那裏去住幾天的。家裏的閏兒福兒眞吵得人煩惱起來了。我想離開他們去靜養幾天，不管病好不好，心裏總覺會舒服些。但是一來我怕阿六不便帶去，二來怕姆媽（指婆婆）

不肯讓我把阿六丟在家裏回到哥哥家去，所以到了今天我還不敢提起這事。」

「橫豎你這樣病着，又沒有乳；我看阿六還是我替你帶幾天，餵點糕和米湯他吃吃；你還得快去問問姆媽，想來她老人家總不會不答應你的。」

「那眞感謝得很。這幾天病着，難得你來相幫我們，已經是很感激的了。你這樣的待我，眞不曉得將來怎樣報答你呢！」

「呀！不要去說那些客氣話，我們彼此都有相幫的地方的，你還是快去問問你姆媽罷。」

她從絕望中得了這條生路，心中略覺寬慰，便立起身來揩拭揩拭眼淚走出房去了。

過了一息，她面上露着微笑，跑回房來。老媽急忙向她道：

「媽媽怎樣說！她老人家可答應了沒有？」

「你想閏兒福兒，眞不懂呀！他兩個在媽媽房內聽到我向姆媽說明日要回到舅舅家裏去，就鬧着要跟我去……！」

「媽媽答應了讓你回去沒有？」老媽急忙插口又問。

「媽媽應許我回去了。她老人家說：閏兒福兒仍舊跟她老人家睡，阿六就託吳媽照顧是了。」

「那便好了。你明天早點起來，不要讓閏兒福兒知道，瞞着他們去了就是。時候不早了，你還得早些睡罷。」她說着就起身走出去了。

一輪圓月，在黑暗的長夜，放出清麗的光輝普照那夜行孤客。離鄉的旅人，傷時的詞客，有時雖然被明月惹起無限愁思，却也從明月裏得了許多慰安，許多詩料。在這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當中，只有那浮石灘頭的灘鳴，如泣如訴的還是響個不住。上夜的狗已都是很疲乏了，却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叫了幾聲，聊以盡盡牠們的職守。

她和她的孩子都已睡熟了。無私的明月，從這小玻璃窗，射進小房子裏來，園中樹上的夜鶯，想是貪戀着明月，正放開歌喉歌唱了一聲，却被一陣犬吠聲嚇住了，此時她忽然醒來，不知道是夜鶯的歌聲擾了她呢，或是犬吠聲嚇醒了她；但是她已醒了。她見房中有光，她想已是天明了，便披衣下床開了房門出外一看，看見斜掛在天空的却是一輪明月，她才明白了天還沒有亮，她便回到房裏躡手躡足的摸上床去，深怕驚醒了她的阿六。這麼起來一回，她就再也睡不下去，便胡思亂想着：明日如何早起，如何回到哥哥家去，如何瞞過閏兒福兒如何……等事，愈想愈睡不着了，朦朧間忽見吳媽走進房內告訴她說，

「大嫂轎已雇好，轎夫在門口等你快去罷。」

她也不回話，就跟着吳媽跑出房來，正想往婆婆房去去告稟一聲，忽然看見閏兒福兒一同到她面前哭着，扯住她的衣裳，說道：

「姆媽，你要坐轎到舅舅那裏去麼？我們要和你同去的。」

這兩個小孩子這樣糾纏着她，緊緊的拉牢她的衣，她氣極了，隨卽把他們推了一推，掙脫了就一直向門外跑去。兩個孩子的哭聲，雖然很高，她却當作不聽見似的，跑到門口一看，那裏有什麼轎子？她便轉念一想，沒有轎也罷，我走去便是了。走不幾步，聽見後面有人追來向她叫喊着駡道，

「你這該死的婦人，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了麼？」

她回頭一看，却是一個不相識的面貌猙獰的惡漢，手裏抱着一個小孩，惡很很的向她叫駡。一看她回過身來，便向她高聲喊着：

「你這該死的婦人！不要兒子也罷，讓我替你結果了去，省得他號哭。」說時就從腰邊拔出一把鋒快的刀來把手中的小孩斬作二截，擲在地下就跑開去了。她仔細向地下那斬作二截的小孩來一看，却原來是她的阿六。她已被驚呆了去，便不覺不知的號淘大哭起來，正哭着，忽有一人拍她的肩。她回頭一看，原來是她的丈夫。

她愈加哭得個死去活來，斷斷續續哭訴着說，

「你快去拿那惡漢，叫他快償我兒的命來！快償我兒的命來！……」

「大嫂！快起來罷！時候不早了。」

她還是嚶嚶啜泣着，却被吳媽推醒過來，她才曉得還是睡在床上，只有吳媽站在床前，丈夫也不見了；惡漢更不曉在什麼地方。她才悟得是一場惡夢，眼淚還是不住的點點滴滴，臉上都濕了。她一面拭淚，一面向吳媽道，

「我剛纔做了個惡夢，眞可怕！……」

「大嫂！淸早起身，不要去講那些話。」吳媽急忙截斷了她的話頭。她曉得吳媽是多忌諱的人，便也不說下去了。正想披衣下床，誰知阿六却被吵醒過來，她便抱阿六在懷裏，把乳頭摟進他的小口裏，輕輕的拍他，撫摩他，一面向吳媽說，

「吳媽，你到廚房去整理整理，我待阿六睡去就起來。」

好容易等了一息工夫，阿六才去睡了。她起身出房洗面，吃了一碗粥，回到房內把髮掠一掠，換件乾淨衣裳，復又走去看看阿六。見他好好的睡着，便走出房來到廚房裏向吳媽說了幾句話，託她轉告婆婆；吳媽重復又咬着耳根叮囑了她一番話。她正開門想出去，耳邊忽起了一陣哭聲，她疑是阿六醒了，急忙想轉身回房去；吳媽却催她道，「大嫂！快去罷！時候不早了！」

「我聽見哭聲，想必阿六醒了。」她這樣辯答。

「那裏有什麼哭聲，想是你心虛罷！阿六有我照應，你請放心。你還得早些去罷！」吳媽這樣替她解釋，催促她快去。她被逼得無奈，便怏怏的別了吳媽，走出門去了。

淸涼的曉風飄來許多秋意，樹葉上留着的露珠，被風搖得點點滴下地來。太陽還沒有上升，天空微帶着

蒼白的顏色。這時路上往來的人很少，忠勤職務的狗，都很疲乏，伸足臥伏在各各的主人門首。只有那擾人的蟋蟀，在草邊牆角，嚁嚁嚁嚁地叫個不息。

從此地到她哥哥家裏，不過一里光景路途，若在平日，她走起來原也不費多少時間，可是經了這十幾日的病，兩足很覺乏力；所以走得比往常慢了幾倍。她一面向前行去，一面復又想起曉間的惡夢，心中正憂慮着，耳邊忽又起了一陣小孩啼哭聲。聽了哭聲，更記起夢中阿六被殺的慘境，愈想愈覺恐懼，那啼哭聲在耳邊便愈響得厲害。她幾回打算回轉去看看阿六，但一念自己的病和吳媽囑咐她的話，她終究沒有回轉的餘勇，她只得把吳媽說的「你心虛罷」一句話來自己譬解安慰，仍舊慢騰騰向前行去。

走了有一點鐘光景，好容易纔挨到了她哥哥家的門首。她輕輕敲了幾下，她的大姪女銀蓮開了門見姑母這樣早回來，露出驚異的樣子，却不敢問她姑母爲着什麼緣故。銀蓮領她姑母走進客堂，自己便跑到廚房去告訴她的阿母。她的母親急忙走了出來，見姑娘的面孔很蒼白，便脫口問道，

「你的病……」她說到此間，忽又想着她的姑娘這樣早回來，怕不是到這裏來躲避寒熱，便覺得唐突了，不便再問下去，隨卽拿別的話來敷衍過去了。

她走了這許多路，身子已很倦了。她和嫂子應答幾句，就在那竹椅上坐下了。銀蓮捧出一碗茶，放在她姑母面前的桌上。銀蓮的母親復又和姑母談了一些家常話，自己便仍回到廚房裏去預備早餐去了。

她哥哥家中只有一兒一女和母親住着，她哥哥也是在外面經營生意，不常在家的。銀蓮今年十六歲，很能幫着母親料理家務。銀蓮的弟弟叫植槐，才十一歲，在鄰近一個蒙塾裏念書。

銀蓮把客堂的地面打掃潔淨，桌椅揩拭清潔後，跑進房去叫醒阿弟，帶他到姑母前叫了一聲，便請姑母一同到廚房去吃早餐，早餐過後，植槐上學去了。銀蓮提了一籃衣服往屋後塘邊去洗。她見嫂子在廚房內忙着收拾，本想幫一幫嫂子，可是一點氣力也沒有，只得仍舊走到客堂裏懶懶的坐在竹椅上休息。她見她姪兒上學

去，便忖着閨兒福兒這時諒也起來了。他們見母親不在，不曉得會鬧到甚麼樣子。她想婆婆老人家定經不起這二小孩的吵鬧的，說不定要叫吳媽把他們兩人帶到此地來。她一想起吳媽，便又忖着阿六了。她想阿六現在更不曉得哭得怎樣了。……這樣胡思亂想着，不知不覺的忽然睡去，直到銀蓮來請吃午飯時才醒。

她的寒熱病本來在午後發作的。她吃過飯後，心裏漸漸恐懼起來，但是她很相信吳媽的話，總以爲今天不會發作的。她和嫂子又談了些閑話，便仍舊躺在竹椅上休息。屋內靜寂得很。她每日在家嫌小孩子聒噪，今日却又覺得太寂寞了。她才悟得小孩的啼哭和聒噪，實在是母親唯一的慰安。世界上倘若沒有這種哭聲和聒噪，眞不知變到怎樣沉悶靜寂呢！

她漸漸覺得怕冷起來，可是她仍舊信着吳媽的話。以爲是自己心虛，毫不介意的躺在竹椅上。但是愈自譬解，身上愈感覺寒冷，漸漸的發起抖來了。她的嫂子走到客堂裏，見她臉色和金紙一樣，顫顫的發抖。她曉得病發作了，便扶她到寢室的牀上讓她躺下替她蓋上兩床被，叫銀蓮坐在她面前服侍。她此時也知道自己病又發作了，深悔空逃了出來，反累得阿六啼哭，閨兒福兒吵鬧，婆婆與吳媽淘氣。過了一息，又漸漸發起熱來了。後來熱度愈加高起來，她昏昏講了許多囈語。她聽了門響，便催着銀蓮道：

「我的閨兒福兒來了，你快去開門罷。」

銀蓮告訴她不是自己家裏的門響。她便發怒道，

「我死都要死了，難道你不許我和兒子見一面麼？」她忽又聽到隔壁小孩哭聲便罵銀蓮道，

「我的阿六，哭到那個樣子，你們還不替我抱來麼？你們不要那樣忍心，快替我抱來我要給乳他吃。」

銀蓮曉得姑母是講亂話，便也糊塗的囘答她幾句。

這樣大燒大熱約莫經過了一點多鐘，才漸漸退去。後來神志也漸漸的淸楚起來了。但是心却非常的虛，一聽了響聲或是隔壁鄰家孩子啼哭吵鬧聲，便疑心是她的閨兒福兒來了，她的阿六哭了。她的嫂子曉得很牽掛着

兒子，就託人去僱了一頂轎子把她送回家去了。

一九二二，五，一三。九時脫稿

——載創造季刊。

曼藍之死

方光燾

這是我幼年作的一樁罪孽，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裏，我每一追想起來，便覺着毛髮豎立；恐怖和哀痛的情緒，就把我全心圍繞住了。

× × × × ×

涼爽的秋天午後我和閏哥幗妹，從學校出來，手中各拿着一枝桂花，談談笑笑的走着，到了自家的門口，幗妹急忙忙的推開了門，我們跟着她，兩脚三步的跑到母親面前；幗妹就把手中的花，給母親看，笑迷迷的說道：

「姆媽！你聞！門房老周給我們這桂花，眞香呀！」

「呀！眞是好香的桂花！」母親接了幗妹手中的花，聞了一聞，這樣的回答說，復又向我們說道：

「呀！你們快把那花插在書房內的花瓶裏去罷，今天你們大姊那裏送來許多肉燒餅，我正等着你們來吃呢！呀！快去把花插好，來吃餅罷！」

我們站在母親面前，吃着燒餅；母親坐在那裏，做針線。有了一息工夫，母親忽停住了工作，像想起了什麽似的，急忙的說道：

「呀！幗英！你快去廳後看看我們的貓，已經生了三個很好看的小貓了呢！你快去……」

幗妹不等母親話說完，便飛也似跑了。我和閏哥也就跟着她一齊來到廳後。

在一隻盛了稻草，鋪了棉絮的籠裏，那黃白色的大貓，很倦的橫臥着。三只眼還沒有開的小貓在他們母親的腹旁，互相擠着；Nya Nya 的叫個不息。小貓的毛片，雖然可以辨出黑白，却也不十分鮮明；而且毛也沒有十分乾，老貓很耐性的替他們舐着。

我們三人靜靜的看了一息，幗妹忽指着這些小貓，評論好醜來了；而且說着她愛那白色的，黃色的給閏哥，黑色的給我等話；不防惱了老貓，便怒叫一聲伸出爪來要想抓幗妹的指頭；幗妹被嚇得縮手不迭的往外面逃。閏哥和我却禁不住的笑了。

我們仍舊跑到母親面前，幗妹關於小貓的事，問了母親許多話；——什麼貓要幾時才能開眼，要幾個月才能行走等等——母親爲着天快黑了，很忙的想趕快做完她的活計，便隨口答應我們幾句，我和幗妹都各在腹中預期將來小貓大起來時的趣味，不覺歡呼跳躍了一陣。後來我復和幗妹攜着手在自己家門前散了一回步，唧唧噥噥講了不少小貓的話。閏哥是素來不大喜歡貓的，他却獨自一個到園內去灌他自己的花了。

自此之後，我們每日下學歸家都要往廳後去看一次小貓。有時看看他們吃乳；有時看看他們酣睡，幗妹有好動的天性，很不耐煩的站着靜看；常常指這個那個評了許多話。老貓怒視着她，屢次伸出爪來想抓她；但是她却始終改不了那種好動的情性。

這樣的過了五六天，小貓都已開了眼了。我和幗妹看着這些小而可愛的朋友，一天一天的長成起來，心中覺得非常愉快。有一天午後。我因爲有幾個四則問題沒有做出，散學後就回到書房內演算演算。不上半點鐘工夫，幗妹很慌張的走進書房裏來，露出驚惶的樣子，向我說：

「六哥！小貓不見了！」

「不是在廳後麼？怎麼會不見了呢！」我對於她的話還是半信半疑的，便這樣回答她說。

「廳後只剩着一只空籠，那裏還有小貓大貓！」她用一種怨恨忿怒而帶着悲哀的語調回答我說。

「那末，我們還得問問姆媽去；想必姆媽總知道的。」我一邊說着，一邊就和幗妹走出書房來了。

我們在廚房裏，找着母親，和她說了「小貓不見了」的話，才明白母親還沒有知道這樁事。我們三人就一同往廳後去看，只見那放着艸和棉花的籮，靜靜的擺在地上。小貓不見了！大貓也不知向何處去了？母親很露出驚愕的樣子；我和幗妹，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了！但是我們終究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推想出小貓在什麼地方，或是尋找出小貓來，母親把吳媽叫來，問她知道不知道小貓往何處去了。吳媽說：午前掃地還見他們好好的睡在籮裏，可是現在往什麼地方去了，她却不知道，幗妹急得發恨便罵吳媽說：

「我家僱了你來，連這幾隻小貓都不能替我們看管；快滚罷。」

吳媽被幗妹罵得笑起來了，母親也不禁笑了；我心裏却想幗妹罵得不錯；吳媽這老婆子對於我們的小貓眞太不關心了！天天笑我們把小貓當作寶貝，說了許多討厭的話。母親看我們急得這樣的可憐，便安慰我們說：

「想必大貓不耐煩你們天天去看，所以把她的兒子們搬到別處去了！你們不要着急，過兩天總得會回來的。」

那時，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把母親的話拿來譬解自慰罷了！

時日過去得眞快！不見了小貓將近一個月了！起初還是天天盼望着他們回來，但是後來却漸漸的把他們忘了。最奇怪的就是那大貓還是天天回來吃飯，吃過飯後就不知她跑向什麼地方去了。我和幗妹元來也很愛這大貓的。自從她把小貓藏匿了之後，我們很恨她，便就不去睬她了。

有一天午後散學歸家，吳媽替我們開了門，笑嘻嘻的說道：

「小姐！你再別要罵我了！今天我把你們的小貓，尋找着了！」

我和幗妹聽了這話，雖然是充滿着歡喜，但總疑心吳媽的話不眞，便向她道：

「吳媽！你別騙我們，小貓那裏還能尋得着呢！……呀！你且說說你在什麼地方尋找着的！」

「誰來騙你們！我今天上後樓拿盒子，在網籃裏面找着的，不信，你們到堂前去看看罷！」吳媽這樣的辯說。

這樣的消息，自然是使得我們很快樂的。我們也不願再去嘓嗦和吳媽多說。便跑上後樓去了。

在那長久擱置不用的那只籮裏，離別多時的三位小朋友，在安靜的臥着；他們的母親却不在那裏，我們看了高興之至，不覺歡笑起來；竟把他們的好夢驚破了！他們照舊的 Nya — Nya ——聲音較前響多了，——的叫個不住，彷彿向我們話別後的情況似的；可惜我們却一句也聽不明白。他們都長大得多了；身軀也較前肥胖了；毛片也很鮮明光澤了。三只中一只是黃白相間，很和他母親相似；蟈妹所愛的除背部和尾巴有了幾塊黑斑是一只純白色的公貓。那黑色的是三只中最小的一只，但他很露出伶俐，靜默的樣子。鼻頭和腹部雜着幾處白毛之外，却是全黑色的。自從蟈妹說過把黑貓給我的一句話，我後來彷彿對着黑貓，就生出一種特別的情感似的。今天見了那澤潤烏黑的毛片，我更加愛我這小小的朋友了。蟈妹看老貓不在，便大胆的把她愛的白小貓，抱了出來撫弄了一回，又把他放在地上叫他走。那四隻細小軟弱的脚，似乎還支持他的小胖身體不住，步行起來是很蹣跚的樣子，蟈妹也不忍讓他多走，便仍舊把他放到籮裏去了。

從此我們添上這幾個美麗可愛的小朋友，陪着我們玩耍，我和蟈妹，下學歸來，總得去抱他們，撫摩他們，或和他們戲弄一回。母親常常指着我愛的黑貓，說是上了相書的，叫做什麼烏雲蓋雪。我因爲嫌四字的名字太長。而且近來在英文讀本裏見有 Passy 等等貓的名字，我便託了英文先生，替我的貓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做 Melan ，不上幾天工夫，一家的人都叫起曼藍曼藍來了。

曼藍雖然是幼小，但也很能迎合人意。她常常跟着我；我也很喜歡把她抱起放在膝上撫摩調弄；有時還愛和她親嘴。她却很溫順的伏在我膝上。蟈妹愛她的雪奴——這是蟈妹自己取的名字——也是和我一樣。吳媽見了，時常嘲笑我們說：

「曼藍是六少爺的少奶奶；雪奴是小姐的公子。……」

嫺妹聽了，很發怒的，把貓丟在地上，便跑去搥吳媽的腿；我却並不十分惱吳媽，因爲我那時還不知妻的意義，更不明白愛貓和愛妻有什麼分別；總之我愛的東西，不論人說是我的妻也好，我的兒子也好，我却不願去和他們計較；不過吳媽天天的說着，我總覺得她是一個討人嫌的老婆子罷了！

帶了許多穀米果實來的美麗高爽的秋天，匆匆又過去了。嚴肅的冬天，又開始了。氣候漸漸的冷起來了。學校裏爲着年假試驗的要準備，先要舉引一次什麼臨時試驗。我和嫺妹因此忙個不了。可愛的小朋友，也沒有多工夫去和他們盤桓了。

禮拜五——在陽歷十一月的那一天我却記不清了。——的午前，我在書房內溫習理科，預備午後的臨時試驗，埋頭的看了二點多鐘，頭昏了。眼也花了；可是看了的東西，還不能一一記牢，鐘已打十二點了，母親在外面催着吃飯。我心很慌亂，便抛了書本飛也似跑出書房來了。從書房到飯廳，必得經過堂前和廚房。在堂前和廚房的交界地方，因爲天井的光線射不到的緣故，非常暗黑。當我走過那處時。覺得有件什麼東西絆住了脚似的，我那時很慌亂，沒有工夫去向地下細看，誰知跨過左足，右脚踏下的時候，只聽得很凄楚的Nya一聲。我渾身都震顫起來了。低頭的仔細一看，却原來踏在脚下的就是我那可愛的美麗的小朋友曼藍！橫臥在地上，一聲也不響，四足却很凄慘的一伸一縮的動彈着，頸骨已踏折了，口角流出許多鮮血，那時我呆若木雞，站着注視我可憐的小朋友。心臟跳動得很兇，呼吸也很急促，我當時極想放聲一哭，却總哭不出聲來。母親在廚房聽了這小貓的慘聲，急忙跑來一看，見小貓橫死在地上，…渾身都震顫起來了。停了一息，才開口厲聲罵道：

「你這糊塗的東西，爲什麼把小貓都踏死了！唉！可惜！可惜這樣一隻烏雲蓋雪的好貓！唉！………」

我却一聲不響，仍舊呆呆的凝視着這慘死的小朋友！心臟跳得愈兇，呼吸愈加急促，不禁唏唿唏唿的啜泣。母親也默默無言地對着。她知道我心中很難過，她便不得已向我說一句：

「還不快吃飯去！」說時便伸手來招我，我却捽脫了，轉過身來，一溜烟跑回書房裏去了。

恐怖的情緒，圍住了我的心？曼藍慘死的情狀，時時顫現在我眼膜上。我獨坐在書房裏苦悶極了。曼藍在人世的很短促的歷史，一幕一幕的在我腦中展開了。我忽而懊悔，忽而恐怖，忽而悲痛，忽而哀傷，最後覺得胸中很空虛不寧起來了。那時極欲放聲大哭，却總哭不出聲來。酸鹹的眼淚點點滴滴流到脣邊，唏嗯唏嗯啜泣着，却毫不能減輕了胸中的苦悶。過了一息，嘓妹輕輕的走進來了。她是個嬉笑無愁的人，今天却也包着滿眶的眼淚，看着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了。沉默占領了這房子，只有兄妹的嚶嚶啜泣聲，和桌上的小鐘的答的答的聲相呼應，最後她勉強說道，

「六哥！我們快到學校裏去罷！……你不是今天試驗理科麼？」

我聽得嘓妹提起試驗，心裏更覺難過；唏嗯唏嗯啜泣得更傷心了。母親也跑進書房來了，看着兄妹倆默默啜泣，她老人家心中也很難受。掏出一方手巾替我們揩乾眼淚，一面敦促着我們上學去，嘓妹走出外邊來，我也有意無意的跟着她。經過了那踏死曼藍的地方，曼藍的屍骸，却早不知何處去了。我心頭亂跳，胸中有一種不可明狀的悲哀。母親送我們到門口，給了我兩個銅子，說着「你拿去買點心吃罷」，我有意無意的接着銅子在手，還是低了頭追想我的曼藍不置！

一九二二，一二，二六，午後四時脫稿。

——載創造季刊。

壁畫

滕固

崔太始近來住的地方他的朋友們都不很知道了。他在留學生中資格不算舊，到東京不過五年。今年是他在美術學校最後的一年了。他雖是學了五年的畫，從來沒有畫完工過一幅，以前他住的房間裏裝着一疊畫架，至多成就一半又塗了去，或是僅僅鈎了些輪廓罷了。但從這些半途而止東鱗西爪的畫裏，他的結構他的筆致，在在可以看出他有絕大的藝術的天才。

他有位朋友T君。住在白山的那邊，還是他國內的同窗，所以很算知己。有一天午後，他忽然現在T君的房中，

六疊席的房間，四壁都是亂七八糟的書籍，崔太始與T君面對面席地而坐。席上一盤熱勃勃的清茶。T君敬了他一杯，看他一喝而盡，將杯子向盤中一頓，呵了一口氣，從烟袋裏挖出一枝烟來亂吸。T君看他那頭髮有二寸多長，鬍子不消說，制服的兩袖和胸次都塗了紅紅綠綠的顏色，白的硬領也抹了一層汚黑的脂肪，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

「太始，你住在甚麼地方了？」

「我住在日本橋我親戚的銀行裏，我借了一間光線很適宜的房間，雇了一位姑娘做 Model，想在這一月內，努力完成一張卒業製作。」

「那好極了，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

「T君我倒有一重心事告你，你替我做首詩發洩一下怎麼樣？」他搖搖頭，眉目都皺在一塊。彈去烟灰，向T君說。

「那怎能辦到！我做詩都是自動的，自己感觸的自己要說的。你的心事我何從知道？」

「我講給你聽罷，我今天到你這邊來，經過小石川教堂。今天是特別傳道日，有一羣女學生分道發佈傳單。過路的人都受領女學生們一鞠躬和一張傳單。獨有我經過時，她們不來理我。我很憂鬱，你把我的憂鬱寫出來罷。」

「什麼大不了心的事，原來就是這一點。你有了夫人，有了三歲的女兒，你還不知足，你每每講起那些女人的事情，就好像垂涎萬丈的一樣，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罷。」

「我們徒然的結了多年知己……唉！我最切齒痛恨的，就是說我有了妻女便不該再有別的念頭。父母強迫我結婚。這是我有妻室的來歷。一時性慾的衝動，這是我有女兒的來歷。……T君！你是聰明人，我不以一般的朋友待你，你也苛責我，我眞沒有地方告訴了。」他說了，便斷斷續續的一呼一吸，他不禁滴下了一場眼淚。

「你不必悲傷。我明白了。你饒恕我的鹵莽。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詩。」T君被他的話感動了，不禁起了同情，便安慰了他幾句，他只無精打彩的吸着香煙。

「你在銀行裏，沒有人和你一同畫嗎？」

「只有一位L君同畫。」

「他是到東京還不上兩個月的那位L君嗎？」

「是的，便是那位。」

他們倆談了些很平常的話，崔太始總覺得沒甚意思，不久便與T君道別。T君也無從安慰他。T君聽得崔

太始近來和許多朋友們意見不合，連一連二的絕了交。他的朋友們往往講他的性情大變。T君從這回子談話裏，也經驗了。所以很失悔剛纔說的話，怕因此損壞了他們多年的交情。

第二天崔太始到銀行去，得到一封快信——他因爲住的地方不告訴人家，一切信札都由銀行轉遞——原來國內母校裏的教授殷老先生帶了兩位女公子，到東京來遊歷，此刻住在神田的長安旅館裏。他歡喜得非常，以爲有機會去招待殷老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他再沒有心緒作畫，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長安旅館。

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寬大的。席子上鋪了一條大綿被。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此外T君L君和別的少年兩位，都圍着坐在大綿被上，鑑賞長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畫。殷老先生精神振起，講他長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導，某先生的品評。T君L君和別的少年們都說了一堆恭維的話。

崔太始推進門來，見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敘些應酬話。此時他也盤坐在L君T君的中間，別的二位少年，背地裏望崔太始那種特別的動作發笑。崔太始雖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談話，但是一面他很失望。他想殷老先生在東京的學生不止他一個，在座T君和L君和別的二位少年，也曾受過殷老先生教育的，和他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世兄妹的情誼，於是他預算不能獨盡招待的義務，他的熱望冰消了一半。

殷老先生的長女公子南白，十九歲，她得到名師的指導，她的國畫創作，在國內已有名望的了，次女公子北白，不過十四歲，還在小學裏讀書。他們這回子東來唯一的目的，想開一個展覽會，陳列南白創作，使東邦人士也知道中國有位閨秀畫家南白女史的作品。

殷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門人，規劃了半天，展覽會的事情也就有個端倪了。五位門人中大家推T君到日本畫家協會去交涉，推L君担任編畫件的號數，崔太始去設法借會場，別的二位印目錄發傳單。他們認定了，殷老

先生和南白懇切的致謝他們。他們便與殷老先生們道別。

× × × ×

殷老先生不很信任別的門人，因爲他有的穿西裝，有的穿制服，都很整潔而漂亮。獨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顏色痕跡，蓬頭垢面，不加修飾，所以殷老先生很信任他，說他是最老實的一位青年，又說他對於籌備展覽會的事情最出力，因此南白也很感激他，畫了幾幅畫相送。

『支那閨秀畫家殷南白女史，此次隨尊人東來遊歷，所帶作品百幀，於三月一二三日，假神田東亞俱樂部，由日本畫家協會主催，舉行作品展覽會……。』

東京的新聞上都載有這一小段新聞。到了開會的那一天，殷老先生的五位門人都到會幫忙招待。東亞俱樂部在神田熱鬧的一帶，所以參觀者很多，而且都很頌揚南白的作品。東京的新聞記者又時來探訪消息，招待的五位很有應接不暇的光景。

第三天，這是末一天了，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會。那時參觀者新聞記者都由他的門人們招待着，在樓下的一室，殷老先生和參觀者新聞記者們談話，T君當了翻譯。樓上的一室，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發上閒談。

「你送給我的三幅畫，我眞感謝你呀！」崔太始柔順的對南白說。

「那沒有價值的，我是亂塗，請崔先生指正才是。」南白很謙虛的囘答他說，北白低倒頭沒有話。

「這三幅畫都很有意思，我尤其愛那幅「紅葉題詩圖」，你的筆法眞可說超過石田呢！」

「唉，你不必見笑。你那樣說，我眞慚愧。」

樓梯上的足聲響了，參觀者連一連二的上樓，打斷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談話。他們站起，避到近壁的一隅，讓參觀者進行環繞的路巡。

崔太始走下樓梯，在樓下的一室踱來踱去的，想南白那種溫柔可愛的性情，淸高秀麗的畫筆，又是恭敬她，又是愛她。她送給他的一幅「紅葉題詩圖」，在崔太始眼裏看來，一定有深奧的寄託，斷乎不是隨便寫的。他愈想愈高興，搖搖頭，自言自笑。L君坐在入口的地方，偸看他的那種特別舉動 莫名其妙，但只猜到殷老先生樓上贊了他幾句罷了。

殷老先生和她的女公子門人們送新聞記者參觀者下樓揖別，壁上的時計剛敲五句鐘。

「閉會罷。承諸位勞駕三天，心裏很不安。今天預備在中華樓小敍。我們就同去罷。」殷老先生對門人說。

「不必客氣，我們便要回寓了。」門人們同聲辭謝。

「不是我的客氣，是你們的客氣。太始君。你爲我邀請他們，你不應該也說客氣的話。」殷老先生對崔太始說。

「我們不應該違背殷先生的命令，殷先生好意教我們去，我們也就去罷。」崔太始得意揚揚的對同伴說，他以爲有無上的光榮。殷老先生對他說那句「你也不該客氣」的話，帶了些橄欖的滋味，愈嚼愈甘。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

他們從東亞俱樂部出來，走上街道，轉了兩處的街角，便到中華樓了，殷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間「蘭室」。圓桌子上殷老先生對門而坐，右方北白，南白，崔太始，別的二位，L君T君順次坐下。T君與殷老先生又並肩了。殷老先生與T君談話。別的二位也乘機插了許多話頭。他們談的資料，不出展覽會經過的情形。

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隻大蘋果的皮，又切成無數的小塊，插上牙籤，盛在盆子裏，請同座的隨意取喫，L君從眼角裏偸望崔太始，他留下四塊大的，分給南白北白，她們說一聲「謝你」，他忙急留意同座的幾位有望他的沒有。L君裝樣沒有看見，他才放心下來，於是他也參加殷老先生的談話。

L君向T做了一個眼鋒，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談話，崔太始談鋒尖利，說一大批上下古今長話，殷老先生連聲贊揚，說他有見識。

「太始君名不虛傳，殷先生都佩服他呢。」T君插了這一句話。

「果然，十年前的地位，我是他的先生。十年後的地位，他是我的先生了。」殷老先生搖頭說了，衆人都笑起來，喧聲大作。崔太始尤顯現自己一臉的光榮。

他們從中華樓散了席後出門。門人們都向殷老先生們道謝，分道而別。但崔太始還瑟縮不前，他很想跟殷老先生們到長安旅館，再去談一歇子。

「再會！再會！」南白向崔太始辭別。崔太始聽得她的辭別話，一面不好意思跟她們去；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別人道別，單向他致辭，他又格外得意，便也致辭而別。

第二天的下午五時，在東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車了。L君T君崔太始等等五位排列在車窗外的月臺上，各人右手裏拿了帽兒，一揚一抑。殷老先生們在車窗裏致了鞠躬，火車從此遠了。

崔太始車站回來，到早稻田找他的同鄉陳君。陳君是早稻田大學法科的學生。一見崔太始那種神氣，便連聲說：

「藝術家！藝術家！」他說了後，又向崔太始肩上一拍，笑了一笑。

「陳君。你不要胡鬧！我正門正經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

「你和我商量的總不是好事情了。」

「那裏的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此地談不便，到咖啡店去罷。」

「也好，也好。」

他們手牽手從陳君的寓所出來，走上冷落的街道，進一家招牌上有紅茶咖啡牛乳名目的店子裏去，向靠窗

的小桌子上對面坐下。

「咖啡二杯。」崔太始大聲對侍女說。

「噯，噯。」侍女走進內室，盛了二杯咖啡，分給他們。

「我們講正經話罷。」

「你講才是。」陳君用右手拿的匙子調咖啡。

「我前次對你說過的那位殷南白女士，今天我送她們回國去了。她對於我很有意思，她的父親也很信任我，我想這種機會是不可失的。我想先把我的妻室離了婚，便可成就我們以後的幸福。」

「那很好，我勸你進行。」

「那末，請你在法律上查一下，離婚的手續怎麼樣。」

陳君從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帝國六法全書」，翻了一下，便用日本語讀下。

「那是日本的法律，請你查中國的法律。」

「不關緊的，中國的法律原是抄日本的呀！」

侍女站在他們的旁邊，聽得陳君念離婚法律，不由得發出一種驚奇的笑聲。陳君便將「六法全書」向衣袋裏一塞。

「我要問你，你的夫人也願意離婚嗎？」

「她是鄉下人，不懂新知識，斷乎不願意的。」

「那你也沒有理由了！你的夫人願意了纔可成就。」

「她果然願意了，我也不和你商量。爲的她不願意，才請你想個法子離去她。」

「這是一個人願意，就沒有理由的。我也沒法。」陳君便又摸出「六法全書」翻到離婚的一章，遞給他

看。他接着書睜眼看了好久。搖搖頭說：

「難極！難極！」他將「六法全書」還給陳君，從皮篋裏挖出一角錢，放桌子上，向侍女致了一聲道別，辭出門去。只聽得侍女掩口的笑聲。

過了一個月之後，T君在上野公園半已發蕊的櫻花樹下的石上坐着，遠遠地看見崔太始背了畫箱走來。T君招呼了他同坐。

「你從學校來的嗎？崔君。」

「是的，你呢？」

「也是。你的卒業製作成就了沒有？」

「還沒成功。南白有信給你嗎？」

「我那邊沒有信來。你那邊一定有的？」

「哼！我那邊一張明片都沒有！我親見L君那邊有二三封信，她講的什麼，L君也不肯給我看，我也不要看，總之那種女子沒有值價的。」崔太始憤憤不平的說了，連嘆幾聲。

「何必，何必，不給信你，便罵她呢！」

「不必講起，那眞沒有講的價值。你還不知他們的內容。」

T君很熟悉崔太始的性情，所以也不談了。拉着了他的手，在園徑上漫漫的散步到廣道上。

「崔君，我們到動物院去罷。這幾天動物院很熱鬧。」

「贊成的，我們去。」

他們轉身到左方動物院的大門口，T君買了二張入場券付給管門人，二人一直走進院子。

院子裏男男女女老的小的加了鳥聲獸聲，所以嘈雜的了不得。他們倆牽住手走過幾處的鐵網鐵欄，只見一

羣人圍着猢猻住的鐵網。崔太始拉住T君的手站停了。

「喂，有什麼好看？」

「T君，你看，眞好看呀！」

「嘻，湊什麼熱鬧呢？」

「T君，我告訴你呢，你等一歇，你看那幾隻猢猻眞享到好福呢，女子婦人們都給果餅擲給牠們吃，我想眞是寃枉，連猢猻都夠不上，還活着做什麼？我此刻恨不得變了猢猻，跳進鐵網享受婦人女子們擲給我的定情物。」

「你又胡鬧了！怪道別的朋友都說你是急色鬼！」

「他們都不是眞知我，T君，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

T君緊緊的拉他離去鐵網，坐到人跡稀少的那邊露天椅上。他垂頭喪氣的摸出一支香烟燃上了亂吸，把畫箱脫下，放在地上。

「T君，我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說來眞是太息痛恨。就是我前次和L君雇了一位Model，她的身段面容還可以，但她衣服很襤褸。她若是待我好，我誠心送她上等的衣料。我看她可憐，所以問問她的家庭怎樣。她支吾不答。L君的日本話還沒純熟，她反而很有精神的和他談話。這也不要講。有一天我教她同到銀座去玩玩，她要什麼東西，我可買給她。她拒絕我。我敬佩她，看她是一個清高的女子。但後來我親見她和L君手牽手在銀座一帶走呢！眞氣死我！我便停止雇她，卒業製作也不畫了。我停止了她，L君可說沒有能力借某銀行的畫室，隨他們到別處去罷。」

「我以爲你卒業製作很要緊，你從來沒畫成一幀完全的作品，總爲了一些小事停止的，你把你藝術的天才蹧踏了！」

「T君，說來眞傷心。我的境遇，不使我完成藝術的天才。」

「你再雇一位別的 Model ，好好的畫去才是。」

「喊，我眞灰心了！你救我罷！」他靠到T君的肩上，作長時間的呼吸。T君覺得他那種吸呼裏，有無限的悲哀。

「肚子裏餓了，我們到菜館去吃飯罷。」T君牽了他的手走出院子。

後來崔太始稍稍平靜一點，覺得T君的話還不差，便和他的同學S君商量。另雇了一位 Model 在S君的寓所裏二人同時開始卒業製作。

S君和崔太始同學同鄉，又是此次將同時卒業的，他也住在白山，離T君不遠。他的房間有八疊席，裝置得很精美。他又是一位很有面子的少年，也很明白崔太始的脾氣，他們雇了一位 Model，畫過三個星期了。有一天T君從學校裏回來，到S君的寓所，看他們畫，只見一位姑娘披了寢衣，露出上身雪白的肌體乳房，斜靠在籐椅上，目不他瞬的鎮靜着。崔太始與S君離開幾步，裝了畫架，一心一意的調了顏色，進退瞄視，然後塗上顏色。他們見T君的學校已退課了。便也休息。

那姑娘脫下寢衣，披上自己的衣服，她拿了寢衣問崔太始說：

「崔先生，這件寢衣多少錢買的？」

「十二塊錢。在三越吳服店買的。這是最時髦的巴黎式的寢衣。」崔太始很得意的回答了，S君一笑。

「我披了三個星期，很污的了。崔先生，你送給了我罷。」

「你要就拿去罷，我還去買一件新的才是。」崔太始很豪爽的應許送給她，她便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他覺得非常快活，以爲她很有意思對待他。不像那時和L君同雇的那一位擺架子。

T見君他們休息夠了，便也道別回去。

星期六的一天，T君得到崔太始發的一張明片。

「今天我約 Model 到帝國館去看電影，你也同去罷。下午二時，在S君那邊敍會。我們等候的呢。」

T君一看時計快到二時了，便換了新的制服，套上四角的制帽，到S君的寓所。崔君和那姑娘都在。S君也換了西裝，打算出門的樣子。崔太始見T君來了，便振起精神對那姑娘說：

「我們去罷。」

「崔先生，你饒恕我。我有別的事情，不能同你去了。」

「你應許同去，我如今約的朋友都來了。」

「崔先生，請你饒恕我這回子失約。」

「你不去也罷，我們二個人去罷。」崔太始覺得大失望，便拉了T君的手向S君道別，走到街道上的停車場站住了。

「我們倆也沒趣，不必去罷。」

「我以為女子最賤，我的寢衣她歡喜的，我送了她。我教他去看電影，她應許了，又變計呢。今晚本是某銀行宴會，我好好的辭去了他們的請宴，誠心領她去看電影，她真不受人看待的。」

「那你到銀行去赴宴就是，何必多說呢？」

「T君，你看呀，真氣死我呢！」

T君一看，S君與 Model 遠遠地也向停車場來，崔太始一轉頭裝樣不見。

「我去了！到銀行去了！T君，對不起你！今天虛約了你。再會！」崔太始說後拉上電車去了，T君一個人離去停車場便也回去。

第二天在某銀行的會客室裏，崔太始的親戚約莫四十歲，一望是很有經驗的人。他坐在大菜桌的主位。T坐在賓位。崔太始的親戚把一張英文報遞給T君說：

「這是太始留給你的信。」

T君展開英文報一看，有幾個半紅半紫的大字寫着。

「T兄：你把我的心事做一首詩罷！沒有一個朋友知我的心，你是眞知我者！太始留筆。」這一行字也不像用筆寫的，是用指頭寫的：也不像用顏料寫的，是用血寫的。T君雖是有這種懷疑，但不敢直問。

「那末，請先生把昨晚的事情講給我聽罷。」

「T先生，太始的脾氣眞莫名其妙，你也明白。昨夜我們行裏春季小敍，找他來敍一下，他興致很足。我們當然也很歡喜他。後來他就不對了，連喝數十大杯的酒，我們勸阻他，他也不肯聽。自掛自喝，喝到喝不下了，吐了一地。這也不必說。他便躺在沙發上。教他到寢室去睡，他不肯。客人都散了。我們也要囘寓的，不能照管他，便教一個僕人看管。僕人看他呼呼的睡着了，自己便也睡去，後來不知他吐了許多的血，寫給你的東西，恐怕是用血寫的呢。」

「我看正是用血寫的呀！」

「今天僕人來告訴我這麼樣子。我嚇得跳起來。我看他已經不省人事了，連忙送他到大學醫院。」

「在這一間室子裏吐的嗎？」

「不是，在樓上的一間。還有許多血跡，我們去看看罷。」

崔太始的親戚引導T君到樓上的那間屋子。T君只見沙發上的白絨上有許多血跡，靠沙發的壁上畫了些粗

亂的畫，約略可以認出一個人，殭臥在地上，一個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上面有幾個「崔太始卒業製作」的字樣寫着。

「那些怪畫也是用血畫的，大約他的神經昏亂極了。」

「我也這樣想呢。」T君回答了，他心裏一陣寒慄，便與崔太始的親戚下樓，辭別他說：

「再會罷！我到大學病院去看他。」

五，二一，作於白山。

——載創造季刊。

二人之間

滕固

上

海邊小小的一個市鎮，也有二三百家的人口；低小的房屋接連着排成一個丗字形。一所宏敞的廟宇聳在市鎮的後面，最算壯人觀瞻的了。十年前公家把這所廟宇改做了小學校；這鄉村裏上鎮的人們就有了他們的「洋學堂」了。

那是一年的新秋，小學校開學了；庭前四五株木犀，黃金般的發了花，周圍充滿了香霧，天氣還是很熱，七八個孩子在那邊玩笑。他們圍住了一個胸膛上帶紅肚兜的孩子發笑着。

「吳明，你今天爲什麼帶這紅的肚兜呢？那是女孩兒帶的罷。」一個孩子問他。

「可不是麼！我的媽媽說：那邊外國人造了一座高塔……」吳明說了指點東北的方向；他們一望眞有個塔尖挺在雲霄裏。

「媽媽說：要有關礙的，所以帶這紅肚兜避去災難。」吳明接着說了。

「有什麼關礙呢？」站在傍邊一個孩子問他。

「要死的！」吳明振起了勇氣，點一點頭說。

「王彥，你回去教你母親也做一個帶帶。」他們對着剛纔發問的那個孩子，同聲的鄙夷地說。王彥低倒頭

沒有回話，祇把他的指頭咬在嘴吧裏。

都會的文明闖進這小市鎮來了。離市鎮不遠，新造了一所海底電線局，一座高塔就在這裏。這種神工鬼斧的建築，忽然飛到這荒僻的市鎮來；不要說村裏的人們，就是市民也大驚小怪，早有許多謠言傳播的了。王彥聽了吳明的話，懷着一層稀薄的恐怖；回到家裏告訴了他母親。第二天他上學，便也帶了一個紅的肚兜，羞澀地跨進了校門，幾個孩子正在庭前指天劃地的講話。

「啊，眞的王彥也帶了紅肚兜了！」吳明拍着一雙小手，提高了聲音喊了；別的孩子們一齊都注目王彥，他只悶聲不發地站在傍邊。

吳明向着孩子們把嘴吧蝙了一蝙，又做了一個眼角；他們一個個的跑到王彥的前面，將他帶的紅肚兜扯了一下；他憤憤地說道：

「別胡鬧罷！」

「油瓶！誰同你胡鬧呢。」他們同聲的駡他，他又沒有話了。

（註：寡婦再嫁時帶前夫所生的兒子到後夫家去就叫做油瓶）

靜默了一回，吳明釘了他一眼；裝做正經地向着孩子們說：

「我們唱歌罷，……一……二……三。」吳明又做了手勢。

「油瓶碎！」孩子們趾高氣揚地應了吳明的記號喊了；這樣喊了四五次，王彥低倒頭知道是說他，雖然暗裏恨吳明，但是不敢放在面上。

「有一個孩子，他有兩位爹爹；呀！呀！呀！」吳明抬起頭向天喊了，又把他自己的眼兒掩住。

「呀！呀！呀！兩位爹爹。」孩子們又同聲唱了。向着王彥做攤眼皮；王彥還是低倒頭忍耐着。

「王彥的爹是吃耶穌教的。」一個孩子突然提出來告訴吳明這樣說。

「嗞！耶穌教裏的人捉了小孩子，殺掉了煎藥的。」吳明咬住齒兒慌張地說了；孩子們聽了都有點抖顫。

「這還了得！王彥的爹爹也殺小孩子嗎？」一個孩子問道。

「那會不殺呢，王彥的爹爹早晚要給官捉去哩！那時王彥也要給官殺掉了。」吳明偷看着王彥，故意這樣說；王彥忍不住了，便號啕大哭；走出校門一路囘去。吳明和孩子們望着他，還拾起小的瓦礫擲他。

過了一星期逢到作文課了。王彥從抽屜裏翻出一本作文簿來；沒有膽寫的幾頁上，都塗着「油瓶」二個字。他認了筆跡料定是吳明寫的；一肚子的怨氣，把他小小的心核漲了起來；臉兒飛紅了。他想告訴先生，先生把題目寫出了；在課桌的周轉踱來踱去，他的眼兒，便跟着先生的方向也來來去去個不住；他想立起來告訴，但是他的一雙足沈重地好像有鏈絆住他；他打量了一囘，覺得告訴了後，吳明總是同伴多，便要報復的，反而不合算；一鼓勇氣終於打消了。時間到了，先生在教壇上數卷子呢。

「王彥，你的卷子爲什麼不繳來？」先生問他說，他立刻想把眞情告訴出來；但是吳明和別的孩子們都望着他。喃喃地私語；他的臉兒紅漲得更利害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做不出來嗎？你這不用功的孩子！」先生又對他說，他心兒上勃勃地跳着，不由滾下了幾點眼淚；吳明更得意的望他又對同伴做眼角。

「下次不能這樣了，這囘恕你，快去用功罷！」先生看他可憐淚人兒似的，寬恕了他。鈴聲響了，先生退出教室；他纔舉起右手用衣袖拭他的眼淚；益發忍不住了。呼吸也急促起來，幾乎要伏在地上了。吳明和他的同伴早已逃到休息室去。

有一天清早，吳明和兩三個孩子到學校裏，先生還沒有到；教員室緊鎖着兩扇黑漆的門。吳明墊起足根，撐在玻璃窗上探了一探；別個孩子在門上推了一推。

「啊，今天有數學的。」推門的孩子驚惶地說了。

「我還是算不出來，最討厭是李先生的數學課。」吳明接着說了，獨自走到教室裏，在教壇上尋到半枝粉筆，又回到教員室的門前，他用了粉筆在黑漆的門上寫了「李先生吃糞」五個字。

「我們去罷，大家不要說穿。」吳明拉了同伴說了幾遍，便一同走出校門去了。

過了一歇，吳明又同幾個孩子到校裏；王彥一個人靠在教室的走廊裏。他們在庭前拾了些碗片，在那裏括木犀樹的皮兒；忽然聽得皮鞋的聲音，在走廊裏來了；他們吃了一驚，把碗片望衣袋裏一塞。

「李先生來了！」吳明低低的說，果然李先生經過了走廊，沿着教室前的階石，向教員室去了。

「你們都進到這裏來，我有話問你們。」李先生回到庭前，向孩子們說了；孩子們跟他到教員室的前面。

「這是誰寫的？」李先生指着門上幾個白字盤問他們。

「我們不知道。」孩子同聲回答了，李先生睜出猛狠狠的眼睛，望着他們一個一個。

「今天最先到的是誰？」李先生又問道。

「我來的時候，王彥已到了。」吳明這樣說，別的孩子也一個個的照樣說了。王彥知道禍根遷到他的身上了，在抖顫着；一聲也沒回答。

「是你寫的罷！」李先生向王彥點點頭說。

「不……不是我……寫的。」王彥連舌子都顫了，勉強回答；別的孩子們都發笑着。李先生從懷裏摸出鑰匙，開了門鎖，拉着王彥推了進去。王彥面色青灰，毫無氣力的站在先生的傍邊。李先生拿了戒尺。把他的左手打了十板，又把他的右手打了十板。吳明和別的孩子都在玻璃窗外偸望着；吳明尤其顯出得意的神氣來。

王彥回到家裏。好像患了重病，肢體不由得痙攣起來；他想到學校裏的先生同學們，好像都是些夜叉，張開着嘴吧簡直要把他吞下。父親教他上學時，他扭緊了身子比尋死還要害怕了。後來他將一切的情由，告訴了他父親。他的父親是一個糖果的小販，現下發了些小財；社會上因他操業低賤，所以都要欺侮他的。他早已信

了基督教，此刻他也沒有別的法子，便和一位牧師商量了一下；把王彥送到上海教會辦的一個學校去讀書了。

不久，吳明也轉到城裏的縣立高等小學校去。

下

吳明在上海英國人的一個公會裏，當文牘員半年多了。這裏正文牘長是英國人，副文牘長是吳明的中學校的老同學；所以辦事也很稱心。近來吳明的老同學，英國人很信用他，不久就要昇遷到別處去辦事了。他臨走的時候。曾經對正文牘長說過，將吳明的位置維持下去。

一天的下午。吳明聽得新任的副文牘長到會了；吳明便整了衣冠，到辦公室去見他。推進門去一看時，他纔是十年前小學校裏的同學王彥。吳明立刻想退出來，但是已跨了進去，只得不安地向他行了一禮。

「啊密司忒吳！你在這裏辦事，那很好，我們不會寂寞了。」王彥態度從容，又穿了新的洋服，儼然英國紳士式的氣度了。他握住吳明的手，這樣親暱地說。

「密司忒王，以後總得你指教纔是！」吳明審愼了許久，囘答了這句話；臉兒微微的紅漲了，心裏刺刺似的不好意思。

「那裏的話！我們是老同學。」王彥更親切的說，可是吳明總覺得他的話雖是溫柔，而帶着許多鋒鋩似的；益發不安了。以後他們倆談了些別的話，各歸辦事室去了。

辦了兩個多月事，吳明覺得王彥雖是對他親暱而和善；他自己當着王彥的面，總像一個死了的河豚，也找不出應酬的話來敷衍。他並不恨他，也並不感激他；只是對着他，心裏便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氣韻，把自己的感官都失掉了。

一個晚上，他在寢室裏正是納悶；王彥推進門來，拿着他白天裏所擬的一張公文稿，對他說：

「密司忒吳！你這裏用的一個 Cost 差了；應該用 Expense 的。這二個字好像同意義的，其實也有分別的呢！你以為怎樣？」

「那我重複看一遍後再說。」

「請你改正後，我便交給正文牘長去。」王彥說着去了，他將所擬的公文稿讀了幾遍，並沒什麼壞。他雖是曉得王彥是教會學校裏出身的，英文比他強；就想照他的話改正，但是他又讀了幾遍也覺得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這些小地方他還疾心王彥有意吹毛求疵。就算差了，寧使差去；他心裏不願意王彥來指出他的差處，更不願意照王彥的話改去：於是他仍然把原稿交給了王彥。

王彥得到這張原稿後，又讀了一遍那一個 Cost 沒有改正；他想自己看差了，再讀過一遍，總覺得不很妥當；就此交給正文牘長未免有點不鄭重；他想大約吳明還沒有看出差處，沒有改的；終於他把這個字改正，又為吳明重謄過一遍，交給正文牘長去了。

過了幾天吳明患了病了，王彥時時去望他；最後王彥勸他進醫院，他不信任王彥的話依舊耐着病體去辦事。王彥又勸他休息，他更恨了！以為王彥或者因為他病而故意教他荒廢職業；乘此可以告訴正文牘長；吳明不忠於職業的話；但病一天重一天了，辦事都勉強不來。王彥看他可憐，終於為了他雇了一輛馬車，送他到王彥的朋友任院長的一個醫院裏。他心裏果然不願意去。但也沒法；臨去的時候他還託王彥，提出他所管一部分公文，每天教人送到醫院去。

王彥看他這樣熱心職務，病裏還要辦事情，更是同情了。每天所有的事情，王彥抽出時間代他辦完結了，不使人拿去擾他的病體。他進醫院有一星期了。一天王彥去看他；王彥推進病室，看他那般枯憔的神氣，料想不會立刻起牀；暗暗地為他憂慮。

「密司忒王！我請你把我所管的公文教僕人送來；你為甚不應許呢？」吳明開頭便問。

「啊！你須靜養，不必掛念職務上的事情；你名下所辦的事，我已爲你代辦了；你安心靜養罷。」

「不，我自己要辦的；無論如何你教人送來纔是。」

「何必呢！密司忒吳，我還有空閒的時間，爲你辦了可不是一樣的嗎？你儘管放心罷。」

「我所辦的事總須自己經手的；所以你要應許我呢！」他似乎更堅決了，王彥以爲他的性情固執；百般的婉勸他也不中用，後來胡亂應許了，便辭了回去。

吳明很不自然的射出一線憤鬱的眼光，送了王彥出去；他忿痛恨王彥，以爲王彥有意騙他；縱或恐怕把他的公事擱起了，爲他代幹，免不得要故意弄差使，正文牘長因此把他的職務辭掉了！他靠在病牀上，兩眼看着雪白的帳子；愈想愈難受，好像有數十枝針，密密的刺在他的心窠裏。他恨不得立刻到辦公室，把幾天的公事去辦好；即使王彥爲他代辦了，他也恨不得立刻去審查一下。這樣想去，他埋在被窩裏半身，轉側地亂翻，幾乎把一架鐵牀要扭倒了。

靜了一回，他又想到前次爲了 Cost 與 Expense 一個字。沒有改正交去的，如今正文牘長也沒有話。這是顯然王彥處處懷着鬼胎似的尋他的短處。他更想到王彥位置比他高，薪俸比他厚，覺得自己在別人家的指導之下，不由得悲感重重的壓在他的胸上；呼吸萬分的急促了。

「吳先生，請你嘗藥！」一個看護婦拿了一瓶藥水，推進門來站在他的牀前說。

「什麽藥？」他吞吐地說。

「這是昨天院長給你診過後，照他方紙上配的藥，」看護婦站在桌子的傍邊，一頭斟出藥水一頭說。

「你嘗呢，吳先生！」看護婦端了杯子給他。

「我不要嘗這種藥。」他搖搖手說。

「那末你要嘗什麽藥？」

「什麼都不要。」

「吳先生那是不行的，你嘗過這些藥，你的病就會好呢！」

「不但不會好，我嘗了這種藥要死的！」他說到此地，看護婦暗裏發笑，以爲他神經昏亂，便把藥杯放在桌上開門去了。

吳明伸出手來，拿了藥看了一下；又望桌上一頓。他自言自語地說：「院長的藥這決不是好東西！我不要嘗，我什麼都明白的。院長和王彥是朋友，所以王彥要教我到這裏來；哼！眞料不到王彥這個人，他要殺我！他一定和院長商量過，用猛烈的藥來殺我。用這樣法子來殺我，他不會有罪名了；他多麼利害！我決不會中他的毒計。」

他愈想愈奇了，此後看護婦端上來的牛乳，牛肉，水果等類；也不敢嘗了；無論一點小東西，好像都藏有殺人的能力。意外的恐怖，包圍着他，他的病不見得好，住在這個醫院更不安了。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轉了別的一個醫院，他纔稍稍稱心了。

不久吳明的病好了，仍然到公會裏辦事；他差不多有一個月不到會了，一切的事情，都是王彥爲他代理。這一個月的俸給，王彥依舊送了給他；他把這筆款項分償醫院去，先前的醫院因爲是王彥介紹的，院長免了他的費；仍把這些費用送還了他。

近來他的病雖是好了，可是神經還不很清楚，辦事往往有差誤的地方；王彥總是幫助他，他總不願意王彥的幫助。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張一千元的銀行滙票；他記得沒有交給會計部；在辦事室中找了一下，又在寢室中找了一下；無論如何小的地方也找過終沒有得到。又問了會計部，也說沒有交來；他更加着急了，辦事室與寢室中，把一切東西都翻倒了，仍然不見。過了二天，毫無影跡；王彥聽得這個消息，到他的寢室去望他；他正是坐在牀口上嗚咽地啜泣。

「密司忒吳！你不要這樣，慢慢地總會尋到的。」王彥安慰他說。

「這還了得，明天就交付的。」

「你還仔細尋一下才是！」

「我什麼地方也翻過了！」他更哭得利害了。

「不妨事的，明天我到正文牘長處爲你担保；你尋得後交出，尋不出來再想法子；此刻雖是着急也沒有用的。」

吳明一點不發聲，祇是哭泣；王彥又譬解了一番。

第二天到了，他也不請王彥去担保；恐怕王彥在正文牘長前說了壞話，反把這事弄糟。他沒有法子了，便獨自去告訴了正文牘長。正文牘長是一位板方的外國人，聽得他的話便不信任他；說他不細心！定要他賠償，否則也要削去他的職務；他百般的求他，他終是不應許他；沒有商量的餘地了，他纔退了出來。

他氣悶悶地囘到寢室，想到那兩個條件；那有一千元去賠償，他想祇好休了職務罷。這時王彥從正文牘長處也聽得了，忙的趕到吳明的寢室，他正在整理他的行李。

「密司忒吳，我對你說我可以担保的！你一個人去說，那便糟了。」王彥眞誠地對他說。

「事情橫豎到這樣田地了，我不願人家担保。」

「但是還有挽囘的可能！我這裏尙有一千元，可以借給你；你去賠償罷！我這筆款你將來餘裕後還我也好。」王彥說了，從衣袋裏把出一把鈔票遞給他。

「不必！不必！這筆款你自己收好罷；我本來不願在此地辦事，我決計不要你幫助。」他搖搖手也不接受他的鈔票，一口拒絕了他；王彥以爲他的脾氣古怪，也就罷了。

過了一天，吳明的東西都搬出了；祇有一輛黃包車等着吳明坐上；王彥一路送出吳明，順便問他：

「密司忒吳，那末你前途有了事情嗎？」

「沒有地方去，祇好餓死！」他像帶着譏諷的神氣說。

「這樣我可以介紹你到工部局去辦事，你願意嗎？」

「我不願意去，並且不願意你來介紹我；我情願餓死的。其實你不必親近我顧恤我；我不歡喜你的親近，你的顧恤！你盡量的報復，我是早已預備你報復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密司忒吳！你對我有甚麼仇怨嗎？以前的一切我都忘了。」

「我還沒忘記，你怎會忘却的？不必說了，再見罷！」到了大門的階段前了，吳明堅決地說後，坐上黃包車去了。

王彥悵惘地望他的車，出了甬道，便也沒精打采地囘到自己的室中。他靠在沙發上閉了眼兒，用全副的精神，想去解釋這場疑劇；但他總想不出什麼來，只隱隱地覺得有一層不透明的物體，介在他們兩二人之間。

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初稿於白山

——載創造季刊。

路上

張定璜

她重三遍四的老讀着一封剛到的日本文的信。

『…………』

『這塊也已經全是冬天了，愛惜了一向的草花，不知道幾時連影兒也不見了。顆顆的樹盡禿光了，眞寂寞啊！沒等到你去想秋天已經來了時，早已經是冬天了。囘來不打緊快半年了，無奈也還覺得是東京好。隨便過到幾時！終久不像會過得慣。想想東京的種種事情，一天寶貴的光陰就往往平平白白地虛空過掉。明知道可惜，無奈沒法子想……

『這邊尙且如此，北京想來是更加冷啊！

『傍晚沒風的時候，在附近走走，覺得有些地方很像是東京郊外的光景。那時，找着那樣的地方時，好像是碰見了知己似的。野菊，Sustiki, Waremokō 等等，一看見這些秋草時，那種潮一般湧的無可奈何的寂寥啊！那時總是盡量的摘，摘了囘家。

『雖說是「住慣了，塊塊都是京師」不容易，眞不容易啊！何況一想到討厭時，那便眞是好東西也會在眼睛裏映照得醜惡起來。想起來覺得人們的感情實在是個古怪的東西……

『秋天一面傷痛人們的心胸，一面早隨着萬樹的落葉靜悄悄地跑向冬節裏去……』

這封信來眞出乎她的望外。

可憐她疲倦了的神經，麻痺了的感覺，久已不知道她現在的自己是怎麼樣一個東西，她自己活在什麼地方，更不消說她周圍的人，物，光彩，顏色了。這麼一來，她漸漸覺得那塊有一個人，有一個她自己。這封信使得她睜開倦眼，漸漸可以認識一點眼前的世界。

院子裏爛縵；一時的菊花元來早凋謝盡了。白夾竹桃，紅夾竹桃，紫薇，石榴，金桂，美人蕉……自從那兩夜厚霜一打，美人蕉帶着幾朵還沒開發的薄命蕊，早已經憔悴了，死了。其餘的給花匠兒搬走了。牕下兩株海棠兩株丁香，都光條條的只留了幾根形容枯槁的枒枝。翠綠的葡萄葉也曾和茄白的牽牛花，玫瑰紅的夜香花，把她的牕階前幾乎鋪遍，而今上那裏去了？

她抬起她的倦眼朝玻璃牕外望去，什麼也不見，只有一塊鉛青色的天，天底下彷彿那海棠樹乾枯了的高枝不由意的在那兒動着。耳邊間或微微的聞着些細小而寂靜的聲音，是外面北風搖樹枝呢，或者是火爐裏炭響罷？

她忽然閉上眼。她忽然看見一個世界，一個遼遠遼遠，夢影似的世界。她看見那裏面隱隱約約的一個人影，她看見船，看見海，海岸，火車站，火車……

去了！那個人影轉眼便不知道往那兒去了！究竟是幾時的事，她自己知道麼？半年前？好像已經過了幾十世紀似的。

她慢慢兒走近她的書桌，抽開抽屜，找尋一些時，找出些半舊的筆記紙，她最喜歡的學生時代常用的筆記紙——這些過去生活的遺物如今無論一點一滴也成了懷舊的寶了；她愛惜他們和愛惜書裏面所夾從前的紅葉，桐葉，蕨，紫菫，一樣。她拿着那些紙在桌邊的椅子坐下，慢慢兒讀。

『從今起，我想將我無所寄託的心思收拾在這裏，在這束紙上面。我身邊沒有伴侶。我沒有天涯地角可以寄信去。我不是幸福的 Eugénio do Guérin. 也不是 Mary Lamb. 。

『京都，可愛的京都，Soyōnara! 讓我衷心感謝你，過去三年間你給了我再三的慰藉，給了我幾個眞摯的朋友，幾多回心靈的交通。你的鮮美，你的溫柔，你的幽靜，一時醫好了不少我內面隱匿着的瘡傷，灌輸了不少活潑新鮮的生命。我以爲臨行時可以從從容容和你話別，可以在你的地上接個吻算了，什麼都過了！我是他們所謂一隻負痛的駝鳥，再沒有時間許我回看，只能抱着頭，不辨方向的往前鑽，往黑暗裏逃命。

『祝你顏色常好，保持舊來面目，不受你的姊妹們一般的厄運。祝你好過我，永遠不失掉你那慈愛的擁抱一切的和平。

『昨夜十二點回到房間裏睡下去，一會兒眼淚只管往枕上流。心是和石頭一般硬，一般冷，一般沒知覺。不知道是幾時淚也流乾了，人也昏昏睡了，醒過來時今天早晨七點半，要走了。丟開京都。（那麼樣愛戀的京都！）一個人往西走。那七條車站的不知道迎送了多少人，不知道迎送了多少次的月台上，這回連一個熟識的面貌也沒有。自己好像是死在棺材裏，看來四圍雖然有許多上上下下跑來跑去的人，或者在自己前，或者在自己後，或者把自己抬着，都在那裏送自己出殯，然而已經不行了，彼此已經不相知，已經不同住在一個世界了。

『火車裏男男女女的客，開初都有談有笑，不是指點車牕外面的地方，便是商量年歲或天氣，或是探問彼此的去路。後來汽笛發放兩三回嗚嗚的聲音，車裏的空氣慢慢兒沈靜起來。一個半老的婆婆口邊微微洩露出一段欠呻的聲調。這個馬上傳染。沒幾刻工夫，一個，兩個，三個的頭，或東倒着，或西歪着，或向前垂着，或張開嘴朝後仰着，發鼾。

『自己看雖看，沒意味的看，聽雖聽，沒意味的聽。也不曉得自己在想些什麼。

『上午十一點船在神戶開。三等客艙裏不滿十二個人。越少越好，自己惟恐其不少。又少又彼此都不認識才更好！然而其中有一個，似乎在那塊見過一面來，不止見過一面來，並且像是很面熟似的！開初一瞬間的心理眞不知道是想躲避呢，還是覺得歡喜；或者是同時兩下並起。旅行和散步，有時候伴侶不怕多，有時候連一

個平素最親密的人也覺得是討厭，是在妨礙你的行路。自己這回本來送就不願人送，更不願有知道自己的人同走，只想望遮着車子鎖着心，去到一個純粹生疎的，毫不相關的境界。我只想望閉牢我的眼，紐緊我的手，任這個自己沈，沈，沈，往悲哀的深淵底下沈去。我準備去咀嚼，去體會，孤獨的眞味。

『這個畢竟是空想。薄弱的意志！你畢竟不許我那麼樣。你畢竟致令我見着這個半生半熟的同伴時心裏一面不耐煩，一面感覺一種安慰，一種寬鬆。這個心胸結局是封鎖不住，這個身軀，冰凍不了。

『八年了，差不多同樣的船八年前曾經裝載一個天眞的純潔的少女在這個煙波浩蕩的海上，遙望着無限的幸福，向東方駛去。八年後的今日，又是一隻船在這個海上，這個依舊晝夜船舶往來的海上送一個頹唐的青年女人往西邊走。假使有人見過當日的少女，現在又在這裏遇着這個青年女人，他能認識麼，他敢說前後的兩個是一個麼？八年的時間，一個那麼樣短又那麼樣長的時間？那時間已經在這青年女人的身心上撒下了洗刷不掉的汚塵，印下了塡補不平的疤跡。兩三件重大的事，就中一件事幾乎致了她的死命，都發生過了，在那八年之內。在那裏面她已經認定了她的命運。她的命運是孤寂。她發見她自己的過錯，也是那八年歲月裏的事。她至今覺得那不但是她一個人的過錯，元是人類全體的過錯。在這個醜惡的嘈雜的虛僞的牢獄裏，人們犯了一個大毛病：想善良，想美麗，想和平，想眞實——想造就一個圓滿的幸福的花園……

『門司。這或者是履日本土的最後一次最後的地方。去年舊游的清瀧公園裏，千層櫻正在四處飛花，杜鵑吐着一點點嬌紅的嫩蕊。

『錦一般的暮春天氣。一會兒工夫，眼前的山色花光又牽引我回到記憶裏去。

『我像是站在一道小小的碧流邊，望着水中間三四艘粉白裝扮的小艇在那裏漾着綠波輕輕的夢一般的浮動。水面上畫着的是夾岸山頭的樹枝花影，淡黑黑的托在綠波上面，跟着清婉的槳聲在那邊搖曳。稍須過去，水面開闊一點的地方，鋪着一段金鵝絨色的夕陽，也在微微的擺蕩，好似人們胸上呼吸的起落。倦游的鳥漸漸

在預備歸返他們的巢窠。尋春的客像也是歡樂殼了，一個個帽上插着花枝，臉邊帶些酒色，連連絡絡往那小電車站走去。對岸山上，一樹樹粉紅黛白的千層櫻，像雲一般的堆着，像雪一般的壓着，垂成一面冰紈霧縠的世界。那山脚下，水邊前，正站着我站的這一岸，更有一株瑰奇的花樹。就好像滿頭滿肩披着厚雪的白松，孤單單佇立在那塊凝想。天地間，一絲的風也沒有，但布滿了淸明的靜肅的空氣。

『像這般，我的心不由的一刹那間飄飄到曾經一日儘情恣意地嬉游了的嵐山千鳥淵上去。那暮色裏嵯峨山下的晚春情調一刹那間就譬如 Millet 的「晚禱」靜悄悄的在我面前展開。我從新又到了京都。

『京都！我到底忘不掉你，忘不掉過去隨你過度了的生涯。我幾乎抑制不住我的手，拿出信片來想寫的手，但是寫給誰？停住罷！去罷！你還望什麼？那是不許你眷戀的地方啊！』

『或者是愛沒澈底，或者也是利己的愛。但是誰能殼愛人和愛名花好鳥，和愛萬物一樣？人情願死，不願肉如化石，心如止水。Dostojevsky 有「窮人們」固然應該，D'annunzio 有「死的勝利」也只是自然啊！

『船又在前進。艙裏點着幾朶厚玻璃罩住的暗燈，橙黃色的重濁的空氣裏浸滿了抑鬱和眩暈。人人好像賣掉了在陸地上所享受的快樂，的自由，好像放棄了自己在那裏，任憑誰去主宰都可以似的。

『幸而那裏還有一種慰藉，幸而大家還感受得到一種生氣。幸而有一對小姊妹，一對天使似的小朋友，作我們的伴侶，他們眞是天使。他們日夜活潑潑地和我們談笑，說故事，爲我們唱歌。那種純樸的輕快的日本幼穉園歌，那眞是我們眼前沈悶的境遇裏唯一的生命。那一雙玫瑰紅的小臉，那一撮撮發出淸亮的歌聲的小嘴唇，那漆黑的晶瑩的小眼睛，那一對差不多高低，穿着鮮豔的日本服的細身子，那一切說話走路的神氣——那眞是我們眼前唯一的光明，的喜悅。

『她們的媽帶着這一對小姊妹從東京囘去，她的身材長短適中，面貌異常康健，說流暢的日本語。她是個

又聽明又眞誠的人，是個小孩兒們理想的母親，是個愛的化身。

『那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元來和我們一個艙室。他的年紀大約是二十二三，身材不太高，面微長，眼珠比較大，格外又黑又圓，閃出伶俐而溫雅的光，說話時一排平整的雪白的牙齒間或看得見，口輔邊不離的帶一種天然的惹人愛的微笑，他穿中國衣服，然而他說日本話時純粹是東京人。他的衣服很隨便，和他從中間分開的黑髮一樣隨便。頭髮非常長，從兩邊垂下去，致令那清秀的面貌更加不像是男性的，只像是女性的。這樣的頭髮這樣的面貌，我的稿一看便覺得是非常之熟似的，但無論如何，我記不清，認不出，他究竟是誰。不但如此，他見着我和見着別的生人一樣，對於我並不另外注意。他不多說，說時多用日本話。坐在船床上他只是寫，寫，寫，像寫不盡頭的信。他也好像在這個偶然湊聚攏來的團體裏情願守抱他的孤寂恣縱他的囘想。有時候他不知道是想起了什麼，他的眼睛轉向到他面前的船壁上去，半晌也不移。那壁上衣欄裏盛着的是一個提琴盒子……』

讀到這裏，她停住不讀了。她像是從夢中醒了過來。她站起來，在房間裏走，來去走個不停。她漸漸恢復了先前的靈敏的官覺，從新歸囘了青春的世界。

她不知道怎麼樣才能殼表現，才能殼傳寄，她那衷心的感謝。

是，畢竟是她太懦弱了。北京住來還不過半年，怎麼她便覺得乏了，覺得差不多支撐不下了？是她自己不好，是她自己以爲世界太大，以爲她自己的存在在那裏面差不多是一粒芝蔴，一縷游絲。她覺得自己太和外界不相容了，所以她近來什麼也不敢想，也不敢做。她慢慢兒希望也沒了，興趣也沒了，將近成了一副機械，過去旣是一座荒墳，未來又好像一團黑漆，她於是只有一瞬間一瞬間的沒意味沒聯貫的接續——那便是她的生活。

她也常常想到他，想到他的話。無奈太遠了，太渺茫了！兩人臨行時曾經叮嚀的相約過，相約以後作朋友。但是，那恐怕畢竟做不到罷，畢竟難免只是口頭上一句話罷。

而今她忽然接到了這樣的一封信！

一切都回到她裏面來了。

她記得淸淸楚楚，她和他怎麼樣交了談；怎麼樣兩人談到了文學和音樂；他的說話怎麼樣有趣；說話時他的態度怎麼樣眞純；怎麼樣提到小說時她突然間記起了 George Eliot，記起了那女作家肖像和她面前的面貌的相似，尤其是髮間眉目間的相似；並且當時她心裏怎麼樣驚訝，怎麼樣私喜。

他告訴她他的身世。他在日本十九年了。自從他快滿四歲時跟着他的父母到東京後，一直到現在，他只回杭州去過一次，那一次躭閣也不彀一個月。東京是他眞正的故鄉。他現在離開那隅田川，離開江戶子，從小伴他長大的江戶子！往一個差不多完全未曾經歷的境界裏去。假使他在大學裏還可以不卒業，假使卒業後他還可以躱在大學裏，他斷斷不會願這麼早冒這麼個大險——在他看，這個實在是個大冒險。他並不是沒躱，他已經在大學裏躱過一年多了。現在再沒法子想，他非跑進外面的現實的世界裏來不可。他還只跨出一步，還不知道前面有的，在那塊等着他的，到底是什麼。然而他覺得已經有了一種先兆，日本話所謂『蟲兒告訴了』他，他要走進一個不是從前那麼樣光亮的暖和的平靜的甘美的，只是非常陰森的冷酷的擾攘的辛酸的異地。他恐怕再也聽不見他最愛的 Schubert, 或 Mozart, 再不能和知趣的同好去彈奏他一向不離左右的那枝提琴。他恐怕再也不能去看東京郊外的花節，那夕陽邊的市川野渡。夏夜裏微風搖着軟綠的洋槐樹，樹底下浮動着銀座街頭萬千點的燈火；不忍池畔秋來成羣結隊的美術展覽會；深更裏明月照着的從丸之內音樂會場出來的歸路；學校內兩三知己隨時隨地見面時肆無忌憚的傾心佈腹的辯論，辯論後大家湊起錢來放量的拚命的吃喝，那種沒罪過的怪有趣的 Kompa!——凡茲種種，都已經成了舊夢，像春郊的芳草一般不留痕跡，像天邊的晚霞一般不知漂蕩到

那裏去了。

然而他不怕，也不悔。既是出到這個現實的世界來了，他就決心一直向着前面走過去，他大概往後要遭遇種種從來未曾遭遇過的東西。但他相信，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總決不會全然沒有花的香，月的色，鳥的清歌，太陽的慈惠，可以供他的受用，作他的伴侶。他打算盡他的心去向人生討求，討求人生所能給把他的一切最好最美麗的東西。他打算去建築他自己的生活，使那生活眞正成爲生動的，成爲一刻一刻都活着的，一刻一刻都值得活着的，東西。

『我們現在上了我們的路，還待我們自己去開闢的，但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開闢得出的路。』

這些話怎麼樣感動了她的心胸啊！他當時那種熱誠的顏貌，那對又大又黑又圓的眼睛所發的神祕的閃光，她都記得多麼清楚啊！她沒預料到，眞沒預料到，那時眼前會有那麼樣一個和自己談那麼樣一些話的人。

一切都回到她裏面來了。

至少世上總還不止是她一個人活着。

那塊好像又有了一個純潔天眞的少女，也能彀歡喜，也能彀悲哀，笑時自然的笑，哭時自然的哭，愛的不說嫌，嫌的不說愛，日裏夜裏拈着彩花的情線，綉着明日的樂園——一個那樣的少女。

——載創造季刊。

呆子和俊傑

全平

當去年暑假到來的時候，我的鄰人C君在平民教養院所獲得的美缺，被他的友人H君佔去了。C君起先狠有幸運，初從學校畢業，便因爲一位教育家的讚許和推薦，被教養院的院長賞識了；因此在院裏得了一個美缺。這個缺每月有四十元大洋的俸給，而事務是担任每週三十小時的教課兼任院長的祕書。這個缺，在酸而且窮的C君看來，確是極美了——雖然公司洋行的職員，政府機關的辦事員，甚至如西崽汽車夫，都在笑他的眼光太陋。這個缺，他常常假以驕人；因爲他的許多同學，沒有教育家的讚許和推薦，沒有院長的賞識，所以雖有學識高於他的，能力大於他的，也祇好在家裏嚼老米飯。

他因爲要維持他已有的美缺，便開始和他自己的思想奮鬬了。他先想書上常常如此說——不特書上，許多教師，許多學者也常常如此說；『在社會上做事，第一要善于交際，第二纔是有辦事才。任你辦事手段如何高妙，辦事精神如何充足，要是不善交際，仍不免要被人罵一聲不合時宜的呆子』。所以「如何方能善於交際？」的一個大問題，幾乎佔據了他的全部意識；而事務上的預備，研究，進行，反都無暇去思索了，能整日在翻閱着「如何交際？」的書籍，思慮着「如何交際？」的方法，羨慕着「善於交際，因而成名」的偉人。

然而交際是一種天才，一種天賦之才，一種獨特的天賦之才；並不是人人可以學習而致的。我的鄰人C君，不幸在個的先天之中，未曾埋伏一點善於交際的天性，所以他雖然辯論起來「議論風生，口若懸河」，但是語氣之間，總不免有些衝撞旁人的地方。他做的文章也是如此；說理是詳明透澈了，然而旁人讀時，總嫌他

鋒鋩太露。他還有一個不好的癖性——交際中最忌的癖性，原來他過於誠實而直爽了；因之他不會裝出笑臉去見不願見的人，他不會講着好話去讚不願讚的人，他不會不做該做的事，他不會不辯該辯的理。固然，但社會上也許有許多書獃子，瘋人……稱讚這種癖性是直爽，是光明，是誠實。然而一班老前輩，先覺者都說這是狂妄。無涵養，盛氣凌人；甚至有人說這是不合時宜的呆脾氣。我們知道這種呆脾氣——狂妄，無涵養，盛氣凌人，是交際上的三重鐵壁，不先打破休想得交際家底美名。

他的本性是如此不適於交際界！而現在他的慾望乃是想竭力把他自己的不合時宜的癖性按住，另求適於交際用的善良脾氣。——這是何等艱巨的工程啊！

他的工程第一步計畫是要養成一種「口是心非」的習慣。譬如心裏雖然贊成男女同學，然而口中不妨說「男女受授不親，古有明訓」之類的舊套；心裏雖然贊成社會主義，然而口中不妨說這是無政府主義，是叛亂行為，應當撲滅盡絕……能如此，大家便要稱讚他能容忍，識時務了。其次他要練習一種圓滑而不得罪旁人的「交際用言語」和一副謙虛而使人愛憐的「交際用神情」，這種言語和神情在公共地方或所謂名人的尊前，要特別顯出；能如此，和他接觸的人，便都要稱許他是和藹可親的謙謙君子了。最後他要養成對於有力的人們絕對同情，和對於無勢的人的絕對威嚴。譬如有力的人說：「勞工爭八小時工作是不應該的」。他便要接上去說：「工作十二時是最適當的制度了」。有力的人說：「學生要求自治，不過是小孩子的胡鬧。」他便要接上去說：「最好要恢復私塾專制。」……至於對無勢的人，威嚴是必須維持的；否則要被人恥笑「馭下無方」了。並且與平民親善，最易被貴顯者輕視而遭排斥——這是想維持美缺的最大的恐懼。

他按照計劃進行了。然而結果呢？不用說，完全失敗了。呆子還是呆子，並未變成識時務的俊傑！他不得不悲自己的意志太薄弱，因而不能堅持改革的決心而抵於大成。

「C君，明日禮拜，你怎樣消遣呢？逛游戲場？聽戲？」

「不，都不！我向來不喜到那種醉生夢死，傷風敗俗的胡鬧的地方去。」

「不去就不去，何必又加上許多難聽的形容詞呢？我再問你：明天午後的實業教育大會去不去呢？聽說發起實業教育的王博士還有宏論發揮哩。」

「不差！說不去就是了，何必又加上許多形容詞呢！我不是要練一種圓滑的語言麼，我不是要養成『口是心非』的習慣麼？」C君突然感到他方纔言語中的謬誤。接着他回答說！「我也不想去，因爲這種擁護萬惡資本主義的宣傳者的言論，我是極端反對的。況且你向來也說起王博士的學問，不過是一些皮毛，爲何現在反要稱讚他呢，」……萬惡，極端皮毛等等大概在他算是十分圓滑而最不得罪旁人的語言了。

「我本也不想去。但因爲我們院長是大會的贊成人，我們應得去湊湊熱鬧。」

「自然！『院長是贊成人』所以你要去了。但是，H君，可惜我沒有空，不能奉陪。」G君滿面冰冷，接着鼻子裏笑出聲來——這大概在他算是十分謙虛而使人憐愛的神氣了。……

三分鐘的靜默中，C君覺得他剛纔的言語和神氣又都大大的違犯了他預定的計劃；於是他立刻變計，他假裝着笑容，用着輕緩的音調向H君說；

「H君，不要見怪！我想既然院長贊成實業教育，我們同去聽聽也狠好」

……………………………………

實業教育館的樓上，坐滿了許多似乎熱心於實業教育的聽講者；當然，教養院的C君和H君也在其內了。他們的院長巍然地坐在講台上的大靠椅裏，在他旁邊的靠椅裏也坐滿了學者和大紳士。

其時正是王博士在演講。今天王博士的講題是；「中國貧弱的原因」。他微曲着豐滿的軀體，滿面露出笑容，悠揚地說——由表面看來，世界上最和善的人，大概要推王博士了。他說；中國所以貧弱的原因，不是兵，不是匪，不是政治不良，不是經濟紊亂；乃是由於人民沒有實在的職業，專做空浮的事情；有職的人，又

始不安本分，任意胡鬧，譬如：常常要求減少工作時間，要求增加工資，要求改良待遇，加入社會運動………等事。殊不知人有職業，已是幸運，又何可妄求呢！所以他要提倡實業教育來糾正民衆的錯誤。他說；實業教育的主旨在使人人有職業，人人能樂業。明白講來；就是人人應當曉得謀職業的方法，旣得職業，便應當安分守己，不預雜務，以保全一己的地位。至於社會改造，政府監督等事，另有專門人在。何必大家加入，以致搗亂社會的秩序，失却一己地位，反而受人憎厭呢？…………

熱烈的鼓掌，證明王博士所講的是絕對眞理。但是不識時務的C君又獨獨在懷疑了。他想；「中國的貧弱是由於人民沒有職業，固是不差。但是爲甚麼他們會沒有職業呢；不是爲了兵災麼！不是爲了匪禍麼！不是爲了官僚的欺凌和資本家的侵略麼！兵，匪，閥的權威，逼得人民不能找着職業，不能安於職業，這是人民的罪麼？況且求職業是一事，謀幸福又是一事；職業是對於社會的義務，人人應盡的；幸福是關於自身的權利，也是人人應享的。盡了義務，享不到權利，當然要起不平之心了。我們能說他們因不平而要求是不安本分嗎？至於改革社會等事，更不應讓幾個人去做，職業本可以說是「分工以求社會的樂利和康寧」，所以有職業的人來參加社會革新的運動，並不能說是搗亂秩序啊。」

他層層懷疑著。最後；他斷定王博士所講的完全是妄論，是欺騙平民的，是擁護閥閾的，並無眞理。他爲申明正義起見，覺得應當起來辯駁他。然而他想，「我正在進行著一種艱巨的工程呢。我若絕不容忍，竟顯出本性，豈非把將成的工程打壞？」於是他用了十三分的勇氣把已現的憤氣按住了。

孫大紳士繼王博士而發揮宏論了。扁圓的臉上戴着大而正圓的墨色晶鏡；蟹螯式的黃鬚下，吐出大紳士應具的「上海式官話」來。他講的是「發展實業的三要素」。他說實業的要素雖有三，然而在中國是以資本爲最要。勞工全國皆是，土地和原料也都價廉而豐饒，惟有資本太缺乏了！所以我們要積集資本，崇拜資本家，——因爲惟資本家纔能發展中國的實業！………

熱烈的鼓掌聲又如燃放爆竹般響起來了。C君心中的憤氣便也如大砲的轟發，再也按耐不住。他一聽聞台上有人說「請來賓演說」。他便立起來了。他那時再也不想到正在進行中的艱巨的工程了，憤慨之火，把全身的血煎得沸騰起來。他憑着擁護眞理的勇氣，立在演台的中央，向着盲目的羣衆，毫無修飾地把心中的懷疑和憤概盡量吐出。他用了深刻的譬喻和精確的引證，把大博士和大紳士的議論推倒。

大會早已散了。C君和H君並坐在「一路」電車中。他滿懷快樂，滿臉高興。他眼看着H君說；

「今天眞痛快，眞有興！其實他們也太不知恥了，甘心做資本家的走狗？還要造些似是而非的僞言，借他們的頭銜來眩惑平民。要不給他們一些教訓，更加要大張毒燄了。」

「這種痛快也不過一時吧。他們的威望，名聲，不見得因你這無名英雄的一次言論就會減少一些，然而你自己，確又太招社會的嫉視了。況且院長也是他們的同道啊！」H君作如是說。

電車到了靜安寺，他們倆走下車來，步行回去。途中，C君想；H君的話確有幾分道理，並且我預計的工程也是向此目標進行。爲何那時我再也按不住自己的火氣呢？我不是想對於有力的人表絕對的同情嗎？我不是想要使他人稱許爲識時務的俊傑嗎？現在呢？……

呆子總是呆子，並未能變成識時務的俊傑。

H君是C君到了教養院以後纔認識的。他本是聾啞學校的助教員——聾啞學校就在教養院的左近，是私人所立的慈善機關，因此經濟狠支絀，H君以一助教每月僅有十二元的收入，眞窘極了。

那時正是C君初到教養院的時候，聲氣狠大——因爲院長信任他的緣故——所以H君便設法和他認識了。

H君生來是富於交際的天才的，所以他似乎具一種魔力，不多幾時，便使誠實直爽的C君相信他可以做自己的良伴了。

未半年，教養院裏有一個職員去職，於是C君便介紹H君使兼任。他想如此可以稍蘇H君的窘況，并且朝

夕相親，交誼可以更密。

但是；他們倆的交誼，在H君入教養院辦事後，便漸漸失去常態而生出不和諧的節奏來了。兩個不同的癖性——H君的善於交際，和C的拙於交際——各自在教養院裏表現着。結果院長漸漸疏遠C君而親近H君了。同時許多同事也說他「太狂妄，太不識時務」。他們都避忌C君而表同情於H君了。

「H君，你對於今天這件事情有什麼意見呢？」

「就是校役和學生開罪來賓的事情麼？我還沒有想過。你看要怎麼辦呢？」

「依我說；這件事完全是來賓傅君差了。本來來賓要採幾朵花，是狠可以的；但不應當自己貿然去摘啊！保管花木是花匠的天職，所以他應盡勸止的責任，不能說是冒犯貴賓啊！况且他又何從而曉得今天的來賓是院長的親戚，要特別優待呢？至於蔡崇年對於傅君的責言，也是傅君口出穢言，自取其辱。公平講來，雖然一是校役，一是學生，把貴賓衝撞了，然而决不能說他們是有罪。」

「話也不差，確是傅君太野蠻了——雖然他們二人也太無理。」H君似乎對於C君的主張深表同情，所以他說時連連點頭。

離開這段談話三小時後，教務院裏的教務室裏，正在開臨時教職員會議，院長坐在主席位上，把今天校役和學生得罪來賓的案件報告出來，接著他說；「並不是因爲來賓是我的親戚，所以要設法商議，實在他們太無規矩了，不能不設法防患於未然。請問諸位對此有何高見？」

會場暫時靜默，各在咀嚼院長所說的命意所在，預備提出最中聽的意見。但是；不識時務的C君又耐不住了。他毫無遲疑地把對H君所說的話又述一遍，而且還加增了幾分理由。最後他說；「至多！爲維持院長尊嚴起見，申斥他們幾局也就算了。」——他侃侃而談，大概又把心中的艱巨的工程忘去了。——

各人面上顯出驚詫的樣子，愕然地向C君望着。院長冰冷的面孔，冷然地說；「諸君對於C君的意見以為怎樣？我想；如此不把學校的法紀完全擾亂了麼？」會場又暫時靜默。

「C君的意見，依我看來，確也有幾分理由。但是；來賓是何等尊貴的？卑賤的校役，胆敢侵犯貴賓，實在太不成事體了。至於多管是非，也是浮囂學生的行為，本院似不宜留此害羣之馬。所以此次不嚴行懲戒，將來人人效尤，辦事就要棘手了。」H君眼斜望着C君面對着院長小心地說。

「這到不差！在學潮沸騰目無長上的現在，我們應得採用嚴格主義；」有長鬍子國文教員點點頭說。

「我也以為不嚴加訓迪，這班孩子可要胡鬧了。」面大身肥的女舍監說了，同時眼睛看着衆人的臉。

「不過開除一個學生，斥革一個校役就完了，何必怎樣顧惜呢？」訓育主任冷笑一聲，用手撫着兩撇短鬚，毅然地說，……

會議結束了。由大多數教員的同意；多管閒事的學生蔡崇年記大過三次，留堂察看。冒犯貴賓的校役，花匠李三扣工資三月。

……………………

夜中，清白的月色，從窗孔裏偷偷地射進房來，洒在雪白的床褥上。窗外星空皎潔，絕無聲響——凄涼呵！清幽呵？C君悄然坐在室隅的靠椅裏，默想他今日的工程——艱巨的交際工程。他不得不再承認，又是失敗了。他曉得他自己的本性是不適於進行這種工程，他將永永不能成功。坦白的月光，指示他不要勉強作僞了。他的良心也叫他把以前的計劃拋去。他於是恍然大悟了；呆子就是呆子吧，何必定要變成識時務的俊傑呢！

暑假到了，識時務的俊傑H君代替C君佔了教養院裏的美缺了。不合時宜的呆子C君，茫然地離了教養院，絕無留戀。他把他曾進行的艱巨的交際工程完全拋棄了，他開始了在俊傑的對面度那寂寞，孤獨而被人譏諷的呆子的生涯。

一九二三，七，二〇。於南翔

——載創造月刊。

煩惱的網

全平

一

在許多許多時光以前，魔鬼的小女兒用「憂愁」的絲做經，用「悔恨」的線做緯，在「回憶」的織機上，做了七天七夜，不曾停息，織成了一面可怕的，巧妙的，灰色的，「煩惱的網」。網的大，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網的細密，雖是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網的堅固，就是最鋒利的寶劍也休想割斷一根細絲。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張開她的小口冷冷地笑了，她慶祝她自己的成功。

魔鬼叫他的小女兒把這面巧妙的網到世間去網一些東西回來，但是他叮囑她道：「女兒啊！你應當仔細用你的網！雖然你的網是大到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但裹不住知足的心；雖然你的網是密到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但覺悟的頭腦是阻擋不住的；雖然你的網是堅固到寶劍都不能斫斷，不過忍耐的勇氣會把牠毀壞到像一把碎爛的細紗。」

魔鬼的女兒驚慌了，他說：「父親啊，既然世上有這許多利害東西，那末我的網祇好去網些什麼呢？」魔鬼回答說：「女兒啊，不要這樣驚慌！好網的蠢東西多着呢。像自私的貪心，懶於工作的儌倖心，不知足的羨慕心。女兒，就這三樣蠢東西，世上不已經很多了麼？你儘量去網就是了。」

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張開小口冷冷地笑了，她知道世上有這樣多的蠢東西，而且她相信一定可以把這樣多

的蠢東西一齊網回來，所以她便把這面巧妙的網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襯衣的袋裏；辭別了她的父親，喜冲冲的往世上走去。

二

她先走到一座高高的山上。山上堆滿了白雪，雪地裏挺立着許多許多蒼老的松樹。他們穿着褐色的袍兒，戴着翠綠的冠兒；細碎的雪花，飄在他們的頭上，白的映着綠的，格外好看。但是雪的冷氣鑽進他們的皮膚；而且有冷峭的北風，從山凹裏吹到他們身上，他們都感着不快。他們的軀體微微的抖顫，嘴裏也不住呵氣。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緩緩步近松樹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棵較爲年輕的小松樹，冷得血液都凍住了。他不住歎氣，一面說：「啊！我們眞不幸啊！大家凍露在大雪地裏，得不着一些暖氣。我想那嬌豔的紫羅蘭花們，現在正坐在溫暖的玻璃房裏，風吹不着，雪飄不着，靜靜的烘着火，那種生活眞令人嫉妒！可惜我是一棵松樹，我不會享受那種福氣了。」年輕的小松樹說着，他心裏陣陣懊悔，眼睛裏都掉下淚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便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他知道小松樹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年輕的小松樹旁邊，有一棵年老的松樹，老得背都曲了，還顫巍巍的挺立在風雪裏。他聽了小松樹的說話，他深深地慨歎了。他和年輕的小松樹說：「可憐的孩子啊！你這樣的嫉妒他人，可怕的煩惱要使你的靈魂不安了。況且，你祇曉得紫羅蘭花坐在玻璃房裏的舒服，你還不會曉得他們的後來啊。可憐的紫羅蘭花們，他們雖覺得舒服，但是自由已沒有一些了。當他們的花兒剛在半放的時候，玻璃房的主人便把他們剪下來，插在人們的頭上和襟上，不一會便凋萎了，果兒也不會結一個。等到後來花兒開完，那主人便要把他們丟在牆

陰，永遠享不着日光。可憐的孩子啊！你看那玻璃房裏的生活有什麼可妒呢？那有我們的生活這樣自由而偉大呢？孩子啊！努力振作吧，不用懊悔；用你的勇氣耐過這嚴寒的冬天，温柔的春天就要來安慰你了。」老松樹說完，因爲說得長久了，所以連連咳嗽起來。枯皺的頰上，堆着慈愛的笑容。

年輕的小松樹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房裏的紫羅蘭花們雖然有一時的舒服，但總不及自己的自由和偉大，所以他心裏十分滿足了。他又想到：美麗的春天，不久要來陪伴他，於是他心裏充滿了快活，寒氣也不覺得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收斂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松樹。

三

她現在走到一條大河的旁邊。河裏的水已乾涸到祇有薄薄一層，熱烈的太陽照射在水上。水裏有一羣細長的銀魚。他們披着銀子鑲嵌的氅衣，戴着銀子打就的美冠；日光射在他們雪白的身上，閃閃的放出銀光，啊！美麗極了！但是他們正感着不快的乾燥和酷熱；他們的皮膚乾得要裂開來，他們的心裏熱得發慌；他們半身躲在河泥中，口大張着，不住的喘息。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緩緩走到魚兒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條最小的銀魚，渴得嘴裏發沫；他身上的小鱗片，還未完全長成；劇烈的日光，幾乎把他的嫩皮膚晒焦了，他遍體流着汗，他說：「啊！這種熱法，大概總可以把我們一齊熱死了吧！我們眞不幸，做了這大河中的魚兒！聽得金魚姐姐說：她們住的是玲瓏可愛的玻璃缸，缸裏是淸潔的河水，水裏還有碧綠的水草飄浮着。淺藍色的綢幔，覆在缸上遮住強烈的日光。可羨啊！像她們那種涼爽的生活，我們是永遠不能享受了。」小銀魚說着，心裏一陣悽苦，眼淚如雨似的滴下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她知道小銀魚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其餘的較大的銀魚，都在可憐他沒有忍耐。年老的魚祖母，老到牙齒已完全脫掉的魚祖母便說了，她說：「孫兒啊！像你這樣的不能忍耐痛苦，可怕的煩惱要來和你做件了。孫兒啊，你須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雖覺難過，但是涼爽的秋天不久要來了。那時秋水汎濫了，我們便可以在滔滔的，茫茫的大水中，任意游泳，任意逍遙了。那時我們四面都是碧色的浪花，太陽在河面上微笑。何等爽快啊！況且，孫兒啊，你要曉得金魚們的將來嗎？她們永永被小小的玻璃缸圍住，自由是完全沒有了，後來缸的主人有些厭倦，他不高興再去換缸裏的水，也不高興去喂食料，於是缸裏的水便漸漸渾濁，而且沒有食物了。可憐的金魚生病了，缸的主人不喜歡那種病的樣子，他便要把她們倒在陰溝旁邊，讓野貓拖去。孫兒啊！你想他們的玻璃缸裏的生活有什麼可羨呢？那有我們的河中那麼自由而快活呢？」魚祖母說時，皺癟的嘴兒不住動着，所以大家看着都好笑起來。

小銀魚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缸裏的金魚姐姐，雖然有時是十分涼爽；但是後來的結果，確也使人害怕。這樣一比現在的酷熱是不算難過了。何況不久就有浩蕩的秋水到來，那時是何等快樂呢。他心裏想到快活的地方，皮膚的焦灼也不覺得。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又收斂起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銀魚。

四

她又走到一片幽深的大森林的中央。那森林已狠古了，無數無數的老樹，樹上長滿了無數無數的葉子，把林裏遮得十分昏暗。地上長着無數無數的野草和有刺的灌木，看不見一條可以走的小路。林裏有無數無數的野獸寄居着，從大的象到小的松鼠都有；牠們也組成一個國家，在那裏狠自適地生活着。不過牠們近來曉得了一個惡消息；據說有許許多多人類要到林裏來打獵了，或許要把這森林燒掉。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啊！因之逸樂的獸國裏佈滿了恐慌。牠們都在沉思着這可怖的未來，而許多胆小的獸類便深深地憂愁了。歡樂的跳舞會，也

沒有心緒去舉行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一定可以網着許多東西了。」她便緩緩的走近獸類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有幾隻胆怯的兔子，松鼠，和鹿，憂愁得飯都不想吃了。牠們渾身顫戰，躺在地上，抖抖的說：「啊！啊！不幸的我們，不幸而生在這森林裏的我們！天天担着驚慌，天天防着敵人，不曉得將來會得着怎樣一個結局？我想，悲慘的事情快要來到了，大家都快要死了。這是森林裏的野獸的運命。不比那住在高堂大屋裏的牛馬猪羊們，牠們有牧人保護着，有鐵籬圍繞着，天天吃着精美的食物，那有一些兒困難呢？那有一些兒恐慌呢？」胆怯的兔兒們說着，一陣心酸，號咷地大哭起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抖開她的煩惱的網，并且她笑得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因爲她知道這羣野獸一定可以被她網着了。

但是稍爲胆大些的獸類都在可憐牠們的懦弱。而牠們的首領獅子大王，對於牠們這種胆怯的樣子，更似乎有些憤怒。他大聲對牠們說：「可恥的懦夫啊！像你們這樣胆小，除了煩惱是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了。要知人類能欺凌我們，我們就不能抵抗人類麼？憑着我們的羣力，也許可以戰退人類。那時我們仍舊生活在這巨大的森林裏：有變化無窮的野景讓我們看，有廣大的草原讓我們游戲，有豐富的天產做我們的食物；大家團聚着，沒有一些拘束。這是何等有趣呢？卽使人類戰勝，我們要死了，也用不着悲傷。爲了競存而死，爲了奮鬥而死，是頂頂榮耀的事啊！那受人豢養的牛馬們，似乎像快活了；然被人類拘束着，天天鞭打，時時叱責，到後來還要被宰割，做人類的食品。這樣的生活，纔可悲傷呢！」獅王說完了，怒冲冲的望着胆怯的兔兒們，等牠們回答。

兔兒們被獅王一說，也恍然大悟了。牠們曉得不應當悲傷，悲傷是無補於事的。牠們應當奮鬥，而且應當快活。但是牠們想到起先胆怯的樣子，不覺又羞愧起來了。牠們紅着臉，低了頭，眼淚是早已乾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面上沒有笑容了，她心裏十分失望；她想：她的網將要網不着什麼東西了。她無可奈何，快快地把網

摺好，藏在袋裏，又離開了那充滿勇氣與快活的獸國。

五

最後她走到一個繁華的都市中。都市的外觀是十分美麗的。大理石築成的房子排列在平坦寬廣的大路兩旁。路上有不斷的行人，不斷的車輛，走來走去，每一所房子裏，有酒的香氣；肉的香氣，可以嗅着，有悠揚的琴聲，清婉的歌聲，可以聽着；有歡樂的宴會，美妙的跳舞，可以看着。「啊！他們這樣快活，我的網兒是沒有用了，我將得不到一些東西囘去了。」魔鬼的小女兒嘴裏喊着，心裏便十分憂愁起來。她慢慢走到一所最美麗最高大的大房子旁邊。

那房子是矗立在一所美麗無比的花園當中，有五十層高，有五畝地大，裏面有五千間房子。牆壁是白色玉石砌的，屋頂是紅色的瑪瑙蓋的，窗扇是透明的雲母，大門是燦爛的黃金。正有無數的老人，小孩，美男，少女，如潮般湧到金門裏去呢。魔鬼的小女兒便也混在他們一起走進金門。

門裏是一間佈置華美的大禮堂，明亮的電燈在上面照着，四壁都畫着有趣的圖畫，地板是光亮得像一面鏡子。禮堂的中央有一只美麗的大圓棹。許多衣服華貴的紳士，太太們圍坐在棹旁，還有許多人坐不着櫈子，便擠立在櫈子背後，也並不覺得疲乏。魔鬼的小女兒心裏稀奇，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呢？她便輕輕地也走到圓棹的旁邊，預備看一個明白。

圓棹上鋪着潔白的氈毯，中央一只細磁碗裏有三粒奇異的骰子。原來他們都狠起緊地在賭博呢！不過他們所贏得的，不是金錢，是命運，所輸去的也不是金錢，是命運。他們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檯上，奇異的骰子一擲，各人的命運便都定了：有幸運，也有晦運。得着幸運的，興高彩烈的走了。得着晦運的，垂頭喪氣的走了。又有第二批人把生命放在檯上。魔鬼的小女兒奇怪極了，她想：「爲什麼人類不喜歡用自己的能力去求命

運，而要用賭博的法子去求命運呢？」那時她耳旁隱隱聽見她的父親在說了：「女兒啊！這因爲他們的胸中有一個懶於工作的僥倖心，所以不肯再正當的生活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心裏暗暗快活，她曉得在這華貴的人羣中，或者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把煩惱的網取出，挾在手中，預備撒放。

那時室隅的搖椅上有一個得着晦運的人悶悶的坐着。他一面憂愁自己的將來，一面又悔恨自己的賭法太劣。他並不明白賭博不是正當的生活方法。他也不曾想把自己的勇氣來改變他的命運。他祇在羡慕那得着幸運的福氣人。他因羡慕而諂媚；諂媚的結果，又變成嫉妒。於是煩惱的網便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了。

得着幸運的有福人，坐在另一張搖椅裏。他滿面顯出驕傲，然而他心裏仍覺得不快。他一面悔恨自己的賭注放得太少了，一面又憂愁別人或者要來搶奪他的幸福。他一面嘲笑得着晦運的人們，一面又妒忌那比他的幸運更多的福氣人。他向來舒暢的心，現在抑鬱了。向來清楚的頭腦，現在攪亂了。於是煩腦的網也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

魔鬼的小女兒格格地笑起來了，笑的音聲像夏夜的梟鳴。她手中的網兒漸漸重起來了。許多華貴的賭客，不斷的投入她的網裏。因爲他們的中間，沒有一個像老松樹，魚祖母，獅子大王那樣的好人，所以他們聽不到一些憐憫，勸告，安慰的聲音。祇有憂愁，悔恨，羡慕，諂媚，驕傲，嫉妒，永永在他們的心裏盤轉着，於是煩惱的網也永永在他們的身上包裹着。快活的花兒，在他們的心中是一些都沒有了。

一九二三，八，一。於南翔

——載造創月刊。

花影

倪貽德

——如看悲劇一樣，
雖然是要下淚的，
但這淚珠兒終是甜蜜而可愛的啊！

最可怕的是夜雨秋風，
但同時也是最可深長玩味。

游絲般的，
輕烟般的，
深深地繚繞在我的夢魂裏，

無意中，
姍姍地來了；
待要摟抱住，

却又忸忸怩怩地逃去了。——

一

院子裏的小的花草，經過一陣秋風，已現出那寂寞蕭條的神情來，牆根下秋蟲的鳴聲，一天響似一天了。蒼碧的天空上，也有幾條薄薄的雲彩浮蕩着。在日午時的陽光，雖然是一樣的強烈可畏，但一到了晒上東面牆角上的時候，也漸漸覺得嬌豔可愛起來了。

P家後天井的石階上，這時正有一對異性的少年，坐在那裏談天，那男的穿着一件鄉下小學生的竹布長衫，紅黑的臉，精壯而短小的身體，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少年，然而從他那面貌與動作上看來，終似乎有些不如意的事情蘊藏着。他的眼睛雖是烏黑着有力，但總覺得包含着些淚珠；他的眉毛雖然清秀而細長，但也總覺得有些微感。他時時昂着首，向青碧的蒼空作呆呆的癡望。坐在他旁邊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他們的年紀雖然相彷，但她却比較他要瘦長些；她那疏鬆的胸部，濃黑的頭髮，圓白的小臉，下垂的眼睛，在在都可以表現我們這位女公主的溫柔的女性美。他們談話的聲音極細，極輕，幾乎輕到辨別不清楚：

『三哥，你來了已經兩三天了，爲什麼老是一響也不響，像一個啞子樣的，你可是怕羞嗎？』（女）

『我是怕羞，我家裏住慣了，到了陌生地方總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男）

『你又要講了！此地也不是第一次來。前年——噢，大前年——我祖母做壽的時候，你不是跟着姑母一同來的？那時我看見你還沒有這樣大，穿了一件黃袍子，跳進跳出眞高興，現在却故意做得這樣規矩了。』（女）

『那時我也看見你沒有這樣大，你不是穿着一身花花綠綠的衣裳，像一只蝴蝶，儘歡喜來同我玩的嗎？有一次——你記不記得？——我們兩個人因奪一件東西鬧了起來，我打了你一下，你就哭得不息，害得我被母親一頓大打……』（男）

『你現在還要打我嗎？』（女）

『現在我那裏還會打你，那時年紀小，現在我們都大了——啊！我常常聽見母親嘆道：「日子過得眞快啊！」日子眞是這樣快的！你看我不知不覺高小也畢業了……』他說到此地，心裏好像感觸着了什麼，再也不能講下去，只向着西面的天空，癡癡的望了半息。

她却對他癡癡的望着。

『三哥！我看你今天心裏總有些不快活，你可是在想家嗎？』

『我並不想家，你們待我很好，同家裏一樣……』他勉強說到此地，兩包眼淚再也忍留不住的直滾出來，竟背轉她的面，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哭聲裏似乎說：

『昨晚上舅父囘來不是說的？說我來得太遲了，省城裏的幾個中學校都已經招考過，而且在開始上課了，所剩的只有一個師範學校，然而那邊，年齡須在十六歲以上的，才有入學的資格，我現在只有十四歲，人又生得小，唉！我總怪我的爹爹性子太慢，我同媽媽這麼催他，他總是說：「待天氣涼涼，待天氣涼涼，這般炎熱的天氣怎麼可去！去得早又趕什麼呢？」啊啊！現在却又太遲了！你想怎麼好呢？』

她年紀雖然還小，却很能體貼他的心情，一邊連忙將一塊柔軟的手帕替他揩拭眼淚，一邊又柔聲的慰勸他道：

『三哥！你不要哭了！哭有什麼用呢？你再哭下去我也要哭了。……三哥！你聽我的話吧！性子放寬些，爹爹總會同你想法子的。今天朝晨我聽見他同媽媽說過，他同F中學的國文教員很要好的，今天和他去商量，一定可以破格許你入學，你還要哭什麼呢？』

但是她越勸的殷勤，他也越哭得起勁。他覺得哭的時候，耳邊能夠聽到這樣婉轉的聲音，頰上能夠感到這樣溫軟的觸覺，是最愉適不過的，所以索興盡量的大哭起來。

她想盡了種種方法，仍舊絲毫不能夠使他的哭泣停止，她眞沒法子，後來忽然想到了幾個故事，她想講給他聽或者有些效驗。

『三哥！我講幾個故事與你聽聽，要不要？從前有一個漁夫，年紀很老了，但是身體很強健，雪白的頭髮血紅的面色，他又歡喜喝酒，有一天黃昏，他在湖邊釣魚，忽然來了一個……』

『我聽見過的，我聽見過的。』

『那末我再換一個，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兩個兒子，都勇敢而有力，有一天，他們出去打獵……』

『這個我也聽見過的，你只會講這些老套，我不要聽了！』他哭得益發利害。

她可沒法了，躊躇了半息，又憶起前幾天在一本小說雜誌上看見的一段情節：『噢噢！有了！這個你總沒有聽見過的。有一個姓章的名叫繼賢，在外遊宦了多年，後來回到鄉下，造了一所精巧的居舍，優遊餘年；他膝下有一個女兒，長得花玉一般的美，而且又聰明，會做詩，又會畫畫，她還有兩個小兄弟，請了一位先生在家裏上學，這位年輕的先生是多才而貌美的，日子過得長久了，便和那位小姐書信傳遞，竟結了不解的緣，後來……』

他覺聽得有味起來，哭聲也減少了，帶着吃吃的咽聲問道：『後來怎樣呢？』

『後來她的父母把她許給城裏一個富豪的兒子，她曉得了，便和那位先生在花園裏兩個人痛哭了半天……』

她講到這裏，又故意的停了一會。

他急忙催促道：『快講！快講！後來究竟怎樣？』

『後來那位美麗的小姐嫁了，那位年青的先生也悵惘地走了。』

他聽到此地，不知什麼原故，重新哭得更悽切更悲哀起來，哭聲裏似乎問她道：『你想他們兩個人的結局苦不苦？』

『我覺得他們很苦！』我們這位多情而早熟的女公主說到此地，也禁不住的眼淚直瀉出來，倒在他的肩上哭了。

他們兩個人足足哭了半個時辰，她的衣襟上濕透了他的眼淚，他的衣襟上也濕透了她的眼淚。

二

秋光漸漸的老了，樹枝上的葉子，也都由青綠而變成衰黃，由衰黃而紛紛飛落，鋪在地上，成了一片憔悴可憐之色。夕陽中蟬鳴的聲音，也一聲聲衰歇下去。更經過幾番瀟瀟的秋雨，益覺得涼意深重起來了。

一向在家庭裏嬌養慣了的他，驟然來到一個素來不曾見過的學校，驟然遇到這三百多個素來未曾相識的同學，可憐他那弱小的心，早感到孤苦寂寞的悲哀了，他每每在冷峻的教室裏，在莊嚴的教員發着尖利而單調的聲音的時候，他的形式雖然在端坐諦聽，他的心兒却早已飛到了故鄉——飛到已往時代的故鄉了。

他想到了當那九月澄明的下午，散學歸來，祖母正在念佛，母親正在縫衣……全屋子裏滿佈着寂靜與和平的空氣。便獨自一人，走到西邊的書房裏坐下，攤開了白紙，濡軟了毛筆，調和了顏色，畫紅的花，畫黃的花，畫綠的葉，畫美貌的仕女，畫江上點點的歸帆，一張，一張，儘畫去……也沒有人來驚擾，也沒有人來欺弄……

他又想到了在風雨晦明的時候，有遠方之客，飄然而來，家人都笑逐顏開，欣然相迎，殺鷄沽酒，歡敍離情，那客人又是何等的和藹可親，睎開了嘴，摸摸他的頭顱，讚美他道：『好孩子！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他又想到了當那可愛的和暖的春天，和三五小友，相約到湖邊垂釣……那時小鴨在水面浮游，羣鳥在樹枝歌奏，風過處一泓碧水，也微微生皺，浮子在水波上輕輕移動，釣魚的小友都默默無語……這又是何等淸閑而幽靜的景地？……

這種幼年時代的經過，如夢一般的，如雲一般的，飄浮在他的腦海裏，使他心醉，使他神迷，使他更感到現在的痛苦。

全校的同學，大約有三百五十多人，其中從江以東來的青年也有，從江以西來的青年也有；生性粗鹵，勇敢好鬥的青年也有，文弱風雅，好事修飾的青年也有；勤學耐苦，律守規則的青年固然有，而那些怠惰無聊，終朝嬉戲的青年也不少；這許多形形色色不同的青年，相聚在一個地方，有各以鄉土相同而結合的，也有各以性格相同而結合的，研究，討論，談笑，親狎，爭執……自晨鐘響了以後，直到夜火息滅以前，沒有一刻不在活動，變化，攘攘的狀態之下。然而他處在這種環境裏面，却愈覺其畸零，愈覺其弱小，只是無聲無臭地度那孤苦寂寞的生活。

從這許多學生裏面，若要找出一個體格最長最大的，自然是要推三年級裏W君；但若要尋一個最小最矮的呢，那末他是再也逃不出的了。不錯，他確是全校最小的一個學生，每逢上體操或團體排隊出發的時候，無論如何，他的位置，總只能佔在末尾。立在許多又高又大的伙伴旁邊，相形之下，他自己也愈覺自己的渺小，怯弱。他又覺得環繞着他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并且在互相譏笑他，從那笑聲裏，似乎聽得出來：

『豆兒哥！這可憐的豆兒哥！』

上算學科的時候，一位冷冰的陰刻的先生，常常歡喜叫學生一個個到黑板上去當場演算，這于他也是一件很不利的事，因爲那黑板的面積既大，掛得又高，每逢他上去演算的時候，他無論怎樣墊起了脚跟，伸長了手臂，還不能達到黑板上二分之一的地位，以至於每每一個算式還沒有完全的時候，而能夠給他寫下去的空地却沒有了，於是他又處在窘迫的絕地了，他覺得下面排列着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并且在互相譏笑他，從那笑聲裏，又可以聽得：

『豆兒哥！這可憐的豆兒哥！』

這聲音於他是何等的羞辱而難堪！他只是紅着臉，包着眼淚，再也不敢抬起頭來向人家看一看。

他日間受着這種無端的苦痛和煩惱，到夜間睡在床上的時候，一個人在帳子裏，想想被人侮辱的苦楚，在異鄉飄零的悲哀，不免又要暗暗地下幾行眼淚在枕上。他又想到了倘若這時可愛的蕙妹在我身旁，又要怎樣的可憐他，溫存地安慰他呢！他自己對自己說道：

『世界上只有她——只有她能夠憐憫我，體諒我的，』

三

星期六的下午，和愛的陽光，平鋪在萬物之上，光明而靜寂。蔚藍的天空，也好像在俯視下界，開顏微笑。許多學生們的臉上，也都浮上了一層愉快樂觀的色彩，精神也比平時更見活潑了，他們也有訪親戚朋友去的；也有興高采烈，到操場上運動去的，也有徜徉湖畔，呼吸新鮮空氣去的。他在這時候，也換換衣服，整整頭足，欣欣然走到她的家裏。

她這時正伏在書案上低下了頭，垂下了眼，那雙白嫩而纖小的手，一只平攤在紙上，一只握着枝細幹的描花筆，靜悄悄地不知在描些什麼。看見他來了，她總是慌慌忙忙將兩手按住了那張紙，或把那張紙團皺在手裏，死也不肯給他看。他却故意做出要去搶的樣子，微微地笑着說：

『你又要這樣的小氣了！想怕我學了你去嗎？』

『我不把你看！我不把你看！你一定要笑我的。』她那種嬌憨的女孩兒的態度，使什麼人看見了都覺得可愛。

『…………』

兩人爭執了許多時候，終於她紅了臉，嬌羞似的遞給他。

『我畫得不好，你不要笑我！』

『好極了！好極了！蕙妹！你送與我，肯不肯？』

她聽了幾乎羞得要哭出來，頓着脚，嬌羞埋怨道：……『姆……姆……！你又在笑我，下次我一定不給你看，不給你看！』

害得在前房的她的母親，提高了的喉音『蕙兒！你又在吵些什麼？三哥要看就給他看罷了。』的喊了起來。

他每逢在星期六的下午來，一直到星期日的午後四五點鐘回去，在這足足的一週時的光陰裏，他們兩個人，日裏同在一處看書，畫圖，談笑，遊玩……夜裏也同在一間房裏睡覺。原來她還有一個十歲的兄弟，她們姊弟兩人，同住在一後房，兩張床鋪的距離是相連接的。他來住的時候，常和她的弟弟同睡一床。她那天眞爛漫的弟弟，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們兩人，却趁着這個機會，呢呢喃喃地談得不休，每到全家都已靜寂無聲的時候，他們還在切切私語：

『……………』

『啊！三哥！我這幾天心裏覺得很難過。』

『你爲什麼難過呢？』

『我在想人。』

『你在想誰？』

『你猜猜看，我想誰！』

『噢！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你在想隔壁的陳哥哥？』

『啊！你說出這種話來！你睡！你睡！我不同你講話了！』她似乎有些怒意。

『那末你究竟想誰？』

『我……我不說了！』

『你可是在想……我嗎？』他把一個我字說得特別的低。

『姆……姆……我是想你……』她那天生成忸忸怩怩的女性，完全流露了出來。

他那感激的聲音無限愉快的聲音，也模糊而發顫了：『你曉不曉得？我也在天天想你呢！』而且不自覺的將一只手從帳子下伸過去一直摸到她那柔嫩而帶粘性的小嘴邊。她也不自覺的將一只手捏住他的手深地在口邊吸吸，另一只手，也從帳子下伸過來送給他。

四

光陰過得眞快，早已春去夏來的轉移了幾個寒暑。這一年的夏天，正是霉雨惱人的時候，全國學生，因爲外交失敗，奸人賣國的原故，都丟掉了書本子，狂熱地舉行愛國事業，鬧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H省城裏的中小學校，當然也不肯示弱，立卽和各省響應起來，舉行露天演講啦，分發警告國民的傳單啦，調查商店啦，焚燒日貨啦，整天整夜的忙得不休。他在這個時機裏，却也不可說是十分無用的，因爲他于繪畫和寫字兩門，在全校頗負點盛名，所以就被舉爲編輯部裏的幹事，在印刷事業一方面，也着實盡了一番力。

後來學潮越鬧越大了，省城裏的學校，都一致實行罷課起來，作最後的抵制。行政的當道，却趁此率與將暑假提前早放，使一班團結鞏固的熱血青年，四分五離，回到家鄉，再不至於鬧出意外的事情來。

可憐他在這五風十雨的時候，竟糊裏糊塗的在中學裏畢業了。

在他回到故鄉去的後幾天，從T地寫了一書信，給他蕙妹寄去：

『……我們最後相別的那一刻，我好像有千言萬語對你傾吐，但却梗住在喉邊，不知要說那一句好。我看

你也像有無限的離情鬱積在心裏而無從想出一二句話形容出來。我們終于沈默無言地別了。其實這沈默無言的一刹那，眞可道盡我們別離時悲哀的情緒呢！

還鄉以來，又忽忽數日了，獨坐書齋，悶悶無聊！偏又是連番風雨，在窗外悽悽切切地吹打不休。今晨雖有晴意，而幾陣涼溫的南風吹來，更使人有無限悲涼之感。啊！光陰一去不復返了！過去的歡樂也只得向夢裏找了！回想到四年來我們夢一般的歡情又不覺悠然神往，潸然涕下呢！啊啊！吾妹！你還記得嗎？那秋日庭院中的相與泣訴。你還記得嗎？那深夜人靜時的喁喁私語。你還記得嗎？那輝煌電燈光下的擁抱接吻。你還記得嗎？……唉！不願多說了，不願多說了，多說了反要摧殘了我的心，或者也要摧殘你的心呢！

從外祖母的談話裏，知道你已經在今春訂婚于汝南氏，聽說那家是吳郡望族，資產豐厚；聽說你的郎君是温文多才，不愧爲一個江南倜儻風流的公子，這於你的將來，是何等的幸福，何等地安樂呢！我在此，當敬祝你的前途無量……

我呢，雖然已經從中學畢業，但總還想繼續研究些專門的學識，作立身之預備。我自己曉得我的性質是近於美術的，所以我近來有投考S埠美術學校的志望，可是那邊每年的費用實在不輕，要達到目的，總要經過一番周折。我父親的意思，是要命我學習郵電或銀行的事業，但這於我是很不相合，我十分不願意。總之，無論如何，過了這夏天以後，我必定要上S埠去了。省城裏一時不能重來，唉唉！從此兩地相隔，不曉得何日再能重見一面？你倘若不忘記我，請你時常報我些消息喲！

天漸漸的熱了，望你珍重！後園的紫藤想已攀高了些，黑桃已生出小貓否？這些多是我時常記念着的……』

後數日，他也接到了一封從H城裏寄來的信，那書信上說：

『自君去後，我就覺得悵惘無聊，不知怎樣纔好，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感趣味。今天接你來信，更使我無限感激，使我涕下，使我憶到舊日的歡情……我竟昏昏迷迷地倒在床裏了！啊啊！三哥！我在這一生一世

裏，總永遠不會忘你的，我無論到什麼地方。我的心裏總只有你一個人——你也不會忘記我嗎？……』

那書信上又說：

『我的親事確在今春定了。我那時恐怕傷了你的心所以始終未曾提及。你既知道了，也是沒法，可是那家的家世怎樣？那……那個鬼是怎樣？我却全然沒有知道。我當時也想反抗，然而我這柔弱無能的人，又怎有力量來反抗呢？我只有隨着命運走去吧！這件事請你也不要怪我，我們只得怪自己的命運了！……』

那書信上最後又說：

『你有進美術學校的志望，我很替你欣幸，我深曉得你有美術的天才，將來的希望，必定無限，我的性情也極歡喜美術，因此我也更欽慕你了。哎哎！我深恨我不能同你做一家的人呢！在和愛而幽靜的家庭裏，我同你在一同作畫，一同讀書，這是何等的清閑幸福！可是現在，哎！這種希望早已等於水中的月鏡中的花了……』

眼睛漸漸朦朧了，字跡漸漸模糊了，他再也沒有勇氣看下去。

五

又是四年後的一個春天，美麗的清明節也過了，嫩紅的桃花也謝落了，樹枝上的嫩芽，也漸漸長大起來，變成葉子，望過去，一片的瀰漫新綠。無情的東風，又送了些點點滴滴的春雨過來——便組成了一幅迷離渺茫的江南春景。

在那條接近鄉村的大道旁邊，有一所住宅的洋台上，這時正有一個青年，憑欄遠眺；他那面容是蒼白的，他那頭髮是蓬鬆的，他那雙晶瑩的眼睛，無意地注意到牆外的一棵碧桃樹上，那碧桃花的花瓣，片片地落下來，落了滿地，被那無情的雨絲，頻頻侵打，更覺得有飄零淪落之態，他嘆了一口氣道：

『碧桃啊碧桃！我的命運也正和你一樣的可憐……啊啊！可憐我歡樂的青春時代到那裏去了？可憐我青春時代的那朵花兒到那裏去了？……』

嘆息一回，他又不覺想起幾年前的一樁極可戀念的事：

『也是這樣可愛的一個春天，是星期日的上午，窗外的雨聲正蕭蕭着。從玻璃窗外望出去，綠綠的葉隨着風東西南北地飄搖，片片的花只剩了幾朵殘瓣在枝頭上。玻璃窗內的她呢，正在那兒梳她的那光滑鬆軟的髮。她梳好了辮，洗好了臉，又輕輕把粉撲上，對着鏡子，微微的笑，又笑笑對着旁邊坐着的我。她無意中看見我頸上的那顆長衫上的紐扣已經脫線了。

「三哥，你住在外邊眞苦，衣服破了也沒有人給你縫，要是把你母親看見了，不曉得要怎樣的心痛呢？……讓我給你縫縫罷。」她一邊說着，一邊走到櫥旁將針線拿了出來。

「謝謝我的妹妹！我把衣服脫下來罷。」我立了起來說。

「衣服不要脫的，我這樣也可以縫——呵呀，不過……把人家看見……」她的臉上又漲紅了。但是又接着說：

「我喜歡這樣給你縫，你如果脫下來，我不願意給你縫了。」

於是她就開始給我縫起來。我們的臉兒是對面對着，起初還是遠遠的，不知什麼原故？把我們當中的一股熱氣吸引了攏來，漸漸移近了，漸漸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閉成一條彎彎的曲線，再也注意不到紐扣上；她的手也微顫得厲害，再也沒有力氣縫下去。我還覺得那時的感覺，是那麼樣的和暖，那麼樣的溫軟，而且又那麼樣的香甜。

可恨那不知趣的王媽，不知爲了什麼事情，推進門來，呀的一聲，竟把我們緊緊的擁抱，驟然分散了。』

『啊啊！自從我到此地來求學以後，再沒有機會看見過她一次，以後恐怕也永遠不會看見了！記得前年有

一天晚上，校役送進一封書信來，那信書上娟秀而細小的字，我一望而知是她寫的了，我驚喜若狂，拆開來看時，裏面只有幾句話道：「別來半載，想兄近況至佳。弟獨居寡歡，思念之情，時縈寤寐，兄亦有此同感否？……好風有便，惠我佳音。」

不知道她只寫了短短的這幾句是什麼意思？不知道她自己稱弟是什麼意思？……她莫非有意想絕了我嗎？然而這短短幾句話裏面，却又爲什麼這樣婉轉沈痛呢？』

『啊啊！自從那書信來之後，再不曾報我些消息了！我的思念，也漸漸淡薄下來，也想希望有別個女子來和我相愛，雖然到如今還是這麼孤獨着的，然而我這種念頭，到底是對她不住呢。』

『後來有一次母親的來信，曾經提着過一筆道：「昨得P處來信，知汝蕙妹已定于某日出閣……」啊啊！母親，你是沒有曉得我心裏的隱衷的，你如曉得了，也不致于會再把這種消息來告訴我。』

他想到這裏，不知不覺哀婉地，反復地唱着一首別離的歌調，那歌的詞譜，便是一位多情的亡國君主作的浪淘沙詞：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向貪歡。
獨自莫憑欄！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一九二三，暮春時節在東方藝術研究會
——載創造季刊。

零落

倪貽德

一

一條狹長的街道，躺在冷清清的午後的秋空之下，很現出了些寂寞的情調。秋風過處，把街邊一二株梧桐樹上的葉子，悉悉索索地吹落在地上；落在地上，又重被微風吹起，只是不息地在空中打旋，引動了幾隻小狗在向牠們一跳一躍地狂追。

住在這條街上的人家，大部都是些中產階級的家庭；又還不是純粹的本地人，大概都是些分路人遊宦此方，因而移家到這邊來的，年代久遠了，就無形中變成了本地人。然而他們都沒有恆產，所以常常遷移不定的。

那第六號門牌裏的蕭家，也是在五六年前從別條街上遷移過來的。不過自從他們遷移過來之後，除開某年夏天他們的老太太做了一次六十歲的大壽之外，從來沒有一回轟轟烈烈的舉動，只是那麼無聲無嗅的，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過去，所以四近的鄰舍，也幾乎把他們忘記了。

他們的房子雖然還大，陳設又很不俗，然而這適足以引起人家孤落寥寂之感，好像一個人將近了暮年，什麼事情都很頹唐掃興的樣子。而且在這樣的午後，孩子們上學去了，壯年的男子又遠去在他方，所以更是寂寞得難堪。偌大的一個客堂裏，只有兩個中年婦人在那裏縫紉，她們是翻頂棉被。

這是一種寒冬將臨的徵象。大概秋風起了之後，什麼人也都不免要打幾個冷噤，而取一種收縮而畏懼的態度；所以家家戶戶，也都要把他們的棉被，或拆洗，或翻縫，預備冬來像蟲蟻一般的安睡在裏面。

那兩個中年婦人的容貌，顯然把她們分出了主僕的不同。中年主婦逸卿夫人，態度端莊嫻雅，有些大家風度；但是從她那微微蹙緊的眉峯，和一身舊式黑湖縐的夾衣上看來，也可以知道她並不是一個快活的婦人。立在她對面的僕婦，却比較的要粗魯得多，她紫膛色的面龐和一雙闊大的手，都顯出她的身體非常康健，很能盡忠于主人的樣子。

棉被是已經有些破舊了，大約是因爲年代經久的原故，所以也像一個曾經榮華而於今敗落的人一樣的使人可憐。逸卿夫人眼看了這情景，不知什麼原故，心裏竟不知不覺的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

「金媽！你看我們的棉被，都是這樣一年薄似一年，一年破似一年的，怪不得我這幾年來晚上時常覺得冷呢。」

「年代隔得久了，自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唉唉！時候過的這麼快，不知不覺，我到此地來已經有十六年了。」

「別的不要講起，就是明官今年也有十三歲了。記得小時候我抱他領他的情形，好像還在眼前！」

「小孩子眞是大得快。」

「俗話說得好：『眼睛一刹，老婆鷄變鴨』。」

「但是我們的家境越變越壞，是一年不如一年！這如何是好？」

「就是我看了也覺得難過。不要說別的，單是你們的用人，當我來的時候，上上下下一共有十幾個，不到十幾年工夫，現在只剩得我一個人了。」

主僕二人的感情似乎很親密的簡直像自家人一樣，她們一面在翻縫棉被，一面這樣悠悠地在那兒談心，她

們談到這裏，忽然從外邊進來了一個着短衫的男子，便打斷了他們的話頭。金媽先看見了，她將手裏的針線在髻上一插，向那男子說：

「換碗的，你怎麼好久不來了？」

換碗的是一個磁器商人，他每日挑了一担江西的磁器，在街頭巷尾叫賣；他們磁器又不必一定要拿錢向他買，用不着的老古衣服，和旁的值錢的器具，都可以向他掉換的。所以人家也都叫他換碗的，換碗的，好像這換碗的三個字就是他的名字了。

換碗的除開做這一種生意之外，他還兼做一種掮客的職業，如珍貴的古董，名人的書畫，以至一切錫器木器之類的傢具，從敗落的式微的人家家裏拿了出來，去賣給新發的暴富的人家，他就從中可以取了佣錢，得到一宗豐厚的利益。因此，在那些一點一點敗落下去的家庭裏面，就常有他的足跡在那裏走動。蕭家也是他所常常走動的一家，他今天來就是想來做一些交易的。

「哦！前幾天我忙得很，所以我不得空來。」磁器商人說着，就坐在一旁的椅上，一邊却露出一種商人慣會做作的笑容向逸卿夫人問道：

「今天有生意交易沒有？」

「有是有的，我們是在這裏等你。」逸卿夫人也勉強笑了一笑地答，但那聲音裏面似乎包含了不少說不出的隱痛，好像很不情願說而又不得不如此說的一般。她說了之後，就慢慢的走到樓上，摸摸索索的搜羅了許多東西下來，那裏面有中堂的立軸，有長方的尺頁，以及單條，屏條之類的畫件；也有裝裱得很新潔的，也有古舊灰黃得不堪，被蠹虫蛀了許多洞的，磁器商人拿了這許多畫件，便蹙緊了眉峯，圓睜了兩眼，一幅一幅仔仔細細地看過去，好像很能夠鑑賞這許多畫的眞僞美醜的樣子。他一面看，他一面極靈活的張開他的嘴唇，似懂非懂的批評道：

「哦！這是戴文節的水墨山水。文節公的山水畫，在目下固然是非常名貴；但這一幅是他的小品，而且又署了雙款；要是能夠規模大一點，而又是單款的，那就更值錢了……

「哦！這是任伯年的花鳥。在有清一代，花鳥畫自以任伯年一人為最臻上乘。不過他的名譽，是在他的晚年才出來的。的確，他的畫確是到晚年的時候，才見出蒼古勁秀的工夫。照這幅畫上的年月看起來，還是他初年的作品，所賣起來又要稍為減色一點了……」

「他又嚕嚕囌囌的說了許多話，然而無非是要想把這些畫件的價值壓低下去，可以低價買去的意思。最後，他又微微的搖着頭說：

「總之，這些書畫雖然都是名人的手筆，但可惜都是近代的。近代的東西再好也不能出大價。你們如果有唐宋元明時代的眞跡，那就再好沒有的了。」

逸卿夫人聽了他的話，對於前者固然有些失望，但聽他後來所說的，心裏也不覺為之一動。她想來想去：以前所藏的古代名畫雖有不少，但大都早在前幾年變賣掉了，如今所存的祇剩得這些；只記得還有一軸工筆人物的手卷，那是明代畫家仇十洲的眞跡。於是她又上樓將牠尋了出來。

固然，這手卷是保存得非常珍貴：藏在一個紅木精製的盒子裏面，捲開來看時，裏面畫的是一幅「漢宮春曉圖」，那色彩的沉着，線條的美秀，以及畫中人物的嫵媚，都表示出一種名家的作風，逈非近代的筆跡所能企及。但是那磁器商人看了之後，似乎仍舊不能表示滿意，他頻頻搖着頭自語道：

「可惜！可惜！要是這眞是仇十洲的眞筆，那就是再大的價錢也可以出得。可是正因為他的眞跡太名貴，所以後人假造的膺品也非常的多，要辨別出來是很不容易的，照這幅畫上看起來。也不十分靠得住，最大的疑點，就是這絹底的顏色雖然很舊，而圖章的顏色却是很新。」

逸卿夫人很不服他的議論，她極力的抗辯，她所據為最重要的理由，是聽說收買進來的時候，化了三百多

塊錢才買來的；而現在無論如何總得在一百元左右才得賣出。他們竟因此而爭執了許多時候。

秋天的急景是很快的過去，嬌懶的斜陽已經從牆角上慢慢的移過去了，鄰家晚餐炊烟也被微風裊裊地吹度過來。磁器商人看見時候不早了，再不能牽延爭辯下去，他只得要求逸卿夫人出一個實在的價目。

逸卿夫人按着畫件，不慌不忙的一一報了出來：

「這費曉樓的人物立軸四十元，任伯年的花鳥屏條三十元，戴文節的山水扇面十元……這是秦淮名妓馬湘蘭的墨蘭尺頁九十元，但至少也得在六七十元之間……」

「難得很，待我帶去和別人估定了價錢再來和你講。」磁器商人連連搖頭說着，一面用大包袱將那些畫件包了起來匆匆的去了。

逸卿夫人在昏黃的暮色中閒目送着磁器商人背了一大包書畫出去之後，一時心裏不覺隱隱的作痛，她只是自言自語的說道：

「唉唉！這怎麼好？值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了，看將來這些東西賣完之後，再有什麼東西來靠着維持生活呢？……」

二

這許多名人的書畫，都是他們已故的老太爺浩如先生在世時候收藏來的。

浩如先生以年少的才華，在咸豐年間，得中了一個舉人，後來又化了三四千塊錢捐了一個官銜，在江北淮揚一帶，曾做過幾處的縣知事，後來又放了江蘇崇明縣的厘卡捐局的總辦，每年到坐有幾萬元的收入，尊榮處貴。享盡了宦海的風味。不意當他四十多歲的時候，因為他家裏遭了一次盜刼，他就得了一種肝氣病，每逢發起來的時候異常痛苦；而且聽醫生說若不靜心調養，將來恐成不治之疾。他從此就無心於功名利祿：在某年的

涼秋時節，便辭去了職，挾着豐厚的巨資，把全家搬到了山明水秀的H城裏。

他到H城之後，在悠涼靜僻的橫河橋畔，典了一所廣大的住宅，作爲他林泉隱逸的別業。這臨河的精舍，在當初建築的時候，本來是用過一番心計的，亭台花木，別饒風趣，樓閣廳堂，更臻雅勝。自從浩如先生住了進來之後，更是大加修理，煥然一新，他又有愛花之癖，所以僱用了幾個園丁，搜求了四方的奇花異卉，極意的經營栽種，而他最愛的是蓮花和秋菊，他常說：出水的芙蕖，纖塵不染，可以比之於高潔的君子；而籬邊的黃菊，經霜益傲，那又是孤介隱士的化身了。

當浩如先生在少年時代，於詩文攻研之餘，更旁及於繪事，他並不如庸儒腐生之流，以刻意模倣古人爲能事；只要疏疏的幾筆，就別有一種活潑的天機存在裏面。當時江南北的文人學士，求之者踵相接。後來等到爲政治民，因案牘勞形，對於此道不免中途荒疏。但是到了這退隱養疴的時候，這是最適當的陶情逸興的妙品了。於是他又重理舊業，終日揮毫潑墨，描出他理想中的山河雲烟。

浩如先生更有一種文人的雅癖，每在花朝月夕，或詩酒興盡之餘，他總愛好瀏覽古今的名人書畫，展卷把玩，不忍釋手；寸箋尺幅之間，好像蘊藏着不盡的深意，可以在這裏低徊欣賞的一搬。因此他就廣託賓朋，刻意搜羅，雖尺幅千金，亦不稍吝惜。一時遠至倪王蘇米，近至戴文節，吳伯滔，俞曲園諸名家手筆，盡收在他的書箱書篋裏面了。

他的求羣好客的天性，更成就了他小孟嘗的美名。而以他家貲的豐厚，才學的淵博，更使他能交結了四方的文人學士。當薰風送暖，蓮馨花開滿了池邊，或是天高氣涼，秋菊放遍了庭前的時候，他便欣然色喜，豪興勃發，於是便廣邀賓朋，聚在他新建築起來的亭子裏，或是尋章覓句，歌咏風花雪月的妙景；或是論畫觀書，評古今來藝苑的勝事。當時海內的知名之士，如江都的蒲竹英，泉塘的徐香海，鴛湖的潘雅聲……都成了他座上的嘉賓。記得有一年，蓮花開了雙心，他以爲這是祥瑞的徵兆，喜極若狂，便廣聚親明，徵歌設筵，痛

飲了三晝三夜，眞是極一時遊宴之盛。

那時候他們家裏眞是熱鬧，雖沒有鐘鳴鼎食的氣慨，但是一家內外，上至兄弟子姪，姑嫂妯娌；下至僮僕奴婢，園丁廚役；以及客居寄食的遠親近戚，講學授句的教師，共計起來，不下四五十人之多，食必數斗，居多豪貴；而每到了歲首年終之際，合家長幼，歡聚一堂，紅燭煇煌之下，映射出一股香暖融融之氣，浩如先生便拈鬚微笑，顧而樂之。

這樣歡樂的日子過了好幾年，而浩如先生的舊病依然時發時止，且更是一次加重一次，到了他五十一歲的那一年，在一個昏悶的炎夏之中，竟一病不起，可憐他是不能再在這美滿的人世間留連，他是再不能樂享晚年優遊林下的生活了。

那時候浩如夫人眞是傷心已極，她一方面旣痛惜丈夫之早亡，而自悲形單影隻之苦；他方面又慮到家庭將來的境況，茫茫來日，將不知落到怎樣的地步，她的唯一的愛兒逸卿，還只有十多歲的年紀，要望他能繼承父業，還是渺茫得很；而且她因十分痛惜愛兒的原故，也不願使他早早出而與世俗相周旋。而浩如先生的胞弟，又連年客居滬上，揮金如土，浩如先生死後遺留下來的十餘萬積蓄，數年之間，不難蕩盡。然而浩如夫人爲着顧全門面，不肯落人鄙夷的原故，所以當時家裏的用度，也不因此而減低。

年復一年的過去，他們家裏漸漸的現出了凋零的氣象，園裏的蔓草長到了幾寸，樑棟上滿結了蛛網，亭子的欄干折了。也只任牠被風雨浸蝕。而在這幾年之間，他們家裏的人，死的死了，嫁的嫁了，奴僕都去換了別家的主人，以前的親戚朋友們也都漸漸的疏遠了；只有被聘請來教讀逸卿的一位老先生，還終日冷清清地坐在花廳裏，更增了一味寂寞的情景。幸虧不多幾年之後，浩如夫人就爲她的愛兒娶了媳婦，家庭之間，又稍稍增了些熱鬧。然而因爲年來經了幾番的婚喪大事，所費的資財，已耗去了不少，和以前的全盛時代比較起來，大有不堪回首之嘆了。這正如一盞孤燈，永不去增加一滴油，而通宵盡量的點着，自然只會一刻一刻的乾枯下

去，以至於油盡火絕。

浩如夫人眼看着家道如此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更回想到昔日榮華的盛況，她常常一個人私下淌淚。她也曾經命她的兒子和他人經營過幾次的商業，第一次是和幾個日本的僑商在本城的大街上合辦了一個洋貨商店，第二次是和某絲繭商人合股經營了一個絲行，第三次是浩如夫人獨意的主張，投了幾千元的資本囤積了大批的豆油。然而他們不知道世途的險惡，人心的奸詐；人家却都利用了他們的柔弱無能，任意的欺詐吞沒。所以他們經商的結果，非但不能生利，連拿出去的血本，也難得能夠收回來。

肅殺的秋風漸漸吹來，革命的聲浪也跟着傳到H城裏，時而某地起義，時而某地暗殺；全城的居民都漸漸現出不安的現象來，紛紛地逃避他往。横河橋畔的兩岸，尤其是陰森可怕，好像又回復了長毛時代的光景。這時候他們家裏眞是驚懼得可憐，逃避呢，旣畏土匪的搶刼；住在省城裏又怕流彈的飛臨。而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時候，省城裏一家最大的裕康錢莊不意也倒閉了，經理人不知去向，他們存在那裏的僅僅一二萬元的財產，也都如同丟在大海洋裏，再也沒處撈回。這於浩如夫人全家的命運是一種如何重大的打擊！

那一次H城裏的革命運動，並不曾接一回仗，傷多少兵，就很平穩地成了功。他們所典的住宅的主人，本是淸末的大僚，那時却變成了民國的罪人，房屋田產，都歸抄沒公有，因此他們也間接受了影響，這一所富有詩情畫意的庭院，再不容他們的安居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將全家遷移到距離不遠的一條冷落的街巷裏去。

他們自從遷移到那條冷落的街巷裏以後，房屋固然比以前狹小簡陋得多，一切規模局面，也頓時減縮了，以前的許多靡費的應酬，現在都從省略了；以前的許多徒示闊綽的僕從，現在祇剩了一個傭婦金媽了。然而他們每日的用度，却只有比以前增加。自從逸卿夫人來了他們家裏以後，不到十年之內，男男女女的小孩子，憑空添出了五六個來，到如今大的有十多歲，小的也有三四歲，大的要教育，小的要哺養，這一貧如洗的家庭，怎麼再能担負得起！

蕭逸卿這時候也到了三十多歲的年紀，以理而論，正是年富力強，可以重振門庭的時候。然而他自幼卽生於安樂，不知稼穡之艱難；更因浩如夫人的寵愛，未曾經過青燈絲窗的苦功；所以雖已到了中年，還是依人碌碌，所得來極微的俸金，也只夠做他自己無謂的揮霍。

浩如先生在世時辛勤積蓄下來的一點財產既然蕩盡了，既沒有房屋田地，又沒有中興人材，這雨風打吹中的家庭，便不得不在一種特殊的形式之下生活。那時候他們的用費，就全靠了那許多名畫和古物來支持：今天吃一幅中堂，明天吃幾幅屏條，今天吃一個萬歷年間的古瓶，明天吃一個乾隆時候的名窰，有時也會吃到皮袍皮襖，以及浩如夫人逸卿夫人的金銀手飾。他們竟這樣的牽延了四五年的光景。

三

時分已經到了夜深，二更打過了，三更也正在遠遠地敲近了，靜寂的冷街冷巷裏，只有一二盞慘淡的街燈照着幾隻野狗的孤影。人家的門戶都已緊緊地嚴閉。這正是老少男女，安枕熟睡的時候；這也是富主貧兒，一樣安樂的時候。

這時惟有逸卿夫人和同她形影不離的金媽還不曾去睡。昏暗的屋子裏面，一盞如豆的油燈，照在她們兩人的身上，糢糢糊糊的有些看不分明。只見她們懶懶地在那兒做着女工，逸卿夫人是在補一條小孩子的夾褲，金媽却在一針一針的穿鞋底。她們大概都有些倦意了，只是默默地沒有甚麼聲響，偶然有一二句談話，也是爲着想快些得到安睡而發的。

「哦！已經在那兒打三更了！老太太爲什麼還不回來？」逸卿夫人聽了遠處的更聲，很担憂的說。

「老太太眞是歡喜賭牌，總是三更半夜還不肯息的。」金媽接着有氣沒力的應着：「弄得我們也要這樣落夜。」

「落夜還是小事，要是今晚上輸了錢，又要不得安逸呢。」像驚弓之鳥的逸卿夫人，今晚上似乎又得了一個不祥的暗示，她竟有些畏縮地不安起來。但金媽只管穿自己的鞋底，並不去回答她——不是不肯回答，她是怕使逸卿夫人因此而更起杞憂。

女人一到年紀老了，丈夫死了之後，她的心理慢慢的會和從前不同起來。以前的心裏只一意對付着家政的整飭，兒女的養育上，而後來却漸漸的感到了人生的無常與寂寞，未來的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減短，而墳墓却一天一天的接近，這是多麽可怕的前途，於是她們自然而然的想出許多方法來，或是皈依菩提，追求着來世的幸福，或是竹林尋樂，消遣着有限的光陰。

現在人家都稱她老太太的浩如夫人也是這樣，她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就漸漸的斷絕葷腥，長齋禮佛。夏日的午後，涼秋的早晨，靜寂幽閑的簾櫳裏面，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時常隨着一縷烟香裊裊地波傳出來，人家聽見了，也會把雜亂紛繁的心情，剎時默化靜化。然而在別一方面，她又酷嗜一種竹牌之戲，她常說：「我們年紀老了，活在世上的時候不多了，應該尋尋快活，消遣消遣……」因此她時常歡喜走到親戚朋友家裏，和那些閒着沒事做的太太少奶奶們賭賭竹牌，起初不過弄着玩玩，到了後來，竟連日連夜的當一件正經事幹起來了。

浩如夫人的睛眼已經有些老花，看東西不大淸楚，這於賭竹牌是一種極大的阻礙；而年輕的後輩，非但不肯照顧她，反而時常去欺弄她，她是常常被人欺弄而敗北的。但她表面上依舊很高興，她常以爲輸出了幾個錢而能換得許多快樂，也是值得的。她們家裏近來的日用，已經是前吃後空，勉強的在那兒維持，那有這許多錢來供她耗費？所以她鏡台抽屜裏的一點古老手飾，年來也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新近有朵珠花，託了一個珠寶商人賣了一百多塊錢，也被她輸得差不多模樣了。

浩如夫人和卿逸夫人婆媳之間的感情本不甚好，有些人說她們性情不投，有些人說她們生肖相衝；但歸根究底說來，還是因着經濟困難的原故。浩如夫人時常怪逸卿夫人命運壞，說自從她進門之後，家道便一天一天的敗落下去，說她是一個敗家精。近來更因在外面賭牌的輸錢，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恨，這一種積蓄在心裏的悵恨，回家之後，就在逸卿夫人身上來發洩。

萬籟俱寂的深夜之中，忽聞有一種轎夫的呼喊聲自遠而近。逸卿夫人的感覺非常敏銳，她知道一定是浩如夫人在回來了，便連連的推着金媽，金媽從磕睡中驚醒轉來，接着就是一陣的敲門聲，她們兩人急急地照着洋油手罩出去開門，轎子息下，浩如夫人默默地跨了出來，逸卿夫人照例的叫了一聲：

「婆婆！」

浩如夫人並不應，只管朝自己的房裏走。逸卿夫人知道有些不妙，然而她也只好朝裏跟，她這時眞是爲難極了，開了口恐怕要遭駡，不開口恐怕也要遭駡，但她終於柔聲的開口了。

「婆婆今天贏了還是輸？」

浩如夫人起初並不理會，待到她慢慢地在椅子上坐定了，忽的將嘴部一癟，發出了響亮的聲音，恍如晴天的一個霹靂。

「滾出去！你這敗家精！你來管我麼？我贏我自己的錢，輸也輸我自己的錢，於你有什麼相干？現在眞是無法無天了，媳婦管起阿婆來了，你不準我賭麼？你怕我輸錢麼？老實對你講，我就是將家裏的錢一起輸光了，也沒有你說一句話的分。」

逸卿夫人知道今晚上的大禍又發作了，她很懊悔剛才那一句不識時務的話，但已來不及收回，她只得低聲的道罪求恕：

「婆婆，我怎麽好管你呢？只有你來管我的。我剛才那一句話並沒有甚麽存心，望婆婆不要多心了！」

這時候金媽已將大門關好了，角角落落也都去照過了，纔倒了一杯濃茶進來，勸浩如夫人暫平平氣，逸卿夫人便退勢的脫離了出去。

「老太太！何必要這樣生氣呢？少奶奶也並非有心問出來的。時候巳經不早了，老太太也怕倦了，還是早點安息吧！」

金媽雖是極力的勸慰，但浩如夫人似乎越駡越有性子，她一面喝着濃茶；一面仍是提高了尖脆的喉音繼續的駡：

「怪不得，我囘到家裏總是受氣，你們主僕兩個人，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談談天，有起事情來大家幫幫忙，你們眞想把我這老骨頭害死爲止麽？……

「不知道什麽原故？我一到人家家裏覺得就散心，那些少奶奶小姐們，都把我當作自家人看待，什麽事情都照顧得周周到到，又是有說有笑的。那曉得囘到自己家裏，一見了你這種板板六十四的面孔，就使我老大的不高興，一股氣就要往上衝。唉！我前世不知道作了甚麽孽，討了這一個鬼東西進來，……

「你眞像一個鬼！做了個女人，頭也不知道梳，衣服也不着得整整齊齊，你以爲這樣算裝窮嗎？你裝把那一個看？老實說，我們家裏弄到現在這步田地，就是你這樣裝出來的……」

「活到了三十多歲，還是一點事情也不懂。不該用的地方拚命用，該用的地方倒要省，前天老太爺忌日，錫箔只燒了這一點，啊啊！現在連祖宗都不要了，將來我死了之後，恐怕連錠也不燒一個，經也不念一句了！哼！你將來怕不入十八層地獄！……」

浩如夫人退着一時的氣興，這邊想一句，那邊想一句，正如決了黃河之口，滔滔地駡個不休。逸卿夫人只是在房裏吞聲飲泣；熟睡的小孩子也驚醒了，嗚嗚地啼哭起來。這時候浩如夫人的謾駡聲，逸卿夫人的哭泣

聲，小孩子的嗁號聲，都混雜在一起，在這樣更深夜靜的空氣之中，分外覺得嘈雜而響亮，驚醒了睡夢中的鄰家男女，也爲之怨憤而不快。

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己也覺罵得沒味起來，再加以一日在外的辛勞，身體也十分的疲乏了，便慢慢的歇住了聲音，蹩蹩被褥去睡了。

夜深了，四周依舊歸於寂靜，只逸卿夫人還一個人在床上嚶嚶地啜泣。她自小在家庭裏嬌養慣了的，可憐自從嫁了過來之後，十餘年之中，沒有安安逸逸度過一天，先前爲養育兒女的事情所苦，後來在多難之秋，操持家政，更費盡了苦心苦計，還要時時受婆婆無理的呵責。她想起家中値錢的東西一天少似一天，想起了丈夫在外邊是昏昏沈沈地在那裏度日，想起了這許多兒女將來大起來如何教養……想起了這些，心頭如針般的刺，石般的壓，再也不安心睡去。這漫漫的長夜，將如何消度過去呢？

四

秋光如駛，不久重陽節也過了，片片的風，絲絲的雨，都帶了蕭條的寒意送到江南。有錢的人，都紛紛競製棉裳皮裘，一來以防禦冬來嚴風的凌逼，二來以誇示富貴於人間。但是貧兒寒士，到此便不免要攝縮畏懼起來，他既不能消度如此飄零的殘秋，而茫茫的來日，又無以設法善處，這是何等悲哀絕望的境地！

有一天的下午，逸卿夫人正坐在自己房裏縫補舊衣的時候，看見她的大兒阿明從外邊放學回來，是很沒精打采地躑躅進來的；神色頹喪，眼睛裏也包了些眼淚，走進來一聲也不響的呆着。她看見他這種表情，知道他又受了甚麼委曲的事了，便低聲的問他說：

「阿明，你爲甚麼這樣不開心？」

「我……我……我沒有什麼……」明兒費了許多的力氣才能回答出來，似乎想壓住一件什麼東西的樣子；

然而終於壓不住，他說到最後一個字，竟禁不住的放聲哭了出來。

「啊！你究竟有甚麼難過的事，你對我講罷！」逸卿夫人看見他的兒子哭了，更引起了無限憐惜之情。

「媽媽！你……你看我這件長衫，又是破，又是短的；這幾天人家都穿了夾袍子，有的也穿棉袍子了，而我還是這件單長衫，人家都在笑我，說我像一隻剝皮狗，說我是凍不死的小鬼。我又是冷，又要被他們譏笑……」明兒哽咽着吃吃地說給他的母親聽。

「夾袍，我前幾天早同你說過，我想把你祖父的那件絳色團花袍子給你改，你說恐怕穿出去被人家看了說笑話，又不願意。——哦！你現在冷嗎？你快加衣服……」逸卿夫人一邊在櫥裏取出一件舊棉襖來加在明兒的身上，一邊繼續說道：「這幾天就是這樣穿穿吧！人家笑也只有由他們笑，不要去理會他們。等你爸爸有錢寄回來的時候，再替你做新的。」

「爸爸不知道幾時有錢寄回來呢？」

「他大約這個月底總有得寄回來了。」

眞的，逸卿夫人近來唯一的希望就是這一件事了，她在經濟困迫的時候，也惟有將這一種希望來安慰自己。但是自從蕭逸卿今春出門之後，到於今已經有七個多月了，從來不見有分文寄回家來。逸卿夫人時常寫信去訴苦，說近來柴米伙食的費用如何的拮据，說兒女們的衣服如何的缺少……而蕭逸卿的回信，老是託故推委，或是說在外邊朋友之間的應酬如何浩繁而不可省，或是說目下手頭如何艱窘，且待下月再行匯上；而逸卿夫人竟深信不疑。所以每次門鈴響的時候，她總以爲是郵差；每次郵差來的時候，她總以爲是匯票的掛號信；但望斷天涯，仍是音信杳然。

過了幾天之後，在一個黃昏薄暮的時候，晚秋的斜陽很快地抹過屋角而去，夜幕漸漸地覆下來了。逸卿夫人和金媽正在灶間預備晚餐，忽然一陣急迫的門鈴聲自外傳來，忙去開時，只見蕭逸卿匆匆地走了進來，顏色

灰白，精神頹喪，好像是久僕風塵，備嘗艱辛的模樣，後面還跟了一担行李。倒把逸卿夫人愕然的呆住了，她張大了兩眼驚訝地問：

「哦！你怎麼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來了還要去嗎？」

「我不去了！否則我爲甚麼把行李都搬回來？」

「你什麼原故走了的？」

「啊啊！一言難盡！一言難盡！」

蕭逸卿連連搖頭說着，一面就頹然的倒在一張籐椅子上，只管默默地吸着旱烟，他好像是一個戰敗陔下的潰卒，不願再提起他傷心往事的一般；他又好像一個悔罪被逐的流囚，雖欲改過自新而不及的一般。可憐自小安居逸樂，不知人世間有哀苦事的蕭逸卿，到如今才嘗到了這現實生活的一道眞眞的實味——這是多麼使人絕望，使人將青春時歡樂的幻夢覺醒，而恍然悟到人世的眞相呢！

逸卿夫人看見她丈夫這樣懊喪的神氣，她心裏猜：或者他是因爲做錯了甚麼事而被人撤職？或者是和同事衝突了而負氣出走？……但她也不再追問下去，仍舊回到廚房裏去燒飯了。從此後她又多了一件隱憂，匯票的掛號信既然絕望，家中又增了一個閑坐吃飯的人；到了一旦粮盡米絕的時候，又將如何？還是帶了兒女去沿門乞食呢？還是一家八口活活的餓死不成呢？……

蕭逸卿回家後的第二天的晚上——在晚飯剛吃之後——他們家裏開了一個家庭會議。這一天浩如夫人也沒有興致出去，全家的人都聚在客堂裏，暗淡的煤油燈比往日更覺無光，似乎有意在助長這屋裏的愁慘的情調一樣。昏黃的空氣裏面，只看見浩如夫人和蕭逸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逸卿夫人抱着三歲的嬰兒坐在對面的椅子

上，幾個小孩子在她的旁邊圍着——她們似乎看出了這兩天來大人們的面孔多不快樂，所以也都默默相對，沒有往日的吵鬧了。

「逸卿！你究竟主張什麼樣呢？我們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事。」浩如夫人將吸着的水煙暫停，愁眉不展的對她的兒子嘆了一聲。

「眞的，我們這樣下去眞是不得了呢！現在家裏値錢的東西差不多要吃完了，房租已經欠了三個月，前天房東來，好像要我們搬房子的意思，再這樣下去，恐怕我們只有餓死在露天底下了。逸卿！你無論如何總應該快些想點法子！」逸卿夫人不待蕭逸卿的回答，先搶着補足浩如夫人的話。她本來在浩如夫人面前不敢大發議論的，但今晚上也加了十倍勇氣。

「是的，我已經有了主張，你們不要急！」蕭逸卿敲着旱煙管，很緩慢的說：「我已經有了主張……」但是他又把下文停住，泰然的對着一圈一圈的煙氣凝思，好像有不少神祕的妙計蘊蓄在心裏。

「說！有什麼主張，你快些說！事到如今，還可以這樣耐性子嗎？」浩如夫人忍耐不住了，大聲的催着她的兒子，於是蕭逸卿才放下他的烟筒，毅然的說道：

「我的主張，就是我立志要出遠門。」

「到那裏？」逸卿夫人來不及的問。

「到北京。北京不是有不少親戚朋友，在那裏得發嗎？我想到那邊去無論如何總可想點法子。」

「眞的麼？你眞有這樣的胆量到北京去？」知子莫若母，但今晚上蕭逸卿的這種大志，竟出於浩如夫人的意料之外了。

「自然去，我是立定了志向去的。」

在以前，浩如夫人對於蕭逸卿，卽在百里以外的鄰縣，也不放他出去；但是到了這兵敗糧盡之秋，也不得

不委曲聽從，她表示着同意，同時嘴角上也露出了一痕慘淡的微笑：

「那倒也好。志超表兄聽說現在財政部裏當差，你可以去託託他。」

「那麼我們怎樣呢？我們再過下去祇得吃棹椅板櫈了！你到了北京也不一定馬上就有事，而我們的家用怎樣也維持不到年底。」逸卿夫人急了，她聲淚俱下的說。小孩子在她們的懷中也啼哭而和之。

「你們，我也替你們細細的思量過，不過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蕭逸卿將心中的妙計慢慢的說了出來：「我想，你們暫時還是分散吧！媽媽，你可以到姨母家裏去玩幾個月，姨母來信也很盼望你去敍敍呢！」他又對着逸卿夫人說：「你可以暫時囘到你父母家裏去寄住，兒女們也帶去。等到我將來得發的時候，再把你們統統接囘來同住。」

這一番出於意料之外的議論，竟把逸卿夫人聽得呆住了，她不知道怎樣囘答的好。浩如夫人也搖頭微嘆，默默地無話可說。她雖然時常想到她十餘年久別的老姊姊那裏去頑頑，他的老姊姊也時常有信來希望她去敍敍，但是以這樣的名意去寄住，也未免太失面子了。

這一晚他們會議的時間很長，一直到二更打過還不會停。會議的結果：是蕭逸卿赴京謀職；逸卿夫人囘娘家暫住；浩如夫人的老娘家已經沒有人了，只得寄住到她的老姊姊家裏去，大孫女是浩如夫人生平最歡喜的，讓她跟去陪伴祖母；其餘幾個小孩子都跟母親囘外婆家；只剩下明兒仍留在本地，遷移到高小學校裏去寄宿。

五

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即使他的性情再懦怯柔弱不過的，也會挺一挺胸，振一振臂，和前面橫臥着的生活的惡魔作一回最後的奮鬥的，所以這一次蕭逸卿也有破釜沈舟，背水為陣的氣概，再不如以前那種苟安姑息的性情了。在那次家庭會議將各種困難的問題像快刀斬亂麻似的解决之後，不多幾天，他就摒擋一切，擕了一

肩輕薄的行裝，在霜嚴風緊的初冬，便踏上了天涯飄泊的路途。

蕭逸卿去了之後，他們家裏就日形忙碌起來，走進走出的閒雜人等也一天多似一天了。一方面兼做掮客的磁器商人，因爲一個人忙不轉，便介紹了幾個同業，僱用了許多脚夫，預備做一次大批的交易；他方面姑太太姑少奶奶以及從前在他們家裏當差過的舊僕，聽得他們要搬動，也都過來幫忙，兼可以乘間撈取一些零星雜用的器具。

這幾天逸卿夫人眞是忙個不了，她恨不能把自己的身體化做幾個，才可以各方面去應付，她一忽兒要收拾自己要帶到娘家去用的東西，一忽兒又要和幾個市儈的掮客爭執貨物的好壞，酬酌價目的高下；忽而又要提防到他人的乘勢竊取……可憐她終日拖了一雙零丁的小脚，從樓上到樓下，從大廳到廚房，只是跑進跑出的不停。她這時候心裏也只有想着一張紅木檯子應該出多少價目，一付錫蠟燭台至少須多少錢才可售出；或者那一件器具將來一定要實用到，非帶去不可；那一件東西還値些錢，决不能讓人家強行占去……所以到了這家敗人亡的慘境，也不覺到有甚麼悲哀和苦痛。唉！她倘若這時候將外界的事情暫時丟開，回復了清明的自我，去追想追想過去的哀史，看看目前的慘狀，再逆料到未來的險途，她定要痛哭而失聲！

浩如夫人近來的行動也漸漸和以前有些不同了。親戚朋友家裏固然絕了跡，駡人也不大駡了，而且待人接物，更是柔和可親，連逸卿夫人和金媽都有些莫明其妙起來。她終日只是默默地在房裏收理一切雜物，將用得着的東西疊齊在大箱子裏面，用不着的舊衣舊裙之類的東西，都送給了幫忙的僕人們，僕人們都很快活地感謝她。她看着逸卿夫人實在忙不過，有時候，也過去幫她的忙，將逸卿夫人要用的東西都一一替她歸到箱子裏去。有一次，她將以前一個鄉下朋友送給她的兩匹棉綢，偸偸地放在逸卿夫人的箱子裏，不意被逸卿夫人在旁邊看見了，

「婆婆！這是華奶奶送給你的，怎麼放到我的箱子裏來？」

「你拿了用好了！這一點東西你拿去用好了！」

「婆婆自己爲什麼不用？」

「我老了，用不到添新的衣服。你孩子多，將來把他們添添衣服也用得着。」

「那麼婆婆自己拿一點去吧！我們用不到這麼多。」

逸卿夫人再三的推却，而浩如夫人硬要統把牠塞在箱子裏才得安心，到了後來，逸卿夫人終於只好受了下來。

年老的人精神究竟不好，一做事就要疲倦。浩如夫人這幾天做這樣做那樣很是忙碌，所以也就不免要時時休息，初冬的太陽已經漸漸覺得可愛起來，雜亂的廳堂中，歪斜地放着的太史椅上，她常常坐在那裏曬太陽光。那時候廳堂上所掛的書畫匾額都收下來了，四壁只是一片空虛寥廓；以前佈置得整齊有序的棹椅凳几，有的已經被人抬去了，有的斜置橫陳着，有的被扛搬夫正在那兒捆縛；而木箱，衣架，牀榻，舊書，洋燈，瓶罐之類的雜具，更隨處的零亂雜攤，好像是經過兵災的荒村，遭過土匪的孤舍……浩如夫人用了她朦朧的老眼，東西張望，頻頻搖首，有時只是閉攏了眼睛，默默地念着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十月中旬的午後，陽光不暖不熱的平鋪在地面上；寥廓的蒼空，更覺得澄明而悠遠；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把庭前花壇上的小草也颯颯地搖擺不定。浩如夫人正在廳堂上閒坐，雖然四周的情形非常雜亂，但也不知不覺的被那一種秋冬交界時所特有的情調所引住，她正在對天井上一角的蒼空出神，一轉眼間，她看她的孫兒阿明背着書包回來了。他那健康的身體，微紅的雙頰，明媚的眼珠，和一頭漆黑的濃髮，今天似乎也受了這大自然美好的感印，分外覺得活潑可愛。白髮的祖母，也不禁爲之心曠神怡，她眉花眼笑的遙遙向他呼着：

「阿明！你今天放學放得這樣早？」

「學堂裏還沒有放哩！我因爲你們就要搬到別地方去了，特地請了假早些囘來看看的。」明兒究竟年紀小，不知家敗人散的痛苦，反覺得這幾天忙忙碌碌的有趣；而且自己不久將要搬到校裏去住，新鮮的生活在前面等待他，所以他這幾天連讀書也沒有心思了，上課的時候，只是想囘到家裏來看紛繁雜亂的情形。

「哦，你請假囘來的嗎？這幾天就讓你去頑頑吧！將來等我們去了之後，你要好好的在學堂裏用用功。」浩如夫人輕輕地揑住了明兒的手，柔和的眼光只是對着他呆看，好像對於他的將來有無限的希望，而又不忍遽然舍去他的樣子。「寶寶你眞是要好好地用功呢……」她說到此地，正想再往下說，恰恰幾個扛搬夫費了極大的氣力，把一具紫檀木的衣橱抬出門去，浩如夫人似乎不忍再看，她微微搖着蒼白衰皺的頭顱，指點着那具橱對明兒說：

「唉唉！你看！這具橱還是你祖父在崇明縣當捐局總辦的時候所購置的，我和她幾十年沒有離開過，不料現在竟會落到別人家手裏去……」

她又指着一面金邊而雕刻花紋的大着衣鏡，對明兒說：

「唉唉！這一面着衣鏡也是你祖父經過上海的時候買來的，那時候外國貨眞是貴，聽說這還是從德國來的呢，所以牢固得很，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年還不會壞。唉唉！不料現在也落到人家手裏去了……」

她又指着一張楠木的長方形的書檯向明兒說：

「唉唉！這一張書檯還是你的祖父搬到此地來的時候買的。祖父曾經在這張檯子上晝過不少的畫，寫過不少的字；自從祖父去世之後，就少有人去用過。唉唉！不料現在也要給人家用了……」

「唉唉！這許多東西都被別人家拿去了……」明兒靠在祖母的身旁，一面顫聲的答應着，一面不自覺的將他的小手揩自己的眼睛。

「這都是我們的家運不好，以致於敗落到這步田地，所以你以後應該上緊用功！你的父親現在還這樣不得

發，也是因爲從前不肯讀書的原故。」

「奶奶！你說的話我總聽你，我以後一定用功讀書了。」

「乖孫子！你肯用功讀書，將來我望你好好的成家立業。」

「奶奶，我將來能夠賺錢的時候，定把你接回來……」

「唉！我年紀老了，等你會賺錢的時候，我怕不會看見的了。你只要將來能夠重振門庭，爭我們蕭家的一口氣，不要再被人家見笑就好了！我就是在陰間，也是覺得快活的。」浩如夫人更緊緊地捏着明兒的手，露出了微微的笑容，但這笑容裏似乎有一味寂寞的哀意含在裏面。

「啊！奶奶！你爲什麼要講這樣話？我想你一定能夠看得見的！我想你一定能夠看得見的！……」明兒張大了兩隻淚眼，對着她的祖母狂叫，講到這裏，他再也容忍不住了。便撲倒在祖母懷裏，嗚嗚咽咽地大聲哭泣起來。浩如夫人的老淚，也不自覺的一滴一滴地掛在她衰皺的兩頰上。

「乖寶寶！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但願得菩薩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夠多活幾年，能夠有一天看到你把家門重振起來……」

「奶奶！你去……你去了之後，要時常寫信給我的喲！」明兒哽咽着含含糊糊地說。

「我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你在學堂裏寒暖吃食第一要當心……你如果沒有錢的時候寫信來通知我好了，我……我無論如何總可以寄你一點的……」白髮的老祖母的聲音也斷斷續續地聽不分明。

六

離散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拉近來，那些值錢的東西差不多已經賣完了，不值錢的東西也都在別處寄妥了，親戚朋友們所設餞行的酒也吃過了，各處所欠的賬也都還清了，而且房主人也派了兩個管家來看守，好像不准

他們再多日停留，無形中在那兒下逐客令了。

這幾天興致最高不過的，就是那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她們還沒有了解人生的哀苦與命運的險惡，只一意以爲將有新生活的享樂，有許多未曾接觸到過的奇跡將可發現，跳來跳去，一刻兒也不停息，時而要她們的哥哥放假時候去玩，時而姊妹們中互相呢喃地議論將來的生活，外婆舅母如何的愛她們，表弟表妹如何的歡迎她們；時而又硬要要求金媽陪伴她們同去，待到金媽說出不能和她們同去時，她們又眼淚汪汪的不樂起來。唉唉！她們何嘗知道大人們這時心內的苦痛呢？……

逸卿夫人連日的忙碌，倒不覺得怎麼，到了後來，各種雜務一步一步的安排定當之後，痛定思痛，更覺得前塵後影，有不堪回首之嘆，只有一泡孤冷的眼淚，可以聊洩她的愁懷。她知道兄弟雖有同胞骨肉之情，但常久的閒居寄食，終非永久之計；她知道嫂嫂的爲人，素來是刻薄吝嗇，日後相處，不免要受其冷嘲熱諷；她知道娘家的傭僕，難免炎涼勢利之徒，如今帶了這許多兒女去相擾，定多爲彼等奚落……在先前，浩如夫人呵責謾罵她的時候，她每有避回娘家的念頭，想和她的父母兄弟訴說積年來所受的痛苦；但到了現在，覺得娘家也不是她的安身之所。而且浩如夫人也大不像從前的橫暴，換了一副溫和的面目；反而覺得她年老受苦的可憐，極不忍遽然離開她，使她的暮景蕭條，一至於此。但事實那能隨人心願？時間也是不稍待人的惡魔，到了十月中旬的某日，就不得不使他們一家傷離泣別，使一個先人費了許多苦心孤詣創建起來的家庭全歸於烟消雲散。

浩如夫人的姊姊家在姑蘇臺畔，而逸卿夫人的娘家本在鄰近的苕溪，現在因爲她哥哥在上海經商，所以全家也都僑寓在那邊。自H城至上海，蘇州，本有鐵道相通，是順路，但浩如夫人因年高胆怯，而且帶了不少的東西，火車上下，很多不便的地方，便改道舟行——只要一隻湖雪快，搖到拱宸埠，就可由內河的小汽輪直拖到蘇州——不過她們旅途的方向雖然不同，而離散的時間，却同在一日之中，而且又同在一個時間之內。

收拾行裝，整理用具，足足的忙了一個通宵。次日早晨，天還沒有大亮，門外就熙熙攘攘的熱鬧起來，轎

夫，扛搬夫，都一個一個的到齊了，好管事的閒人，也好像預先知道了這一回事的樣子，比往常特別的起得早，都探頭探腦的在門口張望，有指點着那廳堂上的兩大堆行李，交頭接耳地在那兒紛紛議論的：也有伸頸延望，微微搖首，似乎在那裏慨嘆唏噓的；也有斜着兩眼，低聲冷笑，在那兒幸災樂禍而自鳴得意的……

車站和船埠頭是兩條不同的路，所以她們在自己大門口就要各人走各人的道路了。逸卿夫人看看各種事情都準備定當了，而且八點鐘的快車也要急於趕上，再沒有牽延的時間，便走到浩如夫人身邊去辭別，並且也催她上道：

「婆婆我們可以走了吧！」

浩如夫人因忙碌過度，又受了些風寒，這幾天有些微微的傷風，不時的要咳嗽，所以到了這時候，她還躲在自己的房裏，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有時呆望到天空，天空中只是滿佈着陰沈的愁雲；有時環顧到室中，室中空無所有，只有零散的棄物在與故主依依惜別，沒有一件不是催人下淚的資料，更沒有一件不使她把往年的事跡像旋風般的在面前掃過。這時聽到逸卿夫人來催她上道，才如夢一般的抬起頭來：

「走的時候到了嗎？唉！什麼我也不想走！……」

「婆婆，你是不是身體不大舒服？咳嗽好了些嗎？」

「身體倒沒有什麼……」

說到這裏，她們兩人都默然了，好像有千言萬語不能傾吐的樣子。過了一息，浩如夫人自言自語的說：

「唉唉！不料我們竟有這樣的一天！」

「婆婆！事到如今，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唉！我是老來苦！」

「婆婆不要過於傷心了，我們將來總當有團聚的一天。」

「我怕是看不到了……」

「我想總不會如此吧！婆婆！我以後天天禱告菩薩保佑你……」

浩如夫人的白頭慢慢地垂了下去，如同秋後的一株枯楊，似乎再沒有抬頭的勇氣。「唉唉！少奶奶！我真不願意離開你，我從前對不起你的地方，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她說着，又是一陣咳嗽。「我望你再不要掛在心上！」

「是過去的事了，還要去提牠什麼？」逸卿夫人一邊顫聲的說着，一邊連連的俯下去拍浩如夫人的背脊。

正在這時候，外面有一種粗大的聲音高叫起來：

「噲！八點鐘的快車怕要趕不到了！」

她們聽到了這警告，纔如夢初醒，勉強的站了起來，逸卿夫人扶着浩如夫人的手臂，慢慢的經過廊簷下走了出去。

「婆婆！我們就在此地分別了！我明年春天定到蘇州來看你：你好好的保重身體吧！」

「你也當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們不要讓她們出去，上海地方不比內地，走出去很担心的。」浩如夫人說着，一面和她的幾個孫兒女一一握別，她們各人的眼睛裏都充滿了別淚。

「那末我們就此分別吧！願你們一路平安！」逸卿夫人說着，又叮囑她的十一歲的大女兒說：「阿齡！你要好好的服侍奶奶！……」

「願你們也一路平安！到了上海就寫封信給我！」浩如夫人已經坐在轎子裏面了，還探出頭來作一次最後的談話。

一剎時間，抬轎子的抬轎子，扛行李的扛行李，都向他們所要到的地方分道前奔，看熱鬧的人也一轟而散了，只剩了那一所空廓的住宅，還孤冷冷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牠舊日的主人，也有慨嘆惋惜的樣子。但從此

以後，也永不會見他們的踪跡，他們是永不能囘來的了！不多幾天之後，新主人搬了進來，頓時燈燭煇煌，賓客盈門。換了一副繁榮的面目。過往的行人，也很快的把以前住在那裏的主人忘記，再沒有人去談論他們過往的歷史了。

至於金媽，那一天送了她的主人上車之後，無頭無腦的囘到她主人的舊屋裏來，看了屋中那一種悽慘零落的景象，心中不覺起了一層無名的傷感。可憐他們一家興亡的殘跡，只有她看得最是親切，也只有她記得最是淸楚，先前怎樣怎樣的榮貴，後來又怎樣怎樣的衰敗下去，她都一一的親眼見到。她是一個無知識無思想的鄉村婦人，但經過這一番不幸的遭遇，心裏便如受了一次極大的創痛，什麼事都使她心灰意懶。從此後，她再無心於別投新主人了。在第二天的上午，她便摒擋起自己的行李，囘到她的故鄉，依在她嬸嬸家裏度她殘年的生活。

——載東海之濱，光華版。

父子

洪為法

無辜的老許近來又為他的幾個買命錢傷了一次心，傷心的厲害啊！

老許至今還只是育文學校的一個服侍先生的僕人。他究竟來了幾年，很少人知道，總之，來的很久很久了。從他額頭上縱橫的摺紋看去，他年歲至少該有五十歲以上吧？但是身體很健康，病小到傷風頭痛，也沒遭遇到過。從早到晚，無論事體多到如何，他依舊那樣不急不徐的處理，並且滿臉都浮動着笑容；尤其是在代先生們出去買物品囘來的時候。這時候，不但是笑容，還說他平常沒說過那麼快的話。是他服侍的先生們，多半不是本地人。平常說得慢的時候，已經有些費解，何況又快起來？他為什麼有時說得快，這在先生們閒來無事時，也曾以此作為一個有趣的問題討論過：

『老許的話眞難懂！』一位先生斜倚在椅子上說。

『尤其說得快的時候，不知怎麼便斷珠般的一串的直滾下去，——可是你們也明白他為什麼才快起來，……』這是一位正在吸煙的先生。他像對於這問題已有相當的解決了；所以說過之後，突然從座位上立起來，將全身旋了一個半圓，表示他內心的快意。

『也許是心慌的原故吧？』另一位慢慢的說。

『心慌？不錯，東西越買得貴，便越說得快，……』又是坐在椅子上說的。

『哈哈！對啦！所以話越說得快，便越吃吃格格說不清楚，越叫人聽不懂。並且臉皮格外紅赭的難看。在

他紅赭的臉皮上，你們不更可看出許多勉強可憐的笑痕？……』吸烟的那位補足了一些。

『……這也難怪，他的工錢又少，兒子也不學好，時常來和他鬧錢！』另一位說，聲音比別個都低些。

『……是的，……是的不學好的兒子，……兒子不學好，眞是沒有辦法，……』大家的論點，就這麼不經意的轉變了方面了。

——老許這次傷心，便是爲了他那個不學好的兒子！

照老許想，他兒子眞逼得他難忍了，自己在外面尋的錢還不夠用，又常常來向他討錢；一次，兩次，三次，……該有很多的次數了。起先不過一百二百文，後來竟一吊兩吊的錢要，到了前幾天竟至很直率的向他討一兩塊銀洋了。這比起剜却身上的一塊肉還要使得老許苦痛些，所以就發氣了。耿耿的一條條紫筋，從他腦袋上很明顯的暴露出來。兩拳握得很緊，在桌角上遞換的輕微的鎚着，激動他心頭愈燒愈難抑止的憤火。

『阿桂你這個小畜生！只會賭錢！我老頭子沒有許多血汗錢給你花。我在那裏有一筆家私嗎？積了幾個錢起來，你就——』他狠狠的向他兒子辱罵。看他兒子一言不發，垂頭喪氣的站在一旁，那種委瑣不堪的樣子，恨不一口將他兒子吞了才好。在他兒子受不起這辱罵，唧唧噥噥的，也許是詛咒他的，退出校門時，他又追在後面加了罵一陣：

『小狗X的！不要你做我的兒子了。你這一次如是再來討錢，小狗X的，我才打斷你的狗腿！……X你媽的XX，只曉得賭，只曉得要錢，……我的錢多得很，有一筆家私哩，……呵！啊！要兩塊錢，越攪越好了，……』阿桂已是走得很遠，他還在門口雜亂無章的駡着。

『老許！你家去罷！兒要幾文，不給他罷了，作什麼氣呢？』他幾個伙伴都來解勸，催着又折回到他住的那間小屋子裏面去了。

他在小屋子裏面，心頭總覺得有點氣悶。渾身的筋肉，像還有不少的餘波在顫動。坐在一張櫈子上，吸過

一會旱烟，才算舒暢了些。這時先生們都早已上課去，這教員寄宿舍就增加些空洞出來。烟是吸過了，他又走到天井裏去，看看天上，不知是何原故，天上也正陪同他一樣的氣悶，一抹過去，都是灰滯滯的。在天井裏原有一盆浸濕的衣裳，可以消磨他許多硬是節省下來的光陰。可是今天却不行了。向着那盆衣裳看看，才想伸手去洗濯，又沉沉的縮囘雙手了。水盆大小的天井，露出水盆大小的天空，這眞和他氣悶的心頭同樣的不能開，不能舒暢出來。他將兩肩細微的扭動一下，怕是想打破這苦悶的表示，然而有什麼好的影響的；於是他『——唉』了一聲，又慢慢的退到他小屋子裏去。

在床上躺了一下，總是不甚耐煩，只有再坐起來。緊貼在這床旁邊的，有一隻灰赭色的木箱。他用手將箱子的一角撫摩了一會，又打量了幾次，再無甚精采的向房門外睨了幾眼，從貼身的衣袋裏掏出一串鑰匙了。揀出一支開了箱子。箱子的上面都是些破爛不堪的衣襖。取去了衣襖便又有一隻還是木製的小箱子。他再揀了一支很小的鑰匙，兩手都像有點顫顫的將這打開，　這裏面便是他所有的積蓄了。

箱子裏分成兩格：左面一格，是許多銅子。成千的都已用紙包好。他對着相了一會突然就站起來，向桌子面前走去。桌子抽屜打開了，在一個小紙盒裏發見了十幾個銅元。他數數，又凝神想想，才退囘床邊，將銅子也加到那箱子裏去。右面一格，放得許多小紙包。在每一個小紙包上，總寫幾個蚯蚓樣的字，什麼『張』『楊先生換』『衣』『二月十日』『四月二十日』『……』『……』另外還有一本草紙訂成的賬簿，上面同樣畫了許多蚯蚓樣的字。他一包一包的看看，又看看賬簿，有時又將紙包拆開查查，額頭便約略點點或是搖搖。在每一個紙包裏，有的是一塊光洋，有的是兩塊光洋，不等。他看到這些錢，總能發出一種特別親密的意味。每一塊光洋乃至每一個銅子，在他眼中，不但浮出銀錢對於他的愛力，並且能立刻的鮮明的引起到各種關係於這些錢的囘憶，怒懼中帶着歡愉的囘憶。卽如剛從抽屜裏拿出的十幾個銅子，在他手邊沉沉的向下墜時，心頭就湧上一幕過去的悲喜劇了：黃先生他要去買幾盒紙烟，給了幾張一角大洋的紙票子去掉換，——這時H地特有的紙幣

——紙烟上原要黏貼印花票，可是老許的竟能不貼。洋價本是三百一十文一角大洋，他回來只說了三百文。

『黃先生！……洋價只三百一角，店裏還說二百九十五，……三百一角，後來是硬加五文的，……洋價眞跌得快，……』老許換了錢，買回紙烟，很快的而又含混的向黃先生說，『……四盒烟，……四六二十四，一四如四，六百四，……九百，多二百六，……』

『唔！唔！』黃先生沒十分聽得清白，因爲這是老許的慣性，買回來東西，說話就迅速而且糢糊起來，只好『唔唔』了幾聲。他要退出去了，心裏才漸次平靜些下來，不知怎麽，黃先生却注意到盒子上沒有印花了。

『老許！這沒貼印花的烟也要一百六嗎？』

不過這一句話，而老許却慌張起來。他忙將幾盒紙烟拿起，顚倒的看着，嘴裏不住的說，『咦！沒貼印花？剛才我倒沒留意，……』臉皮接着紅赭起來，四肢還像有點不安詳。

『豈有此理！不貼印花！』黃先生有點不高興了。

『你老八家隨他去罷！唉！小本生意，掙錢也眞不容易。現在柴米又貴，……下次要他貼上……』他說得更快，臉皮更紅赭而深紫。

『不貼也沒什麼，不過有點討厭！——算了！……』

『……下次要他貼上……下次要他貼上，……』他才帶着渾身的顫慄退出去。退走到房門口時，又驟然的一驚，轉頭向黃先生看看，這時黃先生却早俯着頭依舊去編他的講義去了。他忐忐忑忑的心，才漸次平靜下去。就是這種狀態之下，他算勉強的掙扎到不足十個銅子。過後又代李先生去買茶葉，掙扎到幾個銅子。

自然這十分辛苦得來的東西，對於老許的手頭，心下，眼中，正免不了特殊的意味，由幾個銅子，積到幾十個銅子，再積到幾百個銅子，掉換到一兩塊銀洋。這一兩塊銀洋在他兒子眼裏或者不値什麽，而在他自己是日積月累所得來，並且經過許多惶恐與顫慄所得來，一旦就被他兒子不當的花去，如何不惹起傷心呢？

在他檢點銀錢時候，心裏在不住的想念：

——這個小狗X的，被他倒用掉幾塊錢了，……三百，五百，八百，……又是五百，一吊三，……兩吊，……黃先生的洗衣裳給的幾百錢，又被這小狗X的拿去了！……唉！唉！……這一包『張』，呵！是小張給的利錢，……X他媽媽的，小吳的利錢到今天還不送來，……　——他想到此，就將賬簿又查查，……

——一個月另五天了，還沒送來，這個小吳，下次不再借給他，看他怎樣！……『四月二十日？』呵！那是在雜貨店裏用銅子換來的，不錯，……一塊，三塊，一塊，五塊，又是一塊，六塊，……小吳那裏十塊，小張五塊，……老許用了左手的五指，屈屈伸伸的計算起，計算了一陣，他想起他兒子前後併起來，花去不少的錢了，不然，在他手邊的錢，必然還多些。又想他兒子適才來的那種可恨可憐的討厭樣子，更覺氣悶，像這間房子都容不了他這悶氣似的。在他痴呆了一會之後，才將小箱子合起來，過後鎖好，破衣裳一件件舖上去後，又將外面一個大箱子鎖好。

箱子是鎖好了。

他今天眞是提不起精神來！摸摸箱子上的鎖，從內心中間，突然有一縷酸辛的氣味直衝上來，使他幾乎落下眼淚。爲了什麼才落眼淚，他從沒有明白的分析過。阿桂時常拿他錢去胡亂花費，和掣取了他身上一部份一樣，這固然是很顯明的原因，在這原因外，像還是有不容易說出的另一方面。這是在他心頭微盪得已不止一次，不過當他兒子每次要錢過後，更能覺察出來罷了。

今天呢，在他落淚之後，內心的不快像和從前又不同些。探頭向窗外看着，依然只見到水盆一般大的天，鉛灰色的，和他一樣的苦悶而不能開展，這樣，他蹲在小屋裏，自然的沉思起來：首先他想到他是老了。老了的人就應該在家裏享享福，讓兒子們孝順孝順，只是他却不能，還辛辛苦苦在外面代人家做僕人，受人家呼來嚇去。既是老了，就必要死。家裏妻子已早死去，雖有兩個兒子，大的又不中用，祇知道胡鬧，亂花錢，小的

還小，不過才十幾歲，能懂什麼呢？一旦自己死後，即使留得幾文，大兒子必又胡亂花去，誰還顧到他的後事？他想到這裏，幾乎又落下淚來，

——唉！老苦命！老苦命！

『老苦命！』這是他近來爲自己發現的三個字。他到了很傷感的時候。這三個字就自然的想到：……老苦命。他既想到這三個字，每每覺得一樣悲苦中的慰藉，彷彿這老苦命三個字生來便是爲他有的，——他不得不在他心裏又重複的說了一遍：

——唉！老苦命！老苦命！……

老苦命的今天，確是很不快意，十分的苦惱，在這呆呆的痴想之中，或者是兩天以來看的一本七字書的影響，又突然想到『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牛馬』的兩句話了。

——是的，莫爲兒孫作馬牛，留錢做什麼？與其給這小狗X的花了，倒不如不留下來。誰個死了埋不掉呢？莊上阿三不過是個討飯的，死了也有八代他找到一口薄皮材，葬得好好的，——管他媽的！做什麼牛馬，顧什麼後事，還不如用掉的好。就像張長貴那樣，有錢就買好東西吃吃補養補養，……裏外沒有幾年過，還不吃，做什麼？吃 吃！吃！我一定吃！……

老許有些興奮了。眞的，立刻他覺得非吃不可。順手在床裏的枕頭下面摸出幾十個銅子，是他留在外面作爲必需之零用的，匆匆走出去了。走了不過幾步，怕是脚踵一上一下的原故，適才的興奮，已被激盪去不少。手上緊握着的錢頓時就像沉重了許多，滯滯的都像不願意被他輕輕的用去。好容易挨到左近的一爿吃食店時，兩隻脚比什麼還酸軟些。看看這樣，又看看那樣，幾次問過店伙了，即是一塊豆腐乾，也須得兩個銅子。這時他手中的銅子更覺得依戀他了，在他心頭又另有一種聲音對他說：

『啊啊！卽是一個銅子也不容易來啊！一錢逼死英雄漢，和自己辛辛苦苦掙扎來的錢賭什麼氣呢？……』

聽得了這種訓斥，轉覺適才舉動的荒唐。他噤了噤，在眼前現着一片的昏黑，就又一步一退的退回到小屋裏去了。

由氣憤而苦悶，失望，興奮。在剛要走到另一條生活的路上時，過去的魔鬼，藉了能刺到他靈魂最深處的訓斥，將他又自動的回送到原路上來；他兒子因要錢使他傷心的事，算又度過一回，過去一天了。到了第二天，他依然笑容可掬的代各位先生們做事；買烟，舀開水，掃地，上街，……過他過分的省儉老苦命的生活，和從前一絲沒有異樣。只是等到黃昏時分，他好像有些不同起來。

——他媽的，他眞不來了。

隔了一天，他大兒子沒有來。在先因爲阿桂時常要錢，憤怒之下，原就希望不再見到他，不要他來，及至他不來了，轉又惘惘。這惘惘的眞正原因，他是不會知道，實在也不想知道。只是他明白的記得，在從前他兒子是每天都來一次，有時要錢，有時也不要錢。來的時候，常兩個人坐在一條欖子上，東東西西的閑談。有時他小兒子阿牛也從鞋子店裏告假來了，便三個人一團團拉談。談到他們村中的人，麥子，稻子，乃至那家有一條惡狗，那家的兒子幾歲了，都能你扯他拉的談到，有時爲着某家住宅朝南朝東，那裏田旁的一棵樹的是大是小，也能爭執起來。

隔了一天不見到阿桂了，（連阿牛也沒來）心上就同有一件事體未曾做過一樣，總是汪汪的不安。並且在他嘴邊又已浮着許多的話，在先可以和阿桂們談談的，現在就找不到適當的人來代替了。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候，一切事物都變成糢糊的虛像，燈還沒點燃，他坐在屋裏，眞是無聊而且不安啊！

——都不來了！阿桂罵了一次就不來，這個小狗X的，還要賭氣，……

又過去一天，他的大兒子還是不來。他知道必是因爲那次罵狠了，似乎有些對不起他大兒子。沒有媽了，祇剩了爹爹。也眞是可憐。喜歡討錢，自然使他厭恨，及至不來了，倒又使他不安與眷念。在這不安與眷念之

中，他一肚皮裏像早裝滿了要說的話，要同他們弟兄兩個要說的話。譬如，昨天聽見人講，他們村子裏X家養下許多小牛，不知是眞是假，很想和他們談談，這就是許多事中間的一件。

阿桂終是不來，厭恨的雲霧漸漸消逝下去，不安與眷念的情懷，便接着增進起來。他的耳邊，時刻像有人責斥他不應那樣的痛罵阿桂，父子中間不應築下深深的鴻溝，他心裏眞有點慌了，幾番曾想親自去看看，不過又被父親的尊嚴束縛住。

他只有嘆氣！

——明天該要來吧？……一刻就要來吧？……過了一天，或是做了一件什麼事之後，他心裏常是如此想。多半是失敗的。失敗的他，又帶着傷感的情味再行想去：

——又過去了，又不來了！……

他始終不明白爲什麼要掛念他。阿桂常常來要錢去賭，這是個不學好的兒子，但是這不足以制止對於他的眷念。祇是罵過他一次，卽算罵得很厲害，也是他的老子，便眞賭氣發脾氣不來，這眞是太不孝了，但是這也不足以制止對於他的眷念。幾天以來，在他房裏，什麼都變成沒趣了。左搬搬，右擺擺，一樣的不如意。惟一的他的希望，就希望他兒子未來之前的一段時間特意去得快點。可是又失敗了。他愈盼望不到阿桂們，愈覺時間悠悠的延長着，尤其是這兩日黃昏時候，啊！這是如何難度的黃昏啊！

等着等着，怕是第四天上，他的小兒子阿牛來了。他帶着一種從來未有的歡悅與怔忡去接待，同時因阿桂沒來，又有不可言說的失望。

『你大哥那裏去沒去？』

『去的，他病了。』阿牛說得很低。

『病了？怎麼病？』驚惶的他，說過這話之後，眼睛瞪着，嘴微微張開，表示出急於要得到阿牛的囘音。

阿牛濡滯了一刻才回答：

『不曉得怎麽病的，他祇說病了兩三天了。』

『看沒有看？吃藥沒有吃藥？』他依舊是驚惶未退。

『沒找人看，也沒吃藥。他說沒有錢，還問我有錢沒有錢哩。』

『他媽的！病了還不看，還不吃藥，找死哩！……』他微微嘆了一口氣，又約略沉默了片晌，『瘦沒瘦些？……好！教他不要亂鬧，總是不聽話，這個小狗子X的，看罷！……』

又是沉默。

來了，他從箱子裏摸索了半天，摸索出了一塊光亮的銀元。再三的看看，才遞給他兒子手上，向他說：

『把這塊花邊送給你大哥去，就教他找人看看，買點藥吃下，……小狗X的，沒有錢！賭吧！……只曉得賭，……

『唔唔……』

『好好拿着，不要攪丟了！……我明天有空去看他，……又是一塊錢，眞是小狗X的！……』

老許一直將阿牛送到門口，再三的叮囑不要丟了，教他大哥快些吃藥。同時在他腦筋上重現出『老苦命』三個字，眼眶裏泛滿了兩圈老淚。

十三，六，廿三。

原名「他們是父子」載洪水週年增刊。

最後的安慰

嚴良才

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很冷的早晨，R鎮北面一家沿街的涼棚下，少年L刺殺了M家的老太太：這眞是一個青天下的霹靂！一千年來近於冰化的空氣，一時都變了黝黑的顏色。在一個安分樂道的世界裏寂寥慣了的人們，受了這樣的突然的恐慌，都從靜默的繭子裏鑽出來蠕動。臨水的茶店，燈下的酒樓，都是他們活動的好地方。年輕的蹺着腿，年老的撚着鬚，異口同聲的詛咒這忍很厲毒的少年L。

今天是L死後的第二日。P又聽到許多人詛咒他的話，在從S城開到R鎮的輪船裏。但這些話，絲毫不能引動他的注意。他只是靠窗坐着，右手曲了，枕着他的頭在一個小方的窗口上，默然不響。

R鎮周圍不過二三里，四面都環繞着綠水，好像蓬萊島浸在東海裏似的，在不好動的人們看來，確是人間的一片樂土，據那些幾世住在R鎮上的老者傳說，這鄉鎮的最先開闢者，是一千年以前的一個高士。因爲避世嫉俗隱居在這地方以後，逐漸積聚起來，才成了這樣一個小鄉鎮。從這傳說的思想上又遇到這樣『宛在水中央』的一個僻壤，自然四圍充塞了沈默和寂寥的空氣，好像細而韌的蠶絲密密地把蛹封在裏面一樣。

R鎮上有座小學。三年前P離Z城就這鎮上的小學教員時，正和L同事。他們倆初見面時，就好像很熟悉的，自從經過了一回熱烈的握手以後，兩人的情感便同撕下來的日曆一樣，積一天厚一天了。

L的口快和好談，是這小學校裏的一霸，尤其是在酒後。有些說不過他的人，心裏又不甘服被他白白的勝了幾句話去，總常用一句話來挖苦他：『L，你死後，一定先爛掉你的舌頭』。P也是雄辯家，但鋒利不及L。祇須退課的鈴一響，他們的話匣子就開始轉動了。眞的，他們眞是無話不談，甚至於最瑣屑的家事，最沒有意義的像辯論一個同事結婚的夜裏新郎新娘那一個先開口，這些話只要到了他們的口裏，都成爲絕好的語料。大銀杏樹下的草地上，小河邊的茅亭裏，都是他們津津有味的辯論會場。

可是在M老太太被殺的前二個月內竟異樣了，P常覺得，L所說的話不是以前的顏色了，有許多問題本來是他最喜歡談的，忽然都噤口不題。P因爲要鼓動他的興趣，有時故意纏繞到這許多問題上去，他有時支吾着，有時默默地歎了一聲，又岔到別地方去了。

這個變動的分界線，P還可以推想到：在一個秋天的月夜，L穿了棉袍子，兩頰紅紅的獨自從家裏走到學校裏來告訴他的情人死了以後。

這一夜是在九月上旬，P正在預備他明天的功課。忽地聽得有人叫他的聲音，他連忙從倚子上站起來，但他覺得這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莊重而嚴肅的音調。他精神上似乎有一些兒跳動，走出門外，看見淡淡的月下，L左手提着燈，右手插在衣襟裏，很不自然的在庭心裏站着。本來L是住在家裏的，離開學校差不多有一里路左右。在這樣一個寂寥慣的鎮上，那是當然的：月夜的大自然的讚美，都給秋虫享受了去；有時東港裏來了幾隻小漁船，才添上了些秋蟲的伴侶。L除了幾次俗例上的夜筵歸來在更深以後，從來沒有無端踏破過六街沈寂了以後的月色，向學校裏去過一回。

P知道他今夜一定有什麼事來的，便同他走進一間靠東的事務室裏去。L把燈放在桌上，向桌左的椅子上坐了，P側臥在桌子右面的小榻上，眼睛緊對L望着。靜默了一分鐘，P纔輕輕地問L的來意，L的兩瓣帶紫

的嘴唇緊緊的粘着，好像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可以把他分開來，祇是從衣襟裏抽出他右手握着的一個一寸多長的淡紅色的小信封，隔着桌子向P身上一擲。

他的臉上，笑籐固然枯死了，但也沒有一些悽慘和憔悴的葉脈顯著地露出。他一切和平常一樣，只是兩頰紅了些，眼睛不像在深夜裏終有些朦朧，烏黑的眼珠圓圓的注視着P，和他自己給P看的一封淡紅色的小信。信很長，最末幾句是說：

『……吾愛！我要收囘上帝給我的愛和自由，我不和一般虛僞的兒女子一樣，叫你莫短氣，叫你自愛，我不能長久和你相離，我在天國的門前等你。』

P看完了以後，眼睛閉了一會，想說幾句勸慰他的話。但他的能雄辯的嘴巴，到了此時好像有大石擋住了的瀑布口，不能很爽利的噴出來。他只是很零碎的左想到一句，右想到一句，不知那一句話說出來纔是良藥，纔能把他爆裂的創口醫好。後來P說了，說了不多幾句，L也不過囘答了他幾聲從鼻子裏曲曲流出來的應聲。他並不拒絕P的慰安：但從P看起來，他的慰安的效力，恐在冰點以下。

從這一夜以後，L依舊天天到校。但他在預備室裏的辯論和狂笑的聲音，不容易聽得到了。茅亭裏，草地上，P雖依舊在課後勸誘他，他有時也儘答應。但總是漫不經心的點點頭罷了。

過了兩月，L殺人的驚雷，打破了R鎮上一千年流傳下來的靜默的好空氣，全鎮上差不多鼎沸了。P因爲在學校裏，曉得這事已經在早餐後，他急忙出來尋L，L已赴警察署自首，警長因爲案情重大，解赴S城去了。

前天是L就刑的日子。L在獄中的時候，P曾去看過他兩囘，因爲他病了，沒有看得到。這日P趕緊早上乘船到S城，L已經在刑場上。春雪停了不過三天，朔風奮着他的大翼，疾捲那已失掉抵抗力的樹枝，呼嘯作

響。太陽快在天中了，但在陰寒的空氣裏，竟尋不到一些煖意。刑場的四邊稍高一些，看的人都立在那裏，但因場上的風太大了，站的人寥寥可數。P走上去，看見一個黃衣人右手舉平了槍，右肩靠定槍托，左手伸着五個紅蘿蔔似的手指，擎定了槍的中部；很長的頭頸側轉了，把眼睛放在瞄準的尺上，緊對着三四十步以外的少年L。

L是很憔悴了。小圓的臉孔都收了進去，顴骨聳起了，本來很豐滿的下顋，和兩耳幾乎成了一個三角形。平常很修飾的頭髮，都像鐵絲樣的一根根豎了起來；沒有一些血色的臉上，受到了殘雪反映，分外顯得蒼白。P自成年以後從來不曾讓淚珠偷出來過的兩眼，今番也給淚珠逃出了重圍了。P注視着L，忽地看見L的嘴唇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臘也似的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的微笑——P以前常看見的，但是從那夜以後，這還是第一回。砰的一聲，立着的人一陣狂喊，P的心便好像給人抽去了，一陣酸痛，P已失了知覺。

天快晚了，預備室西面的窗上，射進幾縷沒有力氣的陽光，從五尺左右高的冬青樹裏滲漏過來。光的顏色已近於淡黃了。照在俯伏在靠窗桌子上的P身上。好像同他蓋了一條金線的單被。其餘的教職員都開會議去了。P因爲船上的勞頓，心中的虛痛，就伏在桌上養一回神。一個年紀近五十歲的校役，手裏捧着許多信，大踏步走進來。P的一時的靜默，被他衝破了。便隨手接了信，亂翻一回。他心頭突然一跳，呼的立起身來，把一封淡青色信袋的信抽了出來。他也不及用剪刀了，手很忙亂的把信封撕去了一角，用力把裏面摺得很整齊的信紙從撕口裏拉出來，眼珠圓睜着，上下亂動，好像要叫信中的字同時奔進他的眼簾。

P我的摯友：

我眞快樂，在我死的前一日，我還可以同你作一回暢快的筆話。我在此幾十天，差不多天天病了。人家最怕而又最視爲恥辱的監獄裏，我覺得眞是天國。我生了二十五年，從我知道了生活的意義以後，覺得

最豐富又最純潔的，便是這幾十天，因為我同一切的一切中間築了一道牆了。

P呀！願你饒恕了我！的確我不能不承認負了你勸慰我的盛意，在她死了以後；但我祇有心領了！因為我要是把我的計劃先給你知道了，你便是我的一個阻礙。你雖不肯說殺人是強徒的行為；但我敢說你在當時不拿做了人子怎可使慈母受許多驚恐的話來勸止我，便要說既做了一個人總須愛護身子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業。也許你不願這樣說，但是好友，你看你立的是什麼地方！在這樣一個社會裏，不容你不說心裏所不願說的呀！

我眞僥倖，我的事業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我平日見了殺雞要逃走的一個人，這一次竟若無其事的殺了同樣具五官四肢而又很高年的她的母親。

P看到這裏，心裏覺得一陣酸痛，便向身旁的一隻榻上坐了下去。眼睛往上翻了一翻好像加了思索功夫，再慢慢地看下去。

P呀！我的決心，不僅伏在她死後，我這樣一說，或許你還記得。在一個初夏的晚上，我同你在曲曲的竹陰下，風聲蕭蕭，帶着一些濛濛細雨，你坐在一條青石上，我立在你的旁邊。你同我說：『事情要他曲折，曲折愈多，囘憶的滋味愈甜。』在當時你因為知道他母的頑執，看我精神上有一種特殊的不安，借此來慰安我。我也很隨便的答應了你一句話。但我因此思想上又打進了一層，如果儘他曲折，曲折到中斷了，到不堪囘憶的時候，怎樣處置呢？那時我心上好像有東西在那裏撥了一撥，決心就種於此了。

不幸我的疑慮竟成了事實！她因為到我家來玩了幾次，就喪失了她的生命。從她末一次到我家來，被她母特派的女傭人逼囘去了以後，她所受的磨折和痛苦，在那一夜裏我給你看的信上你都知道了。

P又囘想到那一夜燈下的談話了，一時兩頰突然紅了起來，眼眶一模糊，淚珠又滾下來了。靜了一靜，他再繼續着看。

好友！她不情願做賣身契約上的一隻猪，她要收回上帝給她的『愛』和『自由』，被一代代殘酷的人們奪去了的。她死了，無力而死的，愛和自由的種子却在一千年冷靜的空氣裏播下種了。但踐踏慣了的殘酷的人們，又舉高了他們的足，在旁邊獰笑着，預備像從前一樣的踏掉他。保護種子的發芽，喊醒許多人來培養他起來，這許是我自負，確也是我的義務。這樣一彈子，至少可使殘酷的人們底獰惡的臉上罩上了一些怯弱的顏色，舉起的高足便縮了下去不再伸出來，給種子得到一個成長的好機會；也許因此便打開了R鎮上千年來銅牆鐵壁般關牢愛和自由之獄的大門。

P的心興奮起來了，把這一節再覆看了一遍。淡淡的陽光僅餘一些殘痕，黑暗的幕慢慢地下了。P摸出一塊手巾揩了揩眼睛，從榻上立起來，再走向窗前，背倚着桌子讀下去。

P呀！我就此同你舉行一回靈的握手，作為永遠的告別罷。我心裏要做的事做了，最後的安慰快要得到了。在我寫這信以前，我睡在一隻小牀上，喝了兩口酒，朦朧地看見她來了。她走進門來，便對我嫣然一笑。她的衣服現在改了樣了，頭上披了輕紗，輭而長的一直拖到脚後，風從窗裏進來捲着她的輕紗，好像一條冰宮裏的遊龍。一件淡紅色的大衫滿裹着全身，袖子很短，只遮到上臂的一半。白白的手腕上，套着兩個滿插着鮮花的花圈。她向我招了招手，輕輕的說了一聲：

『L我愛！明天進天國的時候，我預備着這兩個花圈，一個套在你的頸上，一個套在我的，我們倆手挽着手一同走進永樂之門啊！』

我想立起來去抱她的時候，她的影子漸漸淡了，好像一朵白雲散開了一樣。上帝！我愛！謝你們給我以『最後的安慰』，謝……

P呆了，眼光射在紙上，不再移動他的視線。『一片廣場上一個黃色的兵舉着槍緊對着三四十步外的少年；小圓的臉上肉都收了進去，下頤本來很豐滿的，現在和兩耳成了三角形；嘴唇忽地動了一動，兩頰下面凹

進去了的臉皮向上收了一收，枯槁的臉上露出了一脈微笑來，甜蜜蜜地笑了』：一切都在信紙上復現着。

黑暗的幕下得密密了，一切的一切都休息在死的靜默裏。

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夜十時脫稿

——載洪水。

女媧氏之遺孽

葉靈鳳

一

莓箴今天走了，敬生又在郵局中辦事沒有回來，偌大的一間樓上，祇有我一人靜坐，樓下的笑語歷歷從窗口遞上，使我倦念的心懷，益復不能自止。昨天此時，莓箴還在我這裏，他並沒有同我講起即要走的事，然他今天竟偷偷地走了，在他的心意，以爲不使我預先知道行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殊不知今天這突來的離別，却益發使我悲傷哩！我今天清晨從床上聽見他嫂嫂在樓下對他說，莓弟，時候不早了，你還不預備車子走麼？我的心眞碎了。我本待要起來送他，無如我們的關係既是這樣，我惟恐他人見了我的淚容，反將格外引起流言和蜚語，所以我祇好蒙頭掩面痛哭。知我此時情的眞惟有這一條薄薄的棉衾了！

他近來大約知道開學期近，快要與我離別，更格外同我親近，每當敬生出去後，便即不顧一切地跑上樓來同我談笑，以期在歡樂的陶醉中，想使我忘記了未來的離別。然他雖是這樣地用心，雖是這次使我是免去了黯然銷魂之感，他却忘記別後的我了。可憐今日這一個晴天霹靂，驀地分離，使追念起舊情，心中如何地難堪呵！

我早知他今日便走，我眞懊悔昨晚的一舉了！我近日因莓箴校裏就要開學，心中常是不樂，昨晚敬生忽然要我出去看戲，說是看我近來太沉悶了，要我借此散心，我當時因怕他窺破了我心中的隱事，所以不敢回却，

祇得立時答應，然不料我們在樓上房中這樣輕輕地對語，竟使他在樓下也聞見了。我們出門時我行過天井，囘頭從廂房玻璃窗中望去，只見他伏在案上不動，大約又是哭了，我要進去勸慰，却又因敬生同行，爲免他疑心起見，我不好停留，祇得隨着出門去了。他每見我與敬生同行，總是常要傷感，我雖極力勸他解脫，告他這是無可如何，不可免的事，然他終無以自寬，因此我便不常輕易同敬生出去，然有時又爲情勢所迫，勢不能不一同行走；便如這次的事，我在這種情勢之下，實不能不敷衍敬生一行，然却又惹了他的傷感了。我旣瞥見他在房中痛哭，我雖走到影戲園裏，我的心却留在家中！我和敬生並肩坐在一排椅上，黑暗中我耳邊祇有嚶嚶的哭聲，眼裏祇見莓箴聳動的雙肩和一付苦悶的面目。我想起全是因我這個不祥之身才使他一個活潑的青年，忽變到如此消沉，我的心裏眞止不住一陣愴痛，我祇得在前面的椅上，用口緊嚙着我的食指，以期減殺這不可遏止的悲哀。敬生見我忽然伏下，便在旁問我何故。我祇好推說因場內人多悶久了覺得頭暈。我伏了好久，一直到我感情平服了下去方敢抬起頭來，這幸虧是在暗黑的影戲園中，若在他處，我深知又要惹起閒言了。如今他雖走了。但是我想起這事。我滿心總覺對不住他。我以一個中年有夫的婦人，不能恪理家政，自覺已很慚愧。不料一縷閒情，又復傾心在莓箴身上，我現在雖並不是威懾於什麽禮教和婦道，才想說出此話，雖是愛情的發生也並非片面所能爲，然可憐的莓箴，在我未和他發生關係以前，他終是個樂天活潑的青年，心中沒有一點悲哀的影子，自從三年前他與我發生關係以後，他就由青春的樂園中，立時被推到了煩悶的深淵裏。他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了他高尙的志趣，苦心的力學，然他青春歡樂的夢境終因此打破了，他蓬勃活潑的氣性，終因此一變而爲沉默寡歡了。

呵，我眞罪過！我此時雖並不懊悔和他有這段歷史，然我終害他了，終辜負他了。我這一株已萎的殘葩，眞不配再蒙園丁的培植！呵！我要……天呀！我要怎樣做？我爲了不要使他再繫戀我，我爲了不要使一個有望的青年再淪陷于絕望的悲哀裏，我要忍痛割愛了！我要使他有所覺悟，我要使他覺得我不可再留戀；我要使他

憎我，我要使他與我隔絕！我既爲他犧牲了我良妻的美名和家庭間的燕樂，現在爲了澈底愛他的原故，爲了不忍使他因我而受苦的原故，我更要採取我心痛的政策了！犧牲一百個無用的我不足惜，我寧可使他怨詛我的無情，我不忍坐視他消沉在絕望的悲哀裏！我要澈底的愛他！——，可憐呵！我也祇好一人躲在樓上寫寫罷了。我在這裏雖是寫得這樣地堅決，然當我一見了他時，一見了他那付 Melancholy 的面目時，我又想什麼的勇氣都沒有了！

因了我極意縻縫和敷衍的原故，我同莓箴雖已發生了三年的關係，然敬生始終尙不曉得。近來外人注意我們行動的已漸有了，他大約也終要發覺。我不知他知道了我和莓箴的時候，知道我竟背下他作出這樣地事後，他心中要起若何的感想！三角悲劇中的最後一幕，大約便將要在那時演出，到那時我爲謝敬生和免莓箴受累起見，我唯有……

呵！這是惡兆，我不敢再想了！

二

我忽忽地囘到房裏，從箱中取這册子，翻到上次所寫的最後一段，呵，天啊！是誰使這段推想擠進我的腦中？是誰使這段文字流出我的筆端？不料我想起的恐怖的事，如今竟眞將實現了！

怪不得莓箴家中的八日來對我都改變了素態！怪不得我每次走下樓時，他母親總是向我作極冷淡的招呼，他哥哥總是向我微笑，他嫂氏總是向我講有二重意義和暗示的話哩！原來他們已曉得了我的隱事！他們已獲得解啟這祕密的鎖鑰了。愛情的成分雖祇有痛苦沒有羞愧，然我一見了他們那種銳利的眼光，將我作了鵠的，紛紛投矢於我身上時，我總覺這是莫大的恥辱。我從沒有經過這樣的窘澀，爲了愛情的原故，我什麼都嘗到了！

今天是莓箴走後的第四日，早晨我從間壁醬貨店中收到他轉遞來的一封信，這是我們約好的通信地址：他

信上說他倉促成行，未能使我預先知道行期，實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說他在臨行的前夜，曾寫好一封信預備留交給我，不料當時因夜深了疲倦異常，竟忘記將信收好便去就寢，那知竟被他因赴宴遲歸，嚴肅的老父看見；他老父萬想不到他輕輕的年歲在暗中竟有這祕密：勃然震怒，立時將他從睡夢中喚醒，嚴重地申斥了一番，可憐他便不敢再留滯在家中，第二天清晨便忽忽地走了。他又說現今距這事發生已是四天，他父親定已告訴了他謹默的繼母，狡譎的嫂氏知道，他問我日來他們對我的情形可有變動。

呵，天呀！我還在夢中哩！我眞料不到竟有此事發生，怪不得他們這兩日以來對我的態度遽變！當我接到信時，我正歡歡喜喜方以爲他定有許多的好話對我講，那知告訴我的却是這樣地一件事！我看了以後，此身眞如墮冰洋，什麼想念都消滅了！呵，天呵！這今我如何是好？這今後的生涯叫我如何腆顏去承受？

啊啊！這今後的生涯叫我如何去承受！以前在事情未被他們發覺時，我可以同莓箴整天地守在一起，我可以很自在的從樓上走到樓下，我可以在他們任何的一個口中探問莓箴在外的消息。然而現在呢，我可以向那一個去詢問？當我未走近他們時，他們那銳利沈毒的眼光，已漲滿了譏笑兩字，使我沒有開口的勇氣了。他們不向我追詰，已是我莫大的安謐，我還敢再向他們去提及？事變之來，眞如迅雷不及掩耳，我不料我們已不幸的關係中，更突出了這意外的變化！

他們自知道了這事以後，我深知他們除鄙夷我的行動外，還在暗中向我痛恨。在他們的意見，以爲莓箴與我的發生關係，完全是出自我的誘惑，沒有我這個人，他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決不會惹上此事的。呵，天呵！他們若眞有這種意見時，這眞寃煞我了！我此時雖也有懊悔不該使他一個無辜的青年，惹上了痛苦煩悶的心意，然我的懺悔却完全是在詛咒我自己的不祥之身，我並非惋惜這事的出現。我們的關係，若果眞僅是因我的主動牠才發現。那我倒也很可簡易地將牠消滅了。無如又不是這樣；這樣的一件事，既非我能爲力，亦非他能爲力，在我們之間，實有不可抵抗的潛力驅策着我們，使我們刻不容緩地互相前進，在我們自已彼此尙未發覺

時，這其間已有了不可移的根蒂了。我們現在祇好咒詛這鋼毒箭怎地射到了我們的心上，我們又那裏有逃避這勢力的可能？

三

自從我的事被人知道了以後，我的心境就立時改變，我苦痛的重圍中，又加上了一層疑慮的縛束。以前我雖也明知這事早遲終必要被人知道，心中不時對了未來懷着恐怖，然當莓箴未離開，或偶爾想起了一兩件已往的夢影時，在我層集的悲哀中，總有時會檢出一絲樂意。然現在則難言了，我雖並不甘自沉于愁嘆，然任是怎樣強顏歡笑，勉自慰抑，這莫大的罅隙，終非一點薄薄地自飾所能掩隱。我在家中向來是被人譽爲善交際能適應環境的，所以她們暇時每喜同我聚在一起談笑，然我現在又怎好再同她們在一起呢？她們雖不致在我面前竟提起莓箴的事，然那兩道眼光，已明明地將我的隱事，加蒙了一領譏蔑的外衣，呈現在我面前；她們雖不向我橫纏，便僅是這些已很彀我消受了。我不懂我何以現在見了她們，總有點自餒，有點害怕！

今天莓箴的嫂氏走上樓來，笑着對我說，莓箴年長了，家中很替他煩心，問我可有適當的朋友或學生，介紹一位給他。他這位嫂氏爲人極機警，善辭令，許多在別人口中趦趄講不出的話，她却能不顧一切的說出，我平日見了她已感覺有點難於應付，然尚恃我並無什麼話柄在她口中，所以尚可同他狡辭相對，自從我的事被他們知道了以後，我就很怕與她交談，而使我最感困難的便也是她。她每在衆人面前，向我講出極使人不能忍受的話，我因了她的詞鋒太厲，又以有所顧忌，所以每祇好置之不答，然因此她便益發志長了。今天她上樓來後，我預知她定又要向我嘲弄，果然，她竟講出這話。她講這話的用意是極明顯，不待我思索便已知道，她無非想藉此嘲弄我罷了，然我又能向她講什麼呢？對於這加到我的一切，我除無言地承受外，我又有什麼可以答復？

實則，對於這事的發現，我並無一絲恐懼的心，休說是她們這幾個無關係的人知道，卽使令關係最密切的敬生知道了，我又何懼之有？我若對於這事有所畏葸，在當初嫩芽方萌出土面時，我早就將牠消弭了，我既大胆滋着牠去發長，這便是我不顧忌什麼的證據。至於現在我對於人言所以要有點退縮讓避者我實別有所苦。蒔箴現在僅是個在學的青年，因我的原故他已攖了不少的煩惱，我現在若再因了不甘受他人的奚落，或爲了愛情的光明而防禦，毅然奮起掀去一切面障，將事的始末向敬生剖說個明白，那我雖倒可博得水落石出，不再受無限期苦悶的倒懸，然却未免更累蒔箴了。敬生知道了以後，對於這事一定要引出很嚴重的交涉，那是可斷言的，蒔箴和我雖並沒有什麼海誓山盟，然當我萬一有了危急時，他是一定要奮力相助的，到那時卽使我沒有什麼困難，然當事情鬧得這樣天翻地覆後，我們的生趣全無已是可斷言了。我本是無用的殘軀，我犧牲本無足惜，然他一個青春燦爛的年華。若竟因此事而亦斷送，那未免太可惜了。我爲了這事，爲了不要使一個方興未艾的奇葩竟因我而枯萎，所以我平日雖是不肯一步讓人，然此時對於這投擲我的一切，我也祇好效法十字架上的羔羊，含淚無言，仰首去承受！本來一切都是我的罪過，沒有我又何至有此事發生。我爲了我的罪孽而受辱罵，這不是我應得的懲罰，我方愁我無贖罪的餘地，我豈是逃刑的懦婦！

寫了一封信給蒔箴，勸他不必因我們的事被人知道而悲傷。這本是不應隱瞞的事，這本是應當登在高峯之上戴起榮譽的冠冕向萬民去宣告，萬民聽了都要爲我們額手稱慶的事。無如在被幾千年傳統勢力積成的縛束下，在一點眞情被假面重重的禮敎斬割得的無餘中，人心裏終不敢迸出這一縷眞靈！

繁茂的果叢經了溫暖嬌豔的秋陽，纍纍的華實自要無隱掩的呈獻，我們的事也是這樣，這正是自然成熟的表現，我們又何必顧慮！

四

上次曾寫過一封信給莓箴，後來又寫過一封，至今已月餘了尙未得覆，這眞使我焦急萬分，飲食都不得安寧。他怎麽還沒有覆信？無論校中功課怎樣地繁重，然寫信的時候總可抽出，敢是我的信竟在中途遺失？然卽使他沒有得到我的信，在這一個月餘的間離，他也應有信給我。他如今這樣長久的時候沒有信來，難道眞個是憂鬱成疾，竟纏綿在病榻，不得作書麽？近來家中的人對我雖稍安，不再像那樣糾纏，然大錯鑄成，我們的事終已非昔日可比，要再求已往的那般歡情恐終非今生所能夢想。我爲此事，近來的心情已日趨煩悶，再加莓箴這樣長久沒有信來，杯弓蛇影，市虎含沙，實使我百慮叢生，眞疑此中或醞釀着未來的大變！呵，他何以沒有信來？卽使眞病了，他也應請人寫個信封，寄頁白紙給我，怎地祇這般杳無消息！

在莓箴初離家時，我盆中的水仙方含苞初放，現今則架上祇剩了一座空盆，這株薄命的殘花，正不知被人輾轉棄擲，已到了什麽地方了！屋後的連山，宿草已重披上淺碧的新衣，欣欣地漸侵到蜿曲的山徑，我每日坐在房中，從床後的小窗，獨對着這盎然的山色，春風挾了花香和土中蒸發出來的氣息，不時從窗櫺送進我的鼻官，使我想起我心中蘊蓄着的疑難，不禁要咒詛這繁盛耀人的豔景！啊啊！我此時若是個悔教夫壻覓封侯的深閨思婦，看見這陌頭春色，想起了舊日歡情，我倒也可索性整日地緊蹙雙蛾，在樓上去長吁短嘆，博得衆人的憐惜，羣來向我慰問。無如我現在的情形又不是這樣，我名義上的夫壻正整日地在我身旁；我心中的戀影，祇好嚴居在我的心底，我想起祇有在暗中啜泣！我不但不能在光明處向人去訴說，祇恐我訴說了衆人反要責我的無恥，咄我的狂妄。啊啊！誰沒有他的祕密？誰沒有她理想中的戀人？我究竟犯了什麽罪過！我的事究有甚麽不能對人言之處！你們怎只是這樣地虎虎然伺隙於我側，想乘間向我狂噬？

人的嘴眞厲害，現在除敬生以外，凡與我們時常晤面的，概都知道我們的事了。我的事本不必隱瞞，尤其對於無關係的他們更不必顧忌，祇可惜他們知道了我的事後，不能如我知道的事一般，每要存種種鄙視的心，以爲背下丈夫作出這樣的事，是可恥的行動，實則我眞不知這果有何恥！禮教中的貞操與 Cupid 箭鏃上的戀愛

果有何關係？然敬生現在尙不知道這事，這終是我的幸福。我講這話，並非我的事獨畏被他知道，實因這事尙未屆可以使他知道的時候。現在若一旦給他發現。不但我的計劃將完全打破，且更累了年輕的莓箴一生，徒增我許多百身莫贖的罪孽，所以我之苟延殘喘，我的用心實別有所在。近來很有幾人向我諷示，說我狡猾，敬生和莓箴都上了我的圈套，說我既在謀一人精神上的戀愛，同時又在享受他人物質上的安樂。啊啊，這是何意！我豈是視愛情如兒戲的巴黎婦人？我豈是鶩於繁華的風流少女？我忍辱含羞，仰息在與我不同居的豢養者之下，我實如坐針氈，一刻未能忘懷，我豈是苟安逸樂？不過我想起了羽翼未豐的莓箴，我終不敢輕圖妄舉，我終祇好忍辱吞聲暫時忍受罷了。

莓箴沒有信來，實使我什麼事都懶於做，我眞被他牽住了，我心中簡直沒有一刻的安寧。他何以沒有信來？他不應這樣長久沒有信的，卽使眞患病他可以作一簡單的信告我，如今這樣長久地杳無消息，實使我猜不透他現在究在何種境況。他總不致忘我，他也不致被人禁着不許寫信，然我何以這月餘以來，每日在間壁的窰貨店中，總得不着他的信呢？我爲了我們的事被人知道，我已受了很大的打擊，現在更因他這樣長久的時候沒有信給我，我更覺焦灼萬狀，我的神經已漸漸失了常態；胸中時起阻惡，我雖極力地防禦不使人知道，然我有時每會不自知的流露了我的心事。昨日我俯在涼台上閒眺，莓箴的嫂氏從下面拿了一枚朋友送來的紅蛋對我說：『你看，好大的一粒紅荳呀！』她講話的用意我深知道，然我的事已至此，我又怕什麼人呢？

五

這册子我又一月多未寫了，在我上次寫時，我萬想不到這次竟會伏在枕上寫的。天有不測的風雲，我眞想不到我竟會忽然害起病來！我的病是什麼時候患起，我現在已算不起來，祇覺日日嬗遞，我病榻的生涯已將近兩旬了。小窗深鎖，長晝沉沉，益以春雨凄涼，倍使我念着久無信息的箴不能自止！我此時雖不能尋出我患病

的時期，然得病的來由我則深自明瞭，我知醫我這病的回春妙藥，實祇有海上的一羽孤鴻；青鳥不來，我的病恐總不能自已！

自患病以來，我的神經很衰弱，睡眠的時間很少，即偶爾入睡了；也每每被無端的噩夢擾醒。我在夢中不是看見莓箴一人病滯在上海的邸舍，便是覺得我一人僕僕在道上去求律師；種種在我醒時腦中絕沒有一點影子的事，也會在夢中發現；我每次被驚醒了總要止不住浩嘆，在房中看護我的她們，聽見我的嘆聲，總要俯下笑問我在夢中又遇見何事。眞的，她們近來似是很要留心我無意的表現，每是幾人一齊走進房來，詢問我的病狀，問後又彼此看各人的臉色，像是要和她們適才在外面所講的什麼對證一般；有幾次我更聽見她們在外間切切的私語，雖躺在床上不能知道她們所講的究是什麼，然是在那裏論我的事則可斷言的。其實我的事和我得病的來由，她們那個不知道？我現在正不要再迴避什麼，她們又何苦這樣地藏頭躲尾！

雖在十日以前，敬生已遷到另一個房間去住宿，然房裏往來的人太多，這册子我不但不能寫，并且即連看的時候也沒有。我現在祇好利用這一刻，這黎明的一刻，她們都因了白晝辛苦正在酣睡的時候，我才敢從我貼身的小衣中取出這册子，借了床後小窗射進來的微光，側伏在枕上歪歪斜斜地寫。我不知我寫這些果有何用，但這是我們的預約；莓箴每好拿一枝筆亂寫，他也叫我想起什麼時不妨寫下，我這便是照他的要求。他心中眞塞滿了奪咽欲出的話，然又無一個人可說，我祇好率性全移在這紙上了。

風雨連宵，春意闌珊，這樣的天氣很不宜於病人，尤其不宜於我這個非病的病人。我整日地躺在床上，耳中聞着風雨的吹打，目中所見又都是對我懷了鬼胎的她們，我雖不要自尋煩惱，有時亦不能夠。她們近日每個進來問我，臉上總要現出疑煩的顏色，敬生也是這樣。他有一次對我說：『你放心，不要性急，且安心靜養幾天，什麼事都不要亂想；將心放寬了，任何的病總會好的。』這雖是對於一般病人的普通安慰話，然出自他的口中，我虛心的人聽了，不穴而風，總覺是有爲而發。他雖不致也曉得我的事，然我總覺有點不安。

這一間小樓被閉得緊緊嚴嚴，既看不見含淚的落花，又聽不着喚歸去的鵑聲，我祇得將這病軀遺在床上，率性任了靈魂挾起殘破的敗翼，去在幻想之鄉裏遨游。然我一想起久無信息的蓓蕾，我的一縷遊魂，又如經不起這窗外風雨的小鳥一般，立時頹然從天空中墜到了可怕的層淵底！他如此長久地沒有信來，實使我雖不敢再去亂想，亦止不住不作無益的推測；他若與我僅是些若即若離。曖昧不明的關係。那他這樣長久沒有信來，我倒可以疑他是在擯棄了我，失戀的悲哀，實較這不知是悲是喜的倒懸爲好受！無如他又不是這樣。我們彼此是決不會相忘，然他這樣久的沒有信來，却又是何故呢？呵！這疑悶，這啞謎，這百思不得其故的苦悶！

我雖病了近二十餘日，然我不但不能尋出我始病的時期，并且我亦不甚覺得我是有病。醫生來了，雖給我診出累牘的病情，連篇的病狀，然假使我眞是有病，這又豈是草根樹皮，一兩瓶藥水所能奏效？我不但不覺出我是有病，有時我在牀上想起了一些別的事情，念及假若篋此時在我旁側，我直覺得我依然可以立時起來談笑或還往樓下。但是待我要實現我的理想，偶然想將身子略抬一抬時，則又完全相反了。我不但不能坐起，即連現在因這邊寫酸了想要反一側時亦不能彀。旬日以來，我自己覺出所謂病狀者除飲食很少，胸頭時作嘔外，便僅是衰弱這一點。其實我心體還依然強健，我想起這風雨中的暮春煙景，我直恨不得立時便起來去眺望，不過我終坐不起來。我枉自學了幾年的醫。我也察不出我自己的病狀。

六

呵呵！我此時雖也能執筆在寫字，然我總疑惑在這裏的不是我，我這個我早已不知湼寂到什麼地方去了。平常瘋狂的人都是他人覺得他瘋狂而他自己並不覺出，我則此時雖沒有人說我是瘋狂，而我自己實覺已沒有再統馭這神經的能力。我直到此時，我想起昨晚的一幕，我猶如在窒息的礦中一般，實沒有再呼吸的可能，我眼前所見的完全是一片空濛的黑暗，我已消失了我所有的一切感覺。我雖明知我在這世間並不能再有幾日的苟

延，然在我一息尚存之前，這燈下的霹靂，總要充滿了我全身的細胞和纖維——在我溘然長逝之後，我的骨殖化了灰燼，若有好事的人用了一重視覺的目力來辨察，我深知他一定能在這一堆死冷的灰中，看出斑斑的圖畫，都是關於這事的印象。

啊啊！我究將如何寫起呢？這事我雖記得清清晰晰，然我此時心中已如刦後的村墟紛然無序，這萬縷的悲哀我果將從何條說起！——我此時雖瞑目念及，我亦心痛難忍。我不知這心痛的作用，是否果起於司血的心房，假使我所想不差，我深知此時若將我的胸部剖開，血弩萬翎，我這一拳破碎的肉塊，恐怕早己森然佈滿了孔穴！

然骨鯁在喉，我總不能不吐，這樣的一件事，我若也不寫下，我眞辜負了莓箴貽我這册子的本意。好了，且待我勉抑悲懷，將這夢一般的奇境敍寫一下罷！

這幾天因我精神稍好，看護我的她們僅于晝間在房中陪我，晚上都是各往樓下或家中去宿，這偌大的一座房間，僅有我一人悄對昏黃的孤燈和岑寂的夜靜。每晚我一人側臥在牀上，遙看了壁間所懸莓箴手繪給我的玫瑰，那皚白花瓣，那淡紅的帶束，每要引起我不少旖旎的夢想和感舊的情懷。昨夜將近十一句鐘，我正醒着仰臥牀上，瞑目推想莓箴久無信來的疑團，忽聞門樞微響，睜眼看時，祇見敬生走了進來。自我患病以後，我每不耐見他，所以他也不常進來，昨夜我見他忽在人靜後來此，料想定是聞了我的嘆息前來向我慰問，不料他走進來後竟在牀沿上坐下，笑着對我說：『蕙！我給你看一點東西，』說後便用手向裏衣的袋中掏取。我以爲他一定又在外面購得什麼裝飾物來了，我方暗笑他對我用心的虛擲，那知他掏出來的却是個很厚重的信封呵！天呀！慘劇來了，我一見這信封，我立時眼睛一黑，就如從千丈的高崖，一失足倒撞了下來一般，我已消失了一切的感覺，我化了石的身軀，直挺在牀上莫想動得分毫。這封信明明是我投在郵筒中寄給莓箴的，却怎麼到了他的手中呢？我目瞪口嘿，一直到他從袋中繼續又取出三封信來，我都一言未發，一瞬未移，但是我的身軀，

已由靜止的狀態中變到了戰慄。他見我戰得厲害，床柱都震震作響，便很穩重地對我說道：『蕙，不必害怕，不要驚震，你們的事我早知道了，這裏的四封信，兩封是他給你，兩封是你給他的，現在都在我的手中了。你作這事，我本沒有權柄干涉，不過你不該瞞下我作出。以為我總不致曉得，你太藐視我了！現在我甚麼事都知道；我深知在你的箱子裏，還有許多關于你們的物件，你不必遲疑，你可將鑰匙給我讓我去檢視一下。你放心，我決不使你為難。』——凡人遇着一件突如其來的意外事，祇有兩種態度可趨：一種是抵抗，不問青紅皂白，利害理曲，只管奮起去爭辯；一種是鎮靜，祇保持着止水的態度，以觀事情究要變到什麼模樣。不幸的我，對於這次事的發生，竟取了後種的態度，我木然無言，祇懶懶地從枕下摸出了鑰匙給他。我幸虧那時未有劇烈的舉動，否則一時造次，恐連現在迴想的機會也沒有了。我將鑰匙交給他後，挺在牀上，眼見得他啓了鎖，從箱中取出個沉重的紙包，自己心裏雖想要去阻止，身體却無力移動。這裏面，正藏有莓箴以前所給我的信，和他手寫的一册日記，並一幀半身的肖像。他將紙包取出後，便在距牀稍遠的一張檯上，一件一件地察視了起來；他將小照看了一眼，又將日記翻了幾頁，隨後便將信逐封的抽出。這信的數目，一共有五十七封，都是莓箴三年來心血所凝成，紙色有的是淡紅，有的是淺碧，有幾封更由他在四週繪了同綰的雙心和許多美麗的圖案。他將信一一翻視了後，便又重行裹起，握在手中對我說道：『蕙，我不再擾你了，你放心，你好好地安息罷。我現在不過將信拿去看看，我決不使你為難。』說後便不待我回答，就逕自走了。

這事的發生，為時不過僅延兩刻，我始終未開一句口，他說話的聲音也極低微，一切都極恍惚，我要不是看看鑰匙已不在枕下時，我真疑是在夢中。他走後，房中一切又歸到寧靜，祇是燈光因油少黯澹了許多；然在這空間，這幕後已潛伏了莫大的劇變，任是媧皇再世，煉就了幾萬方的五采神石，祇恐怕回天乏術，終無力補救了！

這一刻天才黎明，萬象都尚在沉寂的睡眠中，昨夜雖發生了這樣的一幕劇，然世間知道此事的，除燈光同

司夜之神外，恐怕僅有與敬生二人，可是再過幾日之後這事怕要不脛而走了。我此刻對於這事的發生，心中倒極安寧，並不悲傷消沉，良以現在面障既除，什麼難題都可解決，莓箴久無信來的疑問，我至此也恍然若釋了。

然敬生究竟怎樣才知道我們的事呢？我現在對於他得到我們信的方法雖能明瞭，然我總想不出他何以也會知道此事！我所藏的幾封信，我是禁閣重重，深鎖在箱中，他實從未見過；平常我在他面前關於莓箴的事，我又戒備極嚴，從未露過破綻，我真不解他究竟何從知道！——啊啊！我愚了！我真在夢中！我不知我這條自縛的癡蠶，究要到何時方醒！人們誰是互相愛護的？人們誰不是以見同類陷在絕境中爲樂？她們個個都知道我的事，誰是緘口的金人，我又何怪乎敬生也能知道！這一定是她們中那一個暗告訴了敬生，敬生他既在郵局中任事，他知道了此事後，只消囑咐局中檢信的人員，將凡是本埠某某幾號郵筒收來寄往上海的信件，和自上海寄來遞交本埠某某幾個地界的信件，都一一送來給他檢閱，這樣一來，我們那幾封同我們命運一樣的信兒，便如甕中之鼈一般，自然都到了他的掌中了。我們的信中，每每有祇能我們二人看而不能使第三人知道的事，不料現在都給他知道了，這真未免有點太惡作劇！——發生了這樣一件與我切身有關的事，我雖不應有閒情再作遐想，然因了我此時精神很安靜，我想起這一點近滑稽的行動，我倒忍不住要發笑。

真的，我此時心中倒很安靜，並不紛亂，雖是我明知這事極關重要，並不是如烟雲般一現即可消滅的事，然我心中是很泰然，對於未來的一切並不懷着恐怖。死囚惟在立於被告欄內，聽法官在上面宣讀判詞時，心中倒極忐忑，待判詞宣讀後，知道所判決的正不過是絕望的死刑，態度反很安靜，因天下事惟有悶塞的苦悶最爲難受，待揭曉後則結果雖有不同，然問題得了解決，疑難已經消失，雖或又有新生的痛苦，然心中總較以前安釋了。我此時精神很平穩，大約也便是這樣心情的表現。敬生曾說他決不與我爲難，我不知這是他的真意還是飾詞，然我們中間既發生了這樣的事，雖是我們自己並不要尋事，而同床異夢，各懷鬼胎，這樣的情形不是久

局已可斷言了。其實我現在對於我本身，我並不留意，蓋以後事情任是再有若干變化，我的判決已定，料想定不能再有比現今情勢更惡劣的，祇是關於莓箴的問題，我倒很有點擔憂。敬生若眞能隱忍不言，那固是我所極希望的事，萬一他竟向莓箴的家裏交涉起來，引出法律上的糾葛，那莓箴以一個沉鬱的青年如何能經得起這樣的波折？設若他竟作出些感情作用的舉動，那我到那時雖殺身以謝，也無救於這個莫贖的罪孽了。在理我與莓箴的事既被敬生發現，此時我正應藉此向他提出……（我眞沒有勇氣寫這字，我不知我遇事懦弱無果決的心情，何以至此尚不能改去！）則此後海闊天空，正可任我順隨己意去翺翔，祇是此舉恐怕仍不免要將莓箴牽入漩渦，那我的志意仍不免失敗，所以此時我也不敢出此。我此時祇要能有方法不使莓箴因我受累，我眞什麼委屈的事都願做！敬生若能姑息不究，我可再忍辱去侍奉他，祇恐他不肯甘心罷？

我不知死對於我們的事可有効益？假若我死後能使敬生因我已死不相追詰，莓箴也能從此斷念，我倒是一死爲上。這事祇好待幾日再說。設若事情眞至無可挽救，我祇好實行此策。——我這樣做，並非我畏死，實因我深知我若一旦長殞，這消息傳到莓箴耳中後，他也要無心人世的。

我的病雖已近兩月，然我身體上並不感着若何痛苦，我依然診斷不出我的病狀。早幾日每晨我尚要作嘔，現在則並此也沒有了。我現在祇覺呼吸很急迫，且有時腹膜如發炎般微微感到不快，此外則一如平昔，祇不過精神很委頓罷了。最好笑的，昨日在事情尚未發現時，敬生曾另延了一位西人來診視，——敬生的忍蓄力眞充富，若不是他自己向我提出，我始終猜不透他也知道我的事——這醫生聽了我的心臟，他說我好像是有孕，惹得我向敬生埋怨了一場，怪他怎找了這樣一個冒失的飯囊來。我在那時，眞想不到他的袋中竟有我的四封信。此刻我則因一夜籌思的結果，和側臥着寫得太久的原故，心力很是不支，呼吸每像要不能繼續的情勢，實則這不過僅因我運思太久，所以有此現象，假若眞能漸漸地氣絕從此不攖一切煩惱，倒也是我所樂求的。

曙色開了，太陽已將出來，我不知隨着臨到我的將是些怎樣的刑罰！

七

敬生自從那夜將信給我看後，一直至今已五日未到我房裏來了，這幾天她們對我也很可疑，每有耳語和手勢的舉動，這不是好現象，自不待我深辨，祇是我不知他們究要把我怎樣佈置？然無論他們把我怎樣，我都一無所懼，所可慮的祇是他們或欺我在病中，竟在外面同莓箴爲難，那我一人安臥牀上，眞不啻自增罪孽了。可惜我現在無力起來，否則我早已要找尋敬生將此事解決，蓋我雖說我心很安靜，然這僅是言我對於我自身的態度，若提及莓箴，我眞無時不在恐懼之中。

因了這幾日來輾轉深思的結果，我眞覺得護持莓箴實是唯一要務！我是已裂之名，我是已敗之身，我再受些辱駡痛苦眞不足道，惟有他以純潔之身，方有遠大的前程，若也蒙些不名譽的流言，被人認爲莫濯之羞，那不但我因了愛他的原故於心有所不忍，那就憐才二字而言，我也要有所不安，況乎他的煩惱完全是因我而有，沒有我他正一無所苦！

那一晚我大約因神經受刺過甚，呈了醉眠狀態，所以心中並不痛苦，這幾天則反射作用已過，在牀上迴想起來，委實無趣萬狀！我以一結婚已七年的婦人，縱使在聖殿中牧師面前的答應結婚出自我心願，然錯已鑄成，我既不能死心去交好敬生，也應自抑情懷，安心作個良善的主婦，怎可又將已枯萎的愛情輕易地輸給一個純潔的青年？雖是情苗之生，並非人力所能避免，然人定總或可以勝天，我若不作繭自縛，我又何至如此？我能從中得到一點安慰和愉快，那倒也不負這番墮落，然三年以來，自身的痛苦，物外的譏評，祇有增無已，雖有時也能破涕爲笑，然心情却始終是悲哀的，我不但不得不償失，且更累了一個清潔的靈魂受苦！然而現在呢？我的罪惡之花則更完全暴露了！我既失了我七年來虛僞的面障，我又將惹了我心愛的人益發傷心，我究竟何罪而至此？我不知我倘有何顏呼吸這人間的空氣！祇恐一死倘不足以淨我罪！呵！提起這些罪惡，我眞傷心

極了。這次縱使敬生不與我爲難，我想起我不能爲愛情的正義而爭鬬，我眞無顏再活！我是一切罪惡煩惱的泉源，我深知我若不死，敬生的氣忿終不能忍，莓箴的煩惱也不能絕；我若是死了，一切都可解決。啊，我怎可再活？我是負罪的羔羊，我正要獻上犧牲的燔祭！

我已決定，縱使敬生不與我或莓箴爲難，我這負罪餘生，已不忍再偷苟且生活。可惜我現在不能行動，否則我早已自殺了。好在我的病雖依然未變，然我自覺脈搏漸衰，心力漸弱，怕總無起牀的希望了。我既不能自盡，且讓我作個自然的殂謝罷！

我不知我再有幾日可活，然我爲要使敬生於死後發現這册子，可以知道我的心意，我實尙有無盡藏的悲鳴要訴，只可恨殘酷的她們，大約見我近來神色惝怳，防我自殺，竟將我牀側方桌屜中，一柄削筆的小刀也都收去，這桿鉛筆我已用指將木片撕過了幾次，現在雖有許多話要寫，怕終無幾個字能寫了。

啊！永別了，我的筆呀，我心愛的册子呀！請恕我虛耗了你們，寫出這許多不幸的言語罷！我現在要僭效十字架上的耶穌，閉口無言；我要低頭垂目，靜候黑衣之神負了上帝的旨諭，引我往烈燄的地獄中去了。……

八

溫暖的陽光自玻窗中佈滿了桌上，許多纖細的埃塵在光中凌亂飛舞，四週闃無人聲，冬日的午後眞靜謐得可愛。我自懷中取出這册子翻到上次病中所寫，流光易逝，恍惚間距今將近八閱月了。我想起上次的事情，我眞恍如隔世！以我這樣蒙垢負罪之身，在理應早辭人世，免得這渾濁的空氣更加渾濁，然我竟偷生苟活，我知明白我事的人定要暗中笑我無恥了。其實我眞有我不得已的苦衷！——這册子未必能與我永遠長伴，萬一遺去被人檢着，我知無論何人看了後也一定要有這種感想；我與其在不知中被人暗笑，不如乘此重溫舊懷，將這八個月間經過的事變重行記下，免得遭路人的冷齒罷！而且我記憶很壞，這零碎的文字，或也足供我將來自身迴

想的資料。我已寫出過，對於莓箴我要澈底地愛護；而現在所以要偷生苟活着，實如我以前所蓄死念一般，正是爲愛他的原故。我既爲愛他而甘死，我現在也要爲愛他而苟活了。況乎我再看牀上這濃睡着的小東西，那下垂的雙目，那翕張的嘴脣，手足不時微動，似是靈魂在夢中向白羽的天使歡舞一般，我縱感覺這生之羞辱，我也不敢再妄萌死念了！

我在今春病中，自決定爲免莓箴受累和敬生的忿怒而就死以後，我便整日地在牀上閉目不言，故意常常屏息已促急的呼吸，使她悶至無可再悶時，然後再呼吸一次，以期能實現我懦弱的慢性自殺。有人來問我病狀，我總是搖頭不言，藥配了來時，我也抵死地不服，果然，這樣一來，病勢便日日加重，本來從不發熱的我，後來則檢温器放在身邊，水銀也會向前突進了。我在那時，心地雖也依然明白，然體力則衰弱已極，身體在牀上一點也不能自動，每日僅被強迫着進一些滋養的飲料，我眞覺死神已候在我枕旁，所差祇是施行他最後的威權了。這樣一星期以後，我眞是氣若游絲，命在旦夕，她們都爲我危險，敬生大約就在此時，見我病將不起，知道我正是爲了那幾封信的原故，便動了憐憫——我直到此時都不明白，他何以不欲與我爲難——在一個深夜又獨自到我房中，當着我的面，在牀前將一切的信都燒去了，燒後又對我說道：『蕙，你太小量我了！我早已對你說過，我決不與你爲難，你怎樣自尋煩惱？你我已有了七年的共同生活，猶不能使你絕念，我何必再做不自量力的事？我深知現在正是這幾封信向你作祟，所以特來當着你面一齊燒去，現在能作這事佐證的根據都燬了，可以證明我並無心與你爲難，你也可安心養病罷。我固不情願你死，然你正有你的希望，你也不宜輕生，望你好好靜養，不要妄自生疑，你痊愈後祇要不再有使我十分難堪的事發生，我總不致擾你，但是你現在若竟有了差池，我則也決不放鬆莓箴——這小孩子，我眞料不到他竟作出此事！你現在總可放心了，望好好地養病罷。』我自經了他這番警告後，知道他並不在與我爲難，我若輕生，倒反累了莓箴，於是便收起死念，一心靜養，不敢再萌一絲他想。果然一點靈台，便是全身之主，我自立意打消死念後，這勢將不起的沉疴，竟賴了藥

石和自己心神的養攝，竟重告無恙了。可是病雖終得痊愈，然遷延的時日却已不少，在桃花未落時我還臥牀未起，待能行動後則梅雨已過，家家正葛裳蒲扇，菱角龍舟，預備度端陽佳節了。

我自好了後，我便又照常操作，敬生果沒有向我提過什麽，祇不過已非以前對我那樣的態度了。我又從樓下的諸人口中，探知莓箴還很平安地在上海，他大約尚不知道這次的事情哩！然不料就在這時間，一個美妙的神蹟，上帝的威權竟在我身上顯現了！我雖學過幾年醫，雖是病中也曾有過嘔吐的時期，醫生也向我診斷或是有孕，然我終不料到在我身上竟眞發生此事！我是五月初痊愈的，愈後不久，我便覺得我腹部常時掣動，食量胃力劇變，我已顯有疑意，然我猶不敢深信，迨我身體起了生理上的變動，我則始知這眞非虛搆。果然自此以後，便一天一天成熟起來，衆人也都知道；在距今一月之前，一個嚴寒的夜半，這清白的小生靈，便呱地一聲，眞出現人世了。

一個嬰孩的搆成，雖與母體有同等關係的父體亦不能明白，知道牠來源的，惟有無所不知的上帝與孩子的生母。這小東西產生後，衆人雖異口同聲的羣致賀于敬生，然明瞭這一道生泉發源之地的除上帝與我外，又有那一個？該死的我，若與莓箴並未發生過肉體的關係，那倒也毋庸我多辭，無如我們又不是這樣。

啊！你尼丘山上的顏氏女呀，你伯利恆城中的馬利亞呀！你們雖都不自知你小生命的來源，惟我則不然，一切的事我都知道，我知道花兒怎樣蓓蕾，我也知道果兒怎樣成熟！——啊！我罪過！我好大膽！我眞僭比你們了！我眞褻瀆你們了！你們都是聖潔的處女，你們都有偉大的裔苗在你們的羞辱上重建起燦爛的榮華！但是我呢？我祇是株被踏的殘花，我祇是玷汚的白璧；這小生命的前程我雖不敢預度，但牠在未見人世以前，已飽經了悲哀的侵壓，已飽嘗了藥石的滋味，這些已分明是牠將來生活的象徵了！我何敢僭比你們？我的前途有什麽希望？終我一生，怕祇有忍辱含羞，苟全屈就，永遠仰息在與我不得不同居的豢養者下吧？

孩子之來，雖不是我所希望，雖益足增加我對於愛情的慚愧，然牠既來了，我總抑不住我為母的心情，我

總忍不住要愛牠，牠實是我們痛苦的關係中悲哀與歡樂的匯合！牠尖長的下頦，易哭的性情，雖才僅有不滿兩月的生命，然已經將牠稟自父體的特徵表現出來了。我每抱起來，我眞忍不住想到莓箴的面目！莓箴此時，方遠在天涯，我患病的事他將來或可從間接中曉得，至於孩子之出現與他的關係，在我未有機會告他以前，他怕做夢也不會料及。我不知他萬一知道後心中果要興若何感想。幾日的歡娛竟輕在人間留下這條痕跡，實也是出乎意外的事。孩子現在尙在襁褓中，待大了後我一定要使他知道我們的事蹟，祇恐我這瀕遭變幻的身軀或竟不及待他的長成，我若眞於他尙不辨菽麥時便死去，在這世間恐又要添一個自己不明自己來歷的人兒了。

敬生雖眞依約沒有向我提及過往事，然自經這次事變後，我們心中已各有芥蒂，彼此無形間已生了隔閡，雖說我們以前也並不十分相投，然現在則並這一點表面上的周旋也不可得了。我們每日祇是很平淡地相處；早上他出去辦公，我雖在家中隨意作些瑣事，晚上回來也沒有多言，更沒有若何相商酌的事件，有時他更通夜不歸或直至黎明始回，以前他回來遲了我尙向他詰問，現在則什麼事也不相提了。本以兩個不相投，心中各有所念各有所圖的人，能相安的居在一起已非易事，此外還要希望什麼？我忍辱吞聲，不欲與他分離，我實有我的苦衷，我實爲了莓箴，我不知他之也甘心這樣姑息相處，果因了何事！孩子產後，他也不十分歡喜，這事他或已有疑也未可知，不過不好說出罷了。然我們這樣實非長久之計，也非我心願之局，祇待莓箴羽翼稍乾，事情發生後不致累他時，我終是仍要提出的。

我自病後因了生理上的變化，心身都很懶散，這册子久未着筆，孩子產出後則更厲害，每日祇是靜默地將工夫用在護飼嬰孩上，也不與人多言，祇是時時地會懷起莓箴，憶起後每又禁不住要引出一番懷舊的傷感，然却已無以前那樣激動了。眞的，我自經上次事變後，心中倒並不再覺得悲哀，祇不過木木然偶爾或有一點感動，這大約正因爲激刺過深，我的心靈已消失了感受性，漸歸於麻木的原故。然祇要我一息尙存，我總不甘於這豢養的生活，祇要我能稍有一點自信的能力，爲了愛情上的忠義，我終要脫樊以去。有人疑我自經了這次變

動後，或喪心冷志，更忘了深心的宿諾，其實不然，我固一日未忘過，我不過靜候時機罷了。

九

殘酷自私的軍閥，爲了地盤而妄動干戈，這幾日風雲又緊，這地方山河峻利，水陸要衝，有負隅的金山，有峻險的北固，爲兵家必爭之地，戰事若啓發後，怕終難免不罹刼的。到危急時爲安全起見，我決定擕孩子避往上海，莓箴那時當不致他適，或可藉此與他相晤，亦未可知。祇不過這正是我的私衷所冀，怕終未必能實現吧？若竟實現，那天上人間又作一度相逢，實也非夢想所及。我不知到那時，他知道了我的事情，又看見這孩子後，心中要作若何感想……

× × × ×

一九……年初冬，因了戰事影響，各處的經濟來源都絕，我一人困守在上海，呼救無門，祇得依了當賣度日。幾件稍整齊的衣服既都被我質去，我祇得又賣到我心愛的書籍。我先擇外觀宏麗，卷帙巨大的先賣，頭一次賣出的便是 Oxford 版的 Sheakspeare 悲劇全集，繼着又是皮裝金邊的 Milton 詩歌，隨後我心愛的 Byron, Shelley, Keats, Wilde, Boardsley, Baudelaire 都一一與我相離。然因了我不善交易，門口舊貨擔上的人又不識貨的原故，總是賣不上價錢，不是三角一册，便是五角兩本，可憐只消幾頓饅頭，幾塊牛肉，不上數日，我的澀囊早又告空空了。這一日一個陰霾奇寒的下午，我因了要等着錢寄信，便挾了一册 Modern Library 本的 Dawson 詩集將門口一個熟臉的舊貨擔子喊下同他交易。他的籃中向來都是些空瓶廢罐，破舊衣鞋之屬，很少書籍看見，這次我却在他後面的籃中，發現了一個黑皮精裝，像袖珍本聖經樣的小册。我起初以爲也是那一個賣出的書籍，我當時倒很動了同病相憐的意念，於是將書拈起想要識一識這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尊名大姓，那知翻開一看，却出我意外，正是一個記事簿，裏面滿滿密密地全是些很勁秀的字跡。我卽問他是從那裏得來，

他告訴我是於上午在路站附近道旁，無意檢着，他說他起初還以爲是個錢筴哩！我當時因我好奇心動，便與他商妥，將我應得的兩角書價，少取六枚銅元，就以這册子作了抵品，我回來晚上燃起蠟燭，在昏黃閃忽的光中，對這簿子一頁一頁地讀了下去。册子裏面首頁繪了一個破缺的心形和一朵枯萎的玫瑰，下面有一行英文寫的是"The gift of Lover,"裏面字跡都是鋼筆，有一部分却又是用鉛筆所寫。我坐了兩點鐘的工夫，延遲了我三枚饅頭的晚餐時刻，一口氣將牠讀完；才知道這是一個婦人的手册，裏面所記敍的，正是牠自己委婉的遭遇。

現在上面所錄，便是這簿子裏一字未移的原文，祇不過她本來在每次不同時日所寫的後面，是以符號隔開，我則易以數目字了。

這婦人的地位確是很苦。她似乎一面要保持住對她情人的戀愛，一面却又不欲與她丈夫分離。她這樣做，她已辯明過不是爲貪圖物質上的享樂：大約她之所以不願分離，正如她自己在另一節所說，是爲了本身的能力不足和提防累了她情人的原故。然她這樣確是很苦了！在她事情尙未被她丈夫發覺之前，她敷衍掩飾尙易，現在則她丈夫已知道了她的事，她猶能相處，雖是她丈夫自身不欲與她爲難，然她難於應付的情形已可想見了。遙想她每日共枕的是這樣的一個人，旁側臥的又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她夢中要見些什麼，眞是除上帝外無一人知道！而這樣的一件事，其結局將若何，恐也無一人能定。

現代人的悲哀惟在懷疑與苦悶，所以每有反常和變態的舉動，這婦人以中年之齡，忽與一個青年發生戀愛，行動已很可異，事情發現後，她處在三角的關係之下，又復顧左慮右，毫沒有一點决定的主張，我們試看她自己所記，有時心情很安靜有時又很悲哀，時而要自殺，時而却又甘於忍辱偸生，猶疑寡斷，雖不能說她可以作現代一部分在戀愛痛苦下婦人的象徵，然至少總帶有幾分世紀病的色彩。她曾說這册子未必能與她久伴，不料現在竟眞離了她的袋中了。

在册子後面斜筴中，我又發現了一封信，信末她署了一個簽字，想就是她那位 Melancholy 面目的情人手

筆。信中的語氣，似是在晤後所寫，大約這次戰禍重生，這婦人所居的地方也遭了兵燹，她那册子中最後所寫的一件希望，竟眞實現了。

這下面便是那一封信：

我親愛的：

你一兩日後雖又要遄歸故居，然我此時對於這次離別並沒有一點惺惜。良以在這種禮教的積威下，這種社會的組織下，我們既是這樣的事情，關係現在的情形又是這樣，猶能有這一度的小聚，實已超出了我的希望，雖是這忽忽地數面，並不能療治我精神上的創痛于萬一；然我實已感激之不暇，我何敢再冀他想？

我們的歷史雖僅有三年，然這三年中已不知更遞多少次的桑田滄海，我想起我們初戀的情形，我已恍如隔世。這三年，眞已耗去了我的半生！然我所得的一點痛苦，較之你所受輕重之分，實猶泰山之與鴻毛。在三年之前，你宴游嘻笑，一無煩惱，現在則既失去了良妻的美名，復蒙上閒情的譏辱，他人不責我枉受了你三年的眷愛，却反誣你陷害了一個青年；衆口紛紛，羣集矢於你身上，反任我這個罪魁，一切煩惱的淵源，逍遙於海上，他們的盲目雖是他們自己的錯誤，然却更加你的痛苦，益增我的罪過了。眞的，你會說都是你害了我，其實一切都是我的罪過！都是我累了你！沒有我這個破壞幸福的罪人，你家庭中榮譽的花冠，又何至於被摔在地上？我承受了你的愛已很罪過，而三年以來書劍無成，更徒負了你許多期望；你這次相見，會驚異我又添了許多白髮，其實我精神上的衰退更倍蓰於此，祇恐我這憂悶餘生，已更再經不起幾度秋風的彫剝，你的心血怕總要虛擲，你對我身上的希望怕要盡成泡影！

孩子之來，殊出我意外，實在我劇烈的痛苦中又加一條深甚的創轍，於我已定的的罪案上更增了一道不可磨滅的鐵證！我在精神上已很累你，不料我們幾日恍惚的歡娛，竟使你又遭了肉體的刑罰。人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在我看來，實在是我罪惡的表現！我想起因了我的原故，竟使一個清白的性命一落地便遭了世人的誤

視，竟使一個慈母也在旁忍辱不敢指出牠的生父，我眞被內流的眼淚，淹蓋了心房不能再寫！我想不到我一個二十歲，一無所成的罪惡青年，竟悄悄在暗中作了一個 Bastard 的生父！

在你未到上海來時，嫂氏已由信中用譏諷的態度告訴了我你的一切事，我當時得了這個消息，我已失去了我殘敗的肉體與靈魂。我幾次想要自殺，總因了尙未曾爲你在世間作下一點事情的原故而中止。不然，恐怕你這次來時，祇好在義塚堆中，去尋我無碑的白骨了！敬生此次竟不與我們爲難，實是我最感激他的事，望你以後要好好地與他相處。我此時已不忍再提愛字，爲了愛的原故，我已將愛我的人推陷在荊棘中，我何敢再生斯意？

我不再寫了。我有什麼可寫？我有什麼堪寫？我們的事情已如此，我眞不必再多寫！縱寫盡了千楮萬册，寫完了血淚餘生，於我們的痛苦有何補？於我們已鑄下的命運中又有何助？不過徒增你的痛苦能了！我何忍再增加我已不可救贖的罪孽？

我們此次別後，天上人間，何日可以再見，我眞不敢預料，祇怕要如你所說，或爲最後的一次，也未可知了。然我又敢希望什麼？我在此生，除要以你爲目標，忍痛作下點事業紀念你，以實現你的一點希望外，我眞一無所留戀！

別了，我親愛的！此次回去後，望你要好好與他相處，善視孩子，珍重前途，勿以我爲念，我總不致負你。

上帝恕我，我們將來或可在天地末日時，在他審判的寶座前相見。

你的箴。

一九二五年三月四日夜上海。

——載幻洲。

被擯棄者

白 采

什麽事情能把我心上的快活趕掉呢？我像飲了酒一樣的好過，我眞自己好笑，不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不關緊要的病，躺躺也就像好了！我比無論那個人都該珍重得多，我像有了非常的倨傲。昨天他到我這裏來，我逗着同他笑道：『這不干我的事。』他聽了，却只是不語，顯出很無聊的神情，我不知他有什麽該憂愁的呢？我說：『我不管，將來隨你怎樣發付；橫豎這不干我的事，不知那個的……』他勉強對我一笑，他不笑我愚騃嗎？我走近鏡檯旁，衣裳不住的綷縩着，使我感着異樣的舒適！我俯視着自己的手貼在前襟上，心裏只是突突的起落，同伴都猜我是想什麽。別人怎知道我心裏的快活呢。我若果能爲他……唉，這到底該說什麽好呢？我想他一定更要比我喜歡，也更要喜歡我！我用力把兩頰對着鏡子鼓起，爲了要使我的笑渦散開去，但這是完全無效的，忍不住便笑了。他却爲什麽常對我憂愁呢？有人說：『憂愁是會把少年趕着偸跑的！』我却不相信，我以爲只要保持着我們的天眞，這便像一條繩子，會把少年永遠繫住了。

× × × ×

他隔有兩三天不來了，有一回他拿着許多的果子給我，有些是青的梅子，紅的楊梅和黃的枇杷。我近來很愛吃這些酸果，我不怕酸。我笑着說：『你禁止叫小夥子去買，你却自己去買來，你想做我的小夥子嗎？』他正容說道：『總是這般小孩子嬉戲的脾氣，難道還不改掉嗎？』我更加笑了，我正喜歡他這樣喊我，對他佯怒道：『我遍要永遠做小孩子，你有什麽法子叫我不是小孩子嗎？小孩子，小孩子便該欺負的嗎？』他忍不住笑

道：『那個欺負了你？』我說：『你欺負了我。』說着，便倒在他懷裏，不覺哭起來了！他也眼淚不住的流，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哭。我悔極了，眞不知爲什麼原故要哭，那天我胸膛也幾次作逆；我便一手揩着眼淚，幷且告訴他說：『我近來常有這個毛病。』他對我說；『不要緊，切不要診！』我不覺撲哧的一笑，說道：『小孩子的病，自然是不消診的啊！』他也對着我苦笑！我眞不明白，他爲什麼變成了那般冷澹，憂鬱的神氣。

他今晚特地跑來攜着我到園裏去，我們坐在平石上。樹上的雀子，叫了一聲，像是歡迎我們；等到巢中發出大小不一的聲音過後，雀子依然抱着牠們的兒子睡了。雲縫裏兩個較大的星子，遙遙的熠耀着，像是在那裏敍說牠們天上的小伴，——那些很小很小的星。我倚在他的身邊，手按住在他肩膊上，含笑着把胸前微微挺起，露出我豐碩可愛的乳房；他把一手彎在我的腿上。我說：『白天裏你能這樣同我拍照嗎？』他搖搖頭，我努起嘴唇說，『我要，要呢。』我們又漸漸談到這上面來了！他像是豫備有什麼要對我說的，但幾回都只往喉嚨裏吞下了。我用手略略推他，笑着說：『必定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請你告訴我明白！這不關我的事，我只看你怎樣處理好了。』他總是默默的對着我，他的神氣倒要引起我發笑呢！我像有些惝怳不寧，的確，我眞懶了，頭髮散亂着；我比飲了酒還好過！我的人用手指替我理着鬢脚，我嫌他多事，讓開他的手，我跑開去，遙遙的對他笑了。

× × × ×

這不是撕破我的膽嗎？今晚又是在我們的園裏，我眞不料他有這麼一個可怕的消息給我；我震恐了！這不是要殺我嗎？我不懂他所說的，我的唇吻不住的翕張，手足不住的寒顫！他說是事只好讓醫生處理，他叫我到醫院去住幾個月。——我不懂，他是要殺我——比殺我還利害！我不暇流眼淚，我切齒的對他道：『你不用管，一切的事，讓我自己承擔：別人譏笑我也罷，作踐我也罷！總之不干別人的事。我眞不料你們這些人的腦子，是些什麼構造，都會有這殘忍下劣的一個人殺死好了。』我不覺放聲大哭。他極意把手撫摩我，想見！你

以後再把我呆呆的不敢出一點聲息。我已明白他是懷着惡意待我，我推開他的手，我們的事便這樣決定了。我回到房裏，已覺疲倦極了，却不思睡，祇愛這麼寂坐着。我如飲了酒一樣的正好過！呀，酒味變了！但我總覺着像醉了一般。……

× × × ×

我已很久沒有寫什麼，現在我的事平安的過去了！我眞不好說出我是怎樣的驚喜，這已經不是夢裏嗎？我的……我該用什麼稱呼好呢？——小生命！你居然得着你母親藏在羞赧裏的愛！神定然保佑你，你也定會聰明絕世了！我一手執筆，一手抱住你，要把你身上每一小部分，豫備都加以讚美。你這嘴唇動作的式樣，這黃髮，這靈妙的小眼睛，都像當你未生時，我便早已見慣了的，我喜歡得說不出了。那個惡徒，我願一切的人，對你都忘記世上是有了他的；幷願他們對一切純潔的小孩，都忘記是該有父親的，永遠忘了！我稀貴的新生命，除非是神力賜給我的，我怎會有了這個奇蹟呢。你的母親……唉，不是，他並沒有母親的；我不配做他的母親，我可以做他的姊姊。——他像我前年玩的那個小蠟人，我笑得無力了！

我爲什麼不願意出這室門的一步？我寶寶一天一天的煩聒我；同伴都像與我相忘了。她們見我總不免藉藉私語，我有時走近她們，都像是防備着我，陸續的散了；我有什麼必須勞她們訾議的呢！我不知爲什麼竟使她們反感着如此不安，但她們對我的冷刻，直逼着我要哭，這是她們待她們同伴應該有的禮貌嗎？我想我並沒有損失什麼，我也還是一個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呢？她們偏要操心着想出了種種法子對付我，這不是故意逼我難堪嗎？記得我曾問過一回小孩需要的藥，她們竟無一人睬我，難道這小生命是該落地就連吃藥都不許的嗎？又還有一次，是那布料的叫賣，人人可以有權去買的；眞怪事，爲什麼我問她們小孩衣服的尺寸，竟沒有一個答我半句呢？可愛的小生命，人們原來已不許你穿衣了！我眞不料人與人有這般毒的心，便對無罪的小孩，都要張牙舞爪！這好像直行告訴我的小孩是該處死的了。這於她們有不有益處，我都不明白；現在我縱願意莫可

奈何的住着，這叫我還能立脚嗎？我沒有眼淚，我只是瞪目的直視，這世上到底是用什麼道理來統治的？他們怎能有權侮辱人，並有權侮辱我純潔無垢的小生命！我的氣憤差不多要把身體爆烈了！人人對我都改變了面孔，觸處使我傷心。驅迫我的，蹂躪我的，出力構陷我的，却不道就是我本來的同件；我屢次想詰問詰問她們：『何以要干涉我種種？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恐怕不單是我莫明所以，就是她們自己也是莫明所以吧？我常想人類像是生長在一張畫了方格的紙上，這每個格子，就是永遠的隔閡；那界上的綫紋，便是他們所說的有了關聯吧？——他們的愚蠢，有時竟會各人誇讚自己的格子更大。

什麼好像叫我老是馴謹着，我便沒有了一點別的勇氣嗎？我千方百計都想遍了，我不能忍耐了！那個人，我固然怒他，但我也恕他；我想他不能再來這裏，正同我不能出這室中一樣，這中間張着一層織上了什麼咒語的幻網，把人的路都障住了；總之我對他雖是絕望，但一絲都不怨他了；他確是愛我的人——我的寶寶也笑了——寶寶，我也愛過那個人呢。可是我爲你，寶寶，却甘心丟掉我一切的自由了！我不怨他，我要怨你！哦，罪過！我說錯了，我們怎有權力怨一個純潔無垢的小孩呢！不錯，我們已經丟掉的不過是如零碎的權利，並不是丟掉了整個的自由！我何妨便跳出這個籠子呢？我可不須帶什麼，只要有了我這愛的種子，我的小生命；那末，就同着乞食度日，鬻歌自給，我也是樂意的！縱然人家見我仳離萬狀，我還可以嬉笑自若呢！我預料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定能比這些認識我的人反要好些吧？

× × × ×

今天我出門第一件要解决的事：就是有人問我的孩子的父親姓什麼？我看在那發問的人，倒像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他們論何人見面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他們有時只問了這個就夠了，除非他們無聊的人，和無聊的社會，才會有這些無聊的交際，我眞覺得好笑；我的肉，我不能就把我的姓給你嗎？這有誰來干涉你？一個人要姓一個姓，就像一個人要在自己面上塗一筆墨，或一筆藍，是與別人無相干的。寶寶是我的，我的姓就是你

的！

×　　×　　×　　×

我現在又有些什麼要寫下來了。我已隔了很久沒有執筆，時間對我像是特意捱延，思想也像稍稍有了一點變動。我不明瞭，我竟有時也像憎恨我的寶寶，而且我的寶寶已漸漸長大，我們也算熬受久了。但有人和他問話時，我總不免先替他感到靦覥，囁嚅！這到底爲什麼原故呢？寶寶，我總覺對你不起；我未嘗向世人羞慚，但不能不向你羞慚！在我們的容顏上，可以分析出種種苦難，顛連，漂泊的生涯經過，我自己想起，還覺膽寒，并不相信是荏弱的我們所能堪的，我却一切都不顧了！不幸的小生命啊；我雖還能和你一步步忍耐過去，但那裏究竟是我們的前程？寶寶，這樣，不反引起母親對你添了無端的怨憤嗎？我也曉得這是不應該的，無奈這種思想總無法子除掉。寶寶，我爲什麼不直向世人承認你是我光榮的冠冕？難道還怕世人要奪去汚毀嗎？我這種遊移的壞性格，或者是關于我母親的遺傳呢？我聽見有人說我的母親是忍痛嫁了她不願嫁的人，她是爲顧惜我父親先聘定了的名義，她便一生暢快地坐在這名義獄裏，并做了一個好主婦，不幸在生我後便因衰弱病死了！我雖不願做這兩重人格的人，但我對我的寶寶的憎恨，羞慚和怨憤，定然是受了這種遺傳的影響呢。我的寶寶，你眞該怨我，我不該帶你常遇見那些好說閒話的老婆子，常要拉住你絮絮叨叨的不休。原來人們都這般可怕嗎？他們的問話眞蠢！難道我既然生了孩子，反有不是一個母親的嗎？眞蠢貨！難道世上的小孩豈有一個是沒有父親的嗎？——虧他們還要囉唣！

我的心緒的確不免感着空漠，擾亂；我的天眞，不知消失在那裏去了？我的嬉笑自若，怕也要自我面上移去淨盡了！情緒的激變，是無人能自己尅制的。不過在我固執的意念裏，便是將來把我麻痺了，癱廢了，我也並不畏葸，頽挫；我除是爲了使我的情感向上，又何嘗有一刻自甘墮落呢？像我心上，自己眞省察不出什麼便叫是非了，我祇是朦朦朧朧禁不起空泛！唉，有誰能看出放蕩的處女的悲哀，她們失望的悽楚，是要比孤孀還

難受呢？但是我又何曾放蕩過，禮教兩字在我也還有勢力支配我的行爲，我現在還能守一，我的志趣還能比什麼人都高尚些，爲什麼我便不能享受人生應有的正當的娛樂呢？

天啊！我有時還是想念他呢！他也還爲我度他苦悶的生活嗎？——那個惡徒，他那憂鬱有閱練的額角，美麗而沈靜的行動，能使我永不忘記。我心裏正像澆了沸湯，我的心恐要碎了！他該自己寬慰些，如果是一個男子，定要耿耿此衷，矢信不渝，當然也可聽由自己的意志；不過他要將就些不太拘執才好。在男子是無妨的，社會對他，自有恕詞；不比我們女子，既被了擯棄，便逃不了更多的督責，除非宛轉呻吟於悲運之下以覓死，是無第二條路可許走的。我想我們已往的行事，也許不免有些少年理性上的錯誤——他並不算負了我，我也還是愛重他；我想我若能再見着他……不，凡人的追想，有什麼益處，如同失去了的青春，是無法挽回的。我很憐憫他，我雖零落，還可仗着我的小生命，做我靈魂的慰藉呢。唉，我的心要破了！我不能赦我自己，荏弱易犯罪的我，他是被我害了！

× × × ×

我不料枉費的哭了一個整夜。我不幸的兒，假若我一旦死了，我便忍心讓你一生受人無端的侮蔑嗎？或者寧願當時依那惡徒的意思，我現在不也是人家都說有體面的人嗎？我們的行爲，若得不到眞正的評價，那末，我們爲了要求自由的伸張，反要益發掃盪不顧一切的猛進了！我們無論何事，可隨便的做去，一切都沒有評價的。『死和戀』更是我們璀璨的寶座，永遠不能拆卸的！我們要傾我們所有愛的血，徧灑在墓門和墓道之基，使成一個熱烈的死！便當我們生前的瑣尾流離中，也是越足證明我們並不是傻子：眼眶裏曾經吞下許多淚去折人，他定有了大智慧！唉，我太放恣了，我像飲了酒一樣的好過！但陶醉是不能救濟現實的悲哀的；我眞荏弱了。像這般悲慘，謬誤，寡情的世界，生是爲什麼呢？我的寶貝，不如快些離開這被我咒詛了的世界！遲早並沒有兩樣，你的運命已由我鑄定了。但是，我的愛寄託向那裏呢？

早上我抱住我的寶寶靠在那橋欄邊，溫煖的風，拂在面上像織絨一般的細軟；太陽在水面閃鑠出無數浮動的金星，使我眼中生出奇異的感受。一切是有生命的，一切生命是動的。哦，假若只給了你的生命，却不給你動的機會，如同一個不醒的冬天，便也枉然吧？現在我的寶寶害苦了我，我更害苦了我的寶寶。我們都不能獨生，正同陷在一個空泛無邊的海裏，那浩渺無際的波濤！……我忽然想起那個水，今朝早上見着的水，那鮮明活潑的水。那裏有我很好的機會，我何不便趁那美麗的清晨，我們更一同自橋欄上推着下去？只有水是最清潔的安息處。他們那些好管閒事的人，或者把我們救住，並要捉住我，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在這世上有嘴的人都會說別人是瘋子，他們也常常說我是瘋子，他們定會再把我放走的。水，水，只有水！

× × × ×

我經過幾天，不知怎樣還生着，在這些堆垛屯疊的生人中間，我已走偏了，他們平庸的生活，膚淺的道理，我已想熟了，我是不屑多一日的存在了！他們許多帶在頸上搖晃着的腦袋，正像我足上踐踏的爛泥，為了他們的腦袋裏，日夜製造罪惡，自逞是聰明，也同爛泥一樣，時時發出奇臭，沾污了全世界。他們都帶有兩副面孔，慣會欺負零丁的人，一面却匍匐着想找尋他們自己去獻媚的人。他們只要虛名，在那些奇異的排場裏，他們若沒有兒子可以抱養別人的寄生子，以為有福；他們可以嫁心裏不願嫁的人，以為溫順；他們只為了貪懶惰的原故便不再醮，以為名節；他們對人可以誇讚自己仇視的兄弟，以為顧大體，有了度量；他們犯重婚，只要借得一個名目，說是為了立後奉祀，他們留錢鈔給兒子，日日教給兒子不義的話，也同放債一樣，責望兒子遵守報恩，便叫做慈孝；他們飽了落後才叫妻子吃飯，說是能體貼女子，而且表示憐憫了弱者，（這便是現代社會制度承認的一個極完整的家庭，和一切倫理的美德。）唉，那個惡徒，他也為什麼拋捨我呢？

我的人，他那永久憂鬱的容色，確然表示了他的閱練；但閱練有什麼用處呢，惡徒？我想這些俗濫的經驗，不過是事理上失敗的俘虜。結果把自己的情感，盡變成了一個媕婀之徒，正如俗語說的：『便死在水

裏，也不生泡沫』，這又何苦呢？他其實是情感極豐富的人，只是太持重些，反使他處處被拘束了。我至今還不能捨棄他，我自己物色的並不算差，我是無父母的人，難道這事錯的嗎？關於我們的事，我敢起誓，他確是愛我，我也永遠愛上了他！我憑了眞誠的喜悅和正義，在人面前，我可以承認他的愛情。但我們却什麼都得不着了，我被擠在幸福以外了。在我們中間什麼像是我們的障礙？在我心上耿耿的到底是什麼原故？有什麼像是日夜壓迫着我？我有時也像非常興奮起來，爲什麼却又使我終於隱忍呢？我願有人如同醫生的手術，能剖開死後的屍骸尋出病源一樣的，在我死後把這個也發現出來，——這是不服從心的毒菌，傳染了全世界，蝕害過世界所有一切的權力，須把牠連根株剷起，防牠再蔓延着，使人類沒有一個算完全的心！我們也就値得做一次犧牲了。宰制這世界的，還有比心更強的東西嗎？唉，若是永遠有了這個，世界便永遠無意義了！不錯，在這裏太陽是冷的，春是蕪雜的，人類是朽的，我要狂了！…………

× × × ×

我從此可不用再寫什麼了，我只一個人嗎？我怎會到這野渡旁邊的村落裏來了。我的寶寶呢？寶寶呢？好了，他們不是說我在船上失手把他誤落在河裏淩死了嗎？眞的？什麼都完了！我用了這纖軟瘦弱的手，竟然殺死了我自己的兒子！我是犯罪的人了，罪人的眼淚，是不該滴在土上的。我要躲上那裏去哭呢？我是賸了孤獨的人，沒有了我的伴嗎？——孤獨！哈哈，我的寶寶得着自由了！……哦，我不能笑，在這地上，我立誓永不發笑了！寶寶，在那裏呢？

人失了愛情，是隨便何時何地都可以死的；但有些竟沒有敢死，又像是有什麼在那裏作弄着——好像是些鬼一樣的影子，難道便求死也不是自由的事嗎？已經陷沒了的我，什麼都不能約束我了，死對我已失了威權。但我實不能用一死塞責，可是又走向那裏去，有我可以容存的地方呢？他……什麼？我不牽罣了，我已把他最後的趕出了我的心；我只有對我寶寶的悔恨，我殺了他，——用我嫩弱的手殺了他！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

寶寶，在那裏呢？

這眞是希奇的夢！我不是夢着我的母親嗎？她用嚴重的威儀望着我，開始便喊我道：『你怎不把你的孩子吩咐大家去撫育呢？我已替你請託了蜂和蟻做你的師長。在牠們這裏，他們所得的食物是均分的，愛却是選擇的！勞作是平均的，慧性上却辨出很多的階級！你看，牠們是怎樣的撫育小孩，牠們小孩的生長，是全體同負責的！牠們無論那個，對於每個小孩都知道愛護。牠們除用力和本能的美，去獲得自己所要的，不再用別的交換方法，或是詐竊的行爲。牠們斷沒有一個自己想死的，但爲了要食與愛却並不怕死：牠們誰都不嘲弄誰，但也沒有一個怕嘲弄的。牠們只怕無勇氣，只有無勇氣的才知道自恥。牠們這裏是由女子處理一切的生產；男子也有了小孩子一樣的受撫，能得着智慧工作的愉快！牠們尤其留心很好的居室，在佈置居處上表明牠們勝過人類的文明，和證實牠們生產的餘力！牠們定然歡迎你！牠們歡迎能產生好的孩子的母親，爲了伊無限的慈愛的心，這是宇宙生命之源。牠們這裏只歡迎有勇氣求愛的女子；所以牠們自己的種族也更得着繁盛和光榮！』

哦！我滿紙寫了些什麼；……我母親告訴我的話嗎？我不該輕易的告訴別人；世上的人，爲了自己不懂的事，反要嘲弄我是瘋癲了！其實世上這些不瘋癲的，已無一人可以得救。請莫擾我！我像飲了酒一般的好過。我有了由夢裏的淸醒！有了勞力後的疲倦！有了絕望後不絕之望的沉悶！我正要期待着，和休息着。

那裏，我的兒子來了！他永遠坐在玻璃篢上遊戲；他正在那裏等待着什麼，等待我沒有給他的。兒啊，我把你寄在蜂巢裏，或是蟻穴裏，使你無一切的驚擾。你好好生長吧！『光明定然要來』，豫備用你的小手去承接！你與別人一樣是有了母親的；別人若怎樣驕傲，你也可以一樣的驕傲，世上已無一人可以對你驕傲的！爲了你，『光明定然要來』。你不須向比你年長的人哭泣；他們已無一人自己可以得救的！看啊，那坐在玻璃篢上嬉戲的，不是我可愛的寶貝嗎？他在那裏正要等待什麼？等待我沒有給他的？兒阿，我要去去就來…………

× × × ×

我拾得的這一捲稿子，的確是女子寫的，自此以下便殘闕了。我不知道伊是什麼人，也沒有人知道伊流落的行止。伊或者已在上帝那裏得救了！聖處女馬麗亞定然證明伊的聖潔，赦免伊的無罪。但這是一件何等悲慘的故事呢！

一二，八，一四。

——載創造週刊。

流淚

王以仁

徑三：

再想不到我的運命竟會蹇滯到這步田地！我滿心期望着我這回到杭州以後到你那邊來寄住，至少我的生計問題你能夠爲我負了一部分的責任：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在上海時一樣的接連着挨了兩三天的飢餓了。啊！徑三！那知道我這被運命鑄定了一生要永遠過着窮困生活的人，竟然會在我到杭州的前四天你已經離開了杭州！啊啊！我眞不知前生和飢餓之神結了什麼不解的緣分，竟然會一刻不肯和我相離；竟然成了我的妻室一樣的永遠追隨着我！你只須看我這封信中的字迹是這般瘦削而潦草，便可以想到寫信的人是變成如何模樣的了！

不知我的人格和境况的人，老是說我愛拿紙筆來發些無謂的牢騷。其實這樣隨隨便便的寫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那里會說得盡我心頭含蘊着無盡藏的悲苦呢！徑三！我心中含蘊着的悲苦若讓我盡量的發洩出來，恐怕整整的寫了一個多月也還寫不完全，而且我的筆力也有些描寫不出。而且，而且我還有許多閑暇的工夫來舒洩這些無謂的牢騷嗎？徑三！我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謀衣謀食的生活問題上面；那里——啊！那里還想到什麼牢騷不牢騷呢！

那天我從四等車的車室裏面走出來時，車站裏面的鐘指示我已經有四點多鐘了，驗票的人像監獄中的牢頭一樣惡狠狠的監視着出去的人，我看見那副兇惡的情形，心內不期然而然起了一陣無名的跳蕩，臉頰也覺得在微微的發燒。雖然我明知道我的車票是放在袋裏不會丟落了的，可是我的心總不免要起了無形的慌張：右手

不知不覺的插入袋中一摸，幸而事實不致像我以前預料着的那麼危險，於是我纔把懸掛着和弔桶一樣的心兒放了下來。我左手提着一個僅有的布包，右手在袋中摸着那張剪了幾個缺的車票，雙目無神的注視着如潮的人海一個個向口外走去，自己懶得和那些懷抱無限勇氣的人去爭先，獨自在站內徘徊了一回。站內的警察不知是看重了我斯文的模樣還是看輕我襤褸的情形，我過敏的神經老是覺得他們在特別注意的監視着我。膽弱的心靈覺得和犯了重罪一樣的在忐忑着，卻又不能不故意裝出嚴重自然的樣子，使那些監視着我的警察深信我不是一個作壞事的歹人。差不多在站內逗留五六分的工夫，那些挑着行李的旅客纔傾盆倒底似的走完了。漫無目的的在站內徘徊着的我，經了站警的提醒，纔想到了現在我應該出去了。右手儘管在袋裏玩弄着車票，兩脚如受了別人的牽引一般的走到了站口，若不是那收票的人向我討票時，差不多把袋中的車票一直帶出來了。啊！我的腦筋不知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激，竟會沈迷到這般朦朧的地步！

走出了車站，第一樣使我難以應付的事情便是迎面而來的車夫。他們全不想像我穿着這樣襤褸的衣服的人，究竟有沒有坐起車子的福分？啊！徑三！像我這樣的人最好是自己替別人去拉車，或者還有點相像！我那裏有這許多餘裕的錢，供給我的兩脚享福呢！不知趣的車夫看見我那默不作聲的情形，以爲我是一個新出門的人，愈覺輕蔑的追隨着我糾纏。素來不善說話而且又值落拓時候的我，眞被他們鬧得腦筋昏亂起來了。最後我用一副猙獰的臉孔拒絕了糾纏着我的車夫，也不去管他背後在喃喃的說些什麼便茫然的走去尋你了。

一陣陣迎面而來的朔風把馬路上的泥沙吹起，我緩緩的在路上走着和在黑霧中迷行着的一樣。初冬的晚景在四點半鐘的時候就有些黑暗的樣子。在灰塵中進行着的陽光投射在路旁的牆上，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運，我心中覺着我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領受到暮年垂死的悲哀，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有些潤溼起來，便獨自顧影自憐的嘆了一口氣。啊！徑三！你知道我這霎時間心理的變化是如何的難受呀！我勉力想在腦裏構造起許多空中的樓閣，來安慰我飄泊不甯的靈魂。可是我無論怎樣的抑制，怎樣的自譬自慰，我的計畫總歸失敗。徑三！空中

樓閣一般的快樂，那裏會敵得過實地所受着的切膚的痛苦呢！

茫然的在這樣想着走着，沉默的心靈如入了睡眠的狀態，四圍一切的景物都沒有一絲留在我的腦底。等到我走到一座橋畔時，噹噹的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纔把我從沉醉般的迷恍中喚醒。我擡起頭來一看，意識漸漸的明白轉來。啊！我眞不知那時受了什麼惡魔的搬弄，我應該向西方去找尋你的住所的，竟然誤走了北方。這種惝恍的舉動連我自己也要癡癡的發笑。

天外飛來的奇禍眞使我難堪極了；當我走到你的住所來訪你的時候，那門者說你已經在四天前因爲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回到台州去了！啊！徑三！我在一禮拜以前收到你叫我來杭的信我纔決定到這邊來的。你既然接到了家中的來電要回去，爲什麼不早幾天寫信來通知我，我也可以不致於這樣驟然的到了杭州。我雖不能說你是在騙我，但是使我到現在還沒有確定的栖止的地方，我又怎能不埋怨你那封信誤了我呢！徑三！我在火車中受了一天的勞頓，一天的飢餓，已經是非常的使我難堪了；滿心期望着到你那邊吃一頓飯來飽飽我這多時沒有飽過了的肚皮，啊！那裏知道我這最小限度的希望也會像膿子泡一般的破滅了呢！

飄然的從你的住所走了出來，獨自一人走上了湖濱公園裏的草地坐着。太陽血盆似的陷入了西南角的山凹上，湖水也放出垂死時候的迴光一樣的慘紅的顏色。湖中的小艇受了水波的衝動發出沉吟的聲音。樹上的歸鴉噪着好像是嘲笑我沒有歸宿的命運，又像是在哀弔我飄泊無依的苦楚。腹內像舞臺上鼓聲一般的喧鬧起來，我的眼前只覺得一陣陣的發黑。我想到了吃飯的問題，又想到了住宿的問題，好像兩條極粗的柴繩一樣的絞住了我的腦筋。在杭州本來還有幾個同鄉和幾個親戚住在這邊的；但是我還有一絲的勇氣去找尋他們，向他們哀哀的乞求嗎？雖然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在中學時候的同學，雖然那時候他們因有求於我曾和我稱過知己的朋友，但是——啊！徑三！現在他們是專門學校裏面的學生了！現在他們是用金錢建築起和我高低不同的地位了！他們的未來正似光芒萬丈的朝陽，正似聲勢洶湧的狂濤，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擔負着社會上的重責的未來偉人。

我呢——啊！徑三！我雖曾經作過幾年的中學教員，雖在雜誌裏面發表過幾篇不成材的文章，啊！現在卻只落得東奔西走的在外面飄流着，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中學教員的頭銜，能夠像精美的華筵，華麗的衣服一樣的可以供我吃著嗎？不成材的文章能夠像莊嚴的高樓廣廈一樣的供我住宿嗎？而且我還在四等車裏面經過了一天，我的臉色究竟汚穢到什麼地步還不知道；而且我身上穿着的一件灰色的單袍，已經整整的有一個多月沒有洗過了；還有頭上三個月來沒有剪過的蓬鬆的亂髮，襯托着我這副橙黃色的臉孔，直和舞臺上的弔殺鬼一樣的難看。啊！徑三！像這樣情形的我，那裏還可以去見我那些同鄉的未來偉人呢？用不着他們親自來拒絕，就是為他們守門的狗看見了我這襤褸的人，也要像戒嚴時代的軍署的門警一樣嚴守着不許我進去了。

你既然已經回家，你的住所當然是不能允許我寄宿了；我那些同鄉和親戚又不敢去找尋他們；難道我就挨餓忍凍的在這草地上露宿嗎？啊！徑三！在上海的街堂門口過夜的情形又重復侵入我的記憶中了。想起我那時被旅館的主人驅逐了出來，獨自跑到荒郊上去實行自殺又沒有做成；抽緊肚皮沒有飯吃不用說是當然的事情，我也不曾為這問題發慮過一次。但是一到了黑暗的夜幕緊緊的從人家的炊煙上罩了下來，我的憂慮也和路旁的電燈一樣的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了。在白晝的時候雖然沒有一定的棲止，我還可以學那些風雅之士一般的到荒郊去徘徊，我也可以學那些無事的忙人一般的在馬路上奔跑着。只是在悲風嗚咽的黑夜，淒涼的荒郊不能再容我駐足，在馬路上奔跑了幾個整夜，我不是一個生鐵鑄成的人，當然也沒有這般毅力。於是我只能在較為寂靜的街堂門口的地上，作為我最好的住所了。啊！徑三！你可曾知道我在這樣不堪的地方逗留着還要被守門的人和警察的驅逐嗎？啊！徑三！我至死也還忘記不了的就是在一個風雨連宵的晚上，我也同樣的寄住在一個街堂的門口。霏微的雨絲輕輕的洒在地上，路旁的電燈照着正如棺木旁邊照着的油燈。我冷清清的靠在鐵門的外面，心疑我自己已經被鬼魂鉤捉到冥界中去了。盡力把身體縮成一團去抵禦那不可抵抗的涼意。微雨隨着斜風有時一絲絲的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覺得非常寒冷似的戰慄起來，我恨不能把堅固的鐵門打破。啊！徑三！

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的度過了一夜！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穿着被微雨噴濕了的衣服在風雨之中度過了一夜！啊！那知道這樣不堪的情形又要光降到我的頭上來了！西子湖濱的露宿縱然比上海的街堂門口好得多多；啊！徑三！怎奈何陣陣的朔風儘管惡狠狠的向我而撲擊呀！啊！怎奈何嚴冷的夜氣刺刀也似的襲擊着我的身體呀！啊啊！

不知是誰提醒了我，我想起我只得到旅館中去暫住一夜了，我便慢騰騰從草地上走了起來，一面在計算着我身邊所有的金錢，一面橫過了馬路走到旅館中去。

大概是我的情形太來得奇怪了；當我走進環湖旅館去問房間的時候，旅館中的帳房茶房和住客都很吃驚的注視着我，我不禁紅起起臉來。啊！像我這樣落魄的情形原不該到這樣大的旅館中去討個沒趣。不過我既然走了進來，索性現出格外自然的樣子免了他們無謂的疑心。一種勇敢的氣概鼓勵着我，也不去管茶房的驚奇不驚奇，當我洗過臉以後，我便叫茶房去喊來了一盆燒魚和一盆牛肉，又要來了二斤紹酒去喝得一個痛快。我想若能因沉醉過度打破了電燈的玻璃；我便可以觸電而死，倒也是一件大快人意的事情。

受了二斤紹酒的恩惠，我丟開了一切使我苦悶的情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竟然沉沉的醉倒在牀上了。等我從迷糊的睡鄉中醒了囘來，電燈的光線還沒有熄滅。慢慢的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呆看着白壁上掛着的日歷出神。身上的衣服已經解開了鈕扣卻還沒有卸下。無聊的感想慢慢的又引起了我的悲懷。從那日歷上我想起了我從離家到今已足足的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月裏面我遍嘗了從來沒有嘗過的苦痛，在這三個月裏面我眞實的感受着人類互相凌侮的眞相。啊！我又囘想到沒有嘗酒以前旅館中叫我塡寫那張名單的拮据的情形了。我雖然在上面寫上了一個假的姓名和籍貫，當他們要我在那張表上塡寫着我的職業和來杭的目的時，我眞是目瞪口結的呆住了。徑三！我想在職業的下面塡上了失業，在來杭目的之下塡上了錄飯兩字，但是我的手無論如何也不肯寫下去。經了茶房的再三催促，我終忍淚寫上了流浪和遊湖的名目；在名士的眼中看來，或者以為我的職業和目的都是含有豐富的詩趣的。在我呢，這幾個簡單的字的裏面，包含着多少的感傷和悲苦的往事呀！

酒力還沒有從我的腦裏退盡，我從牀上站起來時沉沉的腦殼依然還有一點發昏，來回的在房內走了一回，又呆呆的倚在桌前出神。無意中看到了壁上粘貼的一張旅客須知單，知道這一夜的旅館費須付一元二角的大洋啊！徑三！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了！我的袋裏已經只剩得二元大洋和幾十個銅板，那里能夠付得淸這巨款的房費和飯錢呢！啊！我爲什麼晚上要衝了惡神一樣的走進這樣大的旅館中來呢！我爲什麼晚上要這樣擺起架子來大飲大食呢！啊啊！我初到的時候不是連一角錢的車子都不肯坐的嗎？我昨天不是爲了半元多錢起見坐在猪圈一般的四等車內來的嗎？啊啊！我身邊的幾元錢不是拿我的箱子和鋪蓋當來的嗎？徑三！我想不到竟爲了一時的糊塗，遭逢着這般重大的打擊。明天怎樣的能夠從這旅館中走出去呢？這簡單的問題竟在我的腦裏纏繞着，使我眼睜睜的不能入睡。我想把我身邊那唯一的布包裹的衣服去當了；只是這些衣服都是些殘碎不全的布衣，能夠當得起多少錢呢？那雙前穿後破的皮鞋，就是捨給了叫化子也要嫌牠太破，難道也可以拿去當了的嗎？到同鄉的朋友或是親戚那邊去借撮；啊！我深怕他們見都不肯見我了，那里還好開口向他們借錢呢？旅館的錢就是一個老住的房客，也是不能拖欠的；何況我是初到這里的人呢？如果因爲沒有錢可以付淸房費，旅館不許我出來，我就在裏面再住了幾天，那末我不是負了更大的債款嗎？啊！旋館的主人如果能夠因我抗不付錢而把我送入警署，我倒也可以不愁沒有寄宿的地方了。啊！徑三！難道我當眞要實行我最後的決定了嗎？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設想呢？

事實竟然又出於我這層出不窮的理想之外，我當時擬好了的許多計策，竟一一的被自己駁破，就是最後的決定也沒有實行。啊！徑三！我囘想當日脫險的情形，至死也要覺得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汚點！啊啊！任教地球有破裂的一日，我那奇異而不可磨滅的羞辱，至終還要保存着不容洗雪！就是今日我在這張信內向你懺悔，徑三，我誠恐我懺悔不了我的罪惡呢！

次日起來以後，恐怖的微菌佈滿了我的全體。層層迭起的思潮和昨夜一樣的在腦裏迴旋。絞枯了我的腦髓

也想不出一條完滿的解決法。眼看着梳妝臺上的鏡子，瞧見了我眼眶的下面，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口內像含着黃連似的覺得難過。當茶房送臉水進來時，過敏的神經覺得那茶房露出輕蔑的臉色，似乎他已經知道我心內在躊躇的事情。我一面在洗臉一面看他替我摺被，我好像受了上帝的啓示一樣的已經想出了解決的方法了。啊！徑三！一霎時救急的計劃，便留下了我一生洗濯不了的敗德！啊！徑三！我到現在纔相信金錢制度眞是萬惡的根源了！當那茶房走出去以後，我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緊緊的把牠拴好。啊！我開始作起犯罪的事了！我把布包裏面的衣服，悉數的穿上了身上，再把放在牀上的一對枕頭包入了那方布內，依舊放在桌上當作我的布包。便開了門出去，又囑咐茶房叫他好好的看管我那布包，顯出我不是逃走而是要重來的樣子。徑三！我就這樣蒙住了別人的眼目偸逃出來了！

我趁着騙了人家的得意對着湖山高笑了幾聲。我只拋棄了一個布包騙來一頓酒飯，騙來了一夜安穩的住宿，我的急智比別人高出了幾倍，深深的自引以爲幸。徑三，我不知那時的廉恥已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難道我幾年來所受的教育只造成了一個騙人的人格嗎？自幸的思想漸漸被慚愧的思想遮蓋住了。感情和理智到現在還爲着那件事情在我的心中交戰。自責的心還不及自己寬慰的心來得強盛。我想無論誰到了我這樣窮困的境地總會做得出我這樣合乎情理的事情。徑三！若是我有好好的職業叫我去服務，我何至於這般無賴呢？

我從那天到今，深恐我的形跡被旅館中的人看到，便消聲匿跡的隱在西湖的山裏不敢出去。在一天的清晨我無意中走到岳墳的前面看張貼着的報紙。啊！我那天所作的事竟然在報紙上面的新聞中用我的假名登出來了。那個專門尋人短處的記者還在小評裏面說了幾句教訓式的諷刺話。他說我這種舉動沒有人格；他說我在職業項塡上了流浪二字顯然是一個流氓；他說我就是沒有錢也應該好好的向旅館主人去說明，不該這樣騙神騙鬼；他又說像我這樣擾亂社會秩序的人應該受警署的干涉。啊！徑三：我想那記者若是他自己也沒有錢的時候，斷乎不肯說出這樣輕如浮雲的話的。徑三！我想那記者如果留心社會的秩序，如果有誠意去研究社會問

題，他也不會說出這樣似通非通的話的。啊！失業的人雖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憐憫和同情；但是負有指導社會的責任的新聞記者卻也不應該這樣輕嘴薄唇的指責別人的呀！

在上海若是煩悶起來的時候，老是說上海沒有高山曠野供我去高歌長嘯；不想現在在這樣秀麗的西子湖頭，也和在喧囂的上海市中一樣的令人感到不快。我每天在枯樹下憑弔那紛飛的落葉，這些充滿詩意的地方卻一絲也減不了我滿腔的悲懷，有時竟會引動了我使我悽然的墮淚。其實像我這樣窮困的人，只有煩悶是我良伴，快樂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吧了。

西湖終究是和我理想中的西湖一樣幻美。——也許你以為我的前後矛盾的說話是表示我的心理已經陷入了二重人格的狀態，——露宿在西湖的山上終究比上海的街堂門口是有兩種不同的情形。若是說一個比喻，我以為西湖的露宿是和咀嚼着桂子一樣的有一股清香的氣味；而上海的街堂門口卻如咀嚼着腐爛了的柿子一樣的惹人口臭。我在杭州除那夜住過旅館以外，天天都是一樣的在各處亭中寄宿着。那是三天前的事了。我在小館子裏面吃了一碗陽春麵和幾隻包子出來，欲圓未圓的月亮寂沉沉的照在路上，幾顆疎星像女子的黑眼睛一般的在青碧的天空中隱現着，我走過了岳墳一直跑到了葛嶺的山腳，習習的西風從背後把我二寸多長的亂髮吹得搖搖欲墜。道旁的樹影淒清的在月下和電燈光下婆娑的舞着，使我在靜夜中覺得有無限的陰森森的鬼氣。口中在念着不入腔調的長生殿裏面補恨的幾節曲子，一面是不停留的向嶺上走去，驟然的有一種幽咽的聲音把我的靈魂捉去了。我疑心那種幽咽的聲音是風掃敗葉的聲音，或是山中的女鬼在月下發出悲嘆的噓氣。那聲音的微妙直和在月下飄忽着的游絲一樣的輕盈。徑三，我當時和受了催眠一樣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我忘卻了我平日所嘗過的痛苦，我忘卻了我失業以後所感受着的飢餓的情形，我忘卻了我的身體是這般汚穢的身體，我忘卻了那淒清的月色，那婆娑的樹影。啊！徑三！我那時覺得全宇宙都瀰滿那幽咽而微妙的聲音了，我覺得那一丸生鐵似的月亮在含笑着，金剛鑽一般的疎星也跳舞起來了。

我追逐着那幽咽的聲音向前尋去，聲音愈聽得清楚愈加沁入了我的心靈。若是我的知覺不是被牠奪去，我那時定要大笑或是狂哭起來了。最後我在墳前尋到了一個頭髮和我一樣蓬鬆，衣衫一樣襤褸的男子坐在那邊吹着洞簫。啊！徑三！我不想在這種地方竟然尋到和我同調的人。當我走進了墳堂，嗚咽的簫聲劃然停住了。那人睜圓着兩眼釘視在我的身上，我眞如催租客一般的敗人詩興了！他和我默然地相視了十幾分鐘，又撫弄了一囘洞簫，然後和我交談起來。他知道我是一個落魄的文人，知道我失了職業在外過着流浪的生活，便深深的爲我嘆了一口悲酸的苦氣。後來他和我說話說得漸漸投機起來了，他便伴着我一同走上了初陽台去度夜。我告訴他我這幾年飄泊的情形，他也把他半生的悲苦向我細說。啊！徑三！那晚上可算我平生和不相識的人暢談肺腑的第一次了。他的故鄉離開了杭州有三千多里的路程，他家中只留着白髮婆娑的祖母，他離開他的祖母的原因是受了鄉間的父老的驅逐。他有一個年青的堂分的姑母，和他發生了不可分解的愛情：這種逆倫的舉動震動了全村的社會，萬口一聲的把他驅逐了出來；他的姑母呢已被她自己的父母逼迫着自盡了。他在她的墳前哭暈了幾次以後，便永遠沒有囘到故鄉去過一次。他這樣含淚的向我述說他悲慘的往事，竟然使我忘卻了自己不幸的境遇，爲他這樣不幸的往事流起淚來了。啊！人類眞是命運的囚徒呀！

白晝在山間徘徊着，夜間在古亭中寄宿着，我這樣的生活眞簡單極了。啊！徑三！若說起我心內起伏不定的狂潮來，恐怕在這簡單的生活之下，心理的變化比平時還要利害得幾倍。大凡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在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他的思想的確是要格外紊亂，格外紛歧的，每當我撚草弄葉，對月長嘯時，我總要顧影自憐起來。啊！徑三！我不知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職業可就，究竟還是社會的罪惡，還是我自己的學問不好而應得的結果？

我現在要怨恨我那懦弱無能的父母了。我的父親自己已受了高等教育的恩賜弄到沒有職業可就，更不該把他的兒子也同樣的送進了斷送前途的牢獄中去。啊！我那柔弱而受盡人間的侮辱的母親，也不應該看見自己的

兒子走上了絕路而不去指導！啊！徑三！假使我在幼年的時候就被送進商店去做學徒，至少我的衣食我自己能夠圖謀得過了！我的一位比我年長一歲的堂兄，他在早六七年以前就在店中出了師(註)，現在已經自己在振家立業了。還有我幼年時代的同伴，他們在作工的作工，務農的務農，沒有一個像我這樣不三不四的在外面過着飄流的生活的。我又恨我自己幼年時候的智識竟然這般蒙昧，我在小學畢業時若能決意去改變了我的職業，溺愛我的父母未必定決然的拒絕了我的請求。啊！徑三！身上穿着的一件長袍，眞成了深鎖着我的鐵鍊了！我的沒有職業可就，眞是受了裝滿腦袋中的智識的害處呀！啊！現在的學校眞是養成無業的游民的唯一地方了；除去剝奪我們作事的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用處了！徑三！我深願有人能夠從我的腦裏取去了不可穿不可食的智識，但是怎能辦到呢？

一年來對於異性的要求已和止水一般的寧靜了，今天忽然異想天開的又渴求着一個女子的愛情來調和我的生活；這大概是受了昨夜的夢兒的欺誑了。我昨夜睡在孤山上面的亭內，彷彿一個年青的女人走我的旁邊經過，我輕輕把她的衣角一掣，她不僅不來罵我這種舉動的無賴，而且盈盈的向我嫣然一笑：素來沒有接近過女性的我，這嫣然的一笑眞像鈎取了我飄蕩不定的靈魂。我便餓虎似的抱住了她在連連的接吻：啊！徑三！雖然是夢中的幻影，至少也是我這永遠享受不到女子的愛情的人一生最愜意的事呀！我今天在追想着昨夜的夢境，恨不能把我畢生的境遇都化得和昨夜的夢中那樣美滿。只須有一個女人能夠眞心眞意的憐惜我，就叫我卽時死在她的面前我也甘心。可是，徑三！世界上一切的愛和美都建築在金錢的上面的，雙眼專注視在錢孔裏面的女人，那里會有人能破例的愛我呢！徑三！托爾斯泰雖然臉孔生得比我漂亮不了多少，他家中卻有無數的金錢供他使用，所以他能夠找到了那個爲他的戰爭與和平重抄七次都不厭煩的夫人。我呢，不用人家去估量我的家財，只是一看我身上穿着的這套衣服便要將我屏出愛神的門外了。我看見許多少女走過我的身邊時，她們總要現出使我覺得自慚形穢的臉色。啊！徑三！若是我是一個化學家，我定要發明一種藥品，一蘸在婦人們的臉上

美貌就變成和猢猻一樣的醜陋。我又想今天我的身邊若有一張五元錢的鈔票，我定要趕到大世界中去享樂了一回：或者在裏面我找到了一個把鳩形鵠面藏在紅脂白粉中間的妓女，雖然談不到什麼愛情不愛情，肉體的快樂總儘夠我享受的了；縱然遍體發生了梅毒，比現在這樣追求不到的痛苦總好得多多的了。啊啊！我身上所有的是兩張大便時利用的草紙，難道可以當鈔票去嫖妓的嗎？若把我身上的灰塵當作金沙，今夜也足夠供我去享樂而有餘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的一篇小說，篇中主人的地位和我現在的情形有點相像。那人也和我一樣的找求不到正當的職業，和我一樣的尋不到一個女人的眞實的愛情；他便覺得非常感傷的樣子，每天的晚上必定到小館子裏面去喝一頓酒，酒醉了以後便到無人跡的地方去痛哭一次。後來因爲向一個他見過幾次面的女子前面求愛，不幸他竟受了她白眼的報酬；他又寫了一封誠懇而悲切的信給她，又被她標題着無賴少年的來信在報紙上面發表了，於是他的行爲便成了衆矢之的，各報都不遺餘力的攻擊他。他受了各方的刺激竟成了瘋狂的少年；終於投在峻削的懸崖之下死了。啊！徑三！這種悲慘的事跡爲什麼是現代青年避免不了的呢？

蕭蕭的西風吹着庭前的枯木，樹上的黃葉在微弱的陽光中弔下了幾片慘淡的影子。太空幾朵薄薄的浮雲在漫無目的的飄流着。蒼天的影子投映在微波蕩漾的湖面露出勻稱的縐紋。白公堤的上面有幾乘來往的車子在那邊走着，令人疑心這疎曠的野景是一幅淡墨的古畫。若在萬花錦簇一般的春季，我知道一定有許多的風流雅士和如花的女人在湖中觀賞。那倒映着鱗紋一般的湖上也一定點綴着無數的小艇，絕不似現在這般和色衰了的婦人一樣的被人蠲棄；就是我現在坐在這里寫信的庭前，也一定有三三五五的遊人在外面窺視着我。啊！若在那時我倒也可以餓狼一般的飽看了一回女子的肉體。徑三，我這倒運的人竟無時無刻不遇着倒運的事體，現在竟然連飽一飽眼福的最小限度都會像海市蜃樓一般的可望而不可近。

光陰隨着南去的太陽一天短似一天，侵人的寒意也隨着漫漫的黑夜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柔弱的身體在這

樣四面通風的古亭中寄宿着，怎樣能夠抵禦得過不可抵禦的寒氣呢？細說起來我眞要仰頭痛哭了三年。啊！徑三！我每夜在未入睡之前，先將我身上所穿着的幾件衣服盡數卸了下來，赤條條的抱住了冰冷的石柱，啊！徑三！當我這樣抱住石柱時差不多把身體葬入了北冰洋的冰山之中一樣，身上循環着的血液也差不多在血管中凝結起來，呼吸都已屏息得和死人一樣的了！經過了這樣的一回非人的工作之後，重復把衣服穿上，啊！這時的身體眞如覆蓋着兩重棉被一般的溫暖。啊！徑三！這樣非人的生活我已經過了五六天了！素來不盈握的手臂，現在已經只剩得一張紙般薄的皮膚包住幾根竹絲般的瘦骨了！在抱朴廬中那大鏡中窺見我自己的面孔，不信我的形狀眞變得和鬼一般難看了！徑三！我現在纔相信人到了最貧窮的時候求生的念頭也愈切。啊啊！人生的眞義難道當眞如此的嗎？啊啊！……

袋中的二元大洋，一元已經被每天的幾碗陽春麵消磨完了。我希望你收到我這封信以後你能夠爲我設一個救急的方法。啊！徑三！這樣長篇累牘的信，若拿到郵局中去寄，至少要化了六分的郵票。啊！徑三！我今天晚上的飯錢又要被這封可惡的長信奪去了！雖然我有錢時我是會瞎化的，但是這整整的十二個銅元，對於現在這樣求乞無門而且不得不用最卑劣的手段去騙人的人，是具多大的神通和魔力的呀！……

（註）台俗：學徒在店，三年期滿，謂之出師。

十三，三，十二。作於杭州工專。

——載孤雁，商務版。

愛蘭

建南

一

「愛蘭已經被母親打發走了，因為新近發見她是懷了孕了，但是她已經有一年，沒有回到家去；自然是有了別的曖昧的事體。雖然以我的意見，一個年輕的少婦，又有那樣的丈夫，像這種事體自然也不好十分責備她的，但母親以為發生我們的家裏，總是絕大的恥辱，不如趁早叫她走了的好。」

頌華正把暑假攷試完畢，準備行裝，要回家的時候，他的姊姊敏華用掛號寄了一封催他早日動身的信，並且順便報告了他這個消息。本來是為了這事很擔心的頌華，更陷入於不幸的情境中了。當他從號房裏取到這封信，一邊走着一邊便拆開來看，讀到了「愛蘭」兩個字的時候，情緒已然立刻緊張了起來，因為她是家裏的一個使女，從來的家書很少提到的。及至把全文看完，不禁立刻把那篇信箋緊緊地揑成一團，望褲子袋裏塞進。茫然走到宿舍裏，在那被褥已然打了包的牀上躺下；他悔恨着自己接到愛蘭來信的時候，不立刻動身的大錯，又把前天愛蘭的來信，展開來重看，覺得不幸的襲來，是無可疑惑的了，便默默地流下淚來：

「愛蘭」！

他這樣的叫了一聲，——也不管對面伏在檯上的同學聽了——如像一枝銳矢射入了胸頭，深沉的創痛便鑽集在心裏了；同時一個纖小而美麗的少婦的面影，細柔的蓬鬆的額髮，在憔悴的病態中而仍不掩天賦的美姿的

兩片瘦白的面頰，黑晶晶的眼眶很大的雙睛，殷紅中略帶淡白的唇兒，便似乎從照在帳幔上的淡淡的陽光中顯現出來了。

——怎麼辦呢——他想——我應該立刻囘去，在母親與姊姊的面前，把這事情完全陳訴明白了。使她一切的罪，推到我的身上。

——喲，不——我還是把行期延緩幾天，先把經過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寫一封信告知姊姊，使她替我設法挽囘才好！無論如何，我不能這樣不負責任把她拋棄了的。她把她的全身心都奉獻給我了，她是怎樣可愛的女人呀，只要看她在臨走前沒有把自己的罪源向我的母親表白，甚至連姊姊也一點兒不知道，就可以知她是怎樣的愛我了；恐怕我在家庭方面或有爲難的地方。我決不能拋棄她的。

他默默地，轉側地把許多假使的計畫存想了一會，總是委決不下呀。他恐懼他的母親要爲了這事和他決絕，他又恐懼她不能和她的丈夫離開，同時又怕她要受到委曲：

——唉，這時候，她怕在受她丈夫翁姑的拷問了。她呢，她一定痛哭着一句話也不表白，任他們無情的蹂躪。她一定巳被打得體無完膚了。而我，我却躺在這裏，彷彿是一些兒的關係都沒有。

想到這兒，他覺得方才想遲緩一點起行的心，簡直是比野獸還殘忍了，便又咀咒着萬惡的攷試，與貪狠的自己。

他起來看了一看鐘點，知道第二次的列車還趕得及，也不管有許多事沒有料理好，便匆匆單提了一只行篋趕到車站上去。

二

在六個月以前寒假的時候，頌華也同樣地帶了二三件簡單的行裝囘到家去，從學校所在的S地，乘火車到

他的故鄉H縣，只要五小時的行程，他乘了下午二時餘的列車起行，到家裏已經晚飯時候了。因爲先期沒有寫信通知過，家裏沒有知道他的到來，他叩了一會門，來開的卻是一位不相識的二十左右的嬌美的少婦，雖然衣服是穿得異常樸素，但他決不想到是家裏的女僕，她一手提着一只燈一手把門開了，對於這位不識的年青的客人，不覺愕視了一會，而爲她的嬌美所攝的頌華，也站定了足注視了一會，他滿心以爲是家裏的遠處的戚屬，就微微笑着點一點頭，表示替他開門的謝意，她也驚異地一笑，把門重復關上了。

頌華走到內室，他的母親與姊姊正在晚飯，因爲他的來是出於不意，都很歡喜的立起來，同時他姊姊回頭叫那位少婦道：

——愛蘭，你再添排一只凳子。——又對他說——你沒吃過飯呀。

待她走了以後，他問姊姊；

——這是家裏的女僕嗎？

——來了已經四五月了。

——我以爲是什麼親戚呢？

——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傭人的，她眞是一個可憐的人。

以後的談話又轉向別處去了，可是頌華的心裏只是牽掛着她，不時的回過頭來，看她有沒有走過。吃完了晚飯，在母親的房裏敍談了許多時候，又到姊姊的臥室，坐了一會，便照例跑到西邊的在家時住慣的書齋裏去，想把那些帶來的書籍整理一會，走到門口的時候已經見到室內的燈光，愛蘭正在整理他的東西，而且都安置得很整齊了。

——阿，那些讓我自己來弄吧。

——我可以替你整理。隔室的牀已鋪好了。

——不，我同你一同整理吧。

——恐怕我反而把你的擾亂了。

——一點也不，你整得很好。

——………

——你來了許多時候麼？

——大概四五個月吧。

——家裏在什麼地方？

——離城不遠，——殷莊。

——呵，弟弟，你還沒睡麼？——敏華跑了進來——讓她整理好了，她可以整得很好的。我天天教她讀書，她識了很多的字。

頌華和敏華走進隔室，又閒談起來，愛蘭把書都安置好便走了。

——姊姊，這樣的女傭眞很難得的。

——她眞苦，是人家的養媳婦，還沒有成婚哩，而那個丈夫却是個無賴，什麼也不做，只是喝酒賭博。有時還打她，翁姑也異常兇惡，我們的佃戶——她的隣人——看她苦不過，便介紹到我家來做工，——敏華便詳詳細細的講起來了——我看她異常聰明，便教她讀書，繪畫，她巳識了許多字，並且畫得很好，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因爲有一個情婦，所以直到現在——她十九歲了——爲了那情婦的阻止，還沒有成婚，把她看成眼中釘一樣。有時賭輸了，聲言要賣了她，翁姑也一樣糊塗，因爲她父母都沒有了，百般虐待也沒人替他出頭。

——我想，就是有父母的時候，把自己的女兒，忍心給人，也只好讓人蹂躪的了。

——我總想設法幫助她。

三

頌華對於愛蘭不幸的命運，由憐憫而進入於愛戀了。當每天愛蘭來替他收拾房屋間的時候，他們的談話與笑聲，也漸漸增加起來了。而愛蘭苗條的青春期方盛的肉體，光能攝人的眼珠，又時時給他以一種誘惑。使他寒假初期的兩星期中，陷入於苦悶的境地。

他原有的婚約雖然因了許多努力在上學期的暑假中打消了，可是半年來的生涯，竟使他戀愛的短矢，無可投擲，這時候，便深深射中了愛蘭的身上。

雖然是被憂患苦難所磨蝕的愛蘭，經了半年來敏華的陶冶，如花的青春，正在欣欣向榮了。她頗思與惡劣的命運作熱烈的反抗了，她已不是一個被環境所刻制的萎悴的少女了。

——你天天的替我整理得這樣好，我素來惰懶的習性竟被你感化了，——一天，當愛蘭爲他整理床舖的時候。他已不像平常那麼的莊重了——我不知拿什麼來報酬你呵。

——這是應該的——她羞恥的囘答。

他伸手握住了她的半截裸露的手臂。

——爲什麼是應該的？

——請不要這樣。

——你的美麗的皮膚，竟不爲勞苦所損傷呀！——我叫你愛蘭妹妹好麼？

——這是不該當的——她任他把臂握着，只把另一手掩了一掩眼睛，笑着。

——你呢？你叫我？

——我永遠叫你少爺。

——不好，難聽極了。哥哥，怎樣？

——…………

——坐在這兒——她便坐下來，同時握在他手中的臂膀也有些顫動起來。

——你悲苦你的命運麼？我或者能夠幫助你。

——不要這樣了，不是敏姊的脚聲麼。——她是這樣叫敏華的。

——不要緊，她說過了，今天到姑母家裏去的。

——眞的，我還有事吶？——她脫身跑走了，走到門口，更不自覺地囘轉頭來，望着他抹嘴一笑，很伶俐的逃走了。頌華把雙條視線護送着她的後影，直至不看見了她，似乎覺得她臉上的兩朶羞紅，還遺留在門口的空氣裏面。

他更爲她的美色所陶醉了。

從此他好似一個游獵的勇士，而她便成了一匹穴中的狡兎，他處處地想捕獲她，她處處地逃遁着，他們的家都成爲一個獵場了。他的母親幾乎是一個男性的，差不多天天要到幾家親戚鄰舍的家裏去，或是幫人家料理些重大難處的事，或是談談閒天。敏華呢，因爲她未婚夫囘鄉的機會，當然不能長日的管理家裏的事了。一位老的傭婦，她是敏華的奶娘，一天到晚坐在廚房裏念佛，此外只有一位澆園挑水的老僕，空下來總是喝酒和午睡——這樣我們的獵士便可以很活動了。

——不要鬧啲，人家看見了成什麼樣子吶；

——你看，我的這雙手凍得這樣冷了，你讓我在你的袖子管裏煖一煖吧！

——讓我把這件衣縫好吧，太太等着要穿的吶。

——你眞忙呀，你的頭髮總是這樣蓬着。——說着頌華便把她的頭髮，用手撫着。

——別要胡鬧，請好好把昨天的那篇東西寫好了給我。

——你眞歡喜讀嗎？我還有許多詩集呢，我將來還想爲了你做一首長詩，好麼？

四

從頌華的書齋走出，便是一條走廊，直通到後廳，走過後廳便是一個菜園，左右兩排一式的小屋，右邊是廚房和藏什物的房間，左邊一排是兩間谷倉，一間便是愛蘭的臥房，一間是老奶媽的，到了晚上後廳的門往往是不關，母親和敏華的房，是在前廳的東廂。在白天頌華在書室裏坐着預備些下學期的功課，但是一聽到人聲寂靜的時候，他總不能再安安靜靜的坐下了，偸偸的溜到廚房一望，只有老奶媽在那兒念佛，便走到對面愛蘭的房裏，愛蘭是坐在窗前低着頭替他打一件領巾，門關着，他輕輕在窗上叩了幾下，愛蘭伸出半個身子來：

——你又來了，今天不開門。

——不，我有要緊的話對你說。

——就立着說好了。

——不，祕密的話。

——討厭的——她把門開了。——快說什麼話？

他走近她的身邊捧住了她的頭，在頰上親了一個吻：

——今天，晚上你應該允許我了。

她的臉立刻紅了起來，輕輕地推了他一下。

——做不到的，你要把我怎樣了。

——好，好，你這樣忍心！

——你一點也不顧將來的事體。

她又坐下來打領巾了，他便走近她的床邊，床面前一只小小的桌子，一隻抽斗半開着，裏面可以看見幾張雜亂的紙張。

——不許動牠喲，不許你動的呀。

被她這樣的一說，他反覺的非看不可了，便立抓在手裏，她立起來奪，他逃着一面展開了一張，很驚奇的，畫着的眞是他自己的面影，而且很歪斜的寫着一個「頌」字，他笑了，他把手指牽着自己的下眼皮向她笑起來了。她紅着臉追近他的身邊，一把就奪去了。他順勢展開兩臂把她的身軀緊緊的擁抱起來。

——我眞愛你呀？你逃不走了，你還說不愛我麼？

——……她羞得把兩手掩住了臉。

——好！今天，今天。無論如何。

——那麼，現在可以走了，我眞怕你了。

——你答應了，你眞的答應我了。

終於，愛蘭一點也沒有拒絕，在晚上，投入頌華的懷裏了，他還是一個童貞的男子，許久，許久，祇緊緊地把愛蘭摟抱着在她的床上睡着，撫弄着她的一對肥潤的乳峯，吮吸着她的珠唇，愛蘭呢，很嬌羞的把眼睛緊緊的閉着，他從她的身底抽出一隻右手，把披在她前額的劉海望上掠了一掠，又聳着嘴在她閉着的眼簾上吻了許久。

——你與你的未婚的丈夫……過麼？

她沒有回答，她索索的在他的擁抱之中戰兢了，一滴眼淚從她的眼角流下來，後來她告訴他，她雖然沒有和丈夫成婚，因爲他的情婦阻止他，但是有一次，他晚上喝醉了回來，她替他開了門，他嘻着臉要她答應他，

她不肯，他便像野獸一般的強迫。她終於沒有力量支撐，被他強暴了。她又告訴他，她經了這次以後，所得到的只是深刻的痛苦，所以以後，都被逃避了。但是這次的痛苦，她是再也不會忘記的了。她又告訴他，她的五十八歲的翁也頗想不利於她，經她嚴厲的拒絕了，因此她更被他們厭惡，差不多沒一天不找些小故拷打她，她又告訴他，她那時簡直幾次想自殺，後來就是鄰家的榮伯伯，介紹到你的家裏來。她又告訴他，她得了她姊姊的教育，便覺悟命運是可以拿人力來挽回的；她很想和她的丈夫離婚，只是因她自己沒有能力，後來她又說，她自見了他後便被他迷戀住了，她把整個兒的身心呈獻給他，並且她希望他將來不要棄却她。他一面聽他說，一面安慰着她，一面性的情熱慢慢的高漲開來，解開了她的上衣，又伸手到下面去，拉着她的褲子。

——我完全得到了你了。

——我一概給你了，只望你不要把我中途拋棄。

——不會的，自然不會拋却你了，我的未婚妻已經在上半年解約了，無論如何，我要把你做我的妻子。

——母親不會反對麼？

——母親什麼事都依我的，況且我過兩年畢了業，我可以帶你到日本去的。

——讓我自己來脫吧——因爲他在扯着她的褲子。

五

——這樣的約有一月的時光，她倆無憂無慮地祕密的度着戀愛的生活，一個人也沒有知道，一點阻礙也不發生，寒假期便滿了，學校開學的通知來了，頌華雖然依依地，但可沒有理由留戀下去了。她呢，因爲他的大胆，正在天天的担心着，只催他早點走的好，至及他實行動身的一天，才有些不捨起來，但她的傷感的離緒，只有在寂寞中默默的把自己消磨。

頌華到了校裏以後，總尋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來和她通信，只希望她能在他給敏華的信中，知到他的消息。在別離以前，她倆已計慮到這一層，所以愛蘭對於頌華每次的家信，也時常留心的，她自己呢，雖然寫的不好，但比較能夠便宜一點，不時寫幾封短短的信：

——哥哥，你走後，我眞覺得難過。哥哥，我想起將來的事，我要哭了。

——哥哥，昨晚上我夢見你愛了別的女人，把我拋棄了，我哭醒轉來，我想，我的哥哥是决不會棄我的，不會的，一定不會的。哥，你要永遠愛我的吶！

——我家裏的鄰居昨天帶了一個信息來，他說我的丈夫——不，我不叫這樣的惡人做丈夫了——總之，他聽了他那位情婦的話，說我在外面有不好的事，要把我叫囘去。我們的事他一定不會曉得的，他不過是猜疑吧了，我，我死也不囘去的了。

——敏姊說近來我的態度很有些變化了，我很心虛，不要她已經知道了麼？哥，我很想對她訴說，但是我總是說不出口。

——你雖然不能寫信給我，但我從姊姊的信裏，知道你身體很好，並且我想你一定沒有忘記我。哥，你眞還要兩年才能畢業麼？我眞怕，兩年，多長久呀。但是等着，我永遠等着你。

——家裏婆來過了，說家裏沒人做生活，要我囘去，是敏姊拒絕了，她一定不肯，後來敏姊給了她兩塊錢，她才走了。

——哥，你走的前晚對我說，你畢業之後，便到日本去，家裏方面領到錢就帶我同去，自己私下再去攷官費。但現在我想叫你去欺騙母親總不好吧，我要叫你犯罪了怎樣好呢？

她的信中反反覆覆的這幾句話，使他讀了每次總要流淚，同時也使他更愛她了，他總是天天晚晚的思念着她。他幾次想把這事寫信告訴他的姊姊，但是終於沒有勇氣，幾次想寫幾次又擱下了。後來在他快要完畢暑期

攷試的時候，她又來了一封信。

哥哥：我眞要怕死了。本來我已經有些疑心，從你走後，我的月經還沒有來過。起初我總以爲是病，萬萬不敢想那可怕的事，後來一月一月的不來，我一月一月的驚怕，但是還不敢告訴你，恐你担憂。近來甚至於肚子也一天天的高起來，並且裏面覺得有些動。啊喲，這是什麼好呢，如果被母親知道了，那還了得麼？我的命竟是這樣惡劣。但是想你不久囘來了，或者還可設法的，在她們未覺察以前。你快來吧，我急死了。

你的妹妹

他得了這不好的消息，已經不安了，但他沒有這樣的經驗，總以爲還可以緩一點。終於把攷試延過了，而敏姊的信也來了。

……………………

雖然不過是五小時的行程，但頌華覺得今日的火車，走得異常的緩，心頭急得同火烤着一般的難受，白嗶嘰的外衣上面，已印出了許多汗痕，看看還不過走了一小時的路程。想自己徒然急着也是無用的，便從行篋裏拿出一本小說來看，可是白紙上面一個個的方塊字，像螞蟻一般的亂爬着，終也看不下去。便立起來望着車窗外面的風景，陽光像火一般的赤熱，但因火車的疾駛而引起涼風，吹到伏在窗外的半身，很是涼快，鐵路旁邊的田疇，一片盡是成熟的金黃的稻禾，零零落落的已有幾個農人在田畔一起一伏的打着早熟的稻穀。他的思想，也像一樣的起伏着。

——啊，她不要已經自殺了麼？不要已經被凶惡的丈夫打死了麼？

——啊，愛我的母親，你竟會這樣的殘忍，你不會想到這是你愛子所做的事麼？

——假使她是死了，那麼，罪魁的我，除了同死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贖罪呢？

他想到這裏，恨不得立刻跳到車外才好。

六

車窗外的天色，漸漸的陰暗下來，夕陽的餘輝，鑲在山頭灰色的雲陣的四邊，透出金黃色的光耀，如像一幅美麗的畫圖，H縣城的城牆，也隱隱從這幅畫圖之中顯現出來了。在隆隆的車輪聲裏約略可以聽到鐵路旁的稻田裏車水的農人的歌聲，已經完全是H縣人的方音了：

——紅紅的桃花綠綠的柳，
恩愛的私情終不到頭。
爲了我的哥呀你的媽，
一對鴛鴦生生分了手。

——酒鬼的夫郎我不愛，
我要等我的情哥來。
籬笆上的薔薇朵朵開，
我等情哥終不來。

無論誰在這樣的情境之中，都要醺然陶醉，但是頌華他只是流淚，因爲恐怕給坐在對面的客人看見，面上的淚，又只好讓習習的晚風把他吹乾。

汽笛聲銳利而宂長的吹鳴的時候，他的情緒更爲緊張了，只覺得胸頭勃勃地急促的震跳，面頸燥急地紅漲起來，看火車伸進了H站的兩旁月台之中，不得不提起手邊的行篋，投在潮湧的乘客之中，走出車箱；當一隻脚踏上月台的平面，正如輸絕了的賭徒最後所有的孤注一擲，恐怖和希望交織在他的幻想之中，讓他的雙足隨

意地前邁，已走出車站的門口了。幾次的遲疑終於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跳上了一輛車子，趕到家中。他輕輕的叩動了幾下門環，幻想着愛蘭來替他開門的光景，但是開出門來的，却是管園的老僕：

——少爺囘來了麼？你什麼不先寫信通知一聲讓我到車站來接你？——他說着便從少爺的手裏提過了行篋。

——這樣重的，自己拏，眞肯吃苦。

他一直走到內室，同樣他母親和姊姊坐着吃飯，立起來歡迎他，叫女僕快去燒水預備他洗浴。他只是茫然的點了一下頭，向四下癡想一會，像找尋什麼似的找尋明知已不在了的他的愛蘭：

——唉，沒有愛蘭了。

悽然的情懷，使他什麼也沒有說一句家常的話，立刻跑到自己的書齋中去了。

——喲，頌兒受了暑不適意麼？

敏華便放下了食具，跟了他走來。他已睡倒在沒有整理過的牀舖中了。

——弟弟，你什麼了，路中受了暑麼？

——不，沒有什麼。——他搖了搖頭——姊，你告訴我愛蘭的事吧。

——愛蘭的事？——她很出驚。

——姊，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我與愛蘭的關係麼？——他哭了

——我殺了她了，我殺了她了！

他頭倒在姊的膝上，緊緊地握了她的手，把前後經過的事，哭着告訴他的姊姊，他並且悔恨先前對於姊姊的隱瞞，悔恨接了愛蘭最後的來信，不能立刻囘來解決這事，讓家裏發覺了她的祕密。他怨恨殘忍的母親對於這樣的少女一點兒沒有同情，他又怨恨敏姊爲什麼讓母親這樣的做了。他最後說：

——愛蘭一定不能受這樣的恥辱，我殺了她了。

七

敏華對於這事，自然不是完全蒙然的，她也經疑慮到他的弟弟的一層關係，但是自從頌華上次走了以後的愛蘭，完全的投入於情淵深底的愛蘭，已變了一個孤獨的憂鬱性的女子，與樂天的敏華，已剩疏淡了。同時敏華爲了自己的婚事的準備，一向就不注意到愛蘭的身上。所以從發覺了愛蘭懷孕的事，她的一刹的疑潮也淡然的過去。對於母親要打發她走的意思雖然竭力反對，不過後來母親趁她不在的時候，用着温和的態度對愛蘭說：

——你來了這許多時候，不回去也不是事，你的家裏又常來吵鬧。不如趁現在清閒一點，回去一次吧；並且你的身體近來似乎也不大好！

聰明的愛蘭自然不會不知道要她走的意思的，便一句也不表白的立刻準備了一點隨身衣服，悄然去了。敏華知道了之後，未嘗不代爲黯然，但不久也過去了。及至聽了頌華的自述，便深深地失悔了，他們便設法挽救這重大的過誤，祕密的同到殷莊探訪了一次，他們不敢直接的到愛蘭丈夫的家去，但所得的結果：愛蘭沒有回來。

到那兒去了呢，敏華的意思以爲她一定到S地找尋頌華去的。他便向母親處託故跑到S地，在學校的門房中一問，果然有一個女子來找過他的，門房告訴她，他已經回到家裏去了，她就走了。

頌華連忙趕回H縣，想到了家裏再和敏華商議找尋她去，一走進門，只見母親正坐着發怒，她告訴他，敏華跑到了外面去了，這樣熱的天氣，我叫她不要出去，她一定要去。他沒奈何又跑到外面，遇見老僕匆匆走來，他說——敏小姐差人送了一封信來，那人說，如果少爺來了便給他。

他說着從袋裏取出那封信給他。

愛蘭在H醫院六號病房，見信卽來。

他急了立刻跑到H醫院，問明了六號病房的地方，門房告訴他，六號病房裏不是一個女客麼？她很危險，剛才已搬到外面了，他找到了那地方，愛蘭已經垂危了，臉上一點兒的血色也沒有，雙眼向上瞪着，神志已昏迷了。許多醫生圍在她的榻旁，敏華坐在榻上流着淚，他見了這樣的情狀，心血幾乎要凝凍了，一脚便跳到榻邊，拉住了病者的枯了的手臂。

——愛蘭，愛蘭，你的哥哥來了！

但她只能在迫促的喘聲之中，長長地呻吟了一聲，表示她已知道了，頌華便伏下身去，把臉委貼在她的臉上，冰冷的眼淚流到她的面頰。

——先生，請你離開了吧，她已沒有希望了。

這句話深深的刺着了頌華的心坎，他幾乎暈迷過去了，許久，許久，他抬起頭來，望着他的姊姊：

——她什麼會這樣的呢？

——你走了不久，我就接到醫院裏送來的信，說有一位女客，在輪船中流產了，由船專送到他們的醫院，據說沒有親人，只要到我們這裏通知一聲好了，我得了消息馬上跑來，她的神志還比較清醒，見來的是我，便問？「頌哥呢？」我說：「他到S地找你去了。你從什麼地方來？」「我也從S地來的，因爲知道他已回家，便趕來了，但坐了一次火車，肚中震動得異常疼痛，因此回來便改坐了輪船！我覺得很怕，我不能見他了！望他不要過於悲傷才好。」我安慰了她一會，剛才又崩了一次血，神志便更昏了，醫生說一點兒的希望都沒有了。

頌華聽了姊姊的話，更低頭注視着愛蘭，面色更然呆滯起來，喘聲漸漸的低微。

——先生，離開吧。

醫生催促的時候，愛蘭的臉上似乎掛着一粒淚珠，頌華替他拭去了，她微微的慘笑了一笑，便沒有聲息，發狂了的頌華，還緊緊地把她抱着：

——愛蘭，愛蘭！

——載洪水第九期。

蘭順之死

曹石清

『崇建，你去喊囘這個賤婦，一晝只牠半籮柴，不打死還留他做什麼用！』一個中年婦人，右手執着一把竹杪紮成的竹掃帚，悻悻地現着怒容對她的兒子說。

『賊婆，撟着籮又出去了，媽媽，我到山上去找她囘來罷！』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這樣答應他的母親。

我們這個要挨打的女孩子，現在纔十一歲，她來到何家做小媳婦，倒數起來，却已有七個年頭，她的天眞爛漫的時期，不幸已被悲哀侵蝕乾淨。這是必然的，無論那一個女孩子，一到別人家做小媳婦，在我們中國的貴國裏面，是不免要吃一世苦的。但是以吃苦的分量比較起來，恐怕我們的這個蘭順是可以加上一個『一等吃苦公爵』的頭銜了。

她是一個生性聰明的孩子，在她的母親未死之前，好似一朵鮮豔的紅玫瑰，怪可愛的。但她剛滿四歲，慈祥的母親，已別她而去。可愛的玫瑰失掉愛護的人：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這樣小的年紀就死掉了母親，自然是沒揑靠，只知道悽悽慘慘的哭。可是儘她悲慘，儘她思念母親，而她的母親終竟不理她，超脫了這個罪惡貫盈的現實世界。

她母親死後她不得不被送與別人家做小媳婦，因爲她的父親早已死去，除了母親以外，她再也沒有可依靠的人，所以她母親死後沒有十天，她就由樂園中跌到苦海裏來了。

這時正是六月三伏天，我們的蘭順，奉着她的婆婆的使命，以抓牠撟着一個篾籮，在一個樹林裏面牠松

針，那林中的松樹都閒了好幾年沒有修割，所以長得婆娑極了，茂茂盛盛，蓋得如一層天幕。間有醇醪的南風，吹着林子的松濤，如海裏的軟浪一樣。我們的蘭順的勞頓過甚的身體被這柔和的南風，飄拂着，不覺在這個松濤的樂園底下睡熟了，待她醒來，已是日將中天。她慌忙的擔着一籮柴囘去，她的惡魔似的母親，已在準備着要抽她的篾鞭。她見到她的母親的怒容，嚇得如鼠兒見貓一般，偸偸地又跑到那個林子裏去躲避。

日已漸漸的西斜，她的肚腹，已餓得不能支持了，祇得懷着恐懼，擔着滿滿的一籮松針，向家中走去。她的脚剛踏到院前，她的母親早已立在那裏等着她了，右手拏着一根抽牛的竹根鞭，左手的袖子裏面暗藏着一把很鋒利的鑽錐，用着特有的惡聲，獰惡的罵道：

『賊婆，婊子婆，販千家的，轎扛要坐斷的，現在你死到我手裏來了。你中飯也不囘來吃，在嶺上睏野人去了？趕快放開柴！趕快脫乾衣褲！等我出一肚子氣。』她還沒有說完，搶前一步，左手握着她一把頭髮，如虎攖羊一樣的拖了進來。

『媽媽，可憐我呀！我以後再不如是了，我痛得很呀，媽媽，……』蘭順發出悲慘的聲音，又乞救似的，拚命的喊。

『崇建來，這個婊子婆不肯脫衣褲呀。手還沒動，她就說痛了呀。』蘭順的婆婆，喊她的兒子，來幫打她的小媳婦。

『媽媽，脫衣褲不好看，就讓她穿着衣服打吧，』她的兒子要求莫脫蘭順的衣服。

『你也夥同一黨呀？你不趕快來幫忙脫衣服，連你也要抽一頓鞭子。』

這個命令一下，誰個都不敢違抗。於是母子二人，如捆猪一般，一扭一揑，已將蘭順脫得赤裸裸，關在一間房子裏。她的婆婆，將她一鞭一鞭的抽，一鑽一鑽的錐，蘭順的肥嫩的身軀，轉瞬間已被竹鞭抽得無完膚了，手掌和脚背，轉瞬間已被鑽錐得鮮血淋漓了。叫痛叫救命的聲音，起初很宏亮的發出，後來漸漸的聲嘶，

終至於隱約聽不清楚了。

『下婦婆，趕快穿起衣服來，不然又要抽你的皮。』

她痛得正熱烈的時候，忽又聽到要她穿衣服的命令。她在地面上扒起來，但因爲脚上被鑽錐得太深的緣故，搖搖的站不穩，隨卽又傾下去了。

『你又裝聾賣啞，又要我動手呀？』她的婆婆又雷鳴似的喊駡起來。

她只得徐徐的，連手帶足爬到椅子面前，慢慢的將衣服穿上。她忍着痛，扶着板壁走到一間偏僻的柴房裏，仍脫去衣，細細的察看。只見酥嫩的皮膚，已是皮開肉綻，間着沒有被鞭抽爛的地方，就是一根一根的鞭痕，青紅的刻在嫩肉上。她抱着頭閉着眼，忍這一陣陣的劇痛。在她慘痛的心裏無端湧起了許多過去的甜蜜。朦朦的，在憧憬之間，她的柔脆的小心裏面，開了一朵鮮紅絢爛的花，似乎有無窮的希望，在前面招攬她似的。然而當她以手去握，那絢爛的花，忽然間却變成了一把亮晶晶的屠刀，待她急急地放手看時，只見一雙被鑽錐爛的手，鮮血淋漓，痛不可忍。

『我挨的這種打，恐怕是應當的罷，我平常也聽見別人說過，做小媳婦是一樁很苦的事，但只要自己運氣好，生了一個孩子，或者婆婆死了，說不定自己也有做婆婆的一日，那時不是可以用竹鞭又抽自己的媳婦麼？開口要茶茶就到，烹茶煮飯都不要自己動手麼？』

她這樣想，她的面前又似一朵彩色絢爛的花，冥然一現，但待她去移探時，倏的又沒有了，她的傷處，又慢慢的劇痛起來，身體的筋肉都似乎到了急痛的週期，又顫跳起來。加之是炎熱的夏天。痛後的汗液，都流到傷處，愈覺痛得難堪。她不覺低微的呻吟起來，喘息起來了。她的面前的一切，頓時都昏暗了，似乎有一口很大的鍋，將她掩罩着，她登時已昏絕了。

急痛徐徐醒來之後，腦海又另起了一種想念。

『打固然是要挨的，然而磨小媳婦這樣不太利害麼？我的遍體都被她抽得一個稀爛，就是打偸牛賊，也不過如此啦。』

她想到這裏，不敢再想下去了，至於反抗的精神，她是一點也沒有。這是必然的，因爲長壽地方的風俗，素來就是如是的。小媳婦挨打挨駡，也是金科玉律，一點也不能改變。就是間有反抗這種牛馬待遇的，終竟是惹火自燒身，越見受苦。不然便有採消極辦法的，受苦不過了，不是拏一根繩，懸樑自縊，就是跑到江邊上，狠着心向江裏跳。除這種消極的方法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對抗的方法了。但是儘管你死你的，長壽的風俗，還是牢不可破。

事情儘是這樣的做下去，長壽地方，也不知磨死了多少小媳婦，做小媳婦的不知受過了多少慘無人道的痛苦，和牛馬般的虐待了。歲月是不能停留的，現在已是七月，隔蘭順挨打的日子，差不多又有一月了。

一個很清朗的早晨，曦微的晨光，將照遍偌大的地面，如泣如訴的鳥雀，在樹林裏面不絕的長鳴，清澄的空氣，已被美麗的鳥兒，叫破無窮的寂寞。我們的蘭順，在天光銀灰色的時候，早已披衣下牀了。她的早起的習慣，差不多是和雄鷄司晨一樣，從來沒有錯誤的。他的按時起牀的習慣，自從娘家到婆家，就漸漸養成的。她纔到婆家的時候是很貪睡，但她貪睡的惰性，終敵不過她婆婆的惡駡和沒有情面的竹鞭啊。這天她比較的起得晏些，因爲頭一天晚上，她的婆婆，已督責她做了半晚的工，加之她的日中的工作，過於勞苦，因勞苦過度，不免起得遲些。她也知道她這次又要挨打了。她爲避免勞苦計，很想迅速將飯弄熟，誰知弄巧反拙，那天早上所煮的飯，還是一個半生熟，待她再煮過，已是來不及了。她處在這個進退維谷之際，終於抱頭痛哭了。這時曦微的陽光，漸漸的變爲強烈而東升，洒滿大地半面了。在長壽的習慣，乘着這個涼爽的時候，一切的人們，都已披衣下牀開始做他們的工作。有的在外勞動一頓，纔回來吃飯；有的很快的吃了早飯，就去工作。蘭順的家裏，是採取第二個辦法，吃了早飯後去作工的。蘭順的危運，已臨到她的面前來了，她的一顆脆弱的

心，似汲水的吊桶一樣，只是一上一下的，忐忑不定。

『到灶門前喊這個婊子婆出來，黑魚骨頭變的，（沒有斤兩的）又要抽她一餐竹鞭。』她的婆婆將飯盌放下，又要開演磨小媳婦的慘劇。

蘭順在廚房裏，預備早茶，爲農人們帶到田裏去飲的，突然聽到這個消息，通身被電流麻痺着了似的，愕然不知所措，只暗地裏叫苦。

『上緊床的，還不出來呀，你要老娘自家來呀？好！』她剛說完，隨即右手拿一根竹鞭，跑到廚房裏來了。

『娘呀，媽媽呀，饒命呀！下次再不煑生飯了，莫打我了，可憐我呀，媽媽呀！』似臨死的山羊的喊救的慘聲一樣，從蘭順的清脆的喉嚨裏面，很憂鬱的喊了出來。

我們的蘭順，雙膝跪下，面朝她的婆婆，但她只是一鞭一鞭的抽着，手疲倦了，稍休息一二分鐘，又一鞭一鞭的抽起來，儘她所有的氣力鞭打。後來她偏一不愼，將灶台上一罐百井的熱水，預備給田畔作工人飲的，一鞭打倒，熱水立刻傾瀉蘭順的頭上和背脊上，慘痛之中，又加上了一層慘痛。遍體已被竹鞭抽得鮮血迸流的蘭順，現在又潑上一罐百度的熱水，正是火上加油，早已寂靜無聲了。她的身體顫顫着，眼珠呆看着，黑的眼仁，已隱藏在眼皮裏面，只有灰白的眼部，可以明確的看見。她由跪着的姿態，轉瞬之間，已臥在灶爐的灰堆裏面了。她的婆婆，悻悻的走了出去。

『婊子婆，裝死呀，睏在灰裏面不動了。』她似氣息不匀的說。

她這一句話激動了她的男人和她的兒子崇建，父子兩個去看時，蘭順僵蠶似的，偃臥在灰堆上，遍體都腫漲起來，灰色的洋布衣服，已脹至不能容納，以手拭她的鼻際，只有奄奄的一息。她父親的天良，此時已被蘭順將死的狀態稍微激動一點，他罵他的妻子道：

『磨媳婦我也看見過，從沒有像你這樣利害的，打了猶可，還要把開水去潑在她的身上。現在就要死了！』

蘭順的父親，說了這幾句良心話，把他的妻子起來觸怒了。

『是呀，我的媳婦用熱水罐來潑我，幸虧我手快，將水來潑在她身上，你還駡我呀？你自己想匯媳婦，把原來的妻子不要了，好良心呀！』她烏烟瘴氣的說到這裏，假意放聲大哭。

她一壁亂喊，一壁狂哭，似乎已被丈夫寃枉了一般。

蘭順僵臥在灰堆裏面，既不能掙扎，又不能呼喊，已死無異了。

他們慢慢將她從灰堆裏面扶起，抬至她睡的地方，很輕的放在牀上，將她身上穿的衣服，慢慢的替她取下。過了些時候，蘭順纔恢復她的感覺，喊痛之聲，達於戶外。每取一個紐扣便很慘痛的喊一聲，及至紐扣取完，想將衣服脫掉，皮肉已經緊緊和衣服牢牢膠着。他們費盡了力量，才將她的衣服脫掉。她的遍體已是百孔千瘡，最可慘的，就是她的頭上的髮毛，都已一根一根的脫掉，與尼姑一樣，頭又像被毒蜂錐了一樣，腫得如斗桶一樣大。

慘劇發生後的第二天，蘭順心裏，纔恢復了原有的感覺。她看到她這稀爛的一身，和她暗茫茫的前途，不禁心如刀割，淚如雨洒。又圜顧她的周遭，一切事物，都似惡狠狠的，特別的生了一對盆桶大的眼睛，對她猶視，她慘慘的想：

『我的前面，恐怕沒有希望了，我只有死罷！生我的父親和母親，都已死掉了，現在我受這種慘酷的惡痛，那個知道呢？卽使知道了，那個又來救我呢？啊，我是沒有希望了，我只有一死。』

她一壁想，一壁將傷痕察看，只見創傷之處，流出一種黃色的液汁。肉爛的地方，仍是紅白的慘色，相錯的排列着。

然而沒有一個月的工夫，她的創傷便都痊好了。她仍開始了操她的牛馬的工作，與小媳婦的生活。

她的美好的個性，已被環境征服，變成奴隸性了，她的靈妙智慧的聰明，已被她的婆婆替她消磨殆盡，完全做了一個挨打挨駡的小媳婦。這幷不奇怪，長壽地方，有創造性的女人，被婆婆消磨了的，不知多少，蘭順不過這裏面的一個。而且長壽地方，又最遵守古風的，從沒有一個女子讀過書的，她們婦女們，也是甘心做蠢賣的兩足獸爲男人發洩獸慾的機械；或是零賣的兩足獸，甘心賣笑弄巧，取男人的歡心，我們的蘭順，也就是這樣爲惡俗所軟化了。

如水的時光，儘是一程一程的過下去，大地上的一切自然景物，也跟春夏秋冬，常時變換牠的面目。只有我們的蘭順，仍是過着她的牛馬般的生活，仍沒有一點兒改變。隔蘭順遭慘劇的時候，又是四年了，在這四年裏面，她也不知受了多少的打駡，多少的憂鬱。

初秋的一日，天上乳白色的浮雲，一朵一朵的向東方賽跑地飛去，沒有一霎時，都消散沒有了。血紅的太陽，從天的東際，慢慢升騰起來。斜照人體，稍着微暖。樹林裏面的蟬兒，猶有很微小的聲音，哂哂的低鳴，似留戀她的酷熱的夏日，綠青的樹葉已現淡紅，表示秋已來臨。蘭順擒着一隻爛篾籮，走到一座林子，在穉松針和別的樹葉。

蘭順現在已是十五歲了。她的身軀，在這困難中，也漸漸的長大起來，此時已是一個年青的處女了。她雖沒有華麗的裝束，但是樸素的布衫，另外有一種引人傾愛的魔力，臉頰雖沒胭脂水粉去塗擦，但是她那付樸素的玫瑰臉蛋，足以表示她天眞未鑿的處女美。還有她一雙如流星似的烏眼，常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其次就是在她胸口微起的一雙酥乳，隱約的顯現在她的布衫裏面。加之她一口伶俐的聲音，怪能引起人的痛愛。所以許多青年都欣慕她，傾心她。

蘭順已將松子笆滿一籮，坐在深密的樹林裏，稍息剛纔工作的疲勞。她在松濤響聲之下，右手正摘着一片落葉，細檢牠的脈胳，忽地裏，一個人，在她的背後，將她的雙眼以手掩着，只是格格的笑。她很驚駭的，忙

將她的手挹開，反轉頭一看，纔知道是常時和她婆婆有來往的照貴。她立刻兩臉暈紅，不知如何是好。但照貴很敏捷的握着她的手，甜言蜜語的道：

『蘭順，這次你要依我了，你幾次沒有答應，今日我要……』他一面說，一面用右手揉撓她的酥嫩的乳峯，又用左手去撫撓她的下腹。

我們的蘭順，這時心如戰馬，欲待掙扎，已來不及，想放聲呼喊，也沒有勇氣。任這個和婆婆有關係的劣紳，將她仰臥在林子裏的草地上……

自此次以後，我們的蘭順，已不是處女了，她的前途的危運，也在那次注定了。她兇惡的婆婆，知道了那次樹林裏面的事，想找些她的偶然的錯處來發洩她的醋癮。但是往日朝打暮駡的辦法，此時已行不通，於是她暗懷鬼胎，將那次的事情，通通告訴了她的兒子崇建。這位能承母志的愚笨的青年，時常聽母親的唆使，來打她的妻子。可憐的蘭順，知道她的處女的貞操已被奪去，於是與那惡劣的土紳士，愈見親密，故與她的婆婆作對起來。那是當然的，白晰肥嫩的少女，與一個已近中年的頭額已有縐紋的婦人爭愛一個男子，當然是後者失敗了。

個個女人都坐過花轎，個個女人都能使人眷愛，但是蘭順就恰恰與這二句話相反。她第一次嫁到婆家，是用布帶揹來的，現在又是第二次出嫁了，不是出嫁，可以說是出賣。的確的，她的這次離開何家，婆婆和丈夫，是得到了一筆意外的款項。五十個的萬能的而又萬惡的光洋，將她的媳婦，很輕易的賣到C城某妓館去操皮肉生涯了。

一個時常和自然接近的女子，突然跑到物質文明的都城裏面來，心裏不免感覺一種說不出來的欣悅和奇怪。人類是有一種愛時髦性的，看到別人穿着奇特的衣服，心裏不免欣慕起來，恨不得自己也立卽買一套來過一過癮，蘭順當然也是一樣的了。她驟然間將鄉裏的布衣脫去，穿上綾羅綢緞的衣服，心裏頓時發生一種羞怯

而又自誇的感覺。她看到銅柱的鋼絲床，雪白的葛夏帳，綢緞的帳幅，和室裏一切很美麗的陳設，她住在那裏有些恐怖而不舒服了，坐在凳上，覺得不自然，站着又恐別的姊妹們調笑她。她的鄉裏她娘的態度，終於常被一位中年的鴇婆嚴格的教導。

『你到我們這裏來，一切事情都要照規則行事，客來了你要好好的招待，一點都不能疏忽；對於妹妹們，尤要特別的親熱，你就喊我做媽媽，今日下午有一個團長到這裏來，你要很細心的招待，後來决不使你喫虧的。』這位中年女子說了以後，將門簾捲下去了。

蘭順纔到這裏來的幾天，心裏覺得很好，雖然有些留戀她的故鄉，但是她從痛苦的一面着想，又似乎一點都不值得留戀。現在聽到那中年婦人這樣吩咐她，心裏忐忑的跳躍，有些不願意起來了。她心裏想道：

『我生來就該受苦的罷！在何家過了十餘年的非人生活，痛苦的海洋裏，已掙扎夠了，現在又要來當婊子，眞的悲苦的遭遇，唉，我的暗茫茫的前途，何時纔能達到彼岸呢？』

她自怨自嗟，獨自坐在房裏冥想。忽地裏聽到隔壁沉寂的房裏，熱鬧起來，咯咯的皮靴聲，踏着地板作響，還有悉率的衣服聲，亦可隱約的聽見。

『聽說你們這裏新來了一位沒有開苞的姑娘，是在那間房子裏，指我去看一看。』

『蔣團長，你聽到那個說的？是呀，那個姑娘在我們這裏要算啱啱叫的脚色，又是頭盌菜（處女）。你有意思於她嗎？哈哈。』中年女人的聲音。

『昨天在花訊報上看到的，說你們來了一位新脚色，我特地來看一看。今日團部裏本有一次會操，將會操的期改了，特地來吃頭盌菜的。』男人的聲音。

接着又是一陣哈哈的笑聲，互相搭訕的聲音。在隔壁房裏嘈鬧着。

果然不錯，蘭順得到了蔣團長的寵愛，做了蔣團長臨時發洩性慾的機器了。時間過得很快，沒有三個月的

工夫，蔣團長要帶着那些只有半鎗而號稱一團的兵卒，駐紮離C城七百餘里的P地。依蔣團長的計劃，本來想將蘭順帶往P地去的，但是爲蘭順的鴇母所阻止了。在蔣團長土匪似的軍隊開拔時，他是要在蘭順面前獻獻慇懃，表示他愛她的誠意的，開拔的那一晚，是在蘭順那裏歇宿的。蘭順滴了幾滴不忍離別的眼淚，得了蔣團長搶來的一千圓錢，緊緊的藏在身中，不交給她的鴇母。只知要錢而不顧其他的鴇母，至少要分八百元，而蘭順因欠賬太多，是要靠這一千元來還賬和自己零用的。那知那見財起心的鴇母，竟將在苦海裏面掙扎的蘭順，很殘忍的害死了。

是在初春的一夜，絲絲的春雨，密集不絕的下着。寒冷的北風，有如殘冬一樣，很嚴厲的吹刮。天如漆黑，伸手不見十指。是時已近半晚，院中的妹妹們，都已出局去了，只有蘭順一人，很寂寞的靠牀坐着，沈思她的過去的慘史，和將來灰色的前路。

『你是我出錢買來的，你賺來的錢，當然是要歸我。趕快拏八百塊來，不然就請你該死。』鴇母突然跑進來說。

『媽媽，蔣團長實在沒有把一千塊錢我，只有二百塊錢，我現在欠四五百元錢賬，不還又怎樣呢？』

『不要花言巧語，趕快拏出來，外面的賬，下回再有客來的，你問他要就是了。這回的錢，是我要的，不然老娘對你不起。』鴇母面現怒容說。

『媽媽，只有兩百元錢，你拏去吧。』蘭順委惋的說。

『等我來搜，婊子婆，搜到了請你該死。』鴇母說後一手扭住蘭順的辮毲，一手掩住她的口，門簾外面忽然跑來二個很強壯的男子，搶步進來，隨卽以一條長巾掩住她的嘴，又將她的手反縛着，在她的貼肉的衣袋裏，搜出一千元的鈔票交給鴇母。又將她的衣褲脫去，遍體赤裸裸，使這兩個強壯的男子，將她輪流的姦着。蘭順只是蘭順，無奈氣力敵不過來，兩眼只是向上仰視，她的全部都是白的了。

『你們過了癮麼？現在要動手了。』鴇母說。

『可憐啊，解去她的繩子算了。』一個男子說。

『不要那一百塊錢嗎？』鴇母說。

『好！好！就動手。』一個男子應聲說。

那狠心的鴇母，隨即拿兩口寸長的鐵釘，將蘭順的頭額角上，每邊釘了一只鐵釘，隨即又以太陽膏藥貼在傷處。又以火燒紅的火鉗，刺入蘭順的陰部，沒有霎時，已是鮮紅直流，可憐蘭順的一生，就此告一結束。

殘苦的命運，終究是殘苦的，我們的蘭順最後被她們以一只木箱裝着，用人力車拖至C城S江邊，投入了江中。只有她的縷縷不絕的寃魂，隨着江水悠長地流着。

一九二五，八，廿六日於長沙。

——載洪水第八期。

最初之課

鄭伯奇

屏周猛醒來翻起身一看，床頭的馬蹄鐘剛指在四點三十分上，『還早呀！』一面說着，他卻翻身起來了。正是陽歷九月的天氣，但已不十分熱；在京都這地方還覺得有點冷。屏周放輕脚步走下樓梯；在屋後井裏汲出了一桶水，他脫掉寢衣，先行了一遍冷水摩擦，又用水把頭也澆洗了。此時他覺得渾身的血好像在沸騰着一樣。接着，他悄悄開了前門，向對面那座小山上散步去了。

這天是屏周的學校開學之日。他心中正自有無限的愉快；那更堪風物佳麗，越使他陶醉了。他來到山上的時候，太陽還未出來。時際久雨新晴，路邊的茂草上露珠盈盈，把他那未穿襪的雙脚浸得冰涼，反覺得給他添送了多少愉快。微風陣陣吹來。帶着說不出的一種快感，他便趁勢行了一番深呼吸，精神越發覺得清爽。

他的心花怒開了。向樹林子走着，他心裏暗暗地想道：

（我自己眞是幸福呀！同班的人也有四五十個，東西南北各各四散，自己獨有幸運來此福地。譬如C那樣病弱的人，被強派到金澤去了，金澤那裏不是一年之中有六個月是雪雨的冬天，雪積到四五尺以上，……C眞可憐呀！我記得他幾次要求改換地方，終沒有成功，去的時候，那一種不歡的樣子！再如Y呢……但是我總算幸福的了，恰能如願，分到這千餘年的古都，東邦的名勝地來……風景眞好！看遠遠地在那石面的山頂，太陽又漸漸上來了。……）

太陽把他的思想打斷了。世界頓然像變了顏色，遠山也不作暗綠色了，帶了些微黃。樹上的露水珠兒，見

了日光，晶潤潤地，眞成了無數的珍珠顆。

（怕有六點多鐘了）

一面想着，他轉身向原路走回去了。

太陽送他下山來了。他口中微聲在歌唱，他足下敏捷地走向前去。忽然，他立定了脚步，他長吐了一口氣，好像行深呼吸似的。

（是的。我今後要發憤讀書才好呀！——他心中想了——自從來了日本，已經一年多了，何嘗平心靜氣讀過一句書，想過一回事。成天的被感情衝來激去，幾乎要得神經病哩。……得如今來到這山紫水明之鄉，從此須不要辜負，我從今日起要作規則的生活，要讀我想讀的書，研究我想研究的學問。我要一步一步向光明的地方去。我不願使山水笑人喲！）

這樣想着，他一面緩步向前走去，他的精神益發爽快了，一陣他來到下山的路口上了，他連跳帶跑地奔下山去。

半點鐘之後，屛周已在一條蜿蜒大路的人海中蠕動。這條大路，當屛周來了的這幾天，都靜悄悄地像死去了的一樣，今天却很熱鬧，滿街上上下下都是向西面去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穿洋服的，着裙子的，差不多把街道擠塞了。還有許多小學校的男孩，女孩，背着書包拿着草鞋啦，算盤啦，也來在這人海渦漩中混竄，像很有趣地。

這些行人（除過小孩）大都是向屛周去的那學校裏上課的。他們個個都是衣冠齊整，步武堂皇，三個成羣，五個成隊說說笑笑，就是在旁邊看的人也都覺得一種快感。但是屛周呢，却不知怎地心頭帶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哀和感傷。他回想起來了他從前所經歷過的種種學校生活，差不多眼淚要落下，他也不知道這是爲甚麼，但

是他却有意力把眼淚吸住了。也許眼淚是本不會下來的，因爲他來日本已一年多，經過非流淚不可的時候，心酸想哭的時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他却沒有一次能夠流淚的。況且這日，他很有興頭，一點寂寞之感，他立刻打勝了，他又去描想將來的快樂。

到了學堂門首，他已看見了一堆人，黑壓壓地來講堂前面。那講堂是木造的二層樓，牆壁都塗成了豆青色，也還雅潔。這座樓的東首，有一座泥造的平房，像是新蓋的，西面是一座大空場，有些橫架，木馬，浪橋，一定是操場無疑。遠遠地在廣場的那面，有一排樓房，從那邊出來的學生也不少，屏周想那必是寄宿舍了。講堂前面，正對着大門，有一座小土堆，栽有幾棵低矮的花樹，四面圍着鐵鍊子。路是用打碎了的石塊鋪成的，靴子啦，木屐啦，（日本人呼爲下駄 Geta）在上面走過，沙沙的響聲，非常好聽。

此時熱鬧極了，話聲，笑聲，脚步聲把耳朵差不多會聒聾。屏周也頗想找個人講話，但是他四圍張望，一個認識的也沒有，不免又把頭低下。正這時候，忽有人拍他的肩頭，他吃驚，回頭一看，才知是和他從前同班的周裕之。兩人見面，當然有一番寒喧。周裕之便問他什麼時候到的？住在那裏？他一一回答了，屏周接着也問他的情形。周裕之便道：

「我在東京，那兒把你沒找過？我因爲你從前來過京都，所以很想同你一塊兒來，那曉得再也不能遇到。一個人來這裏也沒有什麼苦，……你從前說的眞不錯，這裏人也還覺得淳厚些？我想再不至像在東京那樣淘鬧氣吧。」

「是的怕不至於此吧，你到底住在那裏？地方好嗎？能不能看見大文字山？我那兒連比叡山也遠遠可以望見哩。」

周裕之便也回答了他。他們倆談話中間，又走來了幾個人，同他們招呼，不一會兒，他們那個小團體也居然聚到七八人之多了。

上堂的鈴噹——噹——響了。廣場上的人們各自散了。屏周也和他的朋友點頭分手，找自己的講堂去了。本來，學堂於開學之前，定有始業，面會，宣誓種種儀式，屏周覺得無意義，完全沒有到過，所以到了開課之日，他還不知自己的講堂在那裏，好容易找了半天，在樓角上找見了掛E２牌子的一個房子，他便挨身進去了。已經黑壓壓地坐滿了一堂，唧唧喳喳嚷得正熱鬧的時候，大家看見他一個人偷偷摸摸地進來了，都打斷了話頭抬起頭來望他。這一下，他更不好意思。他覺得兩股紅潮直上了耳根似的。他不曉得自己的位子在那裏，但是他又不願意去問他們，他只好低頭搶步走到對面窗戶底下一個空位子上坐了，因為他曉得留學生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後的。

他甫一就坐，全堂的人聲又鼎沸起來了。他也不去理會他此時正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在沸湧。正悶沉沉地，他忽然聽得後面兩個人講話的聲音，無心地進了他的耳朵裏。

一個說道：「朋友，你這學堂為什麼？將來學那一科呢？」

彷彿另一個的聲音：「我學的是政治科，吵，我將來想入政治科給我們大日本帝國做一個政治家哩。」

問者那個的聲音：「我是入經濟科的，大帝國的發展還是經濟呀，政治幹什麼？」

這個又答道：「但是我們帝國不是已竟成了一等國了嗎？我們今後不在政治上圖發展，我們東亞主人公的面子便要丟了呢！你看就譬如人種平等問題……」

好像一個第三者的聲音：「朋友們，那不是一樣麼？我們東亞的主人公什麼都要的。好在我們帝國的鄰家有一個大肥豬……」

接着一陣鬨笑聲夾着嘈雜的亂語聲。屏周正要壓下心頭的氣，仔細往下聽的時候，忽然他們再無聲音了。一抬頭，他看見教師開門進來了。他機械一般跟着別人站起來行禮，教師點了個頭，機械一般，他又跟着別人坐下。

那教師是個三十才過的人，體軀很矮小。面孔小而圓，一雙很大的近視眼鏡，差不多遮去了他的一半面孔。兩手擎在桌子上，他埋首在一本很大的簿子上看。原來那是一本名簿，所以一會兒聽見他發出很大的聲音——和他的人比較起來，更顯其大——在喊什麼 Abo 什麼 Baba 。當他喊一個人名的時候，底下便答道 Hai; 這些，一年所學的，已告訴屏周這是一回什麼事了。這位先生，更有點怪癖，時而偏偏頭，時而擺擺身子，屏周正在看得好笑的時候，忽然聽那先生向他喊道：

「喂，你是什麼人？」

屏周的注意觀察，被這麼一問打斷，倒吃了點小驚。

「我叫做 So Hei Chu 。」他答道。

「哼是呀，你的名字這簿子上沒有。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朝鮮人嗎？清國人嗎？」

屏周聽了這話，不免又有點冒火。朝鮮人，他却不氣，最難受是清國人三字。他從前初到東京，找中國公使館，他向人問了幾次，「中華民國的公使館在那裏！」沒有人答他，他後來忍聲呑氣說：「支那公使館在那裏？」那時才有一個人向他，問道「你問的是清國公使館嗎？若是清國公使館便在坡上。」他當時把Shin koku這三字聽不清，他還在獃想的時候，四周站的那幾個人，都早避開他走了。沒法子，他向坡上走了三五步，他猛然口裏咕嚕道：「是的，Shin koku, Shin Koku清國，清國，Baka! 混帳王八蛋！我不信你這王八連支那兩字也不懂。Baka, Chiknsho! 」可憐的 So Hoi Chu! 那曉得他到了他所神聖的公使館，不僅五色旂未掛，門首那兩塊雙龍的銅牌，還牢牢的釘着在呢！他到日本第一次受了這刺激，他半年之間常常在腦中保留了個新鮮的印象。每當他們朋友們三五聚首，講日本侵辱中國的時候，他必定要把此段故事講出。可是他今天又聽見「清國人」三個字了——乃是出之於從事高等教育的一位先生的口裏。

他立刻想站起來和他爭論，但是他用力把自己的氣頭按納下去。

「我是中華民國人」他冷靜地答了。

「什麼，中華民國？我怎麼不曉得？支那吧。」

那先生答了，向屛周投了一瞥輕蔑的目光，全堂的人都嘩——地笑了。此時他早起那些愉快的感情，被幾次不快之波蕩盡了。屛周却是個耐性的人，他想自己是來留學的，不是淘氣的，他只暗中鼓了一口氣，集聚精神、高提雙耳，去聽教師的講話。

這天是星期三，這第一時間是地理課。只視那先生合了名簿，推在一邊；解開了一個黃絹小包袱：一隻手壓住在包袱裏的一堆書上，一隻手抓住棹緣：伸了一番身子，他開始講話了，講話中間，只見他不住地在棹子後面搖動，可惜他身子太短小了，僅僅肩臂以上在左右擺動，好像一個鐘擺在倒豎着一般。這先生除過搖擺之外，更有點咳嗽的病，但說是病又未免過火，總之他有這種脾氣罷了。他又，當他說到得意的時候，好瞅住面前無論那個學生，好像發問道：「是嗎？你贊成我嗎？」但是屛周總覺得他瞅自己的時候太多，因爲他講了下面一段話。

「諸君！——他說了——今天是地理課的第一時間，暫且稍稍給諸君點注意。諸君都是中學卒業的秀才，將來都是擔當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旋乾轉坤的偉大事業的人，我就是不說，諸君也可以曉得，我若是說了，諸君還可以揣透言外之意。話歸本題，從今以後，我是給諸君教地理的，諸君對於地理的常識，也都很夠了，我想給諸君教的，乃是經濟地理和政治地理，諸君要曉得（言至此稍停頓）我們大日本帝國現在已是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了！（身體大搖擺！目注視屛周。）諸君高興要呼萬歲了嗎？但是，但是大大的錯誤了！試我們海軍能敵英美那一國？經濟力能敵英美那一國？支那市場上，我們能壓倒英美嗎？你們忘記了支那全土的排日嗎？（聲色俱厲，停頓稍久。）却說我們的殖民政策怎樣呢？大戰中出了那樣大的死力才得了南洋這樣小的些小島，

荒島。（以手指比勢）那麼着你們就滿足了嗎？我們還有滿洲，但是蒙古不占那時沒有價值的。此後如何全在你們努力了。原來日本人壞呀。已經成了五大帝國之一，却把自己看作很渺小的國家，這是根本錯誤了！你們看支那人！（目注屏周，復轉向對面天花板角，）他們走到那裏，人家討厭他們，叫他們做豬，他們却只是去，泰然地去。世界上最多而處處都有的只有老鼠同支那人。……」

於是全堂的人閧然大笑了。許多好像在議論屏周一樣。屏周此時覺得凳子几子都像火做的，燒得渾身只在發熱。他站起來。他想和那先生辯理，但是那結果他是曉得的。許多次他淘過這種汚氣。到頭還是落得沒趣，你講他不該對你無禮，他說：「我原不是對你講的，不算失禮。」你講他不該這樣鼓惑學生，他說，這是他們的大政方針。結果還是國家主義壞呀，現代社會的組織是不合理呀；屏周此時又回復到他從來的舊思想去了。

（我們畢竟都是——他想了——微微的砂粒，一樣地投在茫不可知的一個荒洋中的。荒洋，這洋眞是風緊浪高，我們稍一不愼，便淪沒了。我們爲在荒洋中救我們的淪沒，我們才這麼着離羣去國去找安全的法子。那麼我們各不同國的人相見，正自禁不得相互擁抱，相互握手，流着歡喜的熱淚，道別來的痛苦，賀未經淪沒的幸福，這才是正理。怎麼這樣醜詆別人？是必如此，才可以慰自己在荒海中所受的不安嗎？

（但是——他又想了——就讓到一百二十步講，國家主義也正要誇人之長來救己之短，怎麼把人家的長處抹殺？這不是騙自己的人嗎？騙自己的人將來不是可以招致不幸嗎？唉！這何異以火自焚？我看火將及身。你還自誇什麼？蠢畜生！

（啊啊！這算是我最初之課所得的教訓了！我在東京常和人談，說這些日本留學生可憐，讀的西洋的書，受的是東洋的氣。受氣倒不怕，只可憐那些大學先生個個帶一副神經病的面孔。唉！才一兩年呀，再五六年之後，我怕也難免！唉！可憐！我不解中國每年花費數十萬元造些神經病者，有什麼意義？……）

越想，屏周越氣不過，他又想起從前他的朋友（現在已經死了）章斯道怎樣勸他出國；他那時不願來日

本，因爲他很藐視日本，無奈禁不得朋友的好意，他沒法子才過了黃海東來。一年以來，他對於日本的觀察也很進步，把從前的藐視心打破了，但是他總覺這些日本人不可近，不敢近，雖然他們是一個很能進步的民族。他一年以來的生活，使他非常不安。他覺得自己比從前墮落了，不忠實了，更殘刻無情了。有時他起了些很危險的思想，他又想人類終不當如斯，然而他的感情又覺得通不過去。這麼着一年之中，他已疑自己得了神經病了。

離開東京，他本抱有無限的愉快，可是現在幻想破滅了。國家，人類，這兩者畢竟不能相容嗎？他現在顧不及去解決這問題了，他滿胸冲塞了憤怒。他目光直注在自己前邊的桌面上，頭上覺得熱得要破裂，正當這時候，忽然聽見一個學生質問道：

「先生…渾天儀眞是支那發明的嗎？」

「爲什麼不是，我剛才講的什麼？」

「怎地有點不可信的樣子。」

「爲什麼？」

「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

「支那能夠發明不能，你去問支那人。也許是假話，但是書上是這樣寫的。再則地理學的進步……」

那先生又接着講去了。原來他正在講地理學的歷史(Bakayaro——屛周心中罵道——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那是你們日本人能夠曉得的！看吵！你們已經覺得了嗎？但是……)

轉念一想，他又不高興了。……

噹——噹……下堂鈴響了。屛周立刻起身走了，好像怕有人問他「支那人還能夠發明嗎？」一樣。

走到樓梯，他不禁得嘆了一口氣，他心中講道：

「啊啊沒意思！這便是我的最初之課了！這便是我的最初給我的敎訓了！」

他轉囘頭向四周望了一望，幸而無有人注意到他的歎息，因爲這嘆息在他看來，是示弱於人了，他頗不願示弱於人。

再快快無精神地下了兩步，他飛也似的跑下去，找他的同伴，尋問他們的最初之課去了。

一九二一，十月，七日，上海。

——載創造季刊。

忙人

鄭伯奇

年關將近了。欣望，焦燥，種種不安的氣象隱然充滿了萬彙。尤其是人們，這種不安的氣象更爲厲害。試向城市去看，瞧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家中坐的，街上跑的，都有說不出的遽忙緊張的神情現在臉上。

「世上的忙人眞多呀！」

你們要說了。但是你還沒有見桃花塢那輩先生們才眞眞是忙人呢！

「桃花塢！多麼好聽的名字，一定是個好去處罷。」聽了這名字，你們一定這麼想。這却是對了，那桃花塢眞是個很好的所在。村前一面平坦，有二三里遠的大路，箭一般直的，直通官道，村後陡然下臨深谷，谷中有一渠清水，曲折流繞，河岸稍高，兩旁均種着桃樹，每當陽春三月，桃花盛開，紅綠相映，夾岸成列，眞眞好風景。因爲有這片勝景，這村就有了桃花塢之名，村左村右都是良田美疇，夏天微風吹來，禾苗漾成波紋，煞是好看。村中柿樹很多，一到秋天那紅的黃的，炫映人的目光，尤其使小孩子老遠看見先發出一片的叫聲。

「眞眞是桃花流水，人間勝境，這桃花塢的名果不虛傳呀！」

小孩的時候，我常常禁不住這樣說。聽見我這種口頭禪一般的說話，年紀大的人們便露了謎一般的微笑。那意思，我簡直一點也不曉得的一直到了最近。

這桃花塢不僅是名勝之區，并且是歷史上有意義的地方。聽說自從我們那鄉邦開闢以來，桃花塢就早有了人烟。周圍的什麼櫻村，梅莊，得勝堡等等殷盛地方，比起桃花塢來，都算發達很遲，尤其是東鄰的稻穀村眞

是新開墾的土地。這桃花塢發達最早，當然物產豐富，人物輩出了。聽說百多年以前，村中還出過了不得的人物，若倒數到五百年乃至千年以上，那時候這村中所出的人物都是一國，一時代的光榮。可是年月過久，經了幾囘新陳代謝之後，村中的住民，血統上既有了變化，人物事業也遠遠跟不上他們的祖先了。半世紀以來，與鄰村常生交涉，每每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村中的財富一天比一天減少，村中人民的氣象也一天比一天委靡。這些不幸的人們，當着大難臨頭，他們還不及早爲謀，因循因循，把半世紀的大好時光，空空過了。

這幾年了，益發不成樣子了。村中的不肖子弟明目張膽，和外人勾結起來，把他們祖先辛苦積下來的田產，盜賣的盜賣，讓租的讓租，偌大一塊桃花塢，除了他們枕席所安的地方以外，差不多全被外村人占去了。有些見過世面的人，覺得太不成話，設法規勸他們同村的人。但是他們是見過世面的，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從他們經見過的世面上得來的，出自心裁的却一點都沒有。譬如外村的人說桃花塢的人們懶惰，他們也便說是懶惰。外村的人說是狡猾，他們也便說桃花塢的人們太狡猾了。還有些人歸咎於風水不好，主張改修城池。更有些樂天派的人，主張索性把全村租與別人，自已就吃租爲生的。其他的類此的奇談妙論，自然是很多的。這樣築室道謀的論戰，戰了好幾年，桃花塢依然是桃花塢，時光却矢一般的過去了。

怕是兩年以前了，有位新從外鄉遊歷囘來的何先生發了一段新奇的議論，全村人的腦筋都被他震動了。他是個廣經過世面的青年，說的話，自然有一番驚人的道理。他說：

——桃花塢的人們喲！你們都是頭腦壞了的，現在還是改造你們的頭腦罷。

——但是改造你們頭腦也用不着入什麼病院，受什麼手術，只是很簡單的一囘事情。因爲你們頭腦的病只是一種無形的內症。

——這無形的內症就是由那些……那些廟宇祠堂裏生出來的。好像被狐祟的人一樣，你們是被這些神鬼祟了的。

——祟了你們的神鬼，早就沒有用了。你們試想想這半百年來你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你們的神鬼可曾保佑過你們沒有？

——這些不保佑你們而且作祟的神鬼，毀去了吧！拆那廟宇，搬倒那神像，你們的病就好了，桃花塢就和外村一樣強盛了。

這是怎樣驚人的議論喲，在桃花塢的人們看起來！起初也還有些懷疑的和反對者，可是不久，偶像破壞便成了這村裏的流行；強烈的輿論把懷疑和反對掃蕩了去。

「是呀！這半百年來，我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我們的神鬼一回也未曾顯靈保佑過我們。是呀！何先生的話眞不錯，這些可惡的土偶木牌，老早就不靈了。毀去了吧，毀去了吧，何先生的話眞不錯，我們快把這沒靈性的偶像毀去了吧。」

怒潮一般，大家不期而同，擁在破廟的前面。這桃花塢，說也奇怪，祖先傳來只有這一座廟。而這座廟已經有幾世紀未經修理，破壞得不堪。這破廟中供了三尊穿袍端坐的泥塑像，聽說原來是祖先中傑出的人物，本來是塑像紀念的，後人却當做神來崇拜了。到處都是一例，地方一老，什麼東西都要腐敗，桃花塢的偶像也是這樣，早已沒人瞻拜，金身早已剝落不堪了。這天，桃花塢的人們，聽了何先生的話，大家怒潮一般擁進了破廟，把那毀落不堪的紀念像，攀下座來，大家用脚來憤憤地踐踏一番，然後把牠們打得粉碎粉碎。高唱着凱歌，大家各自回去了。

× × × × ×

人們眞是奇怪，當想做一件事的時候，興奮達於極點，非達到目的決不能自休，但是目的一達，興奮的最高潮過了，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的悲哀，充滿了心中。人們畢竟是很弱小的動物，而況桃花塢的村民本來又是人類之弱者呢。乘了極度的興奮，他們作了他們累代祖先不敢做的大事業，可是事過境遷，他們的心中除

過空虛的悲哀以外更加了恐懼的不安。

甲說：「不知爲什麼我心裏怪難受的，好像失掉了什麼寶貴東西似的。」

乙說：「不知何故我心裏怪不安寧，好像有什麼大禍要臨頭的樣子。」

這些老頑固且不講，那些青年們，又是一個樣兒，他們私相告訴道：

「怪的很，我心中似乎失了中心。」

「我這幾天簡直坐不安立不寧。」

「我心裏很慌張什麼也把握不住，」

青年們失了他們的快活和勇氣了。這個現象最足以使村中有識的先生們不安。

他們私下各自想了：

「這不是好現象，青年們喪氣到這步田地。」

「古風遺俗的勢力眞大，我們能想什麼法子來代替牠麼？」

「毀滅偶像，就不該留下廟子。旣留下廟子就不能不有新偶像。」

「本來偶像是不應該破壞，那是人們無形的主宰，破壞了自然要使他們混亂不安的。」

最後簡直有人想到這裏。

最聰明的畢竟要算是何先生。自毀像那天起，他成了一般人們尊敬的鵠的。他說的話總有人信，也不管是非眞僞如何。一般人不安的情況，自然逃不出何先生的明察之中。他曉得若趁此時機他不有一番表示，他一生便休了。若趁此時機，他能利用有一番作爲，這小小桃花塢就不成問題，是他掌中物了。很深沈周到地想了一番，他便告訴了幾個和他最相好的幾個人，叫他們去做一種宣傳。

他們便告訴大家：

——我們村裏有何先生使我們從陳腐的鬼神解放了，這是何等幸福的事。但是我們只聽了何先生一句話，我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聽他的話正多哩！我們不當誤會，何先生叫我毀滅無奇無靈的舊像，他并不阻止我們接近眞的可尊敬的偶像。放開眼睛一看，我們眞曉得別村都有他們的偶像，我們怎麼可以沒有？不過我們要和他們一樣要活的偶像，要有靈驗的活偶像。我們不能還元去再拜那泥塑木雕的偶像了。這都是何先生的意思。

聽了這話，大家蛙叫似的萬口一聲請何先生出來，何先生在衆人面前不慌不忙講出一段大道理來。他是經過大世面的。他講出的話總有人們意想不及的地方。他先拿許多例講給衆人聽，他又把許多鄰近大村，敷說了一遍。他勸大家頂好是在最興盛的鄰村裏搬一個偶像來。大家倒沒有主意了。沒法子大家又要請教這智多星的何先生。

何先生便說：「你看西邊的梅村，那是多麼旺盛！你們不知他們有很靈的活觀音在那裏。我是親見過的。你們若願意，我可以搬請他過來。」沒開大眼界的羣衆對於何先生的話那裏會說個「不」字。何先生見沒人反對，便去做搬請的事業。不幾天，梅村的活觀音便出現在桃花塢村人的面前了。

× × × × ×

這桃花塢有一家大族——不是出身高門大第，是乾子徒孫很多的一個大族。任夫子便是這一族之長。他也是一個很有來歷的人。十幾年以前，他就對桃花塢的人們說過幾回話，但是他的話照例是案而不斷，一般人聽了，罔知所從，所以沒有什麼結果。近幾年來不知何故，他常常和村中倚勢凌人的一些不肖子弟勾結，善良們漸漸不大睬他了。這回何先生做了這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任老夫子不禁有點眼熱。他族中人多，不怕沒意見，他便悄悄召集了一次會議在他的大客廳裏。

「這不用你老先生憂慮，」聽了任夫子的報告以後，一個最年青的弟子莊君說，「他何先生可以搬活觀

音，我們知道就不能搬請活韋駝，活釋迦麼？弟子從前也曾注意過，那芙蓉村，得勝堡，各地的活神，活偶像，也正認得了不少。只要你老先生肯出頭，弟子不辭奔波之苦，願以三寸之舌，多搬些活神，活偶像來，和那何先生的活觀音鬥鬥法寶。」

得了任夫子的同意，莊君便先上芙蓉村去搬請，不料就碰了個釘子。他毫不折勇氣地又上得勝堡，那裏活菩薩老了，只答應了隨後遣個法徒去顯顯神通。老大不高興，他硬着頭皮走進了銀蘭莊。銀蘭莊有個不凡的人，莊上的人却都見不得他，因爲他不肯順人們的意思說吉利話。莊君沒有法子走到這位活偶像前面，恭恭敬敬請他上桃花塢去施法。他編了一大篇謊，說桃花塢的人們怎樣仰望他，都叫他做活金剛哩。活金剛——就叫他活金剛罷——受了這樣的恭維，自然就很歡喜地上桃花塢來了。

我不在這裏詳敍活觀音和活金剛鬥法的經過，因爲這是人人都曉得的事情。不過觀音畢竟是觀音，有甘露使人陶醉，金剛不免有怒目的氣象，連搬請的人們後來都搖起頭來了。

× × × ×

自任何兩先生發明了搬請的一法，桃花塢猛然呈了生氣。漸漸搬請已經成了習慣，要是有一年不行這故事，大家都像缺少什麼似的。有識的人們爲搬請勾心鬥角，費了不少的氣力和時間。每到春二三月，別村的人們都在及時行樂，保養精神，桃花塢的人們却個個埋頭在活偶像的聖壇之前，受什麼教訓。有識的先生們爲趕上二三月的要求，年底前後便忙起來了。

現在又是年關將近了，桃花塢的先生們聽說又要上殷家寨搬請去，以預備明年春天的熱鬧。其實這熱鬧也很有幾年了，熱鬧的無效果，他們却何嘗想到！也許他們早已想到，但是熱鬧依然是要湊的。有些不明時勢的人看見熙熙攘攘的人來人往，便禁不得時常微笑着說：

「你們瞧瞧我們的先生們是多麼忙呢！」

這句話好像時常在我的耳邊旋轉。

——載創造週報。





經售新舊書籍雜誌
富晉書社
上海漢口路722號
編號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2 4394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BRITTLE SHELF